

一千個美國人

美國真正的統治者

喬治·賽德斯作

小
潘際
魚
林麗
桐譯



喬治·賽德斯作

★
★
★
★
★
★
★
★
★

一千個美國人

——美國真正的統治者

★
★
★
★
★
★
★
★
★

小魚

潘際垌譯

林麗

· 社 版 出 人 三 ·

一千個美國人

美 國 真 正 的 統 治 者

1000 Americans

The Real Rulers of the U. S. A.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著 者 喬 治 · 賽 德 斯

(George Seldees)

譯 者 小 魚 潘 際 桐 林 麗

印 行 者 三 入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利 羣 書 報 發 行 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廿一日再版

一千個美國人 目次

第一部 大勢力

第一章 美國的敵人	一
第二章 電力、報紙和政治	一四
第三章 摩根阻遏了聖勞倫斯河	二五
第四章 「製協」——報業——國會	三九

第二部 大雜誌

第五章 雜誌界	五九
第六章 摩根家族和雜誌	六九
第七章 摩根帝國和魯斯帝國	七四
第八章 摩根帝國：出版界關係	八三
第九章 七大大月刊	九三
第十章 七大大週刊	一一三

第三部 大企業

第十一章 大戰中的企業	一四三
-------------	-----

第十二章	杜邦、胡佛與希特勒	一五五
第十三章	金字塔的峯頂	一六九
第十四章	誰收買選舉？	一八三

第四部 大反動

第十五章	大財主	二〇一
第十六章	大資本組織	二一六
第十七章	原子時代公共福利	二三九
附錄		二六一
一	美國十三個最有勢力的家族	二六一
二	美國工業界十二個最高統治者	二六二
三	八大銀行的權勢	二六四
四	四十五個資產十億元以上的公司	二六七
五	摩根舉薦名單中的著名人物	二七〇
六	摩根公司與聖勞倫斯海道	二七二
七	摩根公司與公用電力	二七三
八	斐琪密電	二七七
九	總統威爾遜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原因	二七九

一〇	美國最壞的報紙	二八〇
一一	杜邦在美國出版界的影響	二八一
一二	報業控制大部份電台	二八三
一三	寇蒂斯出版公司及附屬機構	二八四
一四	「時代」所有權	二八五
一五	報系	二八七
一六	「製協」的控制權	二九〇
一七	工業間諜	二九二
一八	全國製造商協會的新聞關係	二九五
一九	全國製造商協會	二九七
二〇	法西斯顛覆美國政府的第一次陰謀	三〇七
二一	法西斯陰謀正式證實	三一—
二二	美國反動及法西斯主義的大資助者	三一四
二三	被隱匿的陸軍部對法西斯的暴露	三二—

第一部 大勢力

第一章 美國的敵人

「凡是人權和產權衝突的時候，人權必勝。」

——林肯

一千個美國人，妨礙了造福一兩千萬同胞的國家大業。這一千個人有興趣的是產權而不是公共福利。這是維爾蒙州共和黨參議員自由份子艾籟（George D. Aiken）的報告。

參院接着辯論，公司集團被提名了，看來它們較大衆自身還強大有力。但是這件事美國人從未聽到一些什麼，因為我們國家，是唯一真有新聞自由，而新聞自由在這件事上所表現的却是封鎖新聞的；表現林肯所說的人權產權衝突的大多數事例也是如此。

又有一次，參院獨佔調查委員會報告，二百家最大的非金融性的公司控制着美國經濟，後來在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七年的報告中，獨佔（自由企業的敵人）的成長給徹底暴露了，並且強調它對於國家的危害。但是這件事大衆還是毫無所聞，因為五千萬份的日報也許有四千九百五十萬份是不刊載這項消息的。

我們的司法部，爲強有力的集團所困擾，爲預算局所宰割，將經費減到無可再減，却能對全國八個最大的銀行家族提出控訴，某些人獨佔了抵押業，某些人控制了住屋，以及某些人爲了確保利潤，堅持

在大城市中保留貧民窟。摩根公司 (J. P. Morgan & Company) 和其他巨頭的大名出現在政府向聯邦大陪審官提出的案件上；但是喚起大眾抗議的事情既一點沒有做，大家也沒有注意到這些艾鏗在參院辯論中提到的大名已經刊載在各種獨佔事業報告書，並且也是其餘一切財政和抵押業及托辣斯諸案件的主要角色。

華盛頓有強大的勢力影響着國家的法律，那是常識。他們叫做院外活動團。(Lobby 原意為走廊，此處轉為「為自身利益設法影響議員行動的有組織的團體」，因常在議院外走廊活動故暫譯為「院外活動團」。) 一九四六年國會曾以行動反對這種隱形的政體，那已並不是創舉，一九四七年將幾百個院外活動者登記，並且就他們的財力和活動編了每季報告，這些全都定期地登在「國會紀錄」(Congressional Record) 上。

至於獨佔調委會許多報告和單冊中最重要並且恰是最轟動的一件，指陳真正强有力的院外活動團是全國製造商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以下簡稱「製協」) 的院外活動團，它對全國出版有巨大影響，這已不是常識了，因為它剛巧是全部封鎖新聞罪惡最著的案件之一。報告說，它在一九四七年有一萬六千個會員，但據拉福萊特委員會以前的調查，實際是由二〇七家公司控制的，比這更強有力的是一個十二人的集團，它祕密地舉行會議並指導政策。

對於有參議員艾鏗所提一千個美國人名單的人，這十二個人中，大多數不是陌生的。

發表「製協」領袖和一個報紙發行人這幾個名單的時候也沒有新名字出現，一九四二年用於南達科他州以及以後幾次選舉的五萬三千七百美元金，幾乎全部是他們供給的，他們選出四個擁護公司巨頭，巨頭的同夥，巨頭的院外活動團所制訂或贊助的措施的人去參院和衆院。凱斯法案 (Case Bill) (「

被杜魯門總統否決），使美國一千五百萬職工會會員的生活水準和人權受到危害。凱斯就是由這筆賄選款項中選出的一個人。

這一千個美國人有幾個並且控制着卡迭爾，通過他們和納粹的交易，對於美國國防準備工作以及後來的戰時生產計劃會大加破壞。

前任副檢察長安諾德（Thurman Arnold）解釋專利的獨佔如何搶劫大家，並且譴責少數操縱的小集團「將我們陷入至少有九百萬人失業的蕭條境地，以致在豐裕、游資、空閒的勞力中感到匱乏。」安諾德先生沒有提起「操縱」集團的人名。但是現在明白了，美國人民的思想、健康和財富、就業或失業、總之他們的公共福利，大部份依賴這少數行動秘密，幾不知名的操縱者，人們也許模糊地懷疑這些人，但是對於他們的仇恨、權力和活動却沒有證明。

這些同樣的名字都將在以後各章披露，它們會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國會紀錄，美國自由聯盟（American Liberty League）和它的法西斯，反猶太和各仇恨勞工的支部的正式報告書，華盛頓院外活動團，公用事業舞弊案，貝科拉（Pecora）銀行調查，第二次世界大戰卡迭爾舞弊案，若干國會議員所組織被稱為美國第一號法西斯團體「憲政促進會」（Committee f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財務大員的名單，以及假借「自由企業」的令名而培養全國反動派最新的大企業組織「美國行動委員會」（American Action Committee）。

等到全部證據收齊，讀者便能自作判斷，是否不多不少恰有一千個人；他們不但阻撓聖勞倫斯水道（St. Lawrence Waterway），而且阻撓了美國和它人民的進步。

幼里披底（Euripides，古希臘悲劇詩人，紀元前四八〇——四〇六）的責難是要聽從的：事實會說

明一切。可用的文件衆多，一部份將提出來。然而第一件事實是文件雖多，但大眾却沒有見到，因為報紙和其他的通訊工具掌握在這一千個美國人手中，這一類性質的東西是不會向大眾公佈的。事實誠然說明了，但是它時常在真空裏，或者在「國會紀錄」上，或者登在三四種自由主義者的周刊上，或者見於銷路兩千本的書上，所以加起來只有極少數人明白被獨佔的不僅是全部主要工業，而且是大眾思想和輿論；大眾思想和輿論的力量如能不受這種控制，也許可以創造一個更好的美國。

早在十年以前，斯克里濇——霍華德系報紙，美國最強有力的報系，【紐約世界電聞報 (New York World-Telegram) ，克里夫蘭報 (Cleveland Press) 洛磯山新聞 (Rocky Mountain News) 匹茨堡報 (Pittsburgh Press) 華盛頓新聞 (Washington News) ，辛辛那提郵報 (Cincinnati Post) 等】還是爲公共福利服務而不是爲公司利益服務的。當聯邦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發表它的調查結果，這些報紙也照樣發表。結果現在電燈和電力公司每年只花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元就改變美國人的經濟思想，這是靠賄賂和收買而造成的，領這筆錢的大部份人是全國報紙的編輯，所有人和發行人。

文件共有七十三卷，其中有一卷是索引。鑒於這樣壓倒優勢的證明，許多報紙，他們的所有人和代言人「編輯與發行人」 (Editor & Publisher) 今天也承認過去報紙是腐化的。他們會在事實上承認報紙在過去是腐化的，但絕不承認今天報紙是腐化的。然而在二次大戰期間和以後，開明的羅斯福政府會進行若干次調查，提出無可辯解的證據，在性質上比較公用事業托辣斯調查還轟動重要，而美國報紙，這次不爲每年二千五百萬元的賄賂費公開受賄或被收買，却是將新聞加以刪除，隱匿和封鎖，一有機會便利用專欄爲公司稍加洗刷，那些公司曾背叛了國家的最大利益。

這時候霍華德系報聯合了其他一切的報系，參加緘默的陰謀。

但是其他十九家報紙的報頭上依舊刊載「健壯」的斯克里濺的名言：「給與光明，人民將找到他們自己的道路。」

美國政府所進行的最重要調查是探究經濟權力的集中。結果寫成三十七卷和四十三冊特別單冊，全部向報紙和大眾發表（由華盛頓文書管理人發出），其中許多冊所載的真相是可以建立輿論而使人民行動的。

然而在真相和大眾之間，今天還有一道黑牆（比某外國任何的「鐵幕」還難透過），它幾乎全部是由雜誌和報紙組成的。這八十冊真相報告裏的新聞，幾乎沒有一條達到大眾的理由是明顯的，看看下列他們一部份的內容便知。

開頭，羅斯福總統便在他致國會要求調查獨佔的咨文中，作了一次驚人的宣言，說他也是明白財富集中和經濟權操在少數人中（人數也許少於一千）最後的危險的一個人。羅斯福寫道：

「美國國會公鑒：

「國外不愉快的事件，已經再度教導了我們以有關民主人民的自由的兩個簡單真理。

「第一個真理是假如人民聽任私人權力的成長，達到比民主國家本身還要強大的時候，民主的自由便不安全了。那本質上便是法西斯主義——政府為一個人，一羣人或任何其他統治的私人權力所有……

「今天我們之間，史無前例的經濟權力的集中正在成長。

「這種集中嚴重地損害了私人企業的經濟效率，私人企業原為提供勞力和資本的就業，以及確保全國人民的收入和薪水更平衡的分配之一途。」

總統並說「政府能够而且應該對付盲目自私的人們」，但他以為國家的真正威脅在於：不自私的好公民看不出在經濟上相互依存的現代社會，他們行動對於社會的和經濟的後果。調查十分明白地指出，盲目自私的人不是好公民，而且他們也知道什麼是他們所追求的。

總統結論說「一旦大家明白了美國企業獨佔麻痺了它所由培植的自由企業制度」，企業家和工人便會歡迎政府的行動。可是他錯了。

一九四二年羅斯福在他最後報告的序言中，又說：「少數人控制國家經濟生活的權力，應該分散與多數人，或者移交給大眾和它民主負責的政府。」但到一九四六年林區 (David Lynch) 寫了一篇調查分析的文章「經濟權力的集中」，經濟學家謝斯金 (Boris Shiskin) 在「民族」周刊上批評這文章，兩人都同意：這種研究，在性質上實是現代史上最大的失敗之一。

美國政府發表的其他文件中，從沒有提出統治家族和統治勢力的名字。這次這阻撓國家進步的一千個美國人不僅榜上有名而且連他們的分支機構也給暴露了。事實沒有隱藏。經濟學家們埋怨調查「從沒有嘗試找出集中是什麼」，又沒探究「集中是否不可避免的，有利益的和可取的」問題，而且「對於它加於全國經濟、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很少注意」，不過依本書作者看來，這結果依然是我們歷史上最強有力的控訴書之一；以前正因為事實被封鎖（就報紙雜誌讀者和無線電聽眾而論），才沒有產生積極而振奮的結果。人民從沒有看到真相……

獨佔調查是由參議員奧馬洪奈 (O'Mahoney) 主持的，他的委員會裏也有許多保守派和反動派，包括參議員孫謨納 (Hatton W. Sumners) 和在一九四六年成爲共和黨黨魁的參議員里斯 (B. Carroll Reece)。但是共和黨民主黨的報紙除了一些穩妥的參考資料和概況以外，什麼也沒有登。單冊第二十

六號所提名的最強有力的院外活動團，大眾從不會知悉；單冊第二十九號所分析的十三個統治家族（參閱附錄一），對於千百萬人還是一件神祕的事；這又是明顯的，雖然美國報紙在全世界最自由，美國人却是開明國家中消息最不靈通的人。

在這事例中，封鎖新聞是由兩方面促成的：不僅是報紙保護那控制它們金錢和權力的消息來源，而且要隱匿官方文件會一度提起的美國報紙本身不過是幕後人物統治國家的工具之一而已這一事實。

單冊第二十六號開始便說：

「美國人民現在遇到誰應該控制政府，用什麼手段以及到何種地步的問題。

「自從共和國建立以來，政府的過程便具有爭取控制權的特質……」

尋求控制權的勢力被提名了。假如舉行民意測驗，問千百萬人民，在諸壓力集團，工會、美國參戰軍人會，全國製造商協會、農業院外活動團、美以美教派、全國天主教福利會等等之中，那一個是控制國家最強有力的，測驗結果必定是美國參戰軍人會和工會。但是單冊說：

「從一開始，企業界便想為自己的目的掌握經濟權，必要時還要政治控制權。更進一步說，這種目的不僅純為利潤，而且包括控制權本身的行使，作為所有權的屬性。

「就是今天，為公共福利而有目的地運用政府權力，已較往昔被更廣泛地接受，政府還沒有開始融合企業權力和意志的特質。……」

企業界是最大最強有力的壓力集團，企業界擁有政治權力經濟權力。企業界的「最高組織」被提名了，控制最高組織的人們也揭露了。

雖說美國參戰軍人會極有力量，也許要超過多年來控制政府的「共和國大軍」，雖說農業集團和

有組織工會的院外活動團，代表了一千五百萬或更多的選民，確實在壓力集團「爭取操縱」中加了大壓力，最大而最重要的……却見於「企業」……由二百家非金融界和五十家金融性最大的公司，大公司及其附屬機構所組的僱主與貿易協會所操縱。

其次便是其他的一切壓力集團，從「美國革命兒女會」(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到「婦女基督教禁酒聯盟」(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附註並說：「一九三五年二百家最大的非金融性公司控制了六百億美金以上的資產。擁有會員一萬六千家的「製協」的資產是整整六百億。其實「製協」包括着二百家，只是著名的福特和兩個富豪的商號除外罷了。」

院外活動團和壓力集團所代表的一切公開不公開的力量不僅會晤議員，並且使用更強有力的工具：他們運用大眾通訊的工具「製造輿論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可爭辯的是公用事業公營，或者是「社會服務的限制和擴充」，每每利潤代表一方面，公共福利在另一方面。但是誰勝利呢？

「通過報紙、輿論和壓力集團，是可能影響政治進程的。自從美國開國以來，這三種因素便都在進程中起了作用，不過它們運用的程度和心機却是雜亂的。它們被一切競爭者使用，爭取控制權，但反映企業界的觀點比較他人的觀點更為確實……由美國人的精巧所致，而由美國企業所提倡的通訊革命，使得報紙、無線電和其他形成意見的工具在政治過程上比較過去遠為重要。報紙也好，無線電也好，總之是「大企業」，即使它們有最高的品德，它們也是自身信仰的罪犯……」

「報紙的商業偏向是一份可貴的資產。就事物的本質而論，輿論通常是很傾向商業的……即使編輯和發行人品格極高，但他們是大企業的所有人和經理，所以他們的報紙必然反映了，至少在某種程度

上，他們的經濟利益。富有組織的企業蓄意向全國宣傳的時候，運用報紙廣告作為一種媒介，那麼報紙便是向大眾心理上灌輸商界觀點的直接工具……

「在代表企業有組織的集團中魁首通常是美國商會。而主要的集團是製協。」

這裏極值得注意的事實是美國商會實際上是由「製協」組織的許多附屬物之一，拉福萊特調查委員會曾予揭露，却沒有被公開發表。

這單冊並列舉其他企業界壓力集團，最高組織，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和「製協」勾結或是受「製協」統治者控制的。接着發表的一段極為重要：

「在工業界的衛星中間商業銀行通過「美國銀行家協會」(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向政府提出聯合陣線，而代表投資銀行的美國投資銀行家協會(Investment Bank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其作用也是如此。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雖然絕不能包括全國的律師，但却是法律界與美國企業界聲氣最為相通的一部份。通過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Americ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全國的日報集中力量以維護企業與反對政府……」

很明顯的，報紙上封鎖這段新聞是發行人協會的意見，重要報紙的所有人便是發行人協會的職員和會員。在一件官方文件中，報紙被斥責為企業的代理人，而報紙忽略了報導獨佔調查的結果。

單冊接着詳述商會和「製協」的歷史和政策，首先提出「製協」建立商會的事實。

「企業界通過「製協」，它的會員和分支機構以及其他通氣聲的組織影響工業關係的政策……

「僱主們參加政治活動，係通過由「製協」設立和操縱的全國工業委員會(National Industrial Council)動員與指揮的。……

「美國律師協會，由於制訂並推行爲達到這目的（和華格納法案相反）的立法提案，已表明它是和企業界共利害的基本團體。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也是如此。」

在第一次大戰，如國會質詢立即披露以及聶伊——范登堡（Nye-Vandenberg）委員會等機構調查披露的，公司集團擁護政府和人民，但劫奪了他們若干億的金元。利潤之巨出乎常人意料。從那次大戰中，成富豪的人數不在兩萬三千人以下。於是各方決定這事決不容再度發生。美國參戰軍人會曾有正式決議主張徵收戰爭利潤，國家徵丁也應該徵發企業與財富。這決議在一九四一年便給背信了。巴魯支（Bernard Baruch）提出「徵收戰爭利潤」口號並且草擬工業動員方案。

然而，這一切在一九四〇年施行國防計畫的時候都給忘記了。但是自從一九四〇年以來直到今天，標準的報紙重複又重複，直到絕大多數人相信爲止，說勞工繼續罷工，勞工沒有做一件愛國的事情，而企業界不僅是愛國而且高貴，自由企業救了國家救了世界。

當然這話的反面是對的。

單冊在詳述第一次大戰企業界的腐化以後，又說：

「在一九四〇年國防危機期間，企業界表現的態度和二十三年前完全一樣。企業界願意幫助政府人民，但是爲此付款的原則須在機輪開動以前預先講定。利潤、捐稅、貸款等等在企業界看來比製造大炮、坦克和飛機發動機還重要。」

其實就道理講，一九四〇和一九四一以至更後的大怠工，乃是大企業、「製協」和商會會員對美國人民和作戰努力的罷工。在美國如果有那一個集團向他人背信，那集團便是大企業集團。杜魯門有一次公開罵過大企業在第二次大戰時的「賣國」，但報紙上從沒有提過，對企業也從沒有做過整個的調查，

對於這段不利美國人的歷史，也從沒有寫過一本書。

單冊結尾說：

「不客氣地說，政府和大眾在戰時和其他危機的時候應付企業界，處境是「如坐圓桶」。企業界拒絕工作，除非依了它吩咐的條件。它控制了資源、液體資產、國家經濟機構的戰略性位置，以及技術設備和製造的知識。大戰的經驗，現在顯然正在重複着，表明企業界是會使用這些控制的，除非它獲得了「相當的價款」。事實上，這是勒索……」

「企業界顯然不是不願為講定它答應的條件而威脅政府基礎的。在這樣情形下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愛國主義所值幾文？……」

「民主在美國是採取守勢的。前文已表明壓力集團通常是不提倡公共福利的，現在所做的也是這樣。」

公共福利啊！

在這句話中，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解釋了許多事情。受自私的壓力集團危害的是國家的公共福利，這集團由製協和商會以及它的衛星（包括報紙和雜誌發行人協會律師協會）所領導。參戰軍人會院外活動者至少可代表三百萬人發言，勞工院外活動者至少可代表一千五百萬人，但是製協的院外活動者，一面最多可代表一萬六千家會員，實際上是代表出錢的1107家的「參謀將校」派（Brass Hat Clique）。

假如美國真有新聞自由，這情形便永不會存在。可是報紙自身便為有組織的壓力集團的財力所脅迫，將自己也投入到美國公共福利敵人的地位。如我所指出的（參見拙著「報業大王」Lords of the

Press 第十九頁)，在一年以內美國報紙造了這樣偉大的記錄：

- (一) 爲一切與他們利潤攸關的事件奮鬥；
- (二) 領導攻擊眞純食物及藥品法 (Real pure food drug law)；
- (三) 反對勞工大憲章華格納法案；
- (四) 敦促修改擬議中的社會保險法，將報紙列入特殊階級；
- (五) 提議勞工爭端強迫制裁，並將罷工放在法律保護之外；
- (六) 贊成童工；
- (七) 對有價證券法案 (Securities Act) 表示不滿。

(一九四六年某日紐約郵報曾在它的一張房屋廣告中，提起在一八五〇年它是紐約贊成廢止黑奴的唯一報紙，其餘或者中立或者支持蓄奴。)

當羅斯福秉政，國家度過一個自由主義的立法時代，它曾進步向前。等到羅氏一死，反動派再生了。

參加蓋洛普民意測驗的多數人，認爲一九四六年選舉結果是破壞新政，華格納法案以及過去十年來幾乎全部改革的「一紙命令」。政府控制的時代結束了，一個巧取豪奪和自由企業的時代到臨。產業職工會主席摩萊在勞工節演說：「我們大家的經濟自由，已被少數人的貪婪和盤剝所威脅了。」

贊成現狀和反動的人們，不論是共和黨人或是民主黨人，恢復掌權。不過在贊成現狀者滿足於保留靜態的時候，而反動者却主張向後退——又因反動派向後進軍，勢將回到墨索里尼創造法西斯主義的同樣的封建主義境地。

前進的時代是短促而稀少的。名哲學家杜威若干年前這樣寫過：「反動者握有的權力，而且在於報紙學校，」

在以後諸章，反動者將被提名，控訴將一一舉出文件，表明他們是如何對美國人民的公共福利有害。

事實將愈為明顯，在我們當代，大企業、政治、大報紙和大反動運動中間，只有少數人，也許僅有一千個美國人，他們靠着他們的組織和權力保持現存制度向後倒退，阻礙着「平民世紀」的到來。

第二章 電力、報紙和政治

假如在一九五〇年發生這樣一件事：一個不受電力或電燈工業壓力的熱心的報紙或者雜誌，披露了民用原子能多年來被公司、政客和報紙組成的大聯盟所破壞，他們都只對百分之六的利潤有興趣的事實，那麼對於一個注視二十世紀期間電力普遍使用一事被破壞的人也是不會驚奇的。

多年以前，前原子世界的偉大領袖們看到人類經由電能的使用而解放。健康、財富和更成功地快樂的追求，不僅對美國人民是可能的，就是對全球二十億人民也是可能的。

今天科學家們預言，苦役將因控制原子力而告結束。當然，除非自由企業不奴役它。

世界人民的經濟解放，總是為少數能夠從擁有或控制自然資源而能得到利潤的人所反對。假如原子能的使用給延緩了，那是因為投資、利潤、獨佔和貪權，而被控制金錢、報紙和輿論以及許多城市和國家的政治統治者所延緩。

在本章和第三章，將舉出對比的地區說明控制的制度，一面是人口最稀的州份，一面是紐約。差異很大，但是制度却可看出是相同的；結果是相同的；大眾總是受罪，而報紙總是袒護那犧牲公共福利而取得利潤的人。

這小的州份是蒙大拿 (Montana)，面積佔全國第三位，人口第四十位。蒙大拿的人民是聰明人，大家都知道毛病是什麼。一切毛病可以歸納為兩個字：「公司」。假如誰暢談政治、農業、畜牧、開礦、電氣化、水力發電、繁榮或是失業和報紙，他便要談到「公司」。蒙大拿州被安那康達銅礦公司

(Anaconda Copper Mining Company) 所操縱，這是盡人皆知的，少數人要這樣，多數人反對這種控制，但却很少作爲。

蒙大拿人不能有所作爲的理由，覺醒的公衆在投票時常失敗的理由，是因「公司」實質上控制了全州的報紙；在那種工具爲私人集團所掌握的時候，裨益大衆的任何計劃便幾乎不可能存在。「公司」、報紙和他們的政客統治了全州並且阻撓了進步。

這情況是否比其他幾州還要厲害也許是件發生爭辯的事情，因爲根據調查他處也有這種情形，但是提出蒙大拿是有兩個理由的：第一，報紙——金錢——政治——反公共福利的聯合，具有某種西部人的坦白；他的露面是公開、粗野、無禮貌和帶挑戰性的；其次，它不僅被本州的老參議員（名人兼華盛頓少數政治家之一）一個人挑戰。

然而，蒙大拿對人民緘默的陰謀是如此的徹底，就連參議員摩萊也不能打破。他一再發覺，本州的報紙在壓迫他，所以他不得不將他的政治宣言再印出來給好公民閱讀（主要的是自由份子、工會和農民聯盟的人民），原文如下：

諸君注意

這篇宣言原是我在參議院銀行貨幣委員會發表的，討論蒙大拿州的自由輿論，內容是無可爭辯每個蒙大拿人應該熟知的事實。我們州的未來的繁榮和成長有賴於一羣消息靈通的公衆。請讀所附的小冊子並傳給他人閱讀。

你的誠摯的，

美國參議員摩萊 (James E. Murray)

蒙大拿可恥的新聞界情形，幾十年來一再被暴露了。維勒德 (Villard)、辛克萊 (Sinclair) 和別的人提出銅業集團控制本州報紙的證據。某些報紙是非法佔有的，某些是受賄的，某些是每年虧空而由銅業大王貼補的，而且幾乎沒有例外，他們都刊載安那康達銅公司和蒙大拿電力公司「善意」的廣告，而且在社評上對這些公司表示善意。

在蒙大拿蔑視公司並且支持摩萊做參議員僅有的報紙，是少數自由的鄉村的週刊。他們也刊載摩萊的談話，那是最近歷史上不僅暴露蒙大拿而且暴露他州新聞界情形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參議員摩萊部份地說明：

「……僅在美國少數幾個城市，我們有報導新聞而不帶宣傳的忠實報紙，安那康達銅公司在蒙大拿有一系列報紙，那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這些報紙是在海倫那 (Helena)、布特 (Butte)、安那康達、米蘇拉 (Missoula)、列文斯登 (Livingston) 和畢林斯 (Billings) 發行的。他們擁有並發行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報紙，而他們的政策却是受紐約市安那康達銅礦公司總部指揮的。

「譬如說，在我的故鄉布特，安那康達銅公司有早報，民主黨的，也有晚報，共和黨的，都在一處印刷，而新聞却受安那康達銅公司檢查。

「他們刊載的新聞，被濺樣地染上色彩和歪曲了，在重大問題上欺騙大眾混淆大眾。這些報紙因為和安那康達銅公司聯合的緣故，得到聯邦款項的津貼——換句話說，安那康達銅公司從政府合同上得到大的利潤，所以能維持這些蝕本的報紙，因為在戰時他們能從政府方面得到超額的利潤，……

「這公司在批售劣質電線和電纜時，曾做了巨大的騙局，竟危害到我們前方士兵的生命。安那康達在它自己的報紙上大登廣告，這自然是它收入報告要扣去的項目。這樣它便以納稅人的錢開銷它自己的

報紙，同時它還反對政府在鄉村報紙上登廣告。

「全國都市的報紙和雜誌也靠着昂貴的廣告補貼，廣告由從事戰時工作的大工業公司刊登。這筆廣告費是可以撈回來的——換句話說，這些公司用於他們自己報紙以及城市報紙和雜誌的廣告費是美國政府出的。就這樣全國的大報紙大雜誌在領受大企業的津貼，但是窮鄉僻壤的報紙已被漠視，所以要想生存，有它一段艱苦的時間……」

「擁有和控制布特各報紙的目的，不外是控制蒙大拿州的政治。這事實開始在多年以前，蒙大拿的銅業大王之間大戰的時候，從此他們便控制並保有這些給他們操縱州的立法和操縱聯邦選舉的報紙，方法是封鎖實況消息，封鎖競選中爭論的問題。」

「那是在蒙大拿被公認的：在若干報紙上見過。我相信最近在美國發行的許多書上也曾見過。例如雷德·賽德斯在他的著作「新聞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就有一整章討論那種情形的……」

「他們現在繼續那種陰謀已有幾年了；而且，假如不是鄉村的報紙將我的名字告知本州的人民，我在上次競選就要給打敗了。」

「他們(安那康達公司和它控制的報紙)只對自己財產和剝削本州有興趣。他們使本州的發展後退，而在他們操縱之下，蒙大拿的人口，原在聯邦中佔第三位，正在減少……他們在迫使蒙大拿依靠原料經濟而存在。他們在阻止我們大水源的發展，並且阻撓廉價電力的產生，那種電力會發展工業並且大量增加我們人口的……」

「從小型出版物的死亡就可為美國的新聞自由定罪。在過去他們曾獻出若干我們大無畏的和最有能力的新聞記者以及崇高事業的先驅者。過去如此，將來他們也必能作同樣的真獻。」

「我真爲這種情形存在而遺憾……我覺得新聞自由會給國家極大的裨益，只要它譴責全美各地的這種行爲，因爲我們在美國應該有一種受人民信仰的報紙，但若他們相信那些報紙是被公司一網打盡而且目的是用於他們自己的宣傳，那他們便不會發生信仰。」

若干年前，魏拉德寫道，下面幾家蒙大拿報紙是銅業界所有的：「蒙大拿布特標準報」，「布特郵報」，「安那康達標準報」，「海倫那民主報」，「海倫那記錄前鋒報」，「米蘇拉人報」，「米蘇拉前衛報」，「畢林斯彙報」和「列文斯登進取報」。

郵政法索取每年關於出版物所有主的報告，然而少數出版物隱瞞了他們的真正後台老闆却是有證據的。安那康達和同夥蒙大拿電力公司控制全州的廣告，是明眼人見到的，但是另外的控制即使加以思索也不能發現。

在獨立的小周刊之間，布魯斯 (H. E. Bruce) 的「人民呼聲」(People's Voice) 確實是在銅的原野中呼喊的聲音。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那一期，布魯斯先生的標題是：「由財政情形看公司養報的價值」(Value to Corporations of Kept Press Shown by Fiscal Condition)。他說「安那康達公司是願意拿出巨款維持大部份報紙的，並且發覺那是有利的，」又斷言雖然報紙名稱沒有列入任何公司出版報紙的報告，「但是這些出版公司驚人的「負債」可代表銅業公司爲控制他們並指使所發行日報的政策而拿出的津貼，從沒有人否認過。」下面是蒙大拿大部份日報的資本和負債數字：

蒙大拿記錄出版公司：蒙大拿記錄前鋒報，在海倫那；實收資本，三八，九四五元；現負債數，一八八，三七六元。

米蘇拉出版公司：米蘇拉人報，在米蘇拉；實收資本，五〇，二〇〇元；現負債數，四七，〇六六

元。

獨立出版公司：海倫那獨立報；實收資本，七五，〇〇〇元；負債，二一〇，六一六元。

標準出版公司：蒙大拿標準報，在布特；資本一〇〇，〇〇〇元；負債三八三，〇一七元。

郵業出版公司：布特郵報；實收資本一二四，五〇〇元；負債，一一六，二五一元。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報紙中，若干現在「負債」疊疊的，正是若干年前魏拉德列為銅業界非法佔有的報紙。當參院委員會調查戰爭騙局，發覺安那康達有一項補助金是靠製造劣質電線，賣給陸軍部供盟軍（一九四三）立即使用或美軍永久使用的時候，蒙大拿報紙被收買的情形於是暴露無遺。這控訴是由參議員杜魯門提出，後來並向法院起訴的。

在路易士城米克爾遜（Gunner Mickelsen）牧場集會的布羅克斯地方全國農民聯盟支會，得到了安那康達舞弊的消息——但這消息並不是從蒙大拿報紙上看到的。它通過了如下的決議案：

「作為蒙大拿的農民和牧人，我們對於安那康達銅公司所受輕微的處罰特別憤懣，那是以作戰物資欺騙政府和危害美國士兵包括我們自己子弟的生命的罪名。」

銅業界控制的報紙和封鎖一切它要封鎖的新聞一樣，將這條新聞扣了。

蒙大拿日報的反勞工，反農民，反牧人已達到壓倒一切的情形，換句話說，那是違背蒙大拿人民利益的。在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成功以後，有人提議密蘇里流域管理局（Missouri Valley Authority）應為全國電氣化的下一步大工作，這時又看到蒙大拿報業的情形。密蘇里，真正的西部，是在蒙大拿開始的。

蒙大拿電力公司是反對MVA的，但因電力公司和安那康達銅公司是一體的，而且他們控制了州方

的報紙和政治，凡是對於他們每一個人大有裨益的消息，這裏五五九，〇〇〇人民都是得不到的。

和通常一樣，報紙是大財主的工具，而公開表現為人民的敵人的也是報紙。

被控制的蒙大拿報紙，造TVA的謠，造MVA的謠，它重複着和安那康達以及蒙大拿電力公司串通的政客的謊言，使這麼多的人被混淆了或有了偏見，竟然違反他們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投票。

蒙州農民聯盟曾竭力為這慢性毒藥拿出解毒藥來。它明白對於日報毫無可為，但它對聯合社（Associated Press）也委身於公司的宣傳特別憤怒。在一次全州性的農民聯盟大會上通過了如下的決議：

「蒙大拿的日報除兩三份例外，影響讀者福利的消息一直作着片面的報導，這點對於全國消息靈通方面已是常識了。片而新聞報導的主因是由於下列事實，本州多數報紙得到公司大量主要貸款以及安那康達銅公司狄凱（J. H. Dickey）直接控制那些報紙編輯和新聞政策，辦事處設在布特赫尼賽大廈六樓。

要證明報紙偏袒維護大企業而反對各地農民，男工女工以及他們的組織，那蒙大拿濫用新聞自由的例證確有幾千個。然而蒙大拿報紙對於一件重大時事消息的處理，就足夠生動地說明這種譴責了。下面是有關MVA的新聞報導。

「被控制的蒙大拿報紙總是袒護大量刊登廣告的蒙大拿電力公司而不載對其不利的消息的，當公司和一羣蒙大拿農民對簿公堂而自稱全州的一切河道皆歸公司所有的時候，報上一個字也見不到。當聯邦巡迴法庭判決農民勝訴的時候，它一個字也不刊登，雖然這是蒙大拿整個歷史上最重要的法庭判決之

「就是現在 有一個全國性的大運動要着手發展MVA，給萬千人（包括解甲歸田的退伍軍人）工作，制止水災，造成千百萬英畝肥田和供給商業、農場家庭以廉價電力，蒙大拿的報紙和在蒙大拿的聯合社告訴讀者的是對於全局幾乎不可置信的虛偽的描繪。」

決議中還控訴聯合社發佈偏袒的報導。聯合社答覆道，改動或扣發它供給報紙的新聞的是報紙。假如聯合社是對的話，那麼暴露報紙的事例也就更有力量。

在政治上以及在報界，安那康達是萬能的。當一九四四年山姆、福特（Sam Ford）被選為州長（他是二十年來共和黨第一個當選為該州州長的人），就連「紐約時報」也承認（十一月六日該報）「控制蒙大拿政治的大企業雙生子，蒙大拿電力公司和安那康達銅公司，在幕後支持……福特了。」前任參議員惠勒（Burton K. Wheeler）一度是偉大的自由份子政治家，他的生涯便是公司政治的最好說明。有一個時期惠勒把蒙大拿所有的大財閥，最主要的是公司，當為敵人，後來又有一個時期惠勒先生帶着報紙和安那康達的祝福去參議院了。惠勒一生的轉捩點在一九三九年，其時他已有競選總統的念頭。

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六，惠勒成為美國反動派著名的演說家。孤立派的美國第一者和吉拉德、史密斯（Gerald C. K. Smith）的美國第一黨皆稱許他，他的一篇反猶演說【指斥羅斯夏爾茲（Rothschids）和沙遜（Sassons）】，曾由許多被政府控訴以犯煽亂罪的集團翻印出來。

一九四六年，惠勒未能獲得民主黨初選的提名。假如在他擁戴「製協」的時候擁戴共和黨，結果也許相反。但是即使有反動派全班人馬的支持，他也不能撥轉自由主義的浪潮，自由主義依然流過蒙大拿

州民主的原野，所以他為獲得信任的「新政」代表打败了。

愛里克遜 (Leif Erickson) 的政綱是公開反對公司的。「廉價的電力，保護水權，蒙大拿境內水道用作灌溉而不用作上游航行，通過地方管理的流域管理局充分發展蒙大拿的灌溉和資源」，民主黨的政綱這樣說，蒙大拿電力公司和安那康達一點也不喜歡。

電力公司在蒙大拿報紙上刊登廣告攻擊 T V A，M V A 和愛里克遜作為答覆。報紙嚇唬小商人，說提議中的流域管理局要搶去他們的生意。它咬定 T V A 是在開農場，在大農場上指揮種種工作，砍木材，實驗社會化的醫藥，開雜貨店，設服務站，開藥房……遊覽船……接收某種警察職務……調整家庭，設置太上政府管理州和地方當局。「幾乎沒有人不牽涉在內。廣告又用一個受津貼報紙散佈的謊言，嚇唬牧人、農人、醫生、雜貨商人。」

農民艾克頓 (Niles Ecton) 被民主黨人稱為「安那康達銅業公司和蒙大拿電力公司的愛人。」他在州的立法中提出並支持反勞工的法律而贏得企業界的友誼，他反對為女工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反對禁售童工製造的貨品，反對行於一州的小華格納法案和類似的法案，這一切皆表示他是公司幫的朋友，人民福利的一個敵人。他十分自然地被捧進參議院，他的擁護者不僅吉拉德、史密斯一個美國人！

靠了安那康達報紙的幫助，艾克頓決定採取通常空頭的狡計：他搖着紅旗，對於否認受莫斯科友誼對待的人怒吼斥責，「控訴罪惡的杜魯門政府應歸咎於麥金萊，」並且竭力躲避一個真實的問題：密蘇里流域管理局。當他不能碰這問題的時候便大飛紅帽子。在他的路易斯城演說中，他說：「M V A 也是史達林想出的共產黨的玩意。」未受賄的小週刊曾經指出，就是共和黨最反動的人物，例如里斯，也是贊成 M V A 的。

選舉結果，艾克頓中勝利了，聯盟社（Federated Press）供給勞工報紙的消息說，共和黨競選者竟做成了一件大騙局：他們捏造了一條莫斯科騙人的廣播，其中大捧愛里克遜，他們又叫賣一張修過或是未修過的照片，表明愛里克遜想買一份共產黨報紙「每日工人報」（Daily Worker）。據說共和黨在一九四六年競選中共花了十萬元，比民主黨的經費還多幾倍。

假如共和黨沒有一份情願被舞弊和受賄的報紙替它發表消息，使五五六、〇〇〇個人中的投票者無不受其影響，那麼共和黨便沒有地方發表它騙人的廣播和騙人的照片。否認是枉然的。報紙的標題和欺詐的新聞得勝了，壓倒了投民主黨自由份子——勞工堅實的票數，但却不是抗拒偽造的新聞。」

飛紅帽子運動，那也是一九四六年全國共和黨競選的戰略一部份。競選以後仍在蒙大拿繼續着。在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布拉默女士（Carolina Brammer）將她和許多「好人」「畏懼上帝，做禮拜，不會故意害別人的人」的談話投登「人民呼聲」，發覺他們都被激動要和蘇聯作戰。被控制的蒙大拿報業，為破壞MVA和選舉艾克頓而大肆造謠，已造成這樣一種腐化的氣氛，只有閃擊戰才能使它廓清——在這些人的心目中便是如此。

蒙大拿是一個開明的州。在性格和自然美方面有點像維爾蒙，不過它是樸素地自由，而維爾蒙是素地（而且誠實地）保守，維爾蒙州的老一代人雖然講許多種外國語言，但却想到更早的移民情形。

蒙大拿人知道本州的毛病是什麼，但因他們實際上沒有自由的日報可以從事攻擊，便時常敗於公司集團了。

安那康達和電力公司現在皆不再為本州人所有了。統治者在華爾街。其實蒙大拿電力公司如今是美國電力電燈公司（American Power and Light Corporation）的一部份，而它如今又是摩根帝國的一

部份（參閱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國會紀錄」），而安那康達的高級職員也在紐約。若干年前參議員摩萊就說過蒙大拿被私人商號而不是被武裝的政府當做殖民地剝削着。

族外的老闆們也通過兩種好意的廣告形式，控制本州的報業：愛迪生電氣學會（Edison Electric Institute）的宣傳，說現在的用電如何便宜，經營私人企業的人如何幸運，不是TVA和MVA治理這個國家的；另一個是普通「自由企業」的宣傳。下面是一個好例證（原載路易士城「民主新聞報」，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新聞界

「因為美國的報紙是自由而敢言的，不容忍希特勒式的控制，沒有國家的津貼，所以美國人是世界消息最靈通的人。」

「我們尊敬新聞界的男女工作人員，他們對於蒙大拿州社會和文化進步貢獻了這麼多。」

登在路易士城日報和其他報上的這篇廣告，是公司出錢的，大家都知道公司結束了自由而敢言的報紙，給反動者津貼，阻撓蒙大拿的社會和文化進步。

第二章 摩根阻遏了聖勞倫斯河

民主是為大多數人謀最大的福利。假如國家的資源屬於它的人民，民主的基礎，經濟安全便可確立。

在美國，私人集團攫奪了國家的大部資源。到發見原子能的時期為止，只有一件資源仍留在大眾的手裏，水力。

「在若干年後，」威爾遜政府時代拜克 (Newton D. Baker) 寫信給格林武德 (Ernest Greenwood) 說 (見公用事業公司報告)，「我們必須儘可能地使用水力節省煤斤。」

「我們的水力因而是我們偉大的未用盡和用不盡的國家財產。誰擁有它們，從大處說可以說是工業和商業上擁有了美國……」

「假如他貪婪於控制同胞的權力，那我寧可控制筋灘 (Muscle Shoals) 而不願連任美國總統。」今天有一個可以為大多數人供給最大福利的設計是聖勞倫斯河 (St. Lawrence) 的發展。

「我知道在平時或戰時，這類的設計沒有一個比它對於美國的未來更重要的，」羅斯福總統在要求參院批准聖勞倫斯海道時說，「它的批准可以向民主的敵人證明，不管要努力多久，我們總想在生產競賽中超過他們。在現代的世界，那種競賽決定了國家的興亡。」

「我希望即刻批准。」(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致國會特別咨文)

柯立芝繼哈定就任總統後，立刻宣布要做這件事。

胡佛總統贊同這設計。

杜魯門總統在案卷上是羅斯福的繼承人。

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州長史密斯 (Al Smith) 李曼 (Herberth Leman) 和杜威 (Tom Dewey) 皆是贊成聖勞倫斯河道設計的，有案可稽。

國務卿休士、凱洛格、史汀生、赫爾和貝爾納斯，陸軍部海軍部，參謀總長們皆已贊同這計畫，而加拿大若干歷任州長也時常要求美國開始工作。

事實上，面對這問題的六位總統，從威爾遜到杜魯門，皆正式地，而且可相信他們是誠摯地，宣稱贊成聖勞倫斯計畫，而且紐約和加拿大的州長、兩國的要人、最高法院法官，參議員，衆議員等人皆是如此，所以應該問參議員艾鏗，他說一千個人在阻撓這些設計，那是指誰。(註)

反對者的人數不管是否僅僅一千人，那是值得調查的。其中有些人已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聖勞倫斯河大規模辯論提名了，而且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報紙封鎖那些公開或秘密反對聖勞倫斯河計畫的人名和公司名稱這一事實，應該叫人想看一看這少數人擁有的權力。下列公司

(註) 這談話在艾鏗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致本書作者的信件得到證實。他並且送一份談話給合

衆社說：「(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華盛頓合衆社電——共和黨員，維爾蒙州的參議員喬治·艾鏗今天譴責道，『全國不超過一千個人』的一個集團，正在阻撓聖勞倫斯河道的完成。

「參議員艾鏗，曾起草一項法案，希望批准二億元完成水道及水力發電的發展，在接見記者時說道

『一千人』是『斤斤於爲他們自己尋求利潤，甚於協助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民的幸福。』

「他指明這一千人就是多年來和聖勞倫斯河奮鬥的私營公用事業公司主管人員和股東們。」

是參議員艾鏗，拉福萊特（La Follette）蘭格（Langer）和摩萊在辯論中提出的。

（一）梅隆（Melon）集團，美國鋁公司（Aluminium Company of America）和加拿大鋁公司及有關商號。

（二）杜邦（DuPont）集團，美國最大的工業帝國，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的所有者。

（三）丟克（Duke）集團，電力和電燈公司，煙草公司，丟克大學。

（四）通用電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rporation）。

（五）鐵路界院外活動團，美國鐵路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Railroads）。

（六）摩根公司。

這次辯論中沒有被提名的有下列集團：

（一）煤商的院外活動團和（真奇怪）他們的大敵人，約翰·路易士（John L. Lewis）。

（二）邊疆公司（Frontier Corporation）。參議院艾鏗指責在一九二一年「鋁公司，通用電器公司和杜邦公司以邊疆公司之名實行聯合，想獲得並發展聖勞倫斯邊境的權力。」當他們沒有辦法攫取時便和政府的控制搏鬥。

（三）佔多數的五十六位參議員，在一九四四年反對這項措施。

（四）自命為「自由」的報紙。

（五）美國商會及附屬機構。

（六）紐約州商會。

這裏我們又有了美國史上金錢與權力最大的結合之一。我們有三個有力集團會和納粹卡迭爾制度有

過營業合同。(鋁公司·杜邦·通用電器)。

我們還有一段極聳動和重要的消息。但是讀者找遍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開始兩個禮拜報紙的第一版或任何一版，也不會見到一點提起阻撓這種必需的發展的大力量。只在一兩家報紙上看到「公用事業院外活動團」的參攷消息(例如十二月十三日「紐約郵報」)。這種概況是沒有意義的。除非敵人每次被提出名字，除非他被暴露了，大眾不能指認他，不能擊敗他。

文件的證明可以由「國會紀錄」中找到，日報上是找不到的。這裏沒有地位重述一百頁的證明，僅摘錄幾節如下：

參議員拉福萊特：自從一九〇二年以來，先是美國鋁公司，與通用電器，杜邦公司，後來是尼亞加拉赫德遜電力公司(Niagara Hudson Power Corp.)都對獲得權力的位置先後發生興趣……爲了發展聖勞倫河的水力。」

參議員拉福萊特詳細形容古柏(Cooper)上校，他曾爲蘇聯建造聶伯河水閘，如何替邊疆公司(赫德遜公司的幫手)計畫一個費用十三億美元聖勞倫斯河設計。但是州長史密斯反對。

「史密斯下台後，羅斯福繼任州長。他們相信人民福利需要全國水力的發展，而且他們不願爲了私人利潤而捨棄大眾的傳統。

「私人電力公司爲反對聖勞倫斯河設計而大兜圈子，我就要提出證明……自一九三二(新政)年以來，這幾年他們拿出荒唐的策略使輿論偏向，離開本題」。其中有一種辦法就是在幾百家報紙上插進宣傳品當做新聞稿和社評。稿件由「工業新聞評論」(Industrial News Review)發出，工業評論是奧勒岡州沙勒姆(Salem)賀佛父子(E. Hofer & Son)所有，編輯和發行的，他們曾被指責爲「在偽造的

文章上篇簽署偽造的名字」(「國會紀錄」一九一六七頁)

參議員拉福萊特指出若干報紙在下列地方散佈公用事業宣傳欺騙讀者：肯塔基州阿許蘭 (Ashland)；羅特島溫蘇克 (Woonsocket)；衣阿華州達文港 (Davenport)，賓夕文尼亞州約翰斯敦 (Johnstown)；新澤西州柏特遜 (Paterson)；紐約州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麻薩諸塞州林恩 (Lynn)；印第安納州台爾豪特 (Terre Haute)；康涅狄格州瓦特波萊 (Waterbury)；衣阿華州奧圖華 (Ottumwa)；西浮琴尼亞州惠林 (Wheeling)；麻薩諸塞州羅威爾 (Lowell)；衣阿華州華盛頓 (Washington)；猶他州鹽湖城 (Salt Lake City)；俄亥俄州李瑪 (Lima)；得克薩斯州亞阿瑟港 (Port Arthur)；衣阿華州克林登 (Clinton) 和緬因州瓦特維爾 (Waterville)。

參議員拉福萊特：這種影響輿論間接而迂迴的辦法，我以為是破壞編輯的可靠性的；假如繼續濫用而不加阻止，那麼民主政府必須依據的基礎便要遭受摧毀。……美國的參議院是不容被這樣花樣所愚弄的。

參議員拉福萊特舉出賀佛的新聞室 (Hofer Press Bureau) 宣傳文字例證，這新聞室的一半費用是由公用事業公司津貼的。賀佛新聞室誇大它的企業大宣傳的目標在於：

「協助減少工業法規至最小限度……」

「阻撓一切形式的過激主義……」

「爭取合理的捐稅……」

「猛烈反對任何性質社會主義的宣傳，因為社會主義既不合我們美國的工業制度，又與立憲政體的基本原則相違背。」「這是指公用事業的公營（包括當代美國最大的成就 T V A）。」

賀佛新聞室聲稱，已有一萬四千家報紙接受它免費供給的宣傳（較目前全國接受宣傳的報紙還要少一些）用它而不說明它是宣傳，有一次竟有六百家報紙採用同一條宣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國會紀錄，第九一六四——九一七〇頁）

「參議員艾鏗：不要讓我們自己欺騙自己。我們正在這裏對付一些最強暴的經濟集團，他們會想干涉政府任何的事務，影響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

「我們在這裏對付國際公用事業集團，他們曾在過去二十年內將魁北克水力發展增為三倍，他們擁有並控制那裏的水力，絕對封鎖聖勞倫斯河國際湍流部份的潛力的發展也成功了，紐約州和安大略州（Ontario）已在那裏設立公共機構發展水力發電，為大眾造福。」

「我們在這裏對付國際鋁業的獨佔，它一直和聖勞倫斯設計作戰，同時發展它在魁北克的私人權力地位，從事世界性的卡迭爾，珍珠港事變前以鋁供給日本，而在我們參加大戰前，使德國超過美國製鋁的生產力和產量。」

參議員艾鏗已經提過鋁公司。他又講述西普蕭（Shipsaw）發展的情形。

「參議員艾鏗：丟克（James L. Duke）集團已在一九一三——一四年得到讓與權……美國鋁公司一九二六年從丟克——普拉愛斯公司（Duke-Price Co.）接收西普蕭的電力權。一九二六年鋁公司因承購丟克——普拉愛斯公司（現名薩根奈電力公司 Saguenay Power Co.）百分之五十二又三分之二的股票，又得到馬林島（Isle Maligne）的上游發展權。……

「鋁公司一九二五年制定的計畫，在控制西普蕭設計，加速它的發展，抓住一切方法延宕聖勞倫斯設計。」

最後，參議員艾鏗宣讀紐約州電力當局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的報告書，那報告譴責鋁公司以及鋁公司卡迭爾和納粹簽訂的合同「具有限制美國戰略性輕金屬生產的效果。」和日本也有合同。加拿大的工廠因為工資「較紐約華盛頓、加州及其他產地低到一半而受剝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國會紀錄」，第九二七——一九二八五頁）。

參議院的主要爭辯之一是摩根家族的作用。它的代言人拉蒙特（Thomas W. Lamont）曾經否認控制電燈和電力工業並且從事院外活動反對聖勞倫斯計劃。（參閱附錄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參議員蘭格提出故參議員諾里斯（Norris）的下列聲明作為反駁：

「通過摩根操縱各銀行之間的董事的互相牽制，通過摩根創立摩根經營的「聯合公司」（United Corporation）的控制，這個銀行家族在過去幾年內已達到絕對操縱電力界的地位……尼亞加拉赫德遜電力公司……操縱着紐約州北部的公用事業……聯合公司也買進電氣債券股票（Electric Bond & Share），過去買這股票最多的是米契爾（Sidney Z. Mitchell），他和股塞爾（Insull）曾操縱過去的全國電燈協會（NELA）。

「照現在進展的速率，摩根不久就要控制工業界。那著名的銀行家族已在向那個方向前進的路上。在新設的愛迪生電氣學會中摩根所控制各公司的職能的記載是值得注視的、……這新組織的二十二位董事，有十八個和摩根——卡里塞聯合公司（Morgan-Carlisle-United Corporation）集團聯繫得這樣密切，要稍有行動的獨立性恐不可能。」

在這段聲明以後接着發表的是參議員拉福萊特對拉蒙特先生的答覆（參閱附錄），其中說：

「整個紀錄支持了下面的結論，受摩根公司不名譽影響的組織和代理商曾經爲了低廉的電費而殫精

竭智以阻撓聖勞倫斯水力發電的公營。」

所謂摩根家族不會有一個人反對這項設計，已由事實答覆，正打擊聖勞倫斯的主要組織是紐約州的商會。摩根和十二位同夥，包括拉蒙特，在商會發動這運動的時候是會員，而在經營這運動的時候，會計便是 J. S. 摩根 (Junius S. Morgan, Jr.)。

拉福萊特更指責摩根公司有一個名叫馬科德 (Machold) 的代理人，充任紐約州的院外活動者，並且引述共和黨州委麥賽 (W. Kingsland Macy) 的話……

「馬科德先生在紐約州的奧爾巴尼 (Albany) 在國會開會期間設立的無形政府……還讓它繼續，是不可忍受的。」

參議員拉福萊特的答覆是不留餘地的。它第一次表明摩根帝國在紐約州活動的工具：它對於商會的控制。然而這樣一篇聳人聽聞的暴露文件在紐約或其他各地多數報紙連一行也沒有刊載。現在可以說一百個人中沒有一個人知道摩根公司這件重要活動的。

提出「無形政府」意在激動報紙，戳破公司權力的「鐵幕」而得到新聞報導。可是報紙相應不理。如大家現在承認的，多年以前在奧爾巴尼的「無形政府」曾決定進行賄賂和舞弊手法求得紐約州的特權。州司法官長愛潑斯坦 (Henry Epstein) 在一九四三年寫道「愉快的九十年代 (Gay Nineties) ……電力業的黨徒通過立法，以三種特讓權給予現在尼亞加拉瀑布電力公司的前身，公司可以永久運用尼亞加拉河轉入任何新河床的水力。」

現在這無形政府是什麼，沒有人講得出，因為政黨皆不願調查，但是見得到的院外活動團，報業和政客院外活動團的工作是盡人皆知的。

沒有人能斷言紐約州的情形在各方面和蒙大拿州的情形相似，在蒙大拿，安那康達和蒙大拿電力公司不是擁有七家日報便是通過貸款或是通告廣告而控制它們，但是在帝國州（紐約州的別號——譯者），假如不是通過貸款和廣告，也是通過大企業有關的集團，正和他們珠寶州（蒙大拿州的別號——譯者）同僚一樣致力於電力托辣斯。

以偉大的「紐約時報」為例，當一九四一年總統提出聖勞倫斯河為裨益美國人民最偉大的單獨設計的時候，「紐約時報」便開始編輯上的怠工。一個攻讀新聞學的學生應該拿那一年的「紐約時報」做一次科學的研究，量一量它給贊成者和反對者的地位，為全體新聞學院寫一篇論文。在社評欄裏他可以找到編輯政策的許多參考資料，其中有：

一月十日：「愈研究聖勞倫斯河電力和航行的情形，作為一種國防的措施便愈覺得它沒有力量……」
三月二十日：「明白的事實是：（一）假如今年明年發生任何危機，聖勞倫斯設計對加拿大或是美國不可能有絲毫用處……總統已採取了一種不幸的方法以恢復一個得人望的設計……」
三月二十五日：「國會應該考慮其中所包含的種種困難……和第二種辦法……聖勞倫斯設計令人神往是沒有問題的。將來還可形容為……呢」

六月七日：「我們現在正遭遇到為實行國防計畫所必需的各種人力和物資……這聖勞倫斯設計愈經研究，便愈希望國會不要因為發生紛擾而讓總統自行其道……」

七月五日：「加拿大……已保留等候更佳時機的權利」

七月六日：「可是如僅就電力而論，問題在於蒸汽動力廠是否能更快地造成，而勞工的轉變更少……」

九月十八日：「我們能轉變二萬七千名熟練和半熟練工人嗎……？」

十月二十日：聖勞倫斯只是動力的一種源泉但決不是最好的源泉。電費也不會低……建立蒸汽動力廠的論據，較前更強有力了。」

這些論據中沒有一個和愛迪生電氣學會，電力和電燈托辣斯的新聞室發出的宣傳稿相差一絲一毫。這不過是使讀報有興趣的千百萬次巧合中的一次而已。

講到本州較小報紙還有其他的巧合。據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人史蒂爾（M. C. Steele）說，下面是會接受尼亞加拉瀑布布電力公司廣告，商界稱爲「好意」廣告的幾家報紙：

「布法羅快報」（Buffalo Express）二，七八七、六〇元

「布法羅郵報」和「布法羅詢問報」（Buffalo Courier and Buffalo Enquirer）四，四三八、三〇元

「布法羅新聞」（Buffalo News）六，〇七五、三六元

「敘拉古前鋒報」（Syracuse Herald）三，二九九、三八元

「敘拉古標準郵報」（Syracuse Post Standard）三，二八六、二八元

「敘拉古日報」（Syracuse Journal）二，七八六、二八元

「敘拉古電報」（Syracuse Telegram）二，二二二、一〇元

「羅徹斯特聯時報」（Rochester Times Union）四，三六二、一一元

「羅徹斯特民主紀事報」（Rochester Democrat and Chronicle）四，二二七、三二二元

「羅徹斯特前鋒報」（Rochester Herald）一，三〇五、一八元

「羅徹斯特日報」（Rochester Journal）三，四七一、一〇元

「漢蒙茲港前鋒報」(Hammondspport Herald) 1, 305, 18元

(見第七十屆國會，參院文件九十二號，聯邦貿易委員會致美參院報告，六十三節，一五一頁。) 路易士反對聖勞倫斯是爲了另一種自私的理由。他，煤業和鐵路界的院外活動者，相信大眾得到廉價電費會妨害他們自己的生意。爲支持他的地位，路易士在「聯合礦工日報」(United Mine Workers Journal) 引述了下列報紙，說它們都是攻擊總統一九四一年要求國會立即開始聖勞倫斯設計的。『紐約時報』，『紐約太陽報』，『新澤西長流紀錄報』(Long Branch (N.J.) Record)，『匹茨堡郵報』，『費城公報』，『春田聯合報』，『士里甫坡特時報』(Shreveport Times)。

『紐約前鋒論壇報』專欄作者吉爾伯特 (Rodney Gilbert 筆名 Hepstax) 嘲笑總統。斯克里濊。霍華德系霍華德的嘍囉頭目紐約世界電聞報說有「充分理由的強烈反對」(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芝加哥論壇報」說「這計畫非但沒有促進美國軍事準備，反而使它延緩」；「華爾街日報」也反對這主意。

「突爾沙論壇報」(Tulsa Tribune) 刊載了四分之一版的廣告，錢是由私營的奧克拉荷馬公用事業公司出的，文字根據「讀者文摘」所載海克 (Friedrich Hayek) 著作「去農奴的道路」(The Road to Serfdom) 的節錄，公司會將此書分贈全州各客戶——「讀者文摘」會將幾十萬本再版本照成本價格供應公用事業公司和其他公司。「突爾沙論壇報」的廣告，除了大捧海克和「讀者文摘」外，還載了一幅漫畫，「美國在交叉路口」。左邊是「去農奴的道路」路底黑漆標着「社會主義」；還有幾條小路：「計畫經濟」，「免稅合作社」，「各種管理局」(指 TVA 等等)和「國營」。右邊的一條路標着「已經證明了一百五十年」，路底是光明的地方稱爲「自由」。一個背着袋的人代表美國人，上面

標着「個人自由的無價之寶。」

美國報紙明白新聞史上的一切可鄙的伎倆，常常可以愚弄大眾，其中一個便是使宣傳成爲純粹的新聞。這樣他便可在需要的時候，左一個專欄右一個專欄，證言、訪問記、公開宣言、國會紀錄，這一切也許是真實、有事實根據，有文件根據和誠實的，但這一切集中一個目標：只講爭辯雙方的一面。在聖勞倫斯河便是如此。例如：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八日「紐約前鋒論壇報」新聞標題是「聖勞倫斯海道計畫無用，工會領袖海德（Lackawanna Head）謂此舉危害鐵路工人工資及職業。」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紐約世界電聞報」新聞標題是「海道反對者認爲美國負擔計畫全部費用。請看加拿大尙未確定認足經費」。

報紙的卑鄙不僅在封鎖新聞，還有活埋。只要舉一個例便够證明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蒙大拿州參議員摩萊斥責電力院外活動團的活動，這活動團的電燈不會因年久而黯淡，效率也不會減弱。「我們現在所研究的撥款法案，院外活動團過去和現在皆大起作用。」

據「紐約時報」說，阿爾巴馬州的參議員希爾（Hill）略述了一種反對TVA和類似發展的「廣泛、惡意、和無原則的院外活動和宣傳運動」。

於是要求對電力托辣斯作新的調查。

六月十九日的紐約時報差不多用了七吋長的標題登載這件大新聞。它並沒有扣發消息。那一天紐約時報有四十四頁。在這四十四頁中最不重要的是第四十三頁，就登在那一頁，恰恰夾在氣候圖和廣播節

目中間，這頭條新聞實際上是給埋葬了。

在一九三〇年，電力托辣斯的宣傳局，全國電燈協會宣稱，美國百分之八十的報紙恰有五分之四在它的掌握中。

在一九四〇年，由於普通廣告和其他的控制，也約有同樣百分比的美國報紙是為電力集團講話的。

大衛·勞倫斯 (David Lawrence) 這樣寫着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美國新聞」)：「聖勞倫斯河初步研究的管理計畫，發展為國防電力的設計，被四分之三著文批評的報紙攻擊，主要理由是經費和時間問題」。

在國會，和在報界一樣，看重利益甚於國家利益的議員們，尋出各種理由反對聖勞倫斯，正和過去一度找到的贊成黑奴的各種理由一樣。但細閱公務文件，至少可以確定一個參議員是電力公司的朋友。

在一九四五年聽取灌溉委員會 (Irrigation Committee) 報告的第一天，為 MVA (MVA 至少可為那盆地居民節省約一億美元) 講話的參議員摩萊和路易斯安納州的參議員約翰·歐佛頓 (John Overton) 開始爭辯起來。紀錄第二十七頁載着：

參議員摩萊：拿我的那一州為例。電力公司是反對 MVA 的。

參議員歐佛頓：「請不要發表，電力公司還有更多的權力。」

歐佛頓原想「請不要發表」這句話不要發表的，但是紀錄員却將每一句所講的話都記下來了，歐佛頓不能從校樣中將它刪去。他反對電燈電力包括聖勞倫斯河的公營是盡人皆知的。前段的文字已經證實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投票，二十五位參議員是贊成發展海道作為河港批准法案的修正案的，但有

五十六位反對。和多次遇到影響公共福利的重要立法一樣；這次政黨路線又給打破了。

聖勞倫斯的反動者有新漢廈的參議員勃里琪 (Styles Bridges) (註)；拜萊 (Bailey)，勃德 (Byrd) 和已故參議員畢爾波 (Bibo)，前兩個是以過去投票贊成特種利益集團而著名的，而第三個則不過是一個三K黨員；著名可口可樂廠的喬治 (George)；TVA 不負責任的敵人麥克凱勒 (McKellar)；「美國基督徒會」(Christian American) 發言人，為自由企業和得克薩斯州其他法西斯組織奮鬥的奧丹尼爾 (O'Daniel)；自由份子的叛徒，蒙大拿州的惠勒 (Wheeler)；為「芝加哥論壇報」所支持的「鬚髮」布羅克斯 (Brooks)；塔虎特，惠萊 (Wherry) 和前任美國商會會長及贊成自由企業的參院議長霍克斯 (Hawkes)。

參議員勃里琪是「參議員內電力公司主要的發言人，」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報」(PM) 這樣說。勃里琪被責為試圖「在整個巨大的原子力世界門口偷偷插進一脚。」

相近一千個人阻撓了聖勞倫斯的發展並阻撓了美國的進步。

他們擁有電力公司電燈公司，他們在奧爾巴尼和華盛頓保有院外活動團，他們控制着報紙，他們是參議院的議員——而且他們為一個目的而團結：最少數人的最大利潤。而不是美國的民主，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

(註)原見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民族」週刊，專欄作家奧爾索普 (Joseph Alsop) 說勃里琪

和電力院外活動團有聯繫——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紐約前鋒論壇報。

參議員艾鏗在議院和講壇上的公開宣言，說只有一千個人妨礙了聖勞倫斯的進展，這話的價值無法過高估計。正是那一千個人妨礙了一切進步，這事實却是本書所要幫助證明的。但是不幸，當真相大白時爲開明人民所採取的行動，因爲那老牌「緘默的陰謀」阻止了明智的反攻而並沒有被採取。至於「緘默的陰謀」早已爲人所指出，而且連陰謀者他們自己也卑視的。

美國人民並不知道他們的敵人。他們不知道姓名，工具，技術，和少數人的權力。參院雖已提出名字，但他們不知道電燈和電力集團是誰；他們不知道摩根家族仍在工業界活動的部份；他們不知道控制美國許多事物的八大銀行的名字；他們不知道院外活動者。而他們一天不知道，報紙（再加無線電的幫助）便一天被繼續封鎖新聞，那時候美國的敵人們即使確實被提名，讀者和聽衆還是不可能對他們採取行動的。

這不僅是一個緘默陰謀。報紙，無線電和其他公共通信工具不僅封鎖新聞，他們還用別的方法行使特權，因爲每逢個人收益和公共福利發生主要衝突，報紙便爲了現存的利益集團而幫助前者的大享。

爲了說明，這裏舉出兩個十年中的例證。「紐約論壇報」發行人雷德（Whitelaw Reid）一九三四年的財產報告，列舉了價值一六，二一〇，八〇九元的股票債券，包括電力電燈公司，美孚油公司，墨西哥的投資，銀行。

柏德森（Joseph Medill Patterson）的財產（據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紐約時報的報告），共值

一〇，九二三，三六六元，包括在美國電信公司，布隆釀酒公司（Brown-Foreman Distillers），克里斯勒汽車公司（Chrysler），通用，美孚和杜邦等公司的財產。

有聲譽的紐約前鋒論壇報和黃色的紐約日報（New York Daily News）（後者的政策是由柏德森上尉制訂的，旨在適應智力年齡為十二歲的人閱讀），他們都始終為大企業家，汽車製造者，油料公司，杜邦，「製協」，自由企業制度，保護現狀，促進利潤服務，而犧牲了自己千百萬讀者的福利。

然而報紙發行人不必是一個股東。他也許欠小城市銀行家的錢也許不欠，但他總是依賴着他的廣告客戶的，而今天的廣告客戶却受大廣告公司的對外連絡組指揮，廣告公司並且還籌劃大企業家的政治行動。

沒有人會向企業界和報界挑戰，也沒有人能够戰勝。

一部份人深知，大企業是由全國製造商協會和美國商會以及萬千個城鎮的分支機構所適當地代表的。

大眾却不知道（因為報紙隱瞞了事實）還有豪富商行的參謀總部，這些商行假如不是美國最有力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也是最強有力者中間的一個；大眾不知道實際指揮「製協」的二〇七家公司，也不知道「製協」是美國商會的主要創立者，不知道一九一三年的舞弊案，國會調查結果「製協」會賄賂參議員和商行的練習生，或者最近的舞弊案，不知道「製協」被幾位義無反顧的衆議員和參議員控告，說它曾擬了一條法案，已得兩院大多數議員通過。

這些才是美國祕密統治者中最強有力的，如果報紙一天為他們保持祕密，那麼要恢復「製協」廣告上所說的「美國生活方式」，或是美國的民主的真正含義，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難的。

美國統治者的戰略部或稱參謀總部，特種會議委員會（Special Conference Committee），首先是由參院教育勞工委員會（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檢舉的，教育勞工委會主席是猶他州參議員湯姆斯（Elbert D. Thomas）。小組委員會主席是參議員拉福萊特，小組會「旨在調查言論與集會的自由權的侵犯，勞工權利的妨害，集體組織，集體磋商。」秘書是吳爾福斯（Robert W. Hforth）。該會在審訊時，和在一九三九年委員會報告發表時，報紙皆曾封鎖新聞。一九四七年，湯姆斯曾反對目的在摧毀華格納法案及新政下勞工的全部成就的塔虎特——哈特萊法案，再度攻擊特種會議委員會，而全美報紙也再度完全封鎖新聞而背棄了美國人民。（參見一九四七年「國會紀錄」，第四四〇一——四四一六頁。）

從這兩次，已經表明十二家豪富公司的戰略局制訂着政策，從僱用間諜，匪徒，工廠惡棍，罷工破壞者，催淚性毒氣和機關鎗直到由若干參議員衆議員簽署送到國會的法案的草擬。在一九三九年，拉福萊特——湯姆斯報告說明特種會議委員會和「製協」的若干委員和會員，是反勞工戰鬥中，使用武力、暴力、間諜和機關鎗的主犯；而在一九四七年，參議員湯姆斯說，通過了塔虎特——哈特萊法案，又恢復了可能使用武力暴力的情況。

這十二家作為美國工業和政治的太上政府的豪富公司是誰？政策又如何？參議員湯姆斯領首的委員會曾列舉如下：

美國電信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總經理吉福（W. S. Gifford）•• 副總經理卡特（E. F. Carter）•• 西方電器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總經理布羅姆（E. S. Bloom）•• 協理格立芬（W. A. Griffin）••

伯利恆鋼鐵公司 (Bethlehem Steel Co.) ● 總經理格雷斯 (Eugene G. Grace) ● 副總經理拉金 (J. M. Larkin) 。

杜邦公司 (E. I. duPont de Nemours) ● 總經理 L. 杜邦 (Lammot duPont) ● 副總經理哈丁登 (Willis F. Hartington) 業務部經理福斯特 (William B. Foster) 。

通用電器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 前任董事長楊格 (Owen D. Young) ● 副總經理布羅斯 (W. S. Burrows) ● 人事處長費夫 (G. H. Peif) 。

通用汽車公司 (General Motors Corp.) ● 總經理史洛安 (Alfred P. Sloan, Jr.) ● 副總經理普拉特 (John L. Pratt) ● 副總經理古斯 (Donaldson Brown) 。

固特軍輪胎及橡膠公司 (Goodyear Tire and Rubber Co.) ● 總監督湯姆士 (E. J. Thomas) 。

國際收穫機公司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 協理瓊斯 (A. A. Jones) ● 工業關係部經理

凱爾代 (George J. Kelday) 。

歐文信託公司 (Irving Trust Co.) ● 總經理瓦德 (Harry E. Ward) ● 副總經理何爾布羅克 (Northrop Holbrook) 。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 of New Jersey) ● 董事長法里希 (W. S. Farish) ● 總經理蒂格 (W. C. Teagle) 。

美國橡膠公司 (U. S. Rubber Co.) ● 副總經理董金斯 (L. D. Tompkins) ● 工業關係及業務部經理秦氏 (C. S. Ching) 。

美國鋼鐵公司 (U. S. Steel Corporation) 、美國豪富摩根公司中最大的一家。

西屋電氣製造公司 (Westinghouse Electric and Mfg. Co.)、董事長羅柏森 (A. W. Robertson)、副董事長麥里克 (F. A. Merrick)、副總經理馬夏爾 (W. G. Marshall)、人事處長克里蘭 (E. S. Cleland)。(來源：第七十六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院第六號報告，第六節，第八九，九一，九二，九七頁；又第四十五節，第一六七八一頁。)

十二家公司的參謀總部常作非正式的會晤，而商定的議程總是反勞工的。自從一九三五年以來，它便以破壞華格納法案爲主要目標；這法案是新政時代的一個象徵，而新政時代是美國歷史上有數幾個按憲法上「公共福利」一語而意識地立法的短時期之一。

他們非正式的決議遞交「製協」的領導集團，然後分發全國各組織和各公司，所以不數天內一個大運動便在進行了。一個廣泛的宣傳籠罩着全國，「製協」花費了四百萬元，但是報紙、雜誌、無線電和其他有關方面的免費宣傳，却值到一二十倍甚至一百倍。

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美國報紙，幾乎無時不在響應十二家豪富公司和一萬六千家「製協」會員的「政黨路線」。

特種會議委員會發出信號，美國的全體噓囉便立刻動工。參加「華格納法案必予摧毀」這撲滅運動的，若沒有幾千家也有幾百家之多。

多數報紙的漫畫家只不過是舊式報紙的娼婦。事實上他們是妓女的新聞時代的殘餘。社評作者還可自由地講幾句話；專欄作家能够自由的——只要他明白諂媚者每年花費五萬美金，而偶像破壞者却住在貧民院裏；但是「藝術家」所得的是笨拙的命令，又因他的工具是圖畫，他不能像社評作者或專欄作家爲自己的言論辯正。漫畫藝術較同樣意思的社評更尖銳，更偏一方面，更強有力，這是它的力量也是它

的弱點。所以同一張報紙，它可由社評或專欄審慎或偽裝地表達「製協」或商會的路線，却常常登了一幅漫畫，因它笨拙的技術而使報紙的態度露出馬脚。

忠實的報導變為不忠實了。編輯派了一位優秀的跑工會的記者去訪問通用電器公司的威爾遜先生或是通用汽車公司的威爾遜先生，一篇忠實的訪問記寫好了，而且將這篇忠實的訪問記印了出來。但是編輯決不會同時刊載一篇訪問通用電器或是通用汽車公司工會領袖忠實而性質相反的報導。這樣大眾就被那些看來是不帶編輯意見不偏袒的新聞所愚弄了。這是新聞界的老技倆之一。

廣播的做法也是一模一樣。大眾既不曉得泰勒 (Henry J. Taylor) 本人便是一個製造商，在泰勒先生替通用汽車公司說話的時候，也不知道他在替美國工人最頑強的敵人之一，「製協」的後台財政老闆說話。這些皆是事實，而一個極端忠實的廣播電台也會這樣宣布的。

大眾不知道羅威爾·湯姆士 (Lowell Thomas) 和小路易士 (Fulton Lewis, Jr.) 先後拿過「製協」的津貼，以及他倆誰也從沒有離開過「製協」反勞工的路線。原以為他只是新聞報告員而不是新聞評論員的，不知道羅威爾·湯姆士却和評論員一樣偏袒而有偏見，不知道他替「製協」的巨頭之一，開設太陽油公司和太陽造船公司 (Sunoco and Sun Shipbuilding) 的普由家族 (Pew family) 做事，而他對於普由漂亮的恭維，像他鄙視工會一樣都是有收入的差事。(一九四七年起他改為普洛克特公司工作)。

評論全國聯合問題的「大」新聞評論員們，是由大資本人，即控制全國的一千個人出錢的，雖然有時候他們不講述「製協」或類似的最高工業和財政組織的宣傳品，可是那只是他們的權宜之計。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自由主義的報紙報導說，廣播界平均每月大約要辭退一個新聞報告員和新聞評論員。也

許還又是一件巧合，這幾十個失業者就是不曾替自由企業和大企業宣傳的人，也就是不曾攻擊勞工不會輕視一切自由分子的意見的人，沒有一個例外。

就製造輿論這件事而論，通常一個辦法便是將本地或華盛頓紐約的報紙社評插入國會紀錄的附錄。有時候國會紀錄大部份都登了報紙的摘要，自然所有這些摘要都是為增強這些讀過而摘取這些社論的議員們的觀點的。

反過來，報紙也轉載參議員的意見書。等到報紙，廣播和國會演說的戲法做得差不多了，於是一項法案起草出來，以應「美國人民」的需要，辯論因而開始。

報紙先選定立場。不久便發覺一次忠實的民意測驗證實了報紙和參院法案制訂人的意見，那是不足為奇的。其實這測驗已成爲報紙和廣播評論員的宣傳和偏見的氣壓計，而不是開明思想的考驗。

從這些大眾通訊工具，選民永遠不會知道「爲他們」製訂的法案贊助人之一，也就是拿出巨額競選費的人，主要的捐款人也就是「製協」和各地商會的重要人物。

大眾永遠不會知道從最初提議，到報紙和廣播的競選運動，到國會最後通過法案，一直有少數人作着幕後活動，他們完全爲他們自己的利益打算，而他們因有壓倒優勢的力量所以能够成功。

這話是容易找到文件證明的。

照湯姆斯——拉福萊特的調查，「製協」在羅斯福選舉以後，於一九三三年東山再起，它從沒有忘却它的主要目標在於破壞勞工運動，它的政策是打擊有利於工會的法案。

第一次華格納的法案沒有通過。華格納法案是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成爲法律的，但立即被宣佈爲違憲——不是由最高法院而是由公司集團。「製協」認爲它違憲，而「製協」手中最強有力的宣傳機

稱，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響應大企業家的意見。遵守他們所討厭的法令的公司也有，但是却有人建議報紙發行人打垮它。赫斯特的國際電力造紙公司（International Power and Paper Co.）和全國報紙發行人協會的法律顧問韓森（Elisha Hanson）說，「假如全國勞工關係局在這種情形下發佈命令，赫斯特先生將不予同意。」一九三六年十月間，韓森以如下的一份通告分發各報館：「發行人諸君從今而後，應坦率拒絕與勞工關係局有任何來往，只須指出該局根據憲法無權妨礙諸君，……假如訴訟的話……勞工關係局沒有一件命令……會受法庭支持的。」

決定性的考驗是由大通訊社聯合社代表大企業做的，聯合社會經攻擊華德生（Morris Watson）說他在組織報業公會。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最高法院判決，「製協」和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敗訴，而美國的民主程序獲得勝利。

自那時以後直到一九四七年正月共和黨的國會開會，特種會議委員會和「製協」度過了驚恐的十年後，才集合全國強大的力量，使用包括報紙在內的一切壓力，以削弱華格納法案。

在那十年中沒有一天沒有廣播，新聞，標題，社評，攻擊華格納法案。譬如紐約時報為企業界打算，平均每年發表十二篇社評，主張改變這項法令，紐約時報的所有人常說他是一個「自由份子」。報紙戰兢兢沉湎於通常的新聞騙局，同時在想擊毀此後所稱道的勞工大憲章。

「製協」一九〇三年在新奧良開會的時候，成立才八年，摧毀勞工運動便已成爲它的主要目標。據拉福萊特的調查，「製協」自身說過，這會議「表示一個有代表性的全國團體以第一次宣言，以「開廠」作爲它的主要政策。」（譯者註：「開廠」即（Open shop），意指工廠可以雇用非工會會員的勞工，與Close shop相反）。

一九三二年，恰在選舉之後而在「新政府的進步政策結晶爲立法以前」，「羣富商」參謀將校——爲了保護公司利益而改組「製協」。

華格納法案剛被通過後，甚至在總統還未簽署成爲法律以前，「製協」便邀集了領袖，少數有控制權的公司巨頭，召開祕密會議，考慮政府五項措施：華格納法案，賦稅法案，全國復興法案，保障工業計劃和社會安全法。據拉福萊特報告，「製協」還反對銀行法，公用事業證券公司法和類似的立法。它以院外活動阻止改革失敗以後，便開始了千百萬元的宣傳運動；它的目的「在使輿論不容通過議會努力的社會進步的目標。」換句話說，少數人決定花大錢，登廣告，做宣傳，通過報紙和其他媒介改變美國的輿論，這樣可以叫公衆使用它的壓力反對爲公衆自己福利而作的措施。湯姆斯——拉福萊特報告書的結尾說：

「最後，本委員會爲『製協』和指導它政策的強有力公司，未能以他們自己適應變動的時期和適應多數人民認爲聰明和必需的法律，表示悲痛。」

美國商會也不僅反對華格納法案，而且反對「新政」社會法案的每一部分，那些法案是爲了復興國家和多數人必需的福利而計畫的。

誠然，在一九三三年，當「製協」對社會福利立刻採取反對行動的時候，商會曾驚人地支持總統和他的政策。可是好景並不長久。

破裂發生於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會議。羅斯福在一次爐邊閒話中列舉五項改革：社會安全法案，全國復興法案的擴充，取消公用事業證券公司（Public Utility Holding Companies）各種州際運輸條例及銀行法案。

商會開會後將羅斯福五項「必行」的改革中的四項罵了一頓。因為「十年內每年要負擔可能大到十億元的巨額捐稅」，所以反對社會安全法案；它要求全國復興法案在六月間到期後廢止；它認為取銷證券公司（大部份是摩根家族操縱的電燈和電力公司）是「摧毀企業」，「違犯基本原則」，對於投資者是一個損失；運輸條例是贊成的；銀行法案却被罵成「政治上的獨裁」。六月間，商會罵華格納法案是「一個危險的措施」，又說社會安全法案這筆「令人暈眩」的費用，國家出不起。

從此以後商會便幫助「製協」向羅斯福的社會法案特別是華格納法案進行了十二年的鬥爭。

控訴「製協」報業和國會之間合作的文件有幾千件，下面僅是幾個例證：

一九三七：八月十五日「紐約時報」載有「商會主張取銷工資法案」新聞，美國商會說：「我們應該注意全國勞工關係法案的修改，而不必注意再附加任何條款」。「製協」和報業，特別是紐約時報，便遵從這路線：要修改而不要取銷。

一九三七：十二月七日，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兼赫斯特系報紙（信不信由你）專欄作家韓奈，向全國工業委員會（和製協有血緣關係）發表演說，主張「塗去」華格納法案，說工資膨脹了，把罷工罵了一頓。

一九三八：四月二十三日「編輯與發行人」報導廣告客戶開會，專利製藥商勃里斯托即席主張修正華格納法案。

一九四一：「洛杉磯審查人報」（赫斯特報系），六月十七日，報導「製協」主席（兼寇蒂斯出版公司總經理及星期六晚郵報等雜誌的發行人）富勒的演說。標題中有一段說：「富勒擬修正華格納法案，施行若干法令。」

一九四三：五月十五日星期六晚郵報在編者的話中答覆讀者詢問。「(五)：「你主張取消全國勞工關係法案嗎？」(答)不，雖然看來戰時勞工局可以完成同樣的結果，然而我們還贊成修正華格納法案，讓僱主指出某些工會是由流氓操縱的……」大雜誌和報紙皆遵循着「製協」的路線。

一九四四：一月二十一日。聯盟社報導普蘭第 (H. W. Prentis, Jr.) (檢察長賈克遜說他是美國民主的敵人。(見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月份法學社學報(麻薩諸塞)的演說，他向全國工業會委員董事會說，勸他們一定要設法制訂一項立法「以取消工時法，華格納法案，諾里斯——拉迦第亞反禁令法案，謝曼的反托辣斯法案和其他影響勞資關係的法律。」)

一九四四：五月二十日，「編輯與發行人」的許多反勞工的社評其中一篇結語說：「我們重說一次，國會必須修正我們的勞工法規。」

一九四五：七月二日。「紐約時報」任用史托克任「勞工編輯」，擔任幾乎每天當新聞刊登的「分析特寫」或者偽裝的社評，這天的標題是「罷工激成了修改勞工法的需要」。假如這條新聞說要求修改華格納法案的是公司和「製協」，那才是公正的新聞。

一九四五：十月二十六日。「摩西爾主張新勞工政策」。時報一如往昔，每一個反對華格納法案的「製協」主席發言，都給他一欄地位。

這一年國內各反動組織繼續攻擊華格納法案，在這年以前和以後也是如此。例如：憲政促進會(國會斥責為美國第一號法西斯組織)發出萬千張的傳單，標題是「美國發生了什麼事故？」第一行說：「工會在破壞國家」。主題：修改華格納法案。

到了一九四六年，已明顯看出在羅斯福總統逝世和戰爭結束以後，一個大反動時代便要到來，供某

種集團剝削。他們果然沒有失去這個機會。

正月間，報界讓一個自稱為「第特律前哨社」的團體刊登大批「給杜魯門總統的公開信」，那封信主張結束物價管制局；美國保持為「一個自由之島，使自由不致在世界各地絕滅」，還有是撕毀華格納法案。報界却没有說這廣告是通用汽車公司的人和其他大工業家出錢刊登的。

三月二十二日，巨大的「紐約時報」贊成凱斯法案，勞工却說這法案是「最惡毒的法案之一」，而且是一個「奴役勞工」法案。

「製協」的週刊「工業新聞」，其五月十八日一期以全期篇幅敦促國會制訂凱斯法案，和裁撤物價管制局。（物價管制局終被裁撤的時候，「製協」曾自誇它就是國會行動後面的力量。但事前曾有人估計過，如果我撤，美國每一個人要為一九四六年的生活費多付二百五十元。）

六月十一日岐瓦尼斯（Kivansians）俱樂部會員和美國商會聯名的主張，「時報」第二天早晨使用「勞工的好約束」的標題刊出。「製協」七月二十一日「工業新聞」每週漫畫上，畫着工作時睡覺的工人們，向華格納法案致謝。八月十三日的時報另外做了一篇社評反對華格納法案。

九月，憲政促進會發動一種運動，想以千百萬封信件和「文件」，猛擊華格納法案。它散發金教授和斐丹吉的作品，金是向促進會領津貼的院外活動者之一，又是紐約大學的一個教員，斐則是印第安納州前任國會議員。

談到可怕的宣傳，鐵路工會週刊「勞工」說：「這一個寶貝機構顯然是從易欺的富翁那裏籌集了許多錢，他們主張拯救美國之道在於摧毀工會主義。你當記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是這樣的主張的。」在十月十一日「時報」又刊載了「製協」董事長摩西爾如何擊潰勞工的老計劃，這也許是第二十次

了。時報知道刊載的是舊材料，舊材料並不是新聞，但是老闆要它成爲新聞，於是再度見報一次。恰在選舉以前，「製協」令許多所屬的公司，向大企業分發傳單，要求爲發動報紙、廣播作反勞工宣傳運動，呼籲捐款。下面就是一封信：

【收款人姓名恕不發表】

你們既在過去贊助全國工業新聞委員會「製協的宣傳部」，常明瞭「製協」對外連絡計劃在攻擊不健全的羅賓漢（Robin Hood）經濟學，他們以爲使國家繁榮的道路在將企業編隊，阻止競爭和充公利潤而使人民就業【原文如此】……

「製協」的對外連絡計劃現在已有收穫。無疑地你會記起最近全國性的「製協」運動，使在法律之前勞資佔對等地位。許多觀察家相信，這場戰鬥（現正繼續鏖戰）的結果，我們將在下次國會開會時在勞工立法方面得到補救……

「製協」發展委員會主席拜萊（Frazer A. Bailey）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

專欄作家勞倫斯說：「華格納法案的一些修正早就過期了」（十一月十二日）。十一月十五日紐約時報刊載「參議員霍克斯攻擊華格納法案」，而沒有說明那位霍克斯就是前任的商會會長和康高蘭奈恩公司（Congoleum Nairn）的負責人。

事情就這樣發展下去。

國會將於正月三日開會了。所以十二月這個月對於大企業及其小嘍囉們的反勞工戰術極端重要。本書篇幅不容許我列舉各種新聞來說明這種運動。但是下列的例證是重要的；因爲每逢牽涉大衆利

益的事件，強有力者總採取一致行動，反動者號召報紙，廣播，和各種各樣的組織和發言人做一件事，那件事便做成了，正和它過去做了和將來也要做成的一樣，除非大眾（這件事是針對他們而做的）知道如何防衛自己。下面是十二月份紀錄的一部份：

十二月一日：供給一千家日報以上稿件的合衆社發出參議員魏萊的「勞工改革計劃」新聞稿，他這計劃實際上是取銷華格納法案的。

「時報」載着：「製協將提出勞工計劃。」

十二月二日：「歧瓦尼斯俱樂部發言人要求廢除勞工領袖（世界電聞報），又引述歧瓦尼斯國際委員會主席史特林佛羅的話：「華格納法案已造成勞工獨佔。」

工具所有者聯盟曾在「紐約時報」和許多報紙刊載一整頁廣告，募集打擊勞工的款項，這聯盟是包容已暴露的法西斯主義者，柯格林信徒，和反勞工者的一個大企業的團體。

十二月三日：霍華德報系專欄作家柏金斯（Fred Perkins）報導參議員鮑爾摧毀工會的計劃。

十二月四日：「凱斯宣稱國會應對勞工採取行動」。凱斯，是南達科他州的議員，是靠杜邦，普由和其他「製協」巨頭籌集的五萬三千元一部份而當選的，他是國會裏「製協」路線的主要代理人之一。這是全國採用的聯合社報導。

在「製協」大會開幕的時候，執行秘書魏森堡會要求修改華格納法案，說它「使美國已瀕於公開的革命的危險。」

十二月五日：如果有誰懷疑製協——報業——國會的聯合反對勞工（以及公共福利），那麼今天的報紙標題便完全洩漏了秘密。那標題是：「參議員鮑爾和勃德將在『製協』會議上概述國會計劃。」

這兩位著名的參議員闖入「製協」大會允諾大企業界說，他們要試圖領頭摧毀華格納法案的效果和行十四年的自由主義的——勞工立法。

十二月六日：「製協」在大會期間每日出版的「新聞」載着這樣一個標題：「鮑爾說，新勞工法將嚴厲對待工會。」

每年大約要寫一百篇反勞工文章的專欄作家蘇里文，攻擊華格納法案說，十一月五日共和黨勝利後，「氣候」已經改變了。

美國商會會長威廉·傑克遜曾在美國空中論壇廣播，攻擊華格納法案對於僱主不公。

紐約時報（十二月五日）載「製協宣佈勞工及經濟的自由主義的計劃」，自由主義的「下午報」會暴露這個突然標明「製協」自由主義政策的報紙的欺騙和偽善，它將紐約前鋒論壇報的標題「製協要約束勞工重建美國」放在紐約時報的標題旁邊。

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全國立法會議代表黎契特在他五日發表的報告中說：

「共和黨的高級領袖所做的不僅是在上屆國會投票贊成『製協』的路線而已。他們為大企業訂了一種計劃而且竭力推動。他們比民主黨人有兩個大優點：第一，他們精確地知道他們需要什麼——華爾街人物最大可能的利潤，至於對一般人民的後果則置之不顧……」

十二月七日：專欄作家史托克斯說「我國的極右派現在的活動較前愈益活躍和公開。因最近的選舉，聲勢更壯。極右派所以強大有力是因為在財政上氣餒奪人，在『製協』的年會上已露出它的面目……無疑地在新國會將有關於勞工方面的立法……至於立法激烈到怎樣程度嚴峻到怎樣程度，那要看共和黨的領導是否追隨『製協』少數人所代表的極端派抑是採取更溫和的途徑。」

應該注意的是史托克斯時常被他的斯克里潑——霍華德報系和其他報紙的封鎖，所以在自由主義的——勞工週刊上所顯示的「製協」——報業——國會一致反對大眾福利的呼聲和文章，在商業性報紙，和它的厚顏的專欄作家，社評作者，漫畫家、金融編輯，反動的廣播評論員和其他輿論製造者的讀者中能看到的，百不得一。

前鋒論壇報載着，「華格納勞工關係法案的激烈修正案」，正由浮琴尼亞州衆議員霍華德、史密斯草擬，他是「製協」在國會另一個傳聲筒。

十二月八日：紐約時報說：「上週各方要求修正華格納法案。」前鋒論壇報引述共和黨主席里斯的話說，「『勞工立法仍然是面對新國會的第一個和最先的問題。』雖然路易士涅却——箝制勞工仍將進行」。

十二月九日：合衆社報導：「國會努力制止罷工已獲支持。」

「生活」雜誌以整頁社評地位攻擊勞工。當前的解決途徑「只要修正華格納法案的若干部份」這也就是「製協」通常的解決方案。它並且贊成修正諾里斯——拉迦第亞反禁合法和整個「製協」的計劃。

十二月十一日：「紐約前鋒論壇報」華盛頓訊：「控制勞工將爲國會的第一件工作。」

十二月十三日：「紐約太陽報」：「研究政治上的勞工約束。」

華爾街經紀人赫登出錢在許多報紙刊登全版廣告，說「我們要檢討華格納法案。」

十二月十五日史塔克在紐約時報說：「勞工法的辯論，以華格納法案爲中心。」前鋒論壇報：「華格納法案初期修正，已由國會起草中。」過去是自由主義者的反動份子蘇里文寫着：「像現在某些勞工報紙一樣把參議員鮑爾稱爲反動份子，是荒唐的。」

十二月十六日：「全國教育新聞」(NEA) 斯克里滋——霍華德系) 專欄作家艾德生說：「共和黨反動派復仇心切。」對於勞資兩方面最高發言人(包括「製協」和商會) 爲和平的勞工調處發表的聯合宣言，俄亥俄州的國會議員布隆認爲「太遲了」，他「爲修正華格納案這件差使表示不耐。」(聯合社)。「國會對勞工和平計劃冷淡」(聯合社)。被稱爲「經濟問題作家」的費蒂格在斯克里滋——霍華德系報紙上寫着：「在華格納法案之下，我們罷工事件較前更多了。」

十二月十八日：美國小商業組織會議出錢在普由的「開拓者」和其他出版物上刊了兩版的廣告，說：「我們要草擬必需的立法，以修正華格納勞工關係法案。」這是大企業少數公開發表而誠實的談話之一，說明了國會所通過的反勞工立法是誰草擬的。

十二月十九日：專欄作家勞倫斯(他還發行「美國新聞」) 攻擊華格納法案，說「若非一些勞工領袖同意訂正，這法案便要廢止了。」華爾街一種叫「趨勢」的通訊稿，載着鮑爾，勃德和史密斯正起草反勞功法規。

紐約太陽報說，若干大報紙曾經以足足兩三欄的地位刊載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史洛安的「勞工協調計劃十要點」。這十點和一九三三年的「製協」計劃或是「紐約時報」終年反華格納法案的社評並沒有出入。

十二月二十日：史密斯法案宣佈了，新聞界大爲捧場。參議員塔虎特聲明在二月十五日辯論。

十二月二十三日：俄亥俄的大富商之一，參議員塔虎特聲明他是領導參院勞工委員會最好的人物。專欄作家查爾茲說塔虎特贊成將凱斯法案復活。

十二月二十四日：紐約前鋒論壇報說，塔虎特與自由份子艾靈頓爭勞工委員會主席，將以戰略取勝

。又說塔虎特在討論「產大」自稱工業界能够提高百分之二十五的工資而不必提高物價的時候說（見南山 Nathan 報告書）：「美國所要的解決是更低的物價，不是更高的工資。」

在聖誕節那一週有一個短短的插曲。但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正月，國會開會，報紙，無線電，公開發言人和國會議員合組的全國大交響樂隊，便開始他們如雷鳴而諧和的演奏「華格納法案勃魯斯樂」了。

破壞（不是廢止）勞工大憲章，正是「製協」在一九三五年所計劃的。

這種公開的運動還多得很。國會正月開會的時候，報業和政客們同意一件事：第一件行動應該是制訂勞工法案。而勞工法案不久便被提出於參眾兩院，提案是眾議員哈特萊（Fred A. Hartley）和塔虎特，對於勞工，自由主義的，和贊成公共福利的各方面措施來說，哈特萊是投票記錄上壞蛋之一，若談到阿諛公司的財富和權力，則是一大功臣；參議員塔虎特是俄亥俄州的商人，到處皆有他的踪跡。

四月間，當兩院的各個委員會，怕總統認為眾院原案違憲不公平，而且過於嚴峻而予否決，正草擬一項妥協方案的時候，各競爭的工會的保守的領袖，竟一致同意於一種言論，「產大」的摩萊，「勞聯」的格林和鐵路工人會的惠特奈把塔虎特——哈特萊「奴役勞工」法案罵成法西斯的措施。這三人皆認為這是學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早期對付工會的行動。報紙一如往昔，封鎖了這項有關法西斯的參考消息。

事情很巧，正當新聞自由委員會發表了它的報告（見最末一章）並在其中譴責美國報紙未能為人民服務的時候，美國報紙因為封鎖這條當時最重要的新聞而證實了這個譴責。

如果讀者不嫌麻煩肯花些時間踏進他的圖書館，那他將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十六和十七日的「二會紀錄」所載關於哈特萊法案的辯論中，發現眾議員十二人證明這措施是由「製協」發動，「製

「協」贊助而最後由「製協」的代表們草擬的。事實上，在第三七三一頁三七三三頁，他將找到平行排列的「製協」原稿和正式由明尼蘇達州的衆議員布拉特尼克提出的哈特萊法案。他將找到被控起草這法案的律師和院外活動者的名字：參議員鮑爾的朋友，克里斯勒公司的集壽曼 (Theodore R. Lerman)；鋼鐵業院外活動者年薪二萬零四百元的英格爾斯 (William Ingles)；爲若干公司服務的傑萊·摩根 (Jerry Morgan)，以及與洛克斐勒權益有曖昧聯繫的瓊斯 (Mark Jones)，他是一個工業提倡者。

假如我們國家有自由的報業（假如至少在一七五〇種日報中稍有一些是誠實的話），那麼事情（指國會哈特萊法案的真相——譯者）的報導便該絲毫不失原來面目：成爲國會會議最聳動的新聞之一。事實擺在那裏，事情有文件證據，而且它是無所禁忌的。重申這譴責的不僅最後有十八位衆議員，而且後來五月間又有五位參議員（有共和黨員也有民主黨員）。雖然如此，報業仍舊封鎖了這條新聞，它們冷靜地相信，縱使有任何報紙會對影響美國大多數人最大福利的事情，破壞他們緘默的陰謀，爲數也一定是極少的。

六十年來，美國大多數人民爲結束損失巨大的的罷工，暴行和流血的艱苦鬥爭，結局因反動派推毀了羅斯福時代「新政」的大收穫而破滅。「製協」，報業，國會，廣播員，專欄作家，雜誌，一千個統治者和他們萬千領津貼的代理人，再度勝利，獲得了經濟上的「勤王黨」（譯者按：指擁護大財主或剝削制度者）與羅斯福宣稱要趕出教堂的銀錢兌換者們的天下。他們回來了——也許不回到教堂裏，但是確在報業、無線電台和國會裏。

第二部 大雜誌

第五章 雜誌界

心智健全的人們，對其報紙所具有的一般不信任，並沒有擴展到另外半個出版界——非常強大的流行雜誌集團。這是十分自然的事，「幸福」(Fortune) 雜誌舉行民意測驗(如它在一九三六舉行過的)，問人們對報紙的想法，得到的結論並不驚人，至少有百分之二十六，或者說約有三千萬人對他們的報紙表示懷疑。不過「幸福」並沒有問公衆對於百萬資本百萬銷路它的老大哥「時代」的想法，也沒有問起對於和「時代」競爭的同類如何。

尤其重要的事實是，當許多方面：從總統到自由主義的週刊，對於整個報業，通訊社以及它們對新聞自由的虛偽見解都至少給予一些批評的時候，對於週刊或月刊的雜誌却幾乎沒有說什麼。彷彿是批評家和開明的機構不再認為雜誌業在輿論形成和指導美國事務方面有重要性似的。

這解釋要以二十世紀最初二十年間雜誌界報導真相(它的敵人後來稱之為「掏糞坑」)，大時代的歷史，以及工業和金融集團終於閹割或封鎖自由雜誌的事實為根據。黑暗和甜蜜的羅曼斯降臨到雜誌界，(偉大的暴露者「人人」Everybody's改名為「羅曼斯雜誌」Romance Magazine)，同時從第一次大戰到現在，人們已沒有理由去向流行雜誌尋求重要新聞和重大的暴露，而報紙在全國最自私的

力量前進以前已告撤退，未經戰鬥便將重要新聞和大暴露放棄了。

大勢力對於征服雜誌界的全勝還不滿意（它那有證據的歷史可參閱路易斯·費勒著「美國自由主義的十字軍」，一九三九年哈科特書局出版）。廢物誠然是人民的鴉片，但雜誌真正目的不僅在愚弄大眾，隱匿事實，化有爲無，造成一片荒地。許多大勢力徐緩而普遍地，將雜誌界變成他們自己思想的宣傳機關。摩根家族在報紙界的直接利益幾乎消失，便發展到雜誌界來。哈克納斯、哈里曼、阿斯脫、白朗兄弟最後私營的銀行家族，和「製協」的一些領袖們悄悄地經營並控制大多數百萬銷路的雜誌，今天可以說，（後面附表可爲證明）對於讀者兩倍於報紙的週刊月刊的控制，是在大企業和大銀行界最高級人物的手中的。

這種控制是半公開半祕密的，但是是否公開或是祕密，大眾卻不知道。誠然美國郵政局每年都要週刊以及日報的所有人的報告。當新聞自由委員會史都華埋怨「假如沒有法院的傳票，我們不可能明瞭誰在辦理廣播，報紙和電影」時，領厚薪的報紙辯護者「編輯與發行人」答覆道（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史都華先生顯然不瞭解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的國會法案……要求報紙雜誌每年就所有權，管理和銷路發表報告。假如史都華先生檢查的話，他會發覺各報主管人的紀錄，股權佔百分之二以上的各股東和債券所有人的姓名和住址。」

假如史都華真檢查許多雜誌而遇到洛克特（A. K. Lockett）名字的時候，很可能不加特別注意。而且可以假定，並不從事報紙雜誌工作的大眾會完全忽視那個名字。然而，代表摩根家族管理並控制全國若干最有力輿論機關的就是洛克特先生。

還可以向「編輯與發行人」指出，當甘奈特負了國際電力造紙公司一大筆債的時候，「布洛克林騰

報」(Brooklyn Eagle)發表它的所有權報告，其中並沒有披露抵押給一個局外人的資產，是百分之四十而不是百分之一。「芝加哥日報」(Chicago Journal)的湯姆遜先生也沒有披露他的報紙同樣的財政狀況。美國的法律規定發行人應呈報股票所有權的事實，否則將予罰鍰並送反省院。然而法律並沒有提到借款。

更進一步說，國際電力造紙公司至少百分之六十是一個公用事業，是造成電力托辣斯連鎖重要的一環。在價值六億的新聞紙，電力和電燈公司的後面，却是美國最強大的銀行家族，主要的是洛克斐勒的大通銀行，該行由國際電力造紙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魏金做代表；和由銀行家信託公司出面的摩根集團，摩根家族的楊格，乃是一九二八年設立這個經營證券的信託公司時的改組委員。通過楊格先生，這集團和摩霍克——赫德遜電力公司串通一氣，這電力公司是多年來反對電力公營特別是反對聖勞倫斯海道的一個重要份子。

國際電力造紙公司先後在下列報紙擁有實質的權益：布洛克林鷹報，芝加哥日報，甘奈特在奧爾巴尼擁有的兩份報紙尼克伯克報和晚報，甘奈特的依薩卡日報，波士頓前鋒報，波士頓旅客報，芝加哥新聞，探巴論壇報，格林斯保羅紀錄報(北卡洛林納)，奧格斯達紀事報，哥倫比亞前鋒報(南卡洛林納)，斯巴登斯堡日報(發行人為郝爾及拉瓦爾)——並曾試圖以二千萬元收買若干全國性報紙。

當然，幾乎所有報紙，以及幾乎每一份與洛克斐勒——摩根——國際電力造紙——摩霍克——赫德遜組合稍有來往的報紙都會反對而且仍在反對電力公營，並且將和一切經由聖勞倫斯法案裨益全體讀者的任何企圖而戰，自然，也許這只是一件巧合。

但是電力托辣斯每年以二千五百萬元用於報紙雜誌，以及報紙報答托辣斯公開的賄賂，公開的廣告

或其他壓力，却不是巧合，不使輿論偏倚的報紙，只有少數例外。報紙的腐敗現在已是盡人皆知了。可是雜誌控制輿論的情形却被多方忽略。

然而，證據是堂堂皇皇的。英塞爾曾為「善意」的廣告運動作證——所謂善意廣告並不想推銷什麼東西，而在獲得發行人對電力托辣斯的善意。他說：

「全國電燈協會為它自身發起一種運動，在「星期六晚郵報」刊載了若干廣告。那運動使全國電燈協會花了五萬多美金」。

「在它獲得『公眾善意』的計劃中……有公用業在學校中舉辦論文比賽。……早在一九二四年九月，這項比賽的全國性廣告便已在全國各大雜誌刊出，包括星期六晚郵報，文摘，婦女家庭，柯里爾，美國人，四海和好家政等」。

（參閱美國國會，公用公司，七十一 a 報告，第九十二號參院文件；第七十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報告，證據書和索引第七十三冊，詳細解釋了如何對付許多雜誌，公用事業托辣斯加於美國人民的宣傳，和雜誌所做的宣傳部份。

對於有些報紙是必需向編輯和發行人賄賂的。但是講到大雜誌便不能說發生過任何不道德或違法的事情。雜誌和許多報紙不同，是直接由某人或某公司所有或是被控制的，這些人或公司非但和全國電燈公司有利害關係，而且和私人利潤企業制度有利害關係。

「製協」是大企業的最高組織。它不僅是全國最強大的私人組織，它還是自由企業的發言人和主要的宣傳者。雖然大眾，或者僅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大眾不知道這件事，而「製協」通過它的會員，不僅擁有操縱報紙的力量（參閱單冊第二十六號），而且擁有操縱雜誌的力量，更進一步說，它還有如下的

關聯：

富勒：寇蒂斯出版公司總經理，「製協」的改組人之一與現任主席，一九四七年曾任全國出版人協會主席。

華納：主辦「麥考爾」，「紅書」和其他雜誌，曾任「製協」改組委員會主席和「製協」主席，全國出版人協會主席（直至一九四六年逝世）。

穆爾：麥克勞——希爾書局總經理，出版多種工業雜誌及「商業週刊」和「新聞週報」（「時代」的勁敵），是「製協」在雜誌界鎖鏈的另一環節。

丁·普由：太陽油公司總經理。普由家族並擁有太陽造船公司。他們的出版物有：「農業雜誌」（Farm Journal），銷路近三百萬份，和第一本新聞週報式的雜誌「開拓者」，普由不僅是政治運動最大捐款人之一，而且還花錢給十二個團體使用，包括土著法西斯主要團體「十字軍運動者」，以及和「美國自由聯盟」有血緣關係的反猶組織「共和國前哨」等。

全國出版人協會通過它的會員控制着許多雜誌，和「製協」聯繫的密切也勝過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然而它行動如此地寧靜，暴露全國報紙發行人協會的獨佔調查報告書對於這個强有力的集團竟隻字未提。

全國出版人協會和全國報紙發行人協會，靠着它們銷路五千萬份日報和一萬萬份的週刊和月刊的雜誌，在美國形成了最有力量的製造輿論的力量。

全國報紙發行人協會的許多活動已被公開了；每年開會一次，雖然主要的會議仍然保持秘密，（這種會為討論破壞罷工和如何打擊它自己的職工，包括報業公會在內），（按報紙本身而論，就沒有新聞

自由可言！但却不能說全國報紙發行人協會不肯露面。作爲一個院外活動團，它在華盛頓是極有力量的。

另一方面，雜誌出版人辦了一個强有力的院外活動團，但却不想公開發表，甯可留在幕後。又因報紙雜誌將事實真相控制得很好，所以他們也將美國人瞞得很好，使他們對院外活動團體種種活動一無所知。

感謝一位無名氏，他曾將一份流傳在全國出版人協會會員間的機要備忘錄公開發表了，將這組織的種種活動說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那是一九三四年，「新政」已被批准而且大有可爲的時候。其中第一項和最重要的一項條款是將使多數人從少數人壓迫的控制下解放的勞工法。另一個法案是執行淨化食物藥品——和淨化商品廣告，以保全人民的健康，順便也保全了錢袋。社會安全終於成爲一件全國性的大事了。

那年七月十六日，雜誌出版人發表一件備忘錄，說明他們在打擊社會立法中各雜誌有什麼任務。其中一部份說：

「這是出版界最不正常的一年，而全國出版人協會有充分理由爲它這一年爲整個出版業權益的種種工作而自豪」。

「華格納法案。不管出版人是否自己有印刷廠與否，這個法案對於所有出版人都是要花很多錢的。我們曾積極參加絞殺這項立法。

「屠格威爾淨化食物藥品法案。若照原來的提議，這立法對於所有廣告將是一大打擊。你們的委員會和主管人修正這項立法終於成功了。」

「失業保險。這法案規定在所有薪給帳冊上抽取百分之五的捐稅。它的嚴重性已不待贅述，你們的代表們曾協助阻止它的通過」。

全國製造商協會曾打擊同樣的這些法案；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曾打擊同樣的這些法案，都已多少有點公開，報紙以假新聞，半真半假，偏袒和錯誤報導使公衆的心理中毒。雜誌出版人則在祕密地工作。

「全國出版人協會」的領袖不僅是改組「製協」的一個人，而且是「參謀將校」的一員，他們在一九三三年「新政」開始之後，將「製協」轉爲一個打擊勞工的團體。這人是「麥考爾」，「紅書」和他雜誌的出版人華納。

克羅威爾出版公司，由梅納代表出席全國出版人協會，它是科里爾，美國人雜誌和婦女家庭良伴的出版人。

寇蒂斯出版公司（星期六晚郵報，婦女家庭雜誌）由科林斯代表，他是「製協」核心人物之一，寇蒂斯公司總經理富勒的發言人。

魯斯出版物（時代，生活，幸福），由「時代」出版人拉森代表。

美國商會雜誌「國家企業」，由編輯邵普代表。

穆爾代表麥克勞——希爾出版公司。

應該注意的是雜誌和報紙（以及「製協」和其他一切反動勢力，包括國會的一大部份）繼續打擊華格納法案，但這法案仍是成功的；他們能在大體上摧毀屠格威爾法案，特別是關於廣告部份；他們繼續打擊社會安全，即使將捐稅降低到百分之五以下。

在淨化食物藥品法案每次審訊的時候，公共衛生的敵人們都會露面，但是因爲他們之間有雜誌界和

報業的人物，所以沒有人笑他們，批評他們，罵他們是「非美」。

假如有時他們對編輯方針應該如何發生了疑問，那麼全國出版人協會便會以一份指示分發全國。九三三年的指示說：

「全國出版人協會主管人認為 S·一九四四號參議員科培蘭法案中包含的所謂屠格威爾措施，如果通過將有迫在眉睫的危險，所以對它的目前形式明確反對。」

全國出版人協會特種委員會成立了，宗旨是保護一出版人的權益（他們僅有的權益就是錢，通過廣告拿錢，而這些權益是和大眾的權益直接抵觸的），這會裏包括寇蒂斯公司的希萊；克羅威爾公司的代表是馬克斯威爾；魯斯集團由約翰孫代表；而出版家們的發言人是「婦女家庭雜誌」的代表巴林，有一個時候報紙會向屠格威爾飛紅帽子，摧毀法案的鬥爭是一半勝利了。這運動的大部份是說這法案將使美國「蘇維埃化」。

赫斯特先生對於這運動的貢獻，不僅是運用他的好家政雜誌和美國藥商雜誌，而且創辦新刊物「藥物界」，它們都致力於和全國出版人協會，業主協會，以及「製協」會員合作，打擊大眾福利。這裏再度看到，如過去本書所刊載以及未來幾章將刊載的，一切大勢力聯合反對大眾。

有一個講真話的人叫克勞福的（當時是一個傑出的自由的新聞記者，後來是反動派，現在是屬於「製協」和全國發行人協會組織的「新聞週報」的職員，那些真話後來會印行成書。）他寫着（參閱：「壓迫少年」The Pressure Boys，第八十三頁）：

「全國出版人協會，滑頭雜誌的同業公會，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他們的時間都用在保障一相情願的新聞自由，而不顧到大眾福利，全國編輯人協會對於週刊所做的事也是如此，許多個別的記者也反對

屠爾法案。個人中最能幹的要算「美國新聞」的出版人勞倫斯，他盡忠職守地散佈宣傳，說要爲這方案找醫生開一張藥方，給最簡單的家庭服用。「婦女家庭良伴」好公民欄編輯安娜·黎查遜，曾作一萬二千里演說旅行，宣揚業主協會的教義。」

反對大眾福利的聯盟包括出版界的兩翼：雜誌和報紙，他們看出假如廣告老老實實照藥物上的標籤刊出，收入要蒙損失，又因這些編輯和發行人控制着新聞，大眾無法知道事實真相，所以讓它組織起來保障自己算了。

獨佔調查委員會曾指出（參閱單冊第二十六號，第一八三頁）腐化的報業打擊而沒有打敗的「一九〇六年食物藥品原法案，已經過好幾次訂正，但是在一九三三年科培蘭法案提出以前並未作基本的修正。」使一九〇六年哈里遜法案通過的是由科里爾領導的所謂暴露的與自由的雜誌界，而在二十七年後試圖扼殺這法律的正是腐化的報紙而雜誌也在其內。農業部長華萊士曾說其中有一項條款將「牽制它的執行，使實際失效。」

單冊第二十六號繼續說（第一八四頁）：「這立法所牽涉的主要因素就是國會中人自己的一般權益……，幾乎每一個立法者在他的地區內，都有些和消費者不一致的權益受到這立法的影響。北卡洛林納的維克化學公司和聖路易的蘭伯特製藥公司，是由熱誠的參議員拜萊（北卡洛林納）和克拉克（密蘇里）代表，和官僚政治搏鬥的……」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報紙很少刊載立法的消息。報業已跟着相信那對於廣告是一種威脅……」

「在考慮食品藥物法案保持廣告對企業的價值而不顧及消費者權益的時候，企業界的壓力被承受了。」

最重要的是這單冊雖然指出業主協會，兩位參議員和報紙方面的緘默陰謀，却根本沒有提到雜誌，這不是缺乏勇氣，而是缺乏知識，以證實我所說的全國出版人協會，和「製協」以及全國報紙發行人協會對照，它的目的是隱藏的。

然而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在結束對於壓力集團的研究的時候，是承認它的權力的。它說：「在這些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企業界優勢的資源，使它處於戰略性地位，要農民，消費者甚至小商人發表他們公眾政策的意願是困難的。這和在公眾政策的其他部份一樣，選舉人假如要不為企業界優勢的力量表現所影響，他們需要知道事實真相。」

第六章 摩根家族和雜誌

在任何一件美國大雜誌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的調查中，最有趣的事實乃是摩根家族強有力的參與。從已得到的證據，顯然知道大金融集團相信他們是能通過各種方法而控制報紙的，但雜誌界却不易對付，只有幕後出錢經營才可以指揮這一度偉大而自由的，大眾通訊大眾啓蒙工具的政策。

若于銀行家族如今對於雜誌業採取這種態度，無疑地是「既得利益階級」和大眾福利大戰的結果，這場大戰發生於通常所謂掏糞坑時代。從二十世紀初直到第一次大戰結束，以連載暴露美國史上最聾人聽聞最有文件證據的腐化事件而使美國人民驚異的是雜誌，而不是大多數報紙。

當它開始刊載的時候，大家心裏念着大眾福利而予以贊助，但是等到刺戳愈深愈遠，似乎無一幕後強權可以倖免的時候，政客們以及其他爲金錢，企業以及盤剝着想的發言人便野蠻地轉向真正自由的出版業，而予以摧毀。

老羅斯福想用一句話說明它。「進步份子」最初會幫助勇敢的新聞記者和調查者，現在罵他們是「掏糞坑者」，而受賄的報業，早已經捨棄它唯一存在的理由（刊載新聞的責任），現在轉而對付接替報紙報導新聞並暴露報紙醜惡的雜誌，它們一再重述老羅斯福由「天路歷程」所援引的語句，殆無已時。紐約州長（後來曾任最高法院審判長）休士會表示不滿的意見：

「有糞可掏，就應該去掏，應該讓大眾知道，方可宣揚正義……」

「消息公開是一個大濾清器，因爲它使輿論的力量轉動，而在這個國家，輿論控制着國家的大

計。」（節錄一九〇六年在製造商協會演辭）。

一切下流的手段都給美國金融和工業巨頭們運用了，以摧毀雜誌或者說暴露者，或自由出版。銀行借款被停止了，紙源給斷絕了，出版物公然被買去，不然就設法賄賂老闆，對許多調查人則進行經濟或是其他的引誘，使停止工作。有時用訴訟煩惱出版人，美國郵局被公司和他們的銀行家徵召，協助摧毀雜誌，甚至連塔虎特在這件事裏也有一份。費勒在他所著「美國自由主義的十字軍運動者」一書中結尾說：

「那些覺得自己事務不能再受到干涉的人們，有系統地展開了阻止暴露的運動。……摧毀雜誌是經過審慎計劃的，而且志在短期內完成——假如是個人的出版物，為時只要幾個月」。

「各托辣斯只設立私營宣傳機構是不夠的，甚至連影響獨立的報紙也感到不足。只要暴露者一天道，透自在，而且有一個論壇，他們便很危險——比那些嘲笑改革的社會主義者還要危險」。

華爾街，各托辣斯，「瘋狂的金融界」，國會的兩院，人民的受剝奪，洛克斐勒美孚油公司的陰謀，國家資源的掠取，都是雜誌的題目，而且它們沒有問題地比「全國性週刊」的「柯里爾」所載兩篇詳盡的暴露性連載還要重要。一篇暴露專利藥品的欺詐（它曾經賄賂報紙），另一篇是暴露報紙自身的。但是就攻擊貪污的報紙而論，「柯里爾」也許是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是「人人」，「韓普登」，「場界」，「都城」，「麥克魯爾」，「四海」，「婦女家庭雜誌」，「哈卜斯」週刊等和一切其他著名的相抗衡的雜誌所不及的，這些雜誌現在或則停刊，或者已被封住嘴了。

美國發出腐化的臭氣；報紙使人民失望，理由顯然是報紙經由廣告為不露面（和露面的）權力所控制。當「柯里爾」至一九一〇年發表論日報連載時（美國史上有這種行動還是第一次），掏糞坑時代已

有八個年頭了。

專利藥品的暴露，起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四日那一期上，「柯里爾」在一篇題名「緘默的合同」的文章裏，說明美國報紙的腐化，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報紙曾被製造毒藥和無效的專利藥品的人所收買。至於所指的合同是紅墨水寫在治療咳嗽，肺癆甚至治療癌症的廣告合同上的一小段話。那段話簡單得很：

「茲經雙方同意，設若政府制訂法規，限制或禁止此項專賣藥品之製造或銷售，則本合同作廢」。

報紙對合同加以注意，於是什麼法律也沒有通過。

還應該注意的是，得到這份合同的新聞記者就是「婦女家庭雜誌」的青年蘇里文，據專賣藥品協會會長程奈說，成立這合同在使報紙成爲假藥托辣斯的立法工具。那位作家現在已變成美國最反動力量的代言人，而「婦女家庭雜誌」現在也屬寇蒂斯出版公司所有了。

當「柯里爾」轉到克羅威爾出版公司的手裏時，克羅威爾公司董事中有一個是摩根家族的報業、宣傳和對外聯絡部的頭腦：拉蒙特。這是摩根公司跨進出版界的第一步。自此以後，摩根公司續有進展。自然，這一點一向講得很少，因爲很顯然地，發表這些事實真相或是批評這種情形的出路很少很少。最尖銳最完全和最嚴厲的報告也許要算教育界著名的偶像破壞者沙金特（Porter Sargent）的作品，他在自費印行的「什麼造成生命」（What Makes Lives）一書裏，以許多篇幅談論摩根家族在政治，學校和報業的權力。講到現在摩根帝國的頭腦，他寫着：

「繼摩根第一個宣傳家查理·柏金斯之後，拉蒙特先生從此和出版界大有往來。報紙，雜誌，出版社被買進來了，他們的政策改變了。將出的新書已被改動或是檢扣了。密里斯的「去戰爭的道路」在未

印行前其中摩根有關的部份便被刪除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份「哈卜斯」雜誌討論國際問題的文章，被露着銀行家的董事們斥責了一頓，接着便發表了許多親英和反動的文章。一度大膽而自由的作家們，現在小心翼翼地竭力避免他們知道要發生的干涉。這樣的作家們可以為他們的貨色找到了現成的市場。那些不同意的人便很少找到出版家。

「這些都是時代的趨勢，許多人曾參與其事，而它也許是得輿論支持的。但是全國從沒有一個人比湯姆斯·拉蒙特在決定過去二十年編輯的，出版的和教育的方針上更有影響。他將為若干未來的傳記作者證明一個有趣的題目，他們能追溯柏金斯加於他的種種影響以及通過他的夥伴，同僚，朋友，他對於出版界，慈善基金，教育機構的種種影響。他有地位和機會通過所讀的東西影響這一代的心靈，這差不多是別人所辦不到的」。(第一七一——二頁)

「拉蒙特從新聞記者，一躍而登美國最有影響的地位——摩根家族的智囊……」

「拉蒙特在作證時說過，他對克羅威爾出版公司只求紅利。對哈佛大學他當然不希望紅利，希望的只是聲望和權勢的感覺，以及為他所同意的那種民主而使局勢安全的知識……有人也許稱這種民主為豪門政治。」

「拉蒙特先生過去二十五年間在全國金融、出版和教育界活動的影響為此之大，我們幾可將他當做我們時代的象徵……」

「假如我們要瞭解我們的心智的內容為何如此，為什麼我們知道某些事情，而對另外一些事情無知，為什麼我們所稱為我們的輿論的就是如此的輿論，那必須瞭解我們所接觸的消息已如何地被控制了，為什麼某種事實已被封鎖或略加歪曲。」

「拉蒙特先生身爲摩根家族以及他們所擁護的整個制度的宣傳家，覺得似有控制出版物和教材以保障那種制度的必要。他和那些被他宣傳的，僱用的或是激勵的人，以及另一些有共同主張的人在從事如此工作中，都已獲得效果。」

「這樣暴露者被封鎖了，報紙被削弱了，落入穩妥的手裏，作家被控制，書籍被私人檢查，出版社被收買並受到影響，通過連鎖董事的制度，和平社團，慈善和教育基金會和金融家族以及大學聯繫了起來，我們大學的教師們只看到養老金，青年反抗者被開除，或者由他們安置了位置，預備學校被操縱了」。（第二〇二頁）

當摩根家族代表參加克羅威爾出版公司董事會的時候，掏糞坑時代兩個最大和最強有力的雜誌改變了它們的政策（克羅威爾還出版「婦女家庭良伴」和已停刊的「鄉村家庭」——和寇蒂斯公司一樣，它也有它的婦女雜誌和農業雜誌。）這公司現在出版的三份流行雜誌總銷路比一千萬份略差一點，所以讀者約有五千萬人，佔了美國識字的成人讀者中的大多數。

第七章 摩根帝國和魯斯帝國

在掏糞坑時代以後，雜誌的新老鬪制訂了一個新政策：使雜誌業成爲宣傳大企業，銀行家，僱主、現狀，反動以及後來稱爲「自由企業」的安全而清醒的機構。換句話說新老鬪們下令徹底改變政策。

影響雜誌業最有名的例證是全國電燈協會的運動，它每年花二千五百萬元知告以美國人民，電力電燈的私營是利於人民的；「製協」每年的各項運動，每次要花費好幾百萬元。這兩件事皆有文件的證據，表明了「複用」社論甚至「複用」新聞是隨着廣告走的（譯者註：複用即 Canned，指大量製造，普遍發送，供報紙重複使用的稿件），因而美國人民被愚弄了——不是時時有少數人受愚，也不是一部分時間人人受愚，而是無時沒有人不受愚。在愚弄人民這件差使上，雜誌業爲它主子們所做的事比報業還要高明。

在使出版成爲金錢和權力的防禦機構的新政策下，摩根家族逐步伸入強有力的雜誌界。但是它所有最大的幸運却在於新聞性週刊「時代」——和繼起的魯斯出版物「幸福」和「生活」。

一九二三年兩個幾乎身無分文的新聞記者，亨利·魯斯和勃里登·海頓，向有錢的人獻了一個好主意。哈里曼同意了，費爾斯東也同意了；哈克納斯家族拿出一點錢；摩根的股東之一，毛羅也是如此；但是最熱誠撐腰的却是摩根的另一個股東戴維遜。審斯和海頓出版「時代」第一期的時候只籌集了八萬六千元，而這些大多是華爾街和反動派會說話的錢。

「時代」提供美國郵局的所有權報告書，表明一九三五年擁有百分之一或以上的股東計有：

戴維遜 紐約華爾街二十三號

艾迪斯·哈克納斯和威廉·哈克納斯

勃里登·海頓財團

亨利·魯斯（全表參閱附錄十四）

一九三九年的宣誓報告書略有不同。它包括：

白朗兄弟公司 紐約華爾街五十九號

摩根公司（戴維遜帳戶）

紐約信託公司（艾迪斯·哈克納斯和威廉·哈克納斯帳戶）

魯斯所辦的其他企業的所有人也還是這幾個。例如，「生活」報告書包括白朗兄弟公司；摩根公司（記入戴維遜帳戶）和常見的幾個名字。

這些報告雖說是每年發表一次，却顯然非公衆所能看到的，所以謠言傳出去了。「時代」社收到好多封詢問摩根股份的信件，不得不在「讀者投書」一欄（一九三七年）作如下的解釋：

「在一九二二年（當時「時代」還未出版）和一九二五年時代公司以銷售優先股和普通股集資一四八，〇〇〇元。其中戴維遜認購不足一萬元。自此以後，前述的優先股即已停售，戴維遜已成爲摩根的一個股東，他的普通股已記入摩根公司名下，作爲戴維遜的帳戶。他的財產總額不到時代公司未付股額的百分之三。有百分之五十四是等於它的編輯，作者，經理部同仁和他們最接近的家屬的。——編者」

哈里曼，哈克納斯，白朗兄弟和摩根的股東們在魯斯出版物的小額投資，分到的紅利和開金礦油礦發筆大財一樣。到一九三六年「時代」得毛利一二，九〇〇，〇〇〇元，純利有二，七〇〇，〇〇〇元。

在一九四〇年，「時代」的純利約有五，〇〇〇，四四四元。然而「時代」編輯部的職員寫信給我說：「魯斯是不做任何的下手的。當然『時代』永不會做反對摩根家族權益的事，但是沒有摩根一文股份的大多數雜誌也是如此。」

「時代」社內部的這種觀點，已由披露了的事實證實了，隨便研究魯斯三本主要雜誌的真正內容也會證實的。讀者諸君皆可照我已做的一試：從「時代」，「生活」和「幸福」的字裏行間去徹底研究摩根家族，再與已成立的事實對照。

摩根帝國史上最聳入聽聞的莫過於森伊——范登堡調查軍火業所提出的證據，其中並牽涉到美國這位大銀行家族的參加第一次大戰。而魯斯出版物的維護摩根，（自一九三四年直到現在）在它歷史上也沒有比處理這一項新聞更爲明顯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參議員聶伊和范登堡領首的軍火調查委員會開始工作不久，便提出現代史上涉及銀行家和戰爭影響的最令人詛咒的文件。那是由美國駐英大使裴琪用密電拍給總統威爾遜的；時間是一九一七年三月五日，幾乎恰比美國宣戰早一個月；文件最重要的幾節是：

「在這裏我提到有關財政情況的調查，表明了國際局勢對美國財政和工業的展望，極爲觸目驚心。」

「假如美國對德宣戰，那我們能夠大不列顛和協約國的最大幫助便是這樣的信用貸款……有一個大好處是所有的錢都可留在美國。我們繼續進行貿易而且使貿易增加，直到戰爭結束。」

「另一方面，假如我們保有幾乎全部的黃金……可能有一個世界性的經濟恐慌。」

「當然除非我們對德作戰，否則我們不能給與這一種信用貸款。」

「我敢斷言，這迫近的危機的壓迫，已使摩根財團不能勝任協助英法政府的工作。」

「保持我們現在優越的貿易地位兼可防止經濟恐慌的唯一辦法，是策對德戰爭，這不是不可能的。」（全文參閱附錄八）。

大部份美國報紙，將斐琪呼籲宣戰以保護摩根貸款的電報這件新聞封鎖了。

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時代」的新聞版第一頁，曾以四欄多的地位刊載軍火調查案。標題是「無利可圖的戰爭。」斐琪的電報一個字也沒有提。講到它的老闆之一的銀行家族，「時代」說：

「（聶伊——范登堡）委員會以製造聾人聽聞的新消息以免退失據。參議員聶伊決定抓一個可靠的。新聞標題人物，他宣布要調查摩根公司了，因為『假如不明瞭它的金融機構，要詳究軍火生意是不可能的。』」

等到一九三六年摩根先生終被審訊的時候，「時代」用七欄地位為他辯護。這要大部份歸功於那篇文章的文體：它先說該委員會假如可能的話，想「開始證明美國之所以參戰，是因為華爾街國際銀行家需要美國軍隊在前方作戰以保障協約國償還他們的貸款。」它報導參議員諾里斯的談話，「黃金」把我們帶進戰爭，但又表示反對說「寫一九一四——一八年歷史的時候，明白說着美國參戰是因為德國潛艇不作警告便擊沉美國船艦，殺死美國平民。」假裝着認為這幼稚的話法就是真正的歷史。它然後提到歷史學者密里斯的譴責：「勢如潮湧的供應物資……相應的繁榮洪流……在協約國勝利的大業中，美國是較前愈陷愈深了。」它然後對企圖控訴銀行和修改歷史的「任何政論家」表示輕視。它把摩根事件稱為「一個中傷的問題」，結論說道「昨天的中傷像昨天的新聞一樣，是很難復活的，」却沒有刊載斐琪的電文。它反而拿七欄地位的主要部份引述摩根和其他銀行家的話至為他們辯護。

從那一天起，「時代」一有機會無不回到本題，總是保護摩根攻擊調查。下面幾節，可為例證：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聶伊委員會向摩根，拉蒙特和他們的股東們盤詰，想證明他們曾經協助使美國加速參戰。他們要嘗試的並沒有證據。」

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在「時代」看來，將大部「譴責」加於摩根公司乃是第一流的政治和第三等的歷史。」（有人抗議說它七月十七日那一段是謊言，這是對抗議的答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當孤立派北達科他州參議員聶伊作第三次演說的時候，貝爾納斯親自爲攻擊發出信號，對聶伊的最近轉換陣地追究摩根公司對第一次大戰的責任一事採取突擊。」（並引述參議員明頓攻擊聶伊，說「他演說中談論軍火的次數比杜邦還要多。」）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日：「……山姆叔叔變爲夏洛克叔叔了（譯者按 Shylock 原是莎翁名劇「威尼斯商人」中狠毒的猶太放債人，此處借喻美國銀行貸款的兇狠）。美國已聽說爲了獲得摩根數目可觀的貸款，神聖的十字軍已經起義了，又聽說我們的士兵是軍火商的小卒，去戰爭的路是用金圓鋪成的。……」

最後，當第二個 J·P·摩根一九四三年逝世的時候，「時代」和其他的報紙聯名刊載一篇諷辭，自然不提到重要的事實。赫斯特系紐約美國人報（Journal-American）和其他報紙曾在八欄的一頁上刊載了六欄大的摩根遺像，當時赫斯特系報紙因付不出債券利息（現已付清），落於銀行家之手；紐約時報登了八欄的訃文，阿諛摩根這一張報就是够和「時代」抗衡的，而「時代」呢，三月二十二日以三頁贊美摩根。它沒有提斐琪的電報，聶伊——范登堡披露的文件，或者是一九二五年救了法西斯主義的摩根對義大利的貸款，或許有一點趣味的小新聞也沒有提。但它却說：

裏，這傳奇是和它毫不相干的。……」

「神話」「傳奇」當然是宣傳的字眼，而「起源於馬克斯主義者」也是飛紅帽子的老伎倆，靠着它，真理被摧毀了，靠着它，墨索里尼向摩根活動貸款，靠着它，六百萬人被希特勒殺害。

真相是每個歷史家已注意到調查委員會發表的報告，不僅是裴琪的電報，而是由一九一七年悲劇中主要的角色白賴安，拜克，威爾遜等人遺留下來的全部文件。美國最偉大的歷史家，查理·畢爾德和瑪麗·畢爾德以及其他等人，都同意構成真正歷史的是聶伊——范登堡的調查報告，而不是一「時代」和「紐約時報」上的宣傳文字。

密里斯：「由摩根公司領導的美國工業和財政：致力於擴充經濟的複雜性，從而使……美國和協約國成立經濟聯盟的關係愈趨密切，因而逐漸促成對德國的戰爭。」（注意「時代」刊用的是另一段而不是本文。）

查理·畢爾德：「如我們參戰，那我們必須抉擇：國內崩潰抑或是對外戰爭。」

威廉·伍德華（「新美國史」）：「由於漸近和連接的發展，我們已被投入戰爭，這戰爭在本質上純是歐洲的，和美國的事務毫無關係，除非美國的利益係由供應戰爭物資與借款給德國人的投機商所代表。」

巴恩斯博士（致本書作者）：「有關銀行家和第一次大戰的部份，你完全對。」（他的文件證明請參閱「二十世紀的戰爭」，第七七——八〇頁）

沒有一個歷史家或是公正的新聞記者要和摩根公司結私仇（任何忠實的歷史家或是新聞記者更不能

如「時代」那樣竭力爲銀行家們洗刷。聶伊委員會自身（如「紐約時報」總結所說）看到我們參戰的較大的理由：「美國和協約國在財政上的相互依賴迫使美國參戰，這可由美國參戰前貸款總額達七，〇七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作證。」「新共和」（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總括各種事實說：「最重要的是，聶伊委員會發覺在我們守中立的幾年間，摩根掌握着衝要地位以影響政府政策，而他運用那種地位不是『將我們拖進戰爭』，而是一步步駕馭我們到達一種除了戰爭別無出路的境地。」「紐約郵報」（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的社評更爲簡明：「我們不是被那些（摩根）的貸款『迫使』參戰的。但是我們被拉進一種經濟的環境，貸款就是這環境的象徵。」

「時代」二十年來對於摩根家族的報導，既不是正確的歷史也不是誠實的新聞。它是爲摩根家族洗刷的宣傳，因爲摩根是「時代」創立以來的老闆之一。

若說「時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爲摩根帝國効勞也不是不對的（生活，幸福，時代的行進，和魯斯每一種出版物皆是如此）。從各方面說，它是同一個自由企業制度的一部份，雖說摩根沒有代表坐在它的辦公室檯子旁邊控制它，但與「價值三〇，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美國鐵路，公用事業，工業，銀行」的其餘部份却是有利害關係的，那巨額的財產是受摩根第一國家銀行所影響的（據「時代」自己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六日的報告）兩者都是他們注視、培育、擴充和代表發言的一個制度中的部份。

「摩根家族駐外大使」拉蒙特先生所指使或不曾指使的公開宣傳和辯護的例證多得很，但是他們儘使這關係更爲顯著罷了。

例如，「華爾街陰謀攫取政府。」

這件事的文件證據被報界封鎖得好嚴密，但是戴羅斯委員會的前身（麥考默克——狄克斯丹委員會）終於證實了最聾人聽聞的控訴，結論說有一種陰謀，某些參戰軍人會的領袖，以及與摩根家族密切聯繫的華爾街名人，確曾籌劃美國第一次的法西斯獨裁政權。

從歪曲到魯斯所僱用的著名的「有朝氣青年」尋常的「輕描淡寫」，到通常的輕視和字義學修養有素的口誅筆伐，一提到神祕的名字「摩根」，魯斯的出版物便動員防衛。一切方法皆用於保衛在美國受崇拜的最神聖的聖牛，大資本，J·P·摩根就是第一個祭司長。

例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日「時代」第一頁第二頁）：

「沒有陰謀家的陰謀」

（接下去是一篇短小精悍虛構的故事，講白特勒將軍如何動員五十萬大軍，佔領華府，美國變成了一個法西斯國家。）

「這是未來美國史上出於夢魘的一頁，是白特勒將軍上週親自在曼漢坦向眾院調查非美活動特種委員會描述的。

「自從已故的暴燥的喬治·克斯特以來，美國從沒有一個軍官像史沫特萊·白特勒將軍這樣公開地大放厥詞……

（接下去是白特勒生活插曲的歷史，講起來彷彿皆是準備公開發表的。）

「一個多禮拜以來，全國報紙並沒有刊載白特勒將軍聳人聽聞的談話，後來他追問一位「費城記事報」和「紐約郵報」的記者，滔滔不休，大談他被邀領導預定明年起事的法西斯政變的驚人故事……

「參議員麥考默克，狄克斯丹多謝他們的要角將這樣一定有效的公共見聞掩蔽起來，開始召喚證人

暴露陰謀。但是……看起來似乎並沒有任何陰謀的策劃者……

「摩根先生剛由歐洲回國下船，無話可說，但股東拉蒙特却說了：『荒唐之至！太笑話了，何從置

評……』」

任何讀者一比較證詞和本書附錄所載該委員會對於這件事的報告，一定作結論說，「時代」的報導包含了歪曲和宣傳。

摩根家族和第一次大戰的案件和白特勒將軍揭穿的陰謀活動，以他們藉由「時代」及其他魯斯出版物的處理，只是銀行家族和魯斯出版物之間利害關係許多例證中的兩個。華爾街全體人士在魯斯出版物中所擁有的股票總數，也許只是一個小的百分比，但它所付的紅利却不能僅以金錢估量。

魯斯的出版物和全部大雜誌一樣歪曲了新聞——因而為大企業集團歪曲了美國的輿論，在這集團中魯斯出版物是新聞界重要的一部份。

第八章 摩根帝國 出版界關係

在一九二三年，摩根帝國多少有點祕密的首相湯姆斯·拉蒙特繳了八四七，八二〇元的所得稅，那時他還不是這帝國的一個首領。在制訂凡爾賽條約期間，拉蒙特被威爾遜總統指定為賠償委員會委員。

一九二五年拉蒙特訪問羅馬時說（對「芝加哥日報」的麥塞威爾說的）：「在紐約港浮起一頓鉛要比義大利在華爾街活動一筆貸款容易得多。」拉蒙特先生說（報紙上未發表）一切獨裁皆是危險的冒險，「這一個尤其危險，因為這是一場獨腳戲。」他指出英國在墨索里尼秉政後從沒有向義大利貸過一筆款項，因為英國銀行家小心而保守。」

可是接着拉蒙特先生的公司便作了一萬萬元的貸款，救了墨索里尼救了法西斯主義。

拉蒙特先生自己是能够辯解的：

「隨便問哪一位旅客罷……在一九二二年尾現政權開始秉政的時候，義大利彷彿已陷於共產主義和布爾雪維克主義的邊緣，工業制度因罷工的蔓延而大為解體，工人控制工廠，失業者遍地皆是。鐵路和政府其他民政司法措施，實際上已經破壞。市政管理也是充滿了無能和浪費。中央政府財政不夠健全，政府負債累累，預算中虧空日增。……」

「最近盛傳義國政府已改動歲入歲出帳目，靠了某種轉入地方帳目的辦法，據轉政府已有盈餘。這些傳聞可予以絕對否認。我對於中央政府的嚴密監督地方預算和地方財政頗為滿意，而且地方財政的改進已可與中央政府財政相輔相成……」

「政府預算確屬平衡，而且過去兩年半一直如此，那是毫無疑義的。」（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調

查」Survey 雜誌）

說明剛剛相反意見的不是別人，正是墨索里尼先生自己，他寫着（一九二一年七月二日「義大利人民」）：「布爾什維克主義已被征服了」，在「進軍」羅馬一年多以前就已不存在了。而沙爾維密至教授，運用官方法西斯的文件，已證明一九二二年以來墨索里尼預算的騙人。

照羅斯福總統的說法：雖然如此，從一九二五年起，至少到墨索里尼中傷我們的那一天，美國人民是相信墨索里尼已使他的國家免於赤化，所以應受美國人的同情和摩根貸款的。

美國人民意見的受指使，其明顯一如墨索里尼親自指使在他自己獨裁下的輿論。雖然美國每天沒有獨裁的手令，但是報紙雜誌以及其他控制人民的力量，已經能夠爲了摩根家族的利益而創造「布爾雪維克的神話」並且使它栩栩如生。

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星期六晚郵報上，我們可以找到一篇名叫「墨索里尼以後——是什麼？」的社評，作者馬科遜是在大企業制度下爲這本重要雜誌撰文擁護法西斯主義或法西斯領袖的七十七位美國記者中第一名。看來似乎「製協」，編輯，甚至拉蒙特先生自己都絕不會建議馬科遜先生說，一篇擁護墨索里尼的好文章，會有助於摩根神話的保留和摩根股票的穩定。然而事實俱在，親法西斯的文章，自一九二二年以來便充滿這雜誌。（最近做法西斯獨裁宣傳家的是亨利·泰勒，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九日星期六晚郵報上的文章，材料和馬科遜一九二六年寫的一樣，不過這一次的英雄是葡萄牙的薩拉查。）

另外一位主要的「星期六晚郵報」作者K. L. 羅伯茲（Kenneth L. Roberts，現以K. 羅伯茲

Kenneth Roberts 出名，他這位小說家曾歌頌美國的保守黨（美國革命時贊成服從英國的政團），而污辱美國革命與追隨華盛頓作戰的平民，他曾寫道，「法西斯運動」是一個極為需要的運動，因為「它把國家從混亂的共產主義漩渦中挽救出來。」墨索里尼是絕對誠懇而忠實的。「墨索里尼的獨裁是一種好的獨裁。」

至於美洲各國最大的通訊社「聯合社」，美國最具權勢的報紙「紐約時報」，銷路最大的英國報紙「每日郵報」以及其他公開宣傳的巨大工具都在柯迪希（Cortesi）手上，柯迪希是法西斯黨的「非正式代表」。所有這些成員聯合建立起摩根的神話。摩根家族也利用它自己的宣傳部宣傳一種飛紅帽子的大謊話，說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曾打敗共產主義，因而值得予以經濟援助。摩根神話無疑代替了真實的歷史。

「紐約晚郵報」是摩根家族一向擁有的一張日報，拉蒙特在經營它時，曾虧本二百萬元。拉蒙特在「星期六文學評論」（現已轉入別人手裏）上也賠了錢。據「編輯與發行人」雜誌的編輯樂勃（Arthur Robb）的意見，「星期六文學評論」將近二十年的經營已為摩根在書籍出版上建立了戰略據點，不過出版家們認為它雖是一個據點，但並不一定具有戰略性。樂勃又寫道，「拉蒙特又被稱為『克羅威爾出版公司』的董事，由於他是一個不出面的報業操縱者，在報上消息的加進或抽出他可以為所欲為。」樂勃是報界的職業的辯護人，他對於這點也不予否認，但說，「這一點是有必要的，須看主張如何。」（見一九三一年一月廿二日「編輯與發行人」）

過去「星期六文學評論」曾作過一次揭露，驚動整個書業界，這時這雜誌正當拉蒙特經營的時期。

在參院委員會查出斐琪提到摩根對英借款的密電之前，有兩本暴露軍火製造商的驚人書籍已經寫成（一本是恩格布勒特與哈那根所作的「死亡販子」，還有一本是本書作者的「鐵，血與利潤」。）

後來，對一本更新鮮的書的要求，是由羅馬絲·史丹因的「M日」一書予以滿足了，她與傑出的出版家「哈柯特公司」訂有寫這本書的合同。史丹因小姐不僅引述了斐琪的密電，而且有不少段寫到摩根家族，寫到它的戴維遜（他曾在經濟上資助魯斯的「時代」）與拉蒙特，也寫到借款對美國捲入戰爭的影響。

以後，走上由左到右的老路的許多美國作家之一密里斯寫了一篇書評，說史丹因使用了尙未見於公開記錄的材料，於是史丹因撰文抗議，針對着他的攻擊說：

「事情巧得很，摩根公司的拉蒙特曾多方阻止這本「M日」的出版，他的方法之一也就是作這種相同的攻擊。」

於是事情牽涉到了出版者身上，他正式否認有阻止出版的企圖，他聲明說：

「『M日』的出版延遲了四星期，原因是拉蒙特先生提出了一些問題，但這不能說，拉蒙特企圖阻止這本書的出版。這本書被本公司紐約編輯部一位職員，拿到拉蒙特處，正和向一個熟悉文學者請教有關本書的問題一樣。拉蒙特讀過一份『M日』的校樣。拉蒙特最先有兩次電話，提到某些問題，以後應了我們的請求，給了我們一個備忘錄，概述他對『M日』的觀感，備忘錄裏沒有提到電話中提到的問題，但要求注意書內他認為不確與失實的一些事實與言論。自然他這函件是私人性的，正像我們所經常收到要求注意出版物上被認為不確的一般函件一樣。經與史丹因小姐商議之後，我們在三月十九日出版了『M日』一書。」

哈柯特公司庇爾斯謹啓（註）

（註）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民族週刊。

出版家將校樣送請有關的朋友或敵人閱看，原是常事。但是在這個事例上，送「M日」給拉蒙特看的不是哈柯特公司。「星期六文學評論」的編輯收到校樣，是爲了提早撰寫評論的，但是剛巧拉蒙特是這雜誌的老闆，於是得到這份校樣的就不是被僱的評論家而是他了。

「紐約時報」與摩根帝國的勾結較「時代」「生活」「幸福」與摩根帝國的同情聯系尤爲醜惡。辯護的人們會說，百分之三的股權並不支配魯斯出版物親摩根政策。可是事實就是如此。至於「紐約時報」，沒有什麼經濟利益關係，它是一個股份組織。

「紐約時報」在歐契斯與沙茲伯格主持之下，甚至比「時代」更顯得是摩根所喜愛的一個喉舌。當參議員聶伊的調查進行時，「時報」像所有魯斯的出版物一樣，爲銀行家辯護，而且態度比「時代」更粗率，更囂張，更隨便。「時報」說參議員的審訊已開釋了摩根家族，而聶伊參議員答覆說，「時報」已發表了謊話。他要求更正，由於他是參議員總算得到了答覆的地位。

「時報」以後把讀者投書欄完全刊登拉蒙特的來信，由他辯解所有對摩根的批評。至少在「時報」的讀者看來是如此的。

有一件事實拉蒙特的答覆中沒有提到，那是一九一九年九月五日威爾遜總統發表的演說，他在這演說裏承認，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工商業的戰爭（見附錄九），這事雖然在「時報」所載演詞中明明載着，可是美國公衆都幾乎不知道。關於這個可以沒有問題的事情會引起很大的爭論，我曾經寫信給「時報」說，解決爭論應有的做法是看看一九一九年九月六日「時報」第二頁第四欄的文字。正如布薩

所常常說起的「時報」的臉上塗着摩根的鞋油，他不會去參證歷史上的真相，因為它要為拉蒙特作宣傳，我預感於這點，因此會要求人們由其他城市寫信給「時報」，提出事實。但是「時報」繼續讓它的讀者投書欄展開辯論，自然，拉蒙特始終佔有優勢因為凡是揭露真相的信都是一律不登的。

「時報」——摩根——拉蒙特這插話在我所寫「報業大王」一書內有全部敘述。可惜，那本書與這本書都不能發表拉蒙特與我關於我對於斐琪密電以及威爾遜在聖路易宣言的批評的通信。拉蒙特的信件都註着「私函」。關於這事情重要的一點是：拉蒙特與我爭論這個問題，與他一向爲了其他批評摩根家族的問題而與書籍作者，爲報紙撰文作家，以及其他足以影響公眾思想的人們爭論一樣。

有一次「時報」的撰述人員杜夫斯評論到尼科爾遜所寫摩根股東之一摩洛 (Dwight Morrow) 的生活，偶然指出「在我們政府還守中立的時候，這些金融家已經實在使我們成爲協約國的盟國了。」又說摩洛「於協助把國家拖進歐戰時，曾使世界文明倒退。」於是拉蒙特抗議：自然他要多少篇幅，「紐約時報」照給，而且像往常一樣，就由他發表結論。

對於拉蒙特的希望與摩根命運，其他日報比「紐約時報」的更善於仰承意旨原在意料之中。有許多報紙需要廣告或摩根所能給予的其他支持，因此也就決不能對摩根有所非議。舉例說，「紐約太陽報」在報導聶伊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時，做法比「紐約時報」更卑鄙，這是因爲「太陽報」不僅是華爾街的喉舌，而且通過巨大的抵押關係（門賽遺囑的結果）曾與大公司有聯繫。它的經濟編輯夏尼特，是摩根舉荐名單上的人物之一，他可以進入「底層」，准與按比市價低的價錢購買新債券，他而且是摩根致送禮金——不說賄賂吧——的收受人。

至於克羅威爾出版公司，它一直遲到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九日，編輯陳納萊才以整頁的篇幅對於攻擊

摩根控制這公司的言論提出憤慨的答覆。他說：

「在全部惡意的邪說中間，唯一的事實是摩根股東之一拉蒙特也是（出版公司的）一個小股東。」

在十三年之前，摩根參與克羅威爾公司的揭露，頗令著作與出版界吃驚，但是從此以後，人家都知道拉蒙特已參與指導克羅威爾公司與它所有的雜誌。

有一次參院的調查曾指出拉蒙特是某一家族公司董事，它出版着四種流行的雜誌，它們當時的銷數達八百萬份，——或至少有讀者四千萬人。在這調查不久以前，下列這些事實業已發現：

（一）那時（一九三三）拉蒙特擁有「星期六文學評論」。

（二）喬治·哈維是一個出版商與政客，以「總統選立人」出名，老摩根曾派他為「哈卜斯」週刊的編輯，哈維後來編輯「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

（三）摩根舉荐的人中間有一些記者與民意製造人。

（四）拉蒙特在「柯里爾」雜誌寫過一篇分六節的長文，那是摩根股東戴維遜的一篇傳記，對摩根家族也是一種宣揚。

戴維遜是個無用的傢伙，不值柯里爾一期刊登的文章，顯然這篇傳記是獻給老摩根的，自然這裏略去老摩根在南北戰爭時賣給政府五千枝馬鎗，林肯對黃金投機的指斥，造成一九〇七年恐慌的金融制度的腐敗，摩根公司向老羅斯福說謊，因而美國鋼鐵公司得以吞併田納西鋼鐵公司的全盤故事。「柯里爾」雜誌的讀者並不知道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雜誌的董事之一，拉蒙特在這裏業已創立了一種神話。進步的「民族」會致力於消滅這種神話，它在談到這個金融巨頭時說，「他是我們社會空前最大敵人之一。」

「民族」於批評摩根宣傳員利用出版物時又說：「在這時候令這樣一個人領受目前這一代的贊揚，真是對美國讀者的智慧的一種侮辱。事實顯示大勢力利用報紙，雜誌以及其他灌輸思想的方法，直接與間接地製造輿論，我們從此必須對大勢力更加警惕，更勤於檢討才行。」

當拉蒙特昇任摩根公司的董事長或首腦時，他擺脫了報紙雜誌指導人這宣傳工作，交由一個叫洛克的担任。

據本書作者所知的事實，洛克特這名字正好是以前從未公開的一個事實的線索，這事實就是摩根參加着「新聞週報」的控制。這雜誌是大資本新聞性週刊中「時代」與「開拓者」的競爭者。

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新聞週報」才宣告拉蒙特的繼任者置身於它的董事會。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廿五日一期把董事會的名單公佈，列明了編輯與業務上控制者：

董事長——V·阿斯特（阿斯特財系的首腦，大部投資於紐約的不動產）。

哈里曼（哈里曼白朗公司與哈里曼公司，經營鐵路與銀行，後任商務部長）。

穆爾（麥克勞希爾公司，許多留易與科學出版物的出版商，「製協」的領袖之一）。

波默——還有洛克特。

在一九四一年W·哈里曼的名字不見了，由E·哈里曼接替。

在一九四三年M·阿斯特的名字不見了，由V·阿斯特接替。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那一期，洛克特的名字也不登了。出現了新的名字：慕勒與萊特蒙，到同年八月，V·阿斯特又列為董事長，同時M·阿斯特的名字也仍保留。

在美國，再沒有別種刊物比「新聞週報」更完全受大資本控制的了。它的政策也表明這一點。

拉蒙特任摩根帝國「新聞聯絡顧問」時，確實栽培了每一個自己表示願意受栽培的傑出報人，記者，雜誌作家，小說家與輿論製造者。他最顯著的成就就是李普曼的栽培，李普曼是哈佛的奇才，他那時期急進的青年領袖，一個變節的社會主義者。

有人寫到美國各最知名的專欄作家說，自從他（指李普曼——譯者）搭乘拉蒙特的遊艇週游世界之後回來時已完全變了。從此他和以前不同了。瑪勃爾·陶奇曾提到這個自由主義的青年說「李普曼從不會在戰鬥中錯亂，」但是在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真不能預料到四十年代的李普曼已擁護了「我們在摩根的懷中是安全的那種安樂思想了」。後面這句話是李普曼的哈佛同學布隆撰文批評他時說的。

甚至「時代」雜誌也感到李普曼生活上的某種轉變，它在計算過李普曼一年賺錢五四、三二九元與擁有三所房子之後，作結論說，「他與摩根股東們之間的親密程度可能大於與工會領袖之間的關係。」有個摩根股東的兒子寫道：「李普曼構成一個美國的悲劇。……李普曼以過激分子與社會主義者始，而結果以他那特出的才能獻給了反動工作，」這事情也真有些幽默。

作這最後的控訴的是柯立斯·拉蒙特。

拉蒙特在美國出版界的權力究竟有多大呢？這點也許永遠不會揭露出來。摩根家族本身是個廣告者，不過它不是腐化美國報業的那種廣告。像後來懷特所指出的美國報業的腐敗，美國報紙雜誌被用來幫助反動（與法西斯主義），都發生於廣告社，因為這些廣告社已擔任這些大公司的社會，經濟與政治顧問。拉蒙特與摩根家族今天不僅控制着許多登廣告的大公司，而且也通過若干指導大企業的政治性廣告的最大廣告社發生作用。

這問題的調查，要提出許多卷的證據，需要國會的行動。同時人們由明顯的參攷材料可以確信沙琴

特寫的下面一段文字，對於局勢並沒有盡言：

「過去這廿年中間，在言論出版與教育政策的決定上，國內沒有人再比拉蒙特更具權勢了。」

第九章 七大月刊

在美國，銷數達到百萬份以上的雜誌不下二十餘種。比起任何其他文明國家來，我們每人所讀的雜誌較多而所讀的書籍較少。

世界上銷數最大的雜誌是「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它每月售出份數，超過一千一百萬本，約擁有五千萬個讀者。

在這一章末尾處所列的一個雜誌銷數表，包括了總銷數最大的十四種雜誌。這是根據每週廣告雜誌「潮流」(Tide)的統計，其中有兩種則是作者所加上去的。在該表第三項中，列舉了所有者，控制者或隸屬關係。

這也許會使讀者震驚的，正如作者於結束調查與作成了表格後感到驚奇一樣，因為調查結果發現了：除去「讀者文摘」與「展望」以外，全國每一個大雜誌都是為全國大企業所有或者為其控制及與其有隸屬關係的。這些大企業，包括摩根家族及「製協」在內。

很明顯的是：差不多每一個大雜誌的編輯政策都是和那同時控制着大部份美國的一千個人的思想與政策相符合的，雜誌界的沒有新聞自由，一如報界。

「讀者文摘」：我們這個時代中，最大的一個悲慘的矛盾就是「讀者文摘」，它並非為任何公司或腐化的勢力所有，而且它也並不以招登廣告及與千百萬金元廣告商的對外宣傳人員往來而招致賄賂。它是富有的，成功的，不受任何束縛及勢力的牽制的。但儘管如此，它也和任何出版物一樣的是個反動的

力量。既然我已經在我那本「事實與法西斯主義」(一五八至一八三頁)中講過了關於「讀者文摘」的故事，我將不在這裏予以重覆；主要的事實是：「文摘」並非是一種文摘。它是發表原作的。今天，正如全國英文教師委員會的雜誌調查委員會在它的龐大報告書以文件所表示的：「文摘」的大部文章，或者是「文摘」編者自撰的「原稿」，或者是文摘編者寫成而登在他處的文字，或者是由文摘出錢收買而載於他處的文章。因此，它可以說它已從其他各處提取了精華，為大眾而作摘要。充滿了「讀者文摘」大部份篇幅的政治的，反勞工，反動的，有爭辯性的與親大企業的文字，差不多都是發源於「讀者文摘」的。

假定「讀者文摘」忠實地成爲一本文摘，它可以從它選擇重刊的文字中，證明其仍有編輯政策。這樣就使它比較難於批評。但是，像它現在這樣的經營，它之自稱大公無私實在是對全體忠誠人民的污辱。

「讀者文摘」的政策一直是反勞工的，永遠反動的。在「真相」一九四二年揭發了這個雜誌以前，它的老闆瓦雷斯 (Dewitt Wallace) 曾忍痛偶然採用由著名勞工領袖如摩萊或者甚至由一位罕見的誠實的自由主義者所寫的文章，其全部目的，僅在迷惑那些表示抗議的人民。瓦雷斯的政策，一如法國飯店的主人一樣，法國飯店的主人也相信五十——五十的平均原則，他在替客人做一客燜肉的時候，他用一隻兔子——與一隻馬。

年復一年，「文摘」的內容被人做了科學而精細的研究。親勞工與反勞工的文字被計算過了，它們所佔的篇幅，文字中的感情程度，都被計算過了。大學生，教師，科學家都曾參加這項工作，結果是相同的：他們發現了「文摘」有着一種確定的編輯政策，正和任何營業性雜誌一樣；又發現了它是偏袒少

數統治者的，這些統治者中，領頭的是美國商會和「製協」；它從來沒有公平地對待自由與民主的大多數美國人。

對於「讀者文摘」最爲縝密的研究，是由全國英文教師會議所做的，這個會議對「讀者文摘」具有最深的興趣，因爲「文摘」是被全國幾千個中學所採用的。

這研究花費了一年以上的時間，參加的教師有數百人。全國英文教師所達成的最重要結論及是「讀者文摘」並非是一個文摘。」

這個結論是重要的，因爲各學校所以採用「讀者文摘」的原因，是由於「文摘」自稱它採取了全國雜誌的精華。假定它並非文摘，它就沒有理由在學校中獲得特殊的恩寵。全國英文教師發現：「文摘」上絕大部份的文章或者是在它的編輯室中所創造的，或則是由「文摘」收買然後「栽植」到其他雜誌上而再由「文摘」重新刊載的。這報告書一開始時就說，它不想提出任何結論，這又是又一個事實替事實本身作了明白說明的例子。

這報告說，「讀者文摘」最愛選摘的雜誌是美國水星（American Mercury）。「水星」雜誌一度由D. 巴爾默（Palmer）和史皮瓦克（Spiwak）編輯，巴爾默現在已是「讀者文摘」的編輯，而史皮瓦克則於李昂斯接替巴爾默時繼續留任。李昂斯曾在「讀者文摘」編輯部工作，後來又被調至他處。

調查巴爾默——史皮瓦克時代「水星」雜誌內容的結果，發現了一件重要的事實，那就是第一篇贊助美國法西斯黨及法西斯運動的文字，是刊載在「水星」上的。這一篇文字的作者是L. 丹尼斯，他利用了若干與此相似的資料，寫成了「未來的美國法西斯主義」（一九三六年哈卜斯公司出版）。丹尼斯後來也是被控爲叛國團體中的一員——據報紙的報告，他是其中惟一的「智識份子」（一九四七年，政

府湮沒了這個案子。」

「讀者文摘」的主編瓦雷斯先生，憤激地否認所有如一九四二年「真相」所攻擊的，說他贊同希特勒及墨索里及若干行爲的譴責，並說；有關他的陳述，都是「純粹的謊言」。當然，他不能夠否認他會選擇的許多贊許法西斯主義的文字——有一篇特別爲佛朗哥辯護，另一篇則指出納粹德國有什麼優點。

一九四七年，在政府對這些叛國案件中的檢察官洛琪先生發表聲明以後，瓦雷斯被迫承認說，丹尼斯在美國「水星」上發表了他的公然法西斯的文章以後，他曾經僱用丹尼斯担任「讀者文摘」的編輯工作。

在整個戰爭的過程中，納粹們曾經對「文摘」上的文章予以相當利用，因爲它們都是利於納粹宣傳的。納粹們以完全的信心，在那免費分發給美國戰俘的OK（海外兒童Overseas Kids）雜誌中，摘錄了「讀者文摘」的文字。據「星條報」（Star and Stripes 美國軍中報紙）說：，第八〇五反坦克營曾經接到由納粹一〇五釐大炮射來的空彈筒，其中有着翻印的「讀者文摘」文章。本書作者藏有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日的德國雜誌「西方戰鬥」，其中就有「讀者文摘」上刊載的若干反蘇文字之一，這些文字是希特勒的宣傳機構爲了破壞美國的士氣而翻印的。

全國英語教師會議會以全力從事研究「讀者文摘」在國內的編輯政策，它的報告中說：

「會有批評它（指「文摘」）爲反猶，反黑人，反勞工，反羅斯福的。有人會批評它並不支持戰爭，並不支持聯合國。假定這些批評都是真的，那將是多麼嚴重的事？……

「讀書影響着人民的生活。這是一個閱讀問題。教師們必需判斷這些「讀者文摘」的批評的嚴重

性，並需判斷他們是否真確。」

這以後，就是一頁接着一頁的證實所依據的證明。它強調一件事實：差不多整個美國的勞工報紙都痛斥「讀者文摘」爲它的敵人。舉例說：全國英語教師會議曾經引錄「產大新聞」中的文字如下：

「現在有充份的證明，『文摘』曾經在無邪的人情味的文字與言論之間，混雜着謊言，歪曲和危險的半真實的東西。在戰時，由於『文摘』在形成輿論上有巨大的力量，因此這是一件極重大的問題」。（這篇「產大」報告，很偶然地，也被刊載於特別的一期「產大」新聞中，並被送給海外軍中幾十萬個工會會員，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是接到免費的「文摘」的。）

全國英語教師會議的報告又說：席勒（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份的哈卜斯雜誌）所寫納粹對宣傳的利用一文中，曾經提到OK雜誌的利用「文摘」文字，對於戰俘的精神很有影響。

報告又提到：西班牙的法西斯報紙，最明顯的是瑪德里的「西班牙報」(El Español)曾經翻印馬克斯·伊斯特曼的許多反蘇文章之一，伊斯特曼是「讀者文摘」的編輯，他過去曾經編輯共產黨的出版物。

全國英文教師會議報告又提到波多黎各大學一羣教授和一羣波多黎各教師向瓦雷斯所提出的憤怒抗議，因爲，據他們說，「讀者文摘」的編輯政策是「反勞工，反羅斯福，反聯合國，而且是失敗主義的。」

讀了全國英語教師會議全部報告的人，沒有一個人會懷疑那是一份對「讀者文摘」的控訴書。它不僅表明了；「讀者文摘」並非是一個「文摘」，而且是一個確有反動編輯政策的雜誌。

婦女家庭雜誌：寇蒂斯出版公司的賽雷斯·K·寇蒂斯，留下了一筆價值二二，九三三，〇四五元的不動產。（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編輯與發行人」）雖然他在報紙方面的冒險損失了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元（據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的「公會記者」），但是他仍然留下了這筆財產。當「大眾記錄」（Public Ledger）停刊時，一個作家在「民族」週刊上描寫寇蒂斯和他的報紙合夥人馬丁說：

「這些人是沒有自由主張與觀點的人，我差不多可以說：他們是沒有良心的，確實是對於美國民主的目標沒有真正了解的，他們僅僅是由於一個動機，想在從「星期六晚郵報」及「婦女家庭雜誌」弄來的數百萬美元以外，增加更多的財富。他們破壞了有歷史性的「紐約郵報」，正和他們在許久以前殺害了「大眾記錄」一樣。……他們有大企業的，富人的和特權階級的觀點。他們的格言是：美國由大企業統治，為大企業着想，與大企業共存。

寇蒂斯將他的產權交給了他惟一的女兒包克夫人（Mrs. E. C. Bok）和她的兒子C·W·包克。可是在他逝世前後，寇蒂斯出版公司上佔優勢的力量是W·D·富勒（Fuller）。是他使得「婦女家庭雜誌」，「星期六晚郵報」以及其他寇蒂斯出版物成了貿易協會的發言人，而他就是該會的會員之一。他是一個大演說家，可是在新政時代的十四年中，他的惟一演說主題就是為大公司減低稅率。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當「製協」召開其所謂「美國工業大會」的年會時，他因為這個光輝的工作獲得了報酬，即被選為一九四一年的大會主席。杜邦，魏爾，季爾德勒，史洛安及普由等家族，都一致推崇這個偉大的雜誌人物。

富勒曾經担任過的重要職位中，包括：「製協」的金融委員會主席；「製協」改善美國委員會會員；「製協」宣傳機構全國工業新聞委員會的管理委員會委員；方案委員會委員，「製協」與教育合作

委員會的主席。

富勒也是全國出版人協會主席，這是雜誌界相當於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的組織。

寇蒂斯出版公司（「婦女家庭雜誌」，「星期六晚郵報」，「鄉紳」，「假日」，「賈克與吉兒」，這些雜誌共有九百萬到一千萬份的銷數）的總經理，也就是「製協」的主席與全國出版人協會的主席；他是復興「製協」的重要人物之一，現在是「製協」若干委員會的主席與委員，並且是全國工業新聞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的委員。

沒有一個報紙的老闆，曾經以其具有如此性質的隸屬關係以及這些有關機構對他出版物的影響告知他的讀者。

「婦女家庭良伴」（Woman's Home Companion）：供獻於家庭主婦的雜誌，毫無例外的，都是參與政治而傳佈其所有者思想的宣傳。雖然「婦女家庭良伴」時常抱定它的飲食與烹調的題目，但它也須隨它的競爭者「婦女家庭雜誌」及「好家政」而在促進所謂一切屬於消費者而事實上屬於廣告商的利益，這些廣告商都是努力以榨取消費者的方法來賺錢的。

宣傳路線，一直發展到小說作家。就我所知，美國的大雜誌，從來沒有允許一個小說家敘述一個工人是對的而雇主是錯了的故事，但是每一個大雜誌，都會允諾一個小說作家利用它的篇幅來攻擊勞工。舉個例子：這裏就有一個一九四三年五月份「婦女家庭良伴」上的文章：

「鮑博說：無聊。我們的人民是滿足了的。他們不需要工會。」

這個故事題名「百萬元的暗殺者」，作者是 C. B. 凱南德（Kelland），世界上最有名的商業小說作家。但他也同時是個最反動的，最爲人所熟悉的，因此也最有效的宣傳家。

在一九四三年七月的一期上，主要的一篇文章是「亨利福特在八十歲的談話」，這是一個有人情味的故事，有着一個如此的標題：「福特夫人是如此感覺興趣，因此她常常整夜坐着，爲我掌燈。」這篇文章是有婦女觀點的，但是它也有其他的東西。據那些雜誌同業中的人說，這個雜誌曾經參加許多新聞通訊社和報紙每年一度的福特訪問而取得資料並予出版。訪問記附有照片。這是福特宣傳運動中的一部份，它是由福特的廣告配合着的，而大多數的報紙都因爲從事這種一年一度的鼓吹而獲得一筆感謝金。

一九四七年二月號的「婦女家庭良伴」，它以一种反對專利藥的現代十字軍姿態使它的讀者大吃一驚，它刊載並在國內到處宣傳一篇題名「減肝藥真相」的文章。這是一篇對於販賣甲狀腺，一種鹽基及萘啶（thyroid, benzidine, and belladonna）商人的有力與有價值的揭發。對於這個專利藥販賣商的行業而言，它完全是對於害人精的又一次奮起攻擊。

爲了保持自由和勇敢的神話，出版家們，尤其是像赫斯特那樣以前的急進份子以及過去那些抱十字軍精神而今爲大公司所有的出版物，就常常突出奇兵而對那些不刊登廣告售劣貨的商人，或者是無所控制的政治家，或者是那些通常未曾被人舉出來過的公敵，進行攻擊。害人精乃是最安全的攻擊對象，「婦女家庭良伴」攻擊甲狀腺丸便是這一類。

可是化妝品界是神聖的。指揮「婦女家庭良伴」的摩根家族，也在指揮着一些雪花膏公司，這個公司也曾接到一個聯邦貿易委員會禁其欺詐的命令，但沒有一個營業性報紙和雜誌曾經提到這件事。

「麥考爾」(McCall's)：「麥考爾」雜誌的情形和它的競爭者「婦女家庭雜誌」情形相似，它至少有一年，會由一個「製協」的主席（製協主席任期十二個月）担任出版者，而且也都和那些「製協」背後的二十五個大勢力有關聯的出版家有來往。

一九三五年，「製協」宣佈它「繼續進行反華格納法案運動」，當這個案子被送到最高法院處理時，「製協」選舉了麥考爾的總經理W. B. 華納，爲它自己的主席。華納和富勒一樣，自從一九三三年「製協」的「復員」時代起，就是「製協」的基本經濟支持者。

在拉福萊特委員會調查所發現的祕密文件之中，有一個文件說：一直到一九三七年，當華納主持「麥考爾」的時候，「製協」的目標仍是破壞罷工，並且爲那個目標而利用新工具——輿論。據當時被承認的說法：今天製造或者破壞罷工的，乃是報紙和無線電廣播，因此，控制了這些報導工具的人，自然就會成爲勝利者。華納的一九三七年計劃書中，載有下列幾行：「今日罷工勝負成敗之決定於報紙及無線電廣播，尤甚於往日。輿論的向背，乃是勞工糾紛中的重要因素。」（見附錄二十）

華納曾爲「製協」對外關係委員會募集歷史上最巨大的基金。他對那個委員會每年祇有少量可用的資金很表遺憾，直到他掌權時，他還是第一個籌集了七十五萬元的人。雖然如此，但拉福萊特委員會所獲得的文件發現了：除了利用報紙無線電廣播來破壞罷工的方案——曲解輿論來袒護雇主——以外，「製協」也還有通過對各種形式廣告工具的壓力來找到爲它免費宣傳的地位的計劃。華納自己是個出版家，因此他知道制訂法則的乃是出錢登廣告的人，於是他發現了他可以使「製協」的其他領袖（他們都是大量刊登廣告者）對報紙，雜誌，廣告牌的所有人以及廣播界訂下章則。華納自己祇有七十五萬元可以用，但那筆錢是完全爲宣傳運動用的：例如用在新聞社論，卡通，演講，圖片等方面，至於「製協」的其他宣傳是不花錢的。大公司所要做的事，就是告訴報紙和廣播電台說大公司需要什麼東西，他們得到了無數免費的報紙的地位與廣播時間。華納在一九三七年底寫道，他得到了價值一百二十五萬元而不花錢的廣告牌，價值百萬元而免費的二千頁的報紙地位，並在二百七十家廣播電台上，免費得到了價值

百萬元的廣播時間。拉福萊特的文件是賄賂收買的揭發，對這個揭發，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辯護。

「好家政」(Good Housekeeping)……當赫斯特和他價值兩百萬元的出版帝國陷於困難之中的時候——大部份是被洛克斐勒的大通銀行控制着——他的某一部份事業還是大賺其錢。「好家政」通常的情形是每年賺二百萬元。它專門注重婦女美容及家政問題，並亦注重通俗的零錢小說，它爲這些小說會付出大量稿費。它在一九四六年宣傳說：「就大部份的情形而論，能够具有付出最高稿費的能力，雜誌就不怕找不到最好的作家。好作家，就像各種優秀工人一樣，是願將其貨品銷售到報最高的地方去的。」小說的代價，就是這個赫斯特雜誌對文藝的測量標準。

既然「好家政」習慣上是不過問政治的，假定它不是一次在意外事件中表現和「製協」，一般大企業，劣質藥品，廣告業以及欺騙大眾的方法有所牽連，那麼我們也就沒有理由對這本大銷路雜誌說這麼多的話了。

從一九〇二年以來，「好家政」就開始對它所登的廣告作保證。對於有些廣告，它給以一個審查通過的印章。但是聯邦當局調查了這些廣告和廣告項目以後，發現廣告常常是騙人的，而刊登廣告的商品則是騙人的，有害的，或者無用的。

聯邦貿易委員會於和赫斯特系的人爭論若干年之後，終於發表了一條新聞說：

「聯邦貿易委員會已在其控訴書中，控訴紐約市等五十七號街及第八號路上的赫斯特雜誌公司，而「好家政」雜誌就是一個主權完全屬於該公司的刊物。這赫斯特公司在發給保證狀及審查通過印章之中，有欺騙及迷惑的行動與措施。好家政這刊物則在它的廣告頁上，爲它所刊登的廣告作完全誇張和虛偽的宣傳。」

一個名叫「消費者聯盟」的消費者服務組織，曾經試驗過許多在赫斯特雜誌上刊登廣告以及擁有赫斯特印章的貨品，結果常常「發現加有赫斯特雜誌上某一種印章的產品，都是較劣的，可能有害的，價格過高的，或者是其他各種上當的貨品。」作爲一句插話，可在這裏說：廣告和價值，是沒有關係的，「牌子」和價值也沒有關係，常常是：不出名和不做廣告的東西，倒遠比花了幾萬元來做廣告推銷的貨物優美。

「好家政」案件牽涉到所有各種廣告，因此也就牽涉到整個報紙及雜誌出版業和一大部份的大企業。它激起了所有將利潤置於公共福利之上的份子。代表赫斯特雜誌作戰的是倫特（Robert Lund），「製協」的一個領導人，「製協」過去的主席，同時也是它的改組者，又是製造李斯德靈牌子藥物的倫巴特藥品公司的頭腦。李斯德靈牌子的牙膏之類，是在「好家政」上常登廣告的。他曾和聯邦貿易委員會作戰而使其停止活動。有一度聯邦貿易委員會曾經宣佈說，命德曾經同意「停止」在廣告上宣傳李斯德靈頭髮水是：永久可以解除和治療頭皮屑，殺死頭皮細菌，「搔着癢處的」，或者說具有「卓越治療品質的」。消費者聯盟和不登廣告的「下午報」，曾經發表過這個消息。事實上，「下午報」曾以一頁的地位予以記載，但同時，我們可以放心地說：美國一千七百五十家報紙中，封鎖了這條消息的不下於百分之九十九。

在索柯爾斯基家裏，曾經舉行過一次祕密的會議。當時他任職「紐約前鋒論壇報」（後來他又到「紐約太陽報」，他的文章會由赫斯特系分發各報），有一度，他曾祕密地在「製協」拿薪水，並和「製協」中兩個重要人物李德爾及魏爾在及勞工問題方面合作。

在索柯爾斯基家中的會議裏，出席的重要人物計有：戴羅斯委員會的馬休士，消費者研究社中的席

林克（消費者研究社是一個私人組織，和消費聯盟不可混為一談）；布里斯托梅耶藥物公司的布卑斯托，一個專利藥品商人；倫特和廣告業四大巨頭之一的楊盧必堪公司（Young and Rubicam）的一個代表。

這些世界上最大企業組織的頭腦，專利藥物商人，廣告商的發言人以及七大雜誌之一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計劃如何辦法。馬休士說，他將令戴羅斯委員會發動一個對全體公共福利組織的可怖污辱。索柯爾斯基擬訂了宣傳的計劃，企業家則決定以取銷供應不遵守同一路線者的廣告的方法，迫使報紙和雜誌站在同一陣線上，然後，會議就結束了。過了幾天，報紙的第一版就刊出了戴羅斯委員會許多聾人聽聞的消息——捏造的故事。那些被飛上了紅帽子的組織之中包括一切贊成純淨食物及藥品的，贊成合理工資與物價的組織，重要的有：婦女購物聯盟；消費者聯盟；反日本侵略委員會；紐約消費協會，農民牛乳合作社。報紙替赫斯特的「好家政」及其有關的龐大而複雜的企業組織幫了一個大忙。專利藥物界有連繫的有勢力的權益集團，表現出他們是有能力打進「製協」和國會的。而他們之能左右新聞出版界，也不是令人驚異的事。

「美國人雜誌」(American Magazine)：當克羅威爾公司取得了對這個雜誌的掌握時，他們就改變了它的性質——正像其他的財富權益使得取先鋒姿態的「人人」雜誌一樣改成「羅曼斯雜誌」。「美國人雜誌」原來是一個偉大的暴露者，許多作家如林肯·史梯芬斯，依達·塔貝爾，芬萊，彼得·鄧恩等，都曾為它寫稿。這個「美國人雜誌」換了主人以後，不但不成其為大眾的魚子醬，反而成了人們的雅片。它的政策是年復一年，每個月許多次，一而再地重覆亞爾格的，窮而不幸的孩子（有時是女孩）如何變好了——好了就是指許多金錢的故事。

若干年來，「美國人」一直在傾瀉出它的毒液。它不像克羅威爾家族的另一個一般性雜誌「柯里爾」，它沒有參與政治宣傳。它似乎明瞭一個事實，就是它不是摩根帝國為維持現狀的傳聲筒，它在一個廣告上（一九四一年二月三日「時代」）自作解釋說：「在許多雜誌中，美國人雜誌是個特別光輝的例子，證明對維持現狀的不滿，已經使這個國家成為地球上最進步的一個國家。」但是惟恐任何人想到這是對摩根的叛變，它慌忙地接上又說：「對於這種事情的最近的證明，是一個對廣告的革命性貢獻。」在廣告這一方面，至少沒有枯燥與刻板的維持現狀；事實上真是一個革命！「美國人」以五種不同的方式來減少篇幅而使登廣告的人獲得較佳的位置。

一九四四年，黃色報紙們由報紙軸心（Newspaper Axis）（赫斯特——霍華德——柏德遜——麥考密克）領導着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參議員杜魯門——副總統候選人——在「美國人」雜誌上所發表的文章，做了頭條標題。杜魯門在這篇文章中，曾經攻擊羅斯福時代中「為權力而進行的自私戰鬥，無窮的爭論和糾紛」，這些糾紛使得美國「將有在華盛頓戰敗」的危險。當然，這些同樣的報紙，當然沒有解釋這位參議員撰寫這篇文章的環境和說出全部真實的情形。真實的情形是：這位參議員的確是爲了加速作戰的環境而寫了這一篇批評，可是雜誌則不正當地利用它來污衊民主政府。後來當杜魯門要求禁止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他也並不想予以消滅而僅僅想以正確的原稿印出來，而不是印出那些他的觀點被雜誌改竄而未經審核的原稿。這未來的總統說：

「『美國人雜誌』的人到我這裏來，問我是否願意寫一篇關於目前生產界情形的文章。」

「於是我草擬了大綱，送交我担任主席的參議院國防計畫調查特別委員會的人員去核對事實。然後，我便和那担任祕書的我的妻子，着手寫這一篇文章。」

「『美國人雜誌』的職員將我的文章改寫了而又送還給我。我剔出我不喜歡的東西，取銷了一些價值四十元的文字，再送給美國人雜誌。」

「不久我就聽到消息說，這雜誌正在計劃發表一篇和我審查過不同的文章，於是我就要求禁止發表……如此使這個雜誌改變了主意，它終於刊載了我所審查過的文章。」

這種常常利用借屍還魂對羅斯福政策的攻擊繼續着。到一九四五年四月，「美國人」登了一篇參議員勃德所寫的「政府對人力的浪費」。一九四六年三月，它又登了一篇它的反勞工文章（『勞工的鴨絨被——你爲它們付出什麼代價』），鐵路工人機關「勞工」在二月十六日曾經在一條小標題「J·B·伊斯特曼揭穿了謊言」之下，引摘前任國防運輸局長的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真相」單獨發表了一個得自「美國人」編輯手中的祕密備忘錄，這備忘錄提出了它的政治策略的路線。備忘錄的重要部份如下：

「美國人雜誌」發行人辦公室用箋

（密件）

這裏附上的是「美國人雜誌」編輯孫納·布羅姆的備忘錄，這備忘錄原來純粹爲了供給我們自己編輯部人員的參攷和指導的。這文件具有如此的潛在利害關係，因此我得到允許以有限的份數供給我們業務上的朋友，同時具有這樣諒解，即這備忘錄是不可再被傳遞和摘錄的。

美國人雜誌內部備忘錄

孫納·布羅姆 致

全體編輯部同人：

據我所獲悉的消息，使我相信，也許從今年九月起，我們將在美國經歷一個由共產黨人指揮的勞工騷動。這個消息暗示共產黨人統治下的美國工會，將要在莫斯科合意的時候進行罷工或以罷工為威脅。它的任務是雙重的。

第一，莫斯科希望能夠向全世界其他地區說：蘇聯是堅定地向這一個方面走的，但是「衰敗的民主制度是被內部的不安與鬥爭損毀了」。這將使蘇聯在明年的國際交涉上有個藉口。蘇聯非常明白：當我們國內的問題增加時，我們在世界會議中的發言力量就削弱了，而當我們的發言力量減弱的時候，蘇聯得逞的方法的機會就增加了。

第二，雖然蘇聯目前的確不希望戰爭，她是充實現實地了解到未來戰爭的可能。她由政府控制的出版物，對我們軍隊的大量減少表示逐漸增加的滿意，並且曾呼籲立刻從『所有友好國家』撤退我們的軍隊。被提出為這一類國家有菲律賓、法國、中國、比利時、荷蘭、冰島、希臘、印度及印尼。她曾經提出說：我們如果不能從事這些地區的撤軍，就是我們「侵略性帝國主義」的證明。

我並不是暗示說：我認為美蘇戰爭必不可免。而我是說，蘇聯是有一個確定的國際政策，而這個政策，她是在目前予以貫徹的，而且，假定在她看來祇有以戰爭來使其實現的話，她準備最後進行作戰。她在今年秋季，集中注意力於美國，作為她長期方案中的一個步驟。但是雖然英國也有共產黨優勢的工會，看起來英國不致同時發生鬥爭。

我相信我國的這種局勢將被海員罷工所引發。我們有很好的理由可以相信，假定時間安排得更好，海員工會的領袖也許不會那麼容易接受摩萊的要求而與汽船經營人和解。就我所知，當杜魯門總統以運用海軍開動商船相威脅，而工會領袖向國外要求援助來對抗的時候，他們獲悉這種援助至少在今年秋季

以前不能到來。當和解達成的時候，有關的工會領袖曾經很明白地表示說，他們對這個處置解決是絕不满意的，並指出這個和解僅僅是……

（以下三般談到罷工，路易士，布勞德，以及路易士，摩萊及格林在全國性罷工中，「站在某一方面而共產黨會站在另一方面」的可能和其他有關思想。）

我相信：假定一個成系統的共產黨罷工到來，而我們的政府因為即將到臨的選舉而採取妥協折衝的政策，我們就必須對我們目前制度的損失，採取進一步的步驟。假定在另一方面，政府迎頭對付這種抗戰，運用它所有的方法來破壞罷工，而國會則制訂立法以防阻罷工的重覆發生，我們就可以消除蘇聯以消耗方法來疲困我們的可能。

我再度地提醒你們：蘇聯今天不希望戰爭。她，像歐洲任何其他國家一樣，深受戰爭的痛苦。現在祇有我們擁有充足的武器和力量來從事一場大戰。可是我們已經復員了。蘇聯今天正在重建而且擴展它的工業，並且展望着將來。

這一切就是我們在我們的七月號雜誌上刊載史培受所著「共產主義是非美的」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時時要登載具有類似重要性文字的原因。

「四海」(Cosmopolitan)：作為一個赫斯特系的出版物，這個雜誌是爲了赫斯特效力的，正如有爲這位「聖西門爵士」所有與所控制的報紙，新聞通訊社其他雜誌一樣。許多人因爲赫斯特報紙的現而認出了是赫斯特報紙，可是很少人找到雜誌與赫斯特黃色新聞的關係。

當華盛頓記者(美國新聞的上層支柱)舉行投票，而選出「芝加哥論壇報」爲美國最壞的報紙時同時舉出了這個雜誌爲整個赫斯特系的第一名。赫斯特得到七一分，芝加哥論壇報則是第二名，四

五分。(見附錄十)

尤其有趣的是在全國若干地區舉行的投票，結果顯示答覆問題的人們中，有百分之二七·三認為赫斯特是美國的惡勢力，祇有百分之十·七認為他是好的。在赫斯特出版報紙的城市裏，這個百分數較高。答覆問題的人，百分之四〇·三說赫斯特是個惡勢力，百分之二〇·五說他好，百分之四六·二不知道。

「四海」在本世紀初曾是一個有力的揭發醜惡的雜誌。一九一〇年，它刊出了它最後一篇反對卑鄙與欺騙政治文字的連載。這是由羅塞爾寫的。在最後一章中(那是當年赫斯特批准的)宣佈說：祇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可以制止腐敗。今天，「四海」和其他全部赫斯特出版物則都以很多的地位致力於打擊馬克斯主義者。

就是由於這個理由，納粹的宣傳部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現「四海」的可以利用。

英國收聽軸心廣播部，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九中和十二日的報告中，有如下的關於赫斯特新聞機構及「四海」的陳述：

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 納粹廣播提要

E·D·華德(愛德華·第蘭納)

今日柏林報紙評論說：「一個美國人是不能和國家社會主義連繫的。」華德曾援引刊載「四海」雜誌一篇文章摘要的柏林報紙……華德對這些報紙及「四海」上的文字表示滿意。

一個英語談話——「定時炸彈」，演講者姓名不詳。

這是十二月號「四海」雜誌上一篇文字的長篇摘引，該文爲E·李昂斯所作。

這個演說人說：李昂斯曾經洩露出美國的共產黨陰謀。在國防工業和所有的地方，都有一個史達林式的第五縱隊。李昂斯指出了由共產黨所造成國防工業阻撓，共產黨並組織了一個地下的破壞網。

這就是納粹的發言人根據李昂斯的預言而大加發揮的全景：

一個「政治保安局」統治了美國；由於共產黨街頭宣傳者，暴動，叛亂所刺激，美國公民們於是就會忽然覺醒而進入布爾雪維克的大堂了。這個「定時炸彈」正在美國各處發生噓噓聲，謝謝「佛蘭克林·史達林諾·羅斯福。」（譯者註：即諷刺佛蘭克林·第蘭諾·羅斯福者。）

二月九日「華德」又說，柏林報紙正在重刊二月號「四海」上一篇文章的摘要……一小時以後，就有一個完全是英語的談話。……就是討論十二月號「四海」上李昂斯所寫一篇文章的。……極其明顯的是，柏林短波無線電廣播似乎在採用更多的赫斯特材料。……

李昂斯的文字乃是典型的赫斯特反蘇文章，它們使美國警惕於無遠弗屆的布爾雪維克的災難。……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 納粹廣播摘要

琴思·安德遜——英語演說——「真理將獲勝利」——下午八時四十分。

這段演說中惟一重要之點之提到（而且表示崇敬於）赫斯特的國際新聞社，這個演說者說，國際新聞社「始終保持最高水準」的新聞報導。……

應該指出：文章被摘引的李昂斯是前任的合衆社記者，當他在莫斯科的時候，他比共產黨還要紅色；他替共產黨式的生活宣傳，而且對所有表示懷疑的同事們的批評都有解答。後來，他被他的東家

霍華德開除了，霍華德罵他捏造了一條新聞故事，他於是也就回罵霍華德，可是十年以後，他竟變成了如此一位反蘇者，以致他能够不爲赫斯特，而且能爲他往日的私敵霍華德先生撰寫反蘇文章。

琴恩·安德遜小姐，是曾經讚美赫斯特新聞通訊社的人，她自己就是同一機構的雇員。爲了作這個演說，（上面援引的即是其中之一），她被控叛國。同時被控叛國者，還有另一赫斯特報紙，「巴爾的摩美國人」記者陳德勒和合衆社駐維也納記者R·貝斯特。

整個赫斯特新聞組織，刊出了一整套的納粹領袖的文章。

X X X

從前面的幾頁中，（這幾頁可以由一個大學的出版社詳細寫成爲一本大書），可以看出有少數幾個利益和「製協」相符合的人在控制着大雜誌。這裏是形勢的總結：

銷數最大的月刊（★註）

刊物名稱

銷數

所有者，控制者及權益隸屬關係

婦女家庭雜誌

四，一六六，九三七

「製協」的富勒

婦女家庭良伴

三，五四三，九七七

克羅威爾，J P 摩根

麥考爾

三，四二五，三五七

「製協」的華納

好家政

二，五三三，四七八

赫斯特

美國人

二，四八〇，五六八

克羅威爾，J P 摩根

四海

二，〇四五，九三〇

赫斯特

紅書

一，五四七，〇九四

克羅威爾，J P 摩根

(★註) 據一九四六—四七年廣告雜誌「潮流」各期所載：「讀者文摘」的銷數是一千一百萬份；據倍恩布立幾所作「珍聞」，其中九百五十萬份是英文本，七百萬份在美國及加拿大銷售。

銷數最大的週刊

刊物名稱	銷數	所有者，控制者及權益隸屬關係
生活	三，九〇四，三六三	魯斯，J P 摩根
星期六晚郵報	三，三九六，二二六	富勒，「製協」
柯里爾	二，八三七，六二七	克羅威爾，J P 摩根
展望	一，九一一，四〇五	柯爾斯
時代	一，一九四，七〇八	魯斯，J P 摩根
自由	一，一六八，九三二	亞特拉斯公司
新聞週報	六五五，五七三	哈里曼，摩根，亞特陶

其他★註

農業雜誌(月刊)	二，七〇〇，〇〇〇	「製協」的普由
開拓者(雙週刊)	一，〇〇〇，〇〇〇	「製協」的普由

★註：這些銷數被報導多次。

第十章 七大週刊

在上述七大月刊中間，沒有一本以報導新聞，或國事，政治或公共福利為主，四領袖刊物專門供婦女閱讀，第五本是本一般性雜誌，其餘兩本大半是雅俗小說的傳佈者。可是所有七大週刊都旨在製造民意。

它們的總銷數為一千五百萬份，但讀者可能已多至五千萬，相等於報紙的總銷數。沒有人懷疑下列的事實，即公眾對於它們實比對於日報更多信任，因此七大週刊可以說在公眾事務中已構成爲一大力量。

七家週刊中至少有四個與摩根家族有股份關係；另一家與「製協」的一個職員有直接聯系，另一個是公然爲「亞特拉斯公司」(Atlas Corporation)所有，只有一家並非直接由大資本所統治：它就是柯爾斯所出版的「展望」(Look)，它只受到廣告與大企業的壓力，情形也和依靠同一富源的每一出版物一樣。

「生活」(Life)如影響不算最大，銷數確屬第一，它是魯斯的一本畫刊，在一九四七年曾號稱銷達五百萬份，同時因爲它是畫刊，不識字的人也能閱看，而不是必需識字的讀物，它又號稱每一本不止有通常的五個「讀者」合看，而是七人合看。由於「時代」(Time)有百萬銷數，讀者逾五百萬，「幸福」(Fortune)每本有二十個讀者，『時代的行進』影片在九千家戲院爲二千萬人放映，魯斯很可以號稱，幾乎美國全部識字的成年人與一大部分文盲，都是他的讀者。

所有魯斯報導的事物都滲透着他那反動的觀點。在亨利·魯斯政治發展史上一個最顯露的文件是他

對嘉丹堡伽大學 (University of Chattanooga) 畢業班的一次演說，當時他建議由貴族精英來統治若干國家。(見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嘉丹堡伽大學的「教育與貴族」。) 這思想並不新穎，早在希臘與羅馬時代已經聽到過，當墨索里尼宣稱他的引導的光芒就是哲學家伯勒多 (Pareto) 時，這說法會被廣大地傳佈。

正當魯斯在大學裏宣傳「貴族精英」理論時，但尼斯先生在『美國水星』雜誌上宣講其法西斯精英統治的道理。(十年之後，朋翰教授曾在魯斯的「生活」上復活精英統治的理論。墨索里尼會毫無遲疑地將他自己這種理論的運用與希特勒的「元首主義」比擬，但是在魯斯，但尼斯與朋翰諸人的作品中還沒有類似的例證)。

魯斯又用「生活」的篇幅，作為美國侵略的帝國主義計劃的擴音器。這種計劃與各種法西斯計劃有它們明顯的相似之處，魯斯愛國地稱之為「美國世紀」。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日一期「生活」中，魯斯發表了已故芝加哥包裝商與前美國駐比大使庫大海 (John Cudahy) 所撰文章之一。那是一篇希特勒訪問記，會為納粹的運動辯護。

洛琪 (Rogge) 先生在他給他司法部上司的報告裏，曾悉心談論希特勒總部向美國報紙分送希特勒訪問記以影響世界事務的計劃。洛琪的報告會詳述納粹將一篇這種稿子送交赫斯特系若干報紙的故事。

洛琪的這一紙文件說，德國宣傳部的奧托·狄德里契 (Otto Dietrich) 與里本特洛甫決定對全世界人民作一次『大大的』惡作劇，方法是在納粹部隊向法國推進時，告訴全世界人民巴黎不擬佔領，英國也不打算進攻，希特勒所要求的只是門羅主義的對等物。

洛琪的文件說，這篇假造的希特勒訪問記是德國宣傳部所寫，藉助於赫斯特的首席通訊員魏剛

(Karl von Wiegand) 而輸入美國。洛琪的報告說，「魏剛的那篇所謂訪問記開頭寫道：（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德軍已迫近巴黎，希特勒在此間對我宣稱『美洲歸美國人，歐洲歸歐洲人』，這種互惠的基本的門羅主義應相互予以遵守。……」

這只是法西斯宣傳機關在全世界報紙上移植其千百篇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薩拉查與其他國家法西斯頭子訪問記的一篇。如果魯斯不知道庫大海的希特勒訪問記是為宣傳而製造的千百篇文章之一的話，那麼他也許就是無視生活真相的唯一編輯。

但是魯斯對於他的希特勒訪問記含有作用一點是顯然知情的，因為他在這篇文章的前面刊有一節否認的按語，裏面有一部分說：

『本年春季，「生活」委派庫大海……撰寫關於納粹德國及其作戰目標的一批通訊。兩週以前，他奉准會晤希特勒，……』

『「生活」對於在這種嚴重時期，發表這篇文章，深感責任的嚴重。我們所以發表，還因為我們確信讀者能明智地認識，這篇會見記實在是希特勒竭力否認侵略企圖來「軟化」美國政略的一個重要部分。』

『「生活」懷疑希特勒的接見記者擇定這個特別時機是由於他希望藉此來迎頭痛擊總統的演說……』

「生活」刊出這篇關於希特勒的文章是在美國實際對希特勒主義作戰之前。大戰期間，除了三種不倫不類而被禁止發行的出版物以外，報紙與雜誌不僅支持它們本國，也支持所有盟國，不問它們的政府制度如何。

可是到一九四七年，政界人物與某些報紙號召第三次世界大戰，毀滅以前美國的盟國，和在二次大

戰中作戰最力與損失最重的國家。前賓夕文尼亞州州長歐爾會公然宣稱，他贊成立即使用原子彈毀滅蘇聯。

可是，歷史家們會發現第一次號召西方民主國家一支神聖十字軍的號聲是響在二次大戰仍在進行的時候，同時會發現這種號召就出於魯斯的刊物。

作者是蒲立特，一度的駐蘇大使與一度的駐法大使。日期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編者的引言稱蒲立特是『生活特派員』，他曾前往義大利，「邀准與消息靈通的權威人士會晤，其中有教皇庇亞士十二等在內。」蒲立特引述教皇言論，說他贊成一種行動，這行動婉婉轉轉說來就是一支神聖十字軍，而將來有一天會變為一場原子鬥爭，不僅蘇聯，而且美國也一起毀滅；這一點實在不僅是推論而已。

這種將世界分成東西兩個集團並為獲取控制而戰的建議，後來又由邱吉爾提出，他的作品是由『生活』與『紐約時報』購得，最後並為全世界的領袖人物所獲悉。因此魯斯也許會滿懷懷報業的驕傲，指稱他的出版物中有一種會最先建議第三次世界大戰。

魯斯的所有知名作者幾乎都遵循魯斯路線，這點與赫斯特系作家的情形一樣，他們必須遵從這位「聖西曼爵士」用電動打字機發往赫斯特報紙與雜誌的每日命令不稍踰越；前任大使的蒲立特也沒有例外。

這位魯斯門下作家的近年歷史中若干顯著事實會由他一度的同事陶德大使在他的「使德辱命記」(Ambassador Dodd's Diary)中揭露。陶德是美國外交界對抗法西斯的少數人士之一，他會有過一段困難時期。

「使德辱命記」會說明蒲立特如何派遣「晨報」的編輯克奈克特(Marcel Knecht)到陶德那裏、

建議一個旨在以聯合行動反蘇的法德聯盟。陶德被要求進行斡旋，使羅斯福總統批准此項計劃。這位駐德大使並受到其他的壓力。陶德說：

「我萬不得已而報告由法國駐德大使（彭斯 Francois-Poncet）告訴我的情形（關於蒲立特的陰謀擁德反蘇）。以後，也許是同時，義大利新大使由莫斯科直接來此，據他告訴我，蒲立特在離開莫

斯科以前已經嚮往法西斯主義。……」（見「使德辱命記」三百七十二頁）

「使德辱命記」宣稱，英國的張伯倫政府，納粹與蒲立特，都贊成劃分世界，由德國統治全歐；日本控制亞洲。蒲立特告訴陶德，他贊成日本攫佔西伯利亞半島與海參威。當陶德抗議說這樣蘇聯就喪失了通往太平洋的出口時，蒲立特就回答說，「這點無關重要」。陶德在他的日記內稱：「一位負責的外交人員有這種談話，令我們頗為吃驚。……總統對於此人的心情諒必明瞭，果然如此的話，他又爲什麼委他做駐蘇大使」。

在「使德辱命記」裏面還有其他的事例，足以證明當蒲立特在莫斯科時，曾和該地的法國人，德國人與英國人私通，組成聯盟，毀滅蘇聯。

不過，他的主要工作是毀壞法蘇條約。陶德說（見同書三〇九頁），蒲立特曾詛咒「英法與巴爾幹國家爲期望俄羅斯採行溫和政策維持歐洲和平的合作」。蒲立特「曾造訪法國政府內一位要員」，並「破壞蘇聯要求借款的談判」。陶德結論說：「一位美國駐蘇大使去破壞蘇法的談判，事情似乎相當非常」。

這種陰謀在蒲立特爲破壞法蘇條約而離蘇赴法時達到高潮。陶德（同書三七二頁）已必須把蒲立特的陰謀報告羅斯福，以便糾正蒲立特進行這種秘密工作諒係代表總統活動的臆測。陶德寫着，「我的地位是困難的。我不能辭職」，他已經開始相信「華盛頓報紙所稱蒲立特是完全同情納粹思想的」。（見

魯斯出版物上蒲立特與庫大海兩人的文章只是年來出現的整批類似文章的兩個例，年來所有這些文章都由名人出面，傳佈着反動思想。

魯斯並在他那三大雜誌中任用了一批有前途的年青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有許多在公司裏畢業，並為他們自己的思想找到出路。

由魯斯的工作人員現為其他雜誌所寫的文章或書本看來，魯斯出版物的讀者不難知道他們內認具有巨大的衝突，這情形也同赫斯特與霍華德機構的內部一樣。那裏每天顯然有封鎖新聞消息的談論，爲了配合老闖們已知的觀點，文章每經改寫。換句話說，魯斯的辦事處與美國大部分重要報紙的辦事處毫無不同之處。

由「時代」「生活」與「幸福」三雜誌出來的駐外記者曾在書籍，雜誌文章或廣播中公開發聲，他們的報道每每不能刊出，或者他們的言論經過編寫，每使讀者獲得錯誤的印象。

「生活」與「時代」的通訊員勞特巴哈 (Richard Lawerbach) 撰有『這些就是俄羅斯人』(These Are The Russians) 一書。對這本書，贊成與反對的批評者一致認爲是真實而客觀的，「民族」週刊的書評家肯特列克 (Alexander Kendrick) 曾指出，「如果『時代』與『生活』果真發表了他所供給的文章的一半 (與書中的文章) 的話，魯斯夫人也許對於她竭力主張攻打的「難解的」與「神祕的」蘇聯人也該明瞭一些了。舉例說，勞特巴哈先生有一章，他名之爲『由莫斯科看世界』，這文章是對魯斯所珍愛的蒲立特爲「生活」所寫『由羅馬看世界』的答覆，『生活』就拒絕刊登。……」

此外，還有白修德 (Theodore H. White) 與賈安娜 (Annalee Jacoly) 的事例。他們由中國發出

的報告是顯然與魯斯的想法矛盾的。——魯斯生於中國，他知道中國有兩個一個是法西斯的，一個是法西斯的，多年以前，他早已決定他希望那個中國勝利。因此，當魯斯要發表一篇關於中國的專論時，他不採用白修德供給的資料（白是「一位最可靠的通訊員」），而刊出××黨與其他觀點。魯斯用了林語堂與國會議員周以德等所供給的資料。林周的言論會為前在中國任美國新聞處負責人的華慈（Richard Watts Jr.）所指斥。華慈說，魯斯「把他最能幹的通訊員之一的謹慎而真實的報告丟在一邊，因為它們不符合他們老闆的實際的政治路線。其他知名而卓越的駐外通訊員如貝爾敦（Jack Belden）、赫爾賽（John Hersey）、威敦[格]（Charles Wertenbaker）、謝洛特（Robert Sherrard）、朗格（Will Lang）、史谷特（John Scott）、勞特巴哈與白修德都常常被用作窗飾，而其他「比較不叫座」的報導往往被國內辦事處改寫與改換色調」，「以確立可靠的語調，並表達魯斯的政黨路線」。

換句話說，魯斯的雜誌社的做法與普通報社一樣。

魯斯的對華方針與在華具有巨大借款利益的摩根家族的政策完全一致。

「時代」：「時代」銷數一百萬，讀者五百萬，其中大部分感到他們從「時代」上得到比從報紙更多的東西；他們相信這雜誌給他們以國際事件較公平與較誠實的報告，它是一種使他們形成見解的較好嚮導。可是「時代」自己的編輯都說「時代」是偏袒而有偏見的，這該是最富於權威意義的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時代」在編者的話中說：「『時代』並不號稱毫無偏袒而大公無私的。它的編者們對他們的偏袒可以坦然承認。……」

「時代」自然接着就說：這是「贊助民主與其他與美國同胞所共具的偏見的偏袒」。

它結論說：「但是『時代』確以報導公正為目標，從不參與黨派性的事務」。

可是，事實證明編者的話中第一部分是真實的：「時代」是偏袒而有偏見的。至於第二部分，讀者可從事實上來加以判斷。

「時代」是反動的。「時代」是反勞工的。「時代」是反自由主義的。幾乎它的每一期都證明了這一點。同時檢討從一九二三年到最近各期「時代」也可以知道，凡是提到摩根家族的爭論，「時代」便站在那巨大的銀行機構方面，凡遇任何具有贊成與反對「全國製造商協會」意見的新聞，「時代」是支持「製協」的觀點的。

承認偏袒而並不大公無私的「時代」在將近廿五年來，對蘇聯一直是有偏見的；墨茲(Charles Merz)與李普曼(Walter Lippman)曾作過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一個「時代」各欄文字與「紐約時報」各版的比較，(見一九二〇年八月四日「新共和」增刊「新聞測驗」)表明「時代」從不像「時報」一樣發表許多純屬子虛的消息，同時「時代」的偏袒不像「時報」那樣惡毒，但是「時代」是有所偏頗的。

魯斯的編輯方針從它歷年來選用長而賣力的文章所宣揚的人物上也可以得到證明，這一點至少在同事們會確實感到。墨索里尼，佛朗哥，曼納林都是魯斯那種相等於榮譽章的受主，甚至希特勒這人也小心翼翼地表揚過；至於希特勒具名的文章在美國只有那些赫斯特系的報紙會予以刊登。

當「時代」決定選希特勒為「本年風雲人物」時，編輯部內曾引起巨大騷動，情況較尋常每週寫主要特寫時厲害得多。編輯們主要的爭論是文章是否寫得太反納粹。

編輯會議之後，在二次草稿中加進了下面這一段：「在六年不到的時期內，希特勒公司在德國的作為已為大多數德國人狂熱而歡欣地贊揚」。

可是，由於一位編輯忘記把初稿後面有一節刪掉，因此加進去的文字立刻顯得完全矛盾。

在二稿內還有下面這些字句：『希特勒的作法不是通常的獨裁，而是一種具有巨大努力，卓越的設計，……卓越的公路，……工人福利……的獨裁』。

在一九二一至二五年間，「時代」的國際編輯是戈爾斯波羅 (Laird S. Goldsborough)，魯斯曾派他主持一九三四年七月著名的一期「幸福」，它對於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正是美國空前未有的大讚揚。

編輯在編者引言裏表示疑惑，「是否法西斯主義將在幾年以至於幾十年之內完成基督教在一千年間所完成的這種人的精神的征服」。這種所謂「人的精神」的謬論就掩蔽着幾百萬工人瀕於奴役，瀕於飢餓與受剝削的事實，這些工人是為那些資助墨索里尼的僱主們的致富而受苦的。——這是每一個誠實的新聞記者所了解的法西斯主義。「幸福」編者引言的結語是這樣的：「但是良好的新聞記者必須認識，在法西斯主義內具有某些古老的種族德性，不管他們是否暫時地在他們自己國內成為風尚。其中有紀律，責任，勇敢，莊嚴，犧牲」。

自然，歷史業已顯示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欺騙。它是恐怖主義，墮落，屠殺。可是，一九三四年七月那一期「幸福」確是將來寫美國報章雜誌與外國法西斯主義關係的任何一本歷史的重要資料。

戈爾斯波羅是美國一個古老貴族家庭的後裔，他在「時代」的國際新聞詞彙們都叫他「戈爾第」。他對於這個有猶太意義的綽號曾表示深惡痛絕。同時在他所寫的文字中，他常把法國總理勃魯姆稱為「蜘蛛形的猶太人勃魯姆」，並使用其他為許多讀者斥為反猶的字眼。

昆賽·霍伊 (Quincy Howe) 在他所著『新聞及其解法』 (The News And How to Understand It) 一書中曾指出戈爾斯波羅「像是傾倒於墨索里尼的女學生」，並在希特勒掌權以後對勃魯姆使用反猶的語句。霍伊並稱，「在魯斯與勃洛考夫人結婚之後，『時代』也就中止了對猶太人的取笑」。

這一番言論也曾被幾個「時代」編輯爭論過。閱讀「時代」很容易明白，當英格索爾任它的出版人時，是它還有點開明的唯一時期，同時即使在魯斯與勃洛考夫人結婚之後，「時代」上仍出現「巨顎猶人佛里夏格」「嚴峻的猶人」「嘔叨的猶人」「狡狴的猶人」等語句。

所有魯斯的出版物對於來信中的批評是極端注意的，在上列這種反猶語句最後停止以前，它曾獲得讀者好幾千封來信。

西班牙的戰事是法西斯主義者使用飛紅帽子辦法破壞民主共和國的陰謀。這場戰事曾在「時代」辦公處引起了糾紛，這情形與其他編輯部發生的一樣，那裏編者與作者對於使用「政府軍」「民族主義者」「赤黨」與「法西斯黨人」等名詞每每發生爭論。「時代」在戈爾斯波羅當國際編輯時，發表過大批有利於佛朗哥的材料。戈爾斯波羅寫佛朗哥是個說話溫和，幽默，不拘小節，有些像羅斯福的人；又說，他的政策是「回復常態」，而共和政府的西班牙是一個「匪徒政府」，保衛馬德里的政府軍兵士是「一些鞋匠，馬車夫與僕役……他們因為後面有持鎗督戰的軍官，因而沒有逃散。……」

本書作者是保衛馬德里時在場的幾十名美國戰地記者之一，我要說這是污辱世界人民有史以來爭取自由最崇高與英勇史詩的歪曲。

「時代」大部分職員是反法西斯的。國內若干傑出作家會舉行一次聚會，聲援西班牙共和國對希特勒，墨索里尼與佛朗哥的抗戰。這些作家中間就有下列這些「時代」「生活」「幸福」的職員：馬休士 (T. S. Mathews 後任「時代」編輯主任)，康特衛爾 (Robert Cantwell)，張伯能 (Chamberlain)，葛洛佛 (Allen Grover)，克洛寧伯格 (Louis Kronenberger)，懷德 (Margaret Bourke-White)，佛拉基 (Mary Fraser) 等。有一本親佛朗哥的小雜誌「記號」(The Sign) (一九三八年四月間) 曾

以抵制威魯斯，魯斯答復稱：

『至於那次「聚會」，我可奉告閣下，並未予以准許，我的屬員現在都知道，我並未許可。我們不反對時代公司內個人，編輯或作者，贊助各種運動。』

『這種「聚會」已第一次引起我注意，目前本公司即將制定有關此種活動的規程付之實行。』

亨利·魯斯。』

『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如果這種流行的週刊不在它的內頁面在封面用大字註明這雜誌係由「製協」的富勒主持，並與「製協」一樣，旨在保衛公司集團，那末這雜誌的一切，甚至它的文藝，都用不着什麼解釋的了。

「製協」為美國反動勢力的參謀本部。在所有希特勒軸心國家膏美以及反動發展到最後不可避免的武裝階段的地方，發動，推動或資助法西斯運動的與「製協」相當的團體都成為法西斯。如果法西斯在美國出現，它一定正如郎霍伊(Huey Long)所預言的以「美國主義」的名目出現，但是它一定要受到巨大的金融與工業勢力支持，才能成功。這點在德義日西葡義希等處的歷史已予證明。

再說，美國反動勢力掌握着巨大的雜誌，其中最見效的一員也許就是「星期六晚郵報」。有一點十分重要，即「製協」的前會長也就是現在出版「郵報」的公司的現任總經理。富勒至今還是指導「製協」政策的內圈人物之一。

有人曾把「星期六晚郵報」的目錄作一包羅萬象的研究，不過至今尚未發表。本書作者曾看到這一篇稿子，它大部分在分析一九四〇年美國在技術上尙算中立，而人人言所欲言的六個月。這分析主要注意着「郵報」通訊員倍斯(Denaree Bess)所寫的文章。他曾獲准旅行別人受排斥的地方，他與高級官員

們有「合作」，他到過淪陷中的法國，荷蘭與挪威。雖然一年以前因為他有一篇文章為希姆萊所不喜歡，因而禁止進入德國，但仍通行於上述這些地方。准他回去的也就是希姆萊本人。有個德國祕密警察的特務曾在巴黎一家旅館內訪問過倍斯，並允予協助。於是以後的安排終於使倍斯受到納粹的款待。據鮑育 (Richard O. Boyer) 在「下午報」內撰稱，當時美國記者是不准隨意採訪的，他們受着監視，「監督」，對待得猶如囚犯一般。可是倍斯的情形不同。他到處走，看，寫。他一九四〇年的一些文章現在圖書館內還找得到。

例如：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德國的野獸馬戲團」——這篇文章是對九月一日希特勒不能結束大戰一事的一種辯護。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德國的歐洲內幕」——這篇文章會引起人們不少抗議與停止訂報。它是對於德國的佔領挪威及以後被處死的挪奸奎士林的一個巨大的洗刷。整篇文章是對法西斯主義者一種無恥的辯護。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荷蘭的苦命」。這文章雖沒有說荷蘭安於納粹的佔領，但是它寫明抵抗希特勒的國家並不值得，因為它如果不投降，勢必遭受可怕的後果。親納粹者的言詞引述得很多，特別是要求一個荷蘭——納粹聯盟的銀行家，而且它對於各處的非納粹商人有所呼籲。它確實是一篇非常有宣傳效力的東西。

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他們用電話佔領瑞典」。這文章與瑞典無關，而幾乎全部攻擊着蘇聯。這文章的用意是把德國列為次於蘇聯的禍害。

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倍斯所寫波蘭的一篇文章成了他所有親納粹的宣傳作品中最邪惡的一篇。這

次他爲納粹對待波籍猶人的情形辯護。波籍猶人約有五百萬人被奴役而致死，或爲窒息室以及其他新式滅人設備所屠殺。倍斯叫一位納粹說明整個情勢，洗制了世界歷史上最可怕的罪行——滅種。

自從二十世紀卅年代以後，『星期六晚郵報』宣揚墨索里尼，狄特廷（Deterding），史泰恩斯（Hugo Stinnes），克魯格（Ivor Kreuger）等許多法西斯主義者，它在五十年代中也顯然是站在希特勒這一面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郵報」刊有下列文字：『日本在華爲和平的四年英勇鬥爭』。有位編輯企圖叫「下午報」相信「那是諷刺呀」。

在「星期六晚郵報」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一日的一期中，又從另一角度致力於黃色新聞。它攻擊勞工，它在一則廣告中要求讀它的下一期，它說在下期可「看到在司法官員以偽造與盜竊罪名而逮捕某一「產大」領袖以前，一位專欄作家對他的撻伐」。

這是子虛烏有的。沒有一個「產大」的領袖「被捕」。

「星期六晚郵報」極少翻改它被受損害者指爲虛偽的言論。美國也的確並沒有對付誹謗的團體，組織，宗教社團，公會等的恰當法律。參議員巴敦（Bruce Barton）自己就是一個墨索里尼的擁護者，同時是巴氏廣告公司（Batten, Barton, Durstine and Osborne）的主腦，他企圖把這件事情當作平民之誤而不了了之，但是「郵報」最後在九月廿八日還是用小字聲明道歉。

在這事情之前，它曾經發表過一個對「產大」長而污辱的攻擊，說它任用通常變節的自由份子，當時又由於美國沒有像法國，加拿大與其他民主國家所有的誹謗法，案子不成其爲可以控訴的誹謗案。這次「星期六晚郵報」拒絕披露「產大」的答覆。

此後，它又由同一作者作另一次「郵報」典型的污辱，結果台維斯博士 (Dr. Jerome Davis) 以誹謗罪控告「郵報」與它的作者史托爾堡 (Benjamin Stolberg)。法院判決史托爾堡與「郵報」誹謗，判給台維斯博士以一筆款項。一九四五年二月，「郵報」又爲了史托爾堡的文章誹謗了傑克森 (Gardner Jackson) 而賠償一千五百元。

「鐵路員工互助會」的機關刊物「勞工」(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曾論及「郵報」不斷以反對工會爲反動的服務，它說：「美國人民遭受着宣傳的閃擊戰。在以謠言攻擊我們時所用巨礮中最虛偽的一種就是『星期六晚郵報』。」

一九三九年「郵報」發表了一批文章，稱爲一個「克里維茲基將軍」(General Walter Krivitsky) 的自供。其中有一篇談到西班牙。本書作者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代表「紐約郵報」前往西班牙)，一直留到一九三七年五月，認爲所有克里維茲基的重要敘述都是假話。

西班牙不僅在法西斯叛變的早期，就是一直到今天對於許多美國人都是一種考驗。西班牙的戰事係由法西斯國際所發動，這國際的國家曾與希特勒簽有防共協定；在佛朗哥這方面，作戰的有吃血的摩爾人，布里霍伽一戰逃跑的法西斯義大利人，還有德國空軍。德國空軍在這裏受到了爲準備宣傳已久的二次世界大戰的戰鬥訓練。在另一方面，支持的是許多國家的人民陣線，這裏面有從中間到左翼，從共和黨，民主黨到社會黨與共產黨的人士。美國的新聞記者與美國的外交官員都曾向國務院、陸軍部與大眾報告，他們是在參觀一場法西斯主義所策劃的大戰的彩排。但是注意這一點事實的人極少。

美國人民如果了解真相的話，一定要全力支持共和派或政府軍的西班牙。反動派與法西斯派就利用欺騙，竭力改變輿論。

「星期六晚郵報」刊登了克里維茲基對政府軍西班牙的攻擊。而且由於「時代」對這種敘述表示懷疑。「郵報」號稱國務院已經證實它那「克里維茲基」的可靠。以後「時代」(五月二十二日)報告說：「本星期，國務院拒絕證實或否認克里維茲基將軍的真實性」。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向用克里維茲基這名字的人在華盛頓一家旅館內自殺了。聯合社並沒有發表所有與這事有關的新聞；而有許多報紙捏造情節，暗示爲兇殺或刺殺，提到「蘇聯政治保安局(OGPU)的長臂」。甚至有地位的「紐約時報」也在小題裏用上「被政治保安局所狙擊嗎？」的問句。

克里維茲基在他給妻子的遺書中說，「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很想活，但不可能。我想我的罪惡是大的……」

他的罪惡是什麼呢？其中並非最小的一件就是由「星期六晚郵報」所載對西班牙反法西斯共和國的殘毒攻擊。

就在他結束他生命以前，他曾設法找人發表他抨擊「郵報」的文章。他曾有一次與美國作家聯盟的職員約會，說話時語無倫次，這一點顯示他的精神業已失常，他抱怨說：

「你知道嗎，如果我把什麼要說的話都講出來的話，會引起很多糾紛……你知道有誰可買我關於『星期六晚郵報』材料的真相的文章嗎？」

「星期六晚郵報」效勞於反動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其時勞勃茲(Kenneth Roberts)、馬可森(Isaac L. Marcossou)與其他幾個全國知名的作家爲「郵報」所聘用，合唱讚美詩，讚美反動的獨裁者，當代的大騙子與狄特廷之流，狄特廷曾出資在巴庫發動戰事，以搶救他的油產，他向「星期六晚郵報」說，他主張「殺盡所有拒絕接他的條件工作的工人」。

一直到今天，「郵報」除幾個作者的名字外，什麼也沒有變。今天主要的反動作家仍為倍斯與泰勒等。泰勒（Henry J. Taylor）從沒有被人提起他是「包裝廣告公司」的總經理，這公司在二九四六年本書寫作時正由「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罪名是有獨佔行爲。泰勒並為斯克里里濺霍華德系報紙工作，並在「美國廣播公司」的電台（支持「通用汽車公司」）上廣播。他在每一處都傳佈反動。

這本週刊反共部分的新人之一是著名的海事作家麥克菲（William McFee），他專門對付海員工會。「郵報」編輯史托特（W. W. Stout）在宣告一篇麥克菲的文章時鼓吹說，因為麥克菲是得到一位「產大——全國海員工會」真正的職員金氏（Jerome King）的幫助，這篇文章是真實可靠的。

至於麥克菲與「郵報」對一千五百萬讀者所沒有說的是所謂金氏者實在就是兇手馬狄洛斯（Jerome Madeiros）。

其次，馬狄洛斯在爲「郵報」服務，與著名的作家麥克菲合作以前，已經是一位出名的工賊，工黨，他所屬工會的叛徒與騙子。在有一次與工會人員的博鬥中，馬狄洛斯殺了一位「產大」的工人，因而被捕，被審，並押入兇殺反省院。當「郵報」與麥克菲被詢陳述事實時，他們都拒絕。從此以後這位著名作者在勞工界就以「說謊人麥克菲」出名。（參考文件：麥克菲的文章見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一日「郵報」；馬狄洛斯兇殺案判決於十二月廿九日，詳情見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的「真相」雜誌）。

美國最高法院的賈克遜先生曾以較大的觀點，探討在美國成爲民主或反民主勢力的問題，發表值得注意的言論。這位當時的檢察長係對麻薩諸塞州法學社演說，他追溯美國成爲民主國家的歷史——以它正式成爲共和國相對照——並舉出一些公然反民主或法西斯主義的勢力，例如摩斯萊將軍（Van Horn Mosley）、哈特（Merwin K. Hart）、普蘭第（H. W. Prentis Jr. 當時「製協」主席）、林白（Lindbergh）、

憲政促進會（顯然是指甘奈特的「憲政促進委員會」）與「星期六晚郵報」。

納粹從不放過利用不民主與親法西斯出版物爲他們宣傳的機會。他們廣播中充滿了赫斯特的「四海」，史匹代克與里昂（Eugene Lyon）的「美國水星」，「讀者文摘」，「星期六晚郵報」的摘要。這裏有一個文件作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外國廣播收聽處供給各廣播電台與報紙以新聞，它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發出了下面這一段文字：（極少報紙採用，因爲「郵報」自己就是一個巨大贗者）。

「一九四一」三月十七日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二——

納粹引述「星期六晚郵報」，表示租借法案的決定係由羅斯福單獨負責

華特（E. D. Ward）爲前美國報紙代理人，現爲納粹由柏林作短波廣播，今夜他宣稱，決定通過

租借法案的負責者不是美國人民，而是羅斯福總統，下文見今夜較早的播音：

華特的真名是狄蘭奈（Edward Delaney），他廣泛引述「星期六晚郵報」的文字，這裏有幾節

他的廣播是哥倫比亞公司的短波收聽處所收錄的……

「讓我爲諸位引述一月四日一期「星期六晚郵報」所載的社論……

「所引述的「星期六晚郵報」社論曾譴責美國總統，說爲租借飛機及其他軍火負責的不是美國政府，而是羅斯福一個人，『與加拿大的軍事同盟』也由他一個人負責。爲希特勒工作的華特接着說：

「星期六晚郵報的引述完了。

「但是我們據說一個人並不能作國事的決定。」

「那麼剛才我從一月四日「星期六晚郵報」上所引述的言論是正確的還是虛偽的呢？」

「如果它們是假的，那麼這出版物正犯了美國歷史上最巨大的誹謗罪，同時法律的訴訟當叫他更正。但是這種訴訟有沒有進行呢？沒有。」

EJ HS L 107 PM

珍珠港事變之後，「郵報」對世界政治的方針已有變更，但是在美國的社會與經濟方面，例如勞工，少數民族，與美國民主等說來，方針毫無變動。它依然是反動派響亮的喉舌。

「柯里爾」(Colliers)：按通常的測驗，例如對勞工，自由份子，反動派與法西斯派等明顯的社論態度說來，「柯里爾」與它主要的競爭者「星期六晚郵報」非常相像，但是不像後者那樣粗率，不負責任與露骨。它不會有泰勒這樣的作家，寫一些狂讚法西斯獨裁者的文章，但是它會刊出史培爾曼主教內容相妨的信件。主教會撰稱，「佛朗哥是個非常誠懇，嚴肅而明智的人」。如果這話對的話，也是似是而非，比一句謊話還壞。由於佛朗哥反對法律與秩序的暴動，以及當時和以後屠殺等所有例證，主教可以說佛朗哥是一個非常誠懇，嚴肅而明智的屠殺者。主教自有權發表他的意見，同時「柯里爾」發表那種意見以至主教似是而非的言論，也具有充分自由。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一日「下午報」曾以四頁篇幅指出主教的錯誤。這事情「柯里爾」自然不會幹的。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柯里爾」攻擊海員工會，為專欄作家皮格勒(Westbrook Pegler)辯護，皮以前曾誹謗過全國海員工會。那時海員工會死亡人員之多在比例上高過於美國空軍，或步兵或任何其他作戰部隊。海員工會的新聞聯絡主任希伯曼曾寄「柯里爾」以關於它(及皮格勒)轉述海軍人員言詞的反駁，要求「柯里爾」予以更正，「柯里爾」拒絕答復。

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一期「柯里爾」上，它攻擊了墨索里尼。這時摩根對法西斯義大利的借款已不值得挽救。可是早六個月還有希望的時候，「柯里爾」曾發表一篇讚揚的文章，復活了一九二五年摩根的神話，即墨索里尼已把義大利從布爾雪維克手中援救出來。

至於對墨西哥，「柯里爾」一直撰寫文章，攻擊它的政權——以及它的石油政策。布爾雪維克匪行「一語一向是「柯里爾」用來說明墨西哥將油田收歸國有一事的。而墨西哥的執行這件事是根據一九二七年共和國憲法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柯里爾」主要的社論是「重訂華格納法案」。

這些只是所存一千件檔案中抽出的幾個例子。這一千件檔案都足以證明「柯里爾」與「製協」與摩根家族的政策亦步亦趨，從未寸離。——其實摩根在它的股票中只佔一小部分——不然的話，也可以說，這一千件材料正好與它們的政策巧合。

「自由」(Liberty)——這雜誌已換過了許多人。它是由「芝加哥論壇報」與「紐約日報」的老闆麥考密克與柏德森所開辦，它有時蝕本至一千至一千五百萬元之巨，但是因為有戰後捐稅法的關係，蝕本對他們根本不是損失。以後他們對蝕本生意感到厭倦，乃由大老闆麥克費鄧接管編務與處理損失。以後它又轉入亨特公司手中，現在它由亨特主編，但產權為「亞特拉斯公司」所有，亞特拉斯公司的首腦是奧特倫(Floyd Odum)。

在這些變動的若干年中，「自由」始終堅持着一個政策：反動。

在奧斯勒(Fulton Oursler)主編的時期，「自由」顯示強烈地反動。奧現為「讀者文摘」編者之一。當時他在編輯方針方面與維勒克(George Sylvester Viereck)合作，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因為

是德國間諜，被捕下獄，二次大戰時又因是納粹間諜，被捕坐牢。當維勒克與奧斯勒在「自由」合作時，維正以納粹聞名。維所寫親納粹的文章就在奧主編的「自由」上刊出。維案開審時奧維兩人的通信曾被宣讀。關於這種合作在有一個文件內有不少參考例證（見京兆區美國上訴法庭控告人簡述的附錄第八二〇四號——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入檔）。在該文件的一百七十一頁有下列一節文字：

「維勒克先生曾是……麥克費鄧的出版公司的顧問編輯。在紐約「德國情報圖書館」（納粹宣傳機關）被迫關門以前，他是它的文學顧問。

「維勒克先生的許多著作由「自由」，「星期六晚郵報」與赫斯特系報紙刊載。這作家是「慕尼黑日報」的駐美通訊員。

（一七二頁）

「問：現在，你能否告訴我們維勒克先生為「自由」雜誌作什麼工作，大概在什麼時間？

「答：他為「自由」雜誌做不少工作，時間大概在一九二五年之後，不久到二三年以前，確實時間不知道。

「問：現在你能否告訴我們維勒克為「自由」雜誌做什麼工作？

「答：他起草文稿，編輯與準備發表由其他人署名的文章，這些就是他為「自由」作的主要活動」。

審問者是助理檢察長馬洛奈，證人是奧斯勒的助手。其時「自由」的老闆是麥克費鄧，編輯是奧斯勒。

「自由」像百分之九十九依靠廣告的雜誌一樣，在編輯方針上是始終反勞工的。它還有其他反勞工的用途。在拉福萊特所作違犯言論自由與工人權利的調查中，證件第八十六號就是「鐵路帳務審查公

司」外勤律師的一封信。至於這公司，拉福萊特會稱爲一個流氓，工人，工賊與罷工破壞公司的間諜等的接濟者。這封信內說：

「對你在「自由」雜誌等關於某事的說法，極感興趣，我已經附和，同時對「星期六晚郵報」的文章也表贊成，我從每一本雜誌中都已獲得良好的論點」。

證件一三六號是罷工破壞社在亞特蘭達的代辯人艾維的回答：

「茲附奉「自由」雜誌的剪報一份，諒爲閣下感覺興趣，特別爲有關「國際買賣」的一部分。本人以爲閣下對這問題以有所準備爲妥……本人建議閣下立即毀滅此函……」

雖然「自由」從沒有直接領受「製協」的津貼，——與整個出版界都間接得它的金錢一事，可資參照，全美國一年的廣告，費用爲二十萬萬元，其中大部分都來自「製協」的製造商——可是直接遵循「製協」的觀點，正像其他流行雜誌一般。

奧斯勒聘用了爲「製協」所僱的人員索柯爾斯基，担任無恥新聞的寫作，爲托登廣告者作辯護。有一天奧斯勒的女兒問他爲什麼經辦廣告。奧勒斯告訴他的女兒說，「廣告上說的都是不確的。我根本不相信他們一句話」。奧斯勒「決定把『自由』的篇幅用來護衛廣告。他想到一個能把事情說來「非常逼真」的人。（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四日「民族」）這人就是索柯爾斯基。（拉福萊特委員會在作關於「製協」的報告時，決斷說「製協」「在祕密中」施行「奸計」，並收買大學教授，新聞記者，教師，其中也包括索柯爾斯基此人）。

「自由」像它大多數競爭者一樣，載有大批專賣藥物廣告。通常專賣藥物不是害你就是騙你的錢；大約百分之九十九是質劣而沒有價值的。「聯邦貿易委員會」每天發佈取締專賣藥物廣告禁止欺詐規程，

但是不少美國報紙每天隱匿掉這種新聞。

吉曼博士在他題名「烟籠美國」(Smoke Over America)的重要著作中曾指出麥克費鄧各出版物的一點明顯的虛偽，這也包括「自由」在內。「物質文明之父」麥克費鄧曾撰文反對吸用烟草，但是他從「芝加哥論壇報」把「自由」接手過來，他發現他收入的大部分就是香烟廣告。他照樣接受。

當「自由」歸由「亞特拉斯公司」經營時，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它第一期雙週刊終於做出了白朗兄弟，哈立曼，摩根或「製協」雜誌所沒有做過的事情：公然發表長文讚揚「製協」。這文章由一個名叫史坦梅茲的執筆，開始就說，哈格羅夫在工業大會所作「看，私有企業」演說，「為全國報紙標大題以響應。」這話是不確的。「真相」(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卅一日)發表這篇演說時，曾註釋稱，原文見(十二月十四日)「國會記錄」(A六〇〇五頁)，除「芝加哥日報」外均未予刊出。本書作者曾向全國各地新聞界人士詢問，結果發現雖然所有其他「製協」發言人的言論都有些記載，不論是紐約報紙，或任何其他城市報紙，或聯合社，或合衆社都沒有報導哈格羅夫的演詞。

「自由」接着說，在「製協」的活動中，曾為巴拿馬運河與新的純潔藥品法律「化過不少錢」。它也許開掘過巴拿馬運河，但是至於純潔食物藥品法，那是一羣「製協」會員們的作為，他們取消了杜格維爾法案並閹割了代替杜格維爾法案的柯普蘭法案。

其次，「自由」說「製協」的宣傳機構至少已與「若干比較強大的勞工團體相等」。根據「獨佔調查委會」單冊第二十六號，我們可以說，「自由」這說法也是假的。「製協」的宣傳機構較所有勞工團體的宣傳機構大許多倍，其宣傳數量之多又大千倍以上。

再從政策上來檢討，「自由」從反動到法西斯，從加害勞工到飛紅帽子，在它四度易主期間，已經

爲密切遵循同一個老的大企業——「製協」——神牛的方針，盡了很大的力。

至於反共一點，「自由」有過下例一段傑作，可資參閱：

「布爾雪維克主義叩着我們的門。我們不能讓它進來。我們必須羣起反對，嚴陣以待，我們必須維持美國於完整，安全與無何污損；我們必須使工人不接近紅色文學與紅色奸謀；我們必須留心他們的意志健全」。

「自由」上作這段文字的知名作者是卡朋 (Al Capone)。

「新聞週報」(Newsweek)——說起來這週刊實在沒有它存在的理由。它的內容只是報紙上的文字改頭換面而已，而且寫得呆板而令人討厭。用五十多個新聞人員，每週連續出版一本旨在綜合與解釋新聞的相當厚的刊物，而做來沒有一點精彩或高明之處，這事情做得簡直使人難於置信。

「新聞週報」是「時代」主要的競爭者。「時代」是活潑，而且一向時常爲了生動而寧可犧牲真確性。有許多訂閱「新聞週報」的人都以爲它該比「時代」少歪曲與少些偏見。「時代」是活潑的，它還承認是有偏向的；「新聞週報」是呆板，而不承認自己有偏向。

「新聞週報」成立的一個妥善解釋是它的老板，銀行家，華爾街人物，「製協」的頭兒們對大企業的週刊「時代」的反動偏見猶有不滿。他們要求更反動的東西。全國銷行的刊物中沒有一本像「新聞週報」那樣一副華爾街面孔了。

「新聞週報」像一切公司所有的雜誌一樣，是反勞工的。「充分就業法案」被「新聞週報」的編輯洛貝博士稱爲「呆人就業法案」。若干時以後，他就成爲「製協」僱用的爪牙之一。

「新聞週報」爲向法西斯效力，曾支持佛朗哥，而打擊西班牙的政府軍。以後有人向它提出抗議。

它當時的編輯 R 史密斯就回答說，「所以稱共和黨人爲『赤色份子』，是爲了澄清的緣故」。

「新聞週報」曾聘用英國陸軍的富勒少將撰寫軍事分析。以後由於溫吉爾的一再抗議，將軍被解。可是事實是富勒將軍是德義以外少數公開承認的法西斯主義者之一。他是「不列顛法西斯主義者聯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的會員之一，是親納粹，反猶團體的一個議員候選人。

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的一期「新聞週報」仍讚譽墨索里尼，說他把義大利從「紛亂、政治腐敗與崛起的共產主義」中拯救出來。二十二年以前，墨索里尼在自己的報紙上說這種說法是虛假的。而在一九二五年，他們利用一部分這種宣傳向華爾街勸募給法西斯黨以借款，而現在它們又成了美國神話的一部分。

幾乎所有對於其他流行週刊的壞批評「新聞週報」都用得上。它爲銀行，大公司，「變協」的自由企業的宣傳比「時代」更公開而「誠實」。

「展望」(Look)——「展望」是全美國銷數衆多的雜誌中唯一有時爲自由主義所偏愛的一種。它的銷數爲二百萬份；而所有反自由主義的雜誌銷達九千八百萬份。經辦人爲伽納·柯爾斯。史都華於調查柯爾斯出版物後的結論說(見一九四四年五月廿八日「下午報」)，它們「在本質上是誠實，光明，公正，豐富，有趣而新穎……它們是推動着共和主義方面最好與最開明的分子……缺乏貪慾使它們又偉大又好——這是人類精神的火花，天才的光耀，壯大的姿態」。

「展望」可不是一本起號召作用的刊物。如按「民族」與「新共和」是開明的刊物的標準說來，它還說不上開明。它的開明只是比諸其餘刊物而言。也許更妥善的說法是：「展望」是流行雜誌中唯一不反動的一本。

在一本書短短的一章內要把所有雜誌作個揭發自然是不可能的。爲了說個大概，只舉了一些例子，即流行的週刊與月刊，它們構成一種巨大的力量，並且是在幾乎統治國內一切的同勢力的掌握中。

這種情形應有完全的研究。至今報導還非常之少。最值得注意的揭發之一是麥克唐納於一九三七年，在「民族」上所發表關於魯斯王國的一批文章。在另一方面，有好些種人用溫和語調，寫一大批無意識的東西，其目的在粉飾那非常漆黑的新聞出版界的實情。

舉例說，昆賽·霍伊寫過一本「新聞及其了解法」，它就故意把清水掏混，——其中有關於本書作者與「真相」的敘述，都是錯的。這些錯誤只須打一次五分錢的電話就可以改正過來。他在這書裏有這麼一節關於瓦雷斯與「讀者文摘」的文章：

「也許他們避登爭論的政治問題的文字是爲了銷路」。「也許這是他們高超的精神」。「沒有一本美國雜誌比它更少外界的控制」。「讀者文摘」使用這種獨立地位主要爲促進大多數美國人堅決贊成的一般的人道運動」。「瓦雷斯的編輯天才」。「好幽默，悅意而輕鬆」。

談到摩根在「時代」的權益時說：「有的只是「連系」而非「控制」。……「時代公司」叨光於摩根款項，智囊，與影響的地方不及仰仗它自己經理人才的地方多。如果光是金錢與影響就能辦一本成功的出版物，那末銀行家一定比現在更富，而出版界更窮」。

談到「新聞週報」時說：「『新聞週報』已逐漸成爲個過得去的家族的產業，如哈里曼家，阿斯特家，惠特奈家，梅隆家等。這些家族利用「新聞週報」的權益並不大於摩根利用「時代」的權益。極少金融家像掏糞缸的新聞工作者一般直接控制他們的出版物，如果他們予以控制，那就大家都受害」。

對於霍伊我們不能說他是一個僮僕或是一個愚人，他和一般作幼稚，荒謬，愚笨或宣傳言論的作家等情形不同。他並非新人，他和「時代」「生活」與「新聞週報」的人員同樣了解，在這些出版物的歷史上，從未發生脫離大資本路線的事情，凡是摩根，哈立曼，哈克納斯與「製協」巨頭們有權益的雜誌都是華爾街與工業主所建所謂自由企業制度的保護者，宣傳者與辯解者。這點甚至於若干愚人都知道的。

霍伊既不是僮僕也不是愚人，甚至也不是辛克萊筆下早餐中有鞋油的那種厚顏的新聞記者。可是他是伍爾夫（Humbert Wolfe）的兒童之一。伍爾夫曾提稱：

謝謝上帝，

你休想賄賂或拉攏

英國的新聞記者。

但是，

看清這人的作爲，

不受賄賂，那是沒有的事。

霍伊就是這一型的一個事例。

自然，世間確有不少誠實而天真的人，他們相信我們生於有無數巧合的世界，而這個巧合的世界正是可能實現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什麼都沒有經過計劃，自然什麼都不是邪惡的。

不幸，這種誠實而天真的人們，例如「編輯與發行人」「紐約時報」與其他報紙的編者，發行人與

所有主，正好是控制大部分輿論的人們。他們可能接觸到千百萬人。他們可以告訴千百萬人說下列這種事實是絕對沒有意義的：

摩根家族的一員是「時代」的經濟支持者，而「時代」從它第一期起就保衛着摩根家族。

哈里曼，阿斯特，J.P. 摩根與其他權勢佔有與控制着「新聞週報」。「新聞週報」是反勞工的。（正是一個「巧合」）。

最大的兩個廣告者是汽車業與香烟業，它們是定價最高與最廉的公衆使用或消耗物品的製造人。它們每個每年給與報紙五千萬元。因此在一七五〇家報紙中間，發表「聯邦貿易委員會」許多對付香烟製造者，或汽車製造者騙人的百分之六的裝備計劃的禁止欺詐規程的只有十七家報紙，即不到百分之一。（那倒是一七四五個以上的巧合）。

在外交方面，受流行雜誌所幾乎一致攻擊的是蘇聯，其次的一個犧牲者是墨西哥。在墨西哥革命的初期，美國報界發生很大的紛亂，但是以後問題明顯了，「匪徒」的計劃是使墨西哥歸給墨西哥，與號稱「科學」等人不同，他們把他們的國家賣給美國的石油、銅、銀與大工廠的業主，——於是美國報紙公然站起來，保衛金融與大企業。

像許多其他問題一樣，墨西哥問題的根本是石油。墨西哥一九二七年的憲法宣佈所有地下自然資源屬於人民。一九二七年以後，腐敗的墨西哥勢力，由腐敗的美國勢力予以協助，曾企圖改變或陰損這個憲法的規定，在每次重要的時機，例如總統選舉等，「北方大人物」的報章雜誌都與兩國的腐化勢力頑強地站在一起。

「柯里爾」「星期六晚郵報」「大西洋月刊」（指在以前由佛朗哥法西斯主義的辯護者席特威 *Sitter*）

ry Sedgwick 主持編輯時期)，以及其他像「工廠雜誌」(Mill and Factory)之類的商業雜誌，都刊登連篇文章或專輯以攻擊墨西哥憲法，開明政黨，恰當地選出的政府及其一般政策。這些雜誌施放的大砲，用的砲彈也就是「美孚油公司」向報紙與其他被收買的機關出版物所散發的材料。恰成對照的是，大多數不刊美孚油公司廣告，或並不仰仗於洛克斐勒一門的出版物就繼續公正誠實地報告墨西哥情勢。

至於「讀者文摘」，由於它不登廣告，許多人以為它與大資本沒有關聯。它不像其他雜誌一樣旨在找錢，也許所有它的老板的要求是大權力。在大獨裁者中間，墨索里尼比衆不同，沒有錢的貪慾，這是相當有趣的。

在參議員作軍火調查時，有位參議員說，「金錢爲萬惡之根源」，糾正他這種說法就是摩根自己。摩根正確地說：「萬惡之根源爲貪錢」。你將發現希特勒，天皇，薩拉查，佛朗哥，裴隆與其他獨裁者，他們每一頁的歷史都是金錢與金錢的貪愛織成的。墨索里尼接受法國五萬法郎的賄賂，(另加每月的津貼)，因爲他要權，他自己說過，在歐洲國家擁有一家報紙是得權最容易的方法，千真萬確。墨索里尼允許義大利全國製造商協會與各類團體資助他攫取權力，但是他不像希特勒那樣准許德國鋼鐵托辣斯作同樣的行爲，因此他沒有錢，也沒積錢，沒有聚錢致富，或過百萬富翁的生活。

金錢也交織在「時代」「生活」「幸福」「星期六晚郵報」「柯里爾」「新聞週報」等的大雜誌的篇幅上。非厚顏作家麥克唐納曾指出魯斯和他的雜誌如何一年又一年地「深陷於他朋友摩根家族，拉蒙特，台維斯與摩洛的工業財閥的手裏」。而且「時代公司本身也成爲大企業」。它在工業方面具有大量投資。瓦雷斯每年所賺幾百萬金元難道能與其他百萬元，百萬世界沒有關聯嗎？霍伊的說法怎能叫我們相信？

自從商業主義在一次大戰之後深入以來，具有五千萬銷路的報紙與一萬萬銷路的雜誌，在他們的編輯方針上就有了兩重目的。按普通的說法，這種目的是：

(一) 賺錢。

(二) 保護他們所賴以興隆的制度。

在二次大戰之前一個時期，二次大戰時期與緊接着的戰後，這些出版物爲了追求它們的目標，它們最重要的業務一向是在危機與戰爭中隱瞞關於大企業奸謀的真相；並指揮公衆的憤恨以反對開明人士，進步分子與勞工團體的領導。

第三部 大企業

第十一章 大戰中的大企業

一九四二年有位無畏的參議員曾譴責過美國的兩家最大工業妨礙作戰努力，他真正作了叛國的控告。他說「目前鋼鐵的嚴重缺乏責任在那些企圖使獨佔永遠繼續的大鋼鐵公司」。

石油與鋼鐵對勝利極關重要。這位參議員於三月廿七日說：「甚至於在我們已經參戰以後，新澤西美孚油公司仍竭力保護德國政府對於一種重要作戰物資的控制。

「先賢派屈列克·享利說過，如果那樣是賣國——它自然是賣國，——應予嚴重注意。

「是的，它是賣國」。

「你再不能用別的辦法來解釋它」。

作這種抨擊的參議員在一九四五年成爲美國的總統。

對賣國的控訴是杜魯門委員會全部戰時調查的歷史上最驚人的一則新聞，雖然報紙被迫報告官方所作調查，甚至公佈各多方破壞作戰努力的公司與職員們的名字，可是大部分報紙不是隱匿，就是埋沒了這項新聞。

進步的「下午報」把這新聞標以「美孚被控賣國」的大標題。更驚人是的「紐約日報」也給了這新

即以兩欄的題目。四月五日，「下午報」報告稱，美國新聞界在「新聞界保護美孚」的題目之下，竭力爲這個被控的賣國奸謀辯解，爲洛克斐勒公司粉飾。「下午報」指責「紐約時報」發表爲美孚辯護的社論，其陳述與國務院調查迥異；它又指責新聞性週刊「時代」曲解，它把新聞歪曲，終於使安諾德與杜魯門，而不是美孚油公司，「成了罪犯」。

大企業在二次大戰中的作爲不僅見諸於一個參院的文件，也見諸幾十個參院文件，司法部的報告，以及其他不容置疑的機關的報告，所有這些資料都容易獲得，不能視爲誹謗，由於大銷路的報紙雜誌都沒有登載，它們還值得由幾本書來刊佈。不幸，到目前爲止，還沒有這類書出版。

問題且分三個顯著的方面，可寫的事例極多：

一、大公司拒絕爲一九三九年國防方案與一九四一—四二年第一個戰時方案生產，施行「靜坐罷工」。

二、對美國人民巧取豪奪；製造與賣出有毛病的飛機發動機，銅綫，子彈與其他作戰物資，因而危及了美國士兵的生命。

三、最大的美國公司按卡迭爾的密約，供應即將成爲我們敵人的國家以物資與情報，並使美國無何準備。（關於卡迭爾的書籍已出了一些）

在大戰期間，以至於現在，關於整個商界的真相迄爲報紙所隱匿。我們總算沒有爲令全國震驚的大調查等候二十年。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聶伊——范登堡軍火調查委員會曾向世界揭發了死亡販子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們在戰線兩方獲利。這次政府每一個機構都相當盡職。這些成爲納粹卡迭爾成員的美國大公司會被舉發，那些因製造有毛病的彈藥與電線而大發其財的製造商被揭露，被審判，定罪。

與罰了少數錢；但是天曉得，美國的報紙，根據我們莊嚴的憲法「人權法案」第一條，享用着它的特權，對上述種種保持緘默，出賣着美國人民最大的權益，一面倒地每天用大標題來攻擊生產飛機大砲坦克以贏取戰爭的男女工人。

報界有全部隱匿的事情，有活埋新聞的事情。一般新聞故事中犯罪的人名字被隱匿，同時又有報酬優厚的粉飾運動，這種運動接連着每一次官方對腐敗的揭露，同時還往往有一種巨大的「對外聯絡」的廣告運動，在這種運動裏，根本不賣給公衆以什麼東西的被控告的公司在報章雜誌上佔有很多篇幅，它們告訴全國這些公司是多愛國，而自由企業制度又運用得如何妥善——還有戰事該自然而然地獲勝。

首先是大企業在推行國防方案時的靜坐罷工。單冊第二十六號正式有下列的描述：

「在一九四〇年國防危機發生時，商界表現了二十三年以前表現過的同一態度。商界可以協助政府與人民，但是在機輪開始轉動以前，付款的標準必須確定。利潤，捐稅，貸款等對於商界比生產大砲，坦克與飛機發動機尤為重要……」

「它發現商界不願按一九三五年文生—特托美爾海軍擴展法案所定利潤限制百分之七或八的原則為國家生產，因此這些規定被取消。因此在前次大戰時工界所十分喜歡實際上可任意決定代價的國防合同的整個成本——加成的原則，在一九四〇年被委員會所通過，其時可容許的價格項目都由財政部決定……」

「商界在確定它可以工作的條件中顯然要威脅政府的基礎」。

同一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調查的單冊第二十一號又稱：

「獨佔損害着民主國家在戰時保衛它自己的力量。國防需要生產量的增加，獨佔却以限制生產與維持價格的方法來增大它的利潤。因此它阻礙武器與物資的購買，增大防衛的費用，加多借款與捐稅，並

破壞國民的情緒。當國家受攻擊時，甚至可能轉勝為敗」。

政府的報告稱它爲「敲詐」。而報紙就儘力隱瞞。

以後國防方案與戰時生產方案合併，而羅斯福總統決定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那種恥辱，使用了政府所有的警察力量來採取行動。

副檢察長，衆院杜蘭委員會，參院杜魯門委員會，米特委員會，彭氏委員會以及司法部的若干高級職員都善盡其職，並寫了他們的報告。他們發現了若干罪犯，驚嚇了其他好些，他們並控大企業或自由企業制度由巧取豪奪到賣國等種種罪行。事實上，戰事終了後，在一九四六與一九四七年，他們還繼續暴露與控告獨佔，發戰爭財，自由企業採用反對自由企業的卡迭爾制度，以及若干真正反美活動；但是在這些年中，讀商辦報紙的人民就很少，或根本沒有聽到這種非常重要的事情。

舉例說：就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副檢察長安諾德曾發表一個關於破壞國家計劃的報告書，他第一個報告述及的事項以後被認爲是大企業在戰時的賣國行爲。安氏稱：

「經過一年的國防努力之後，我們發現消費者受人爲的物價暴漲威脅，獨立商業受瓦解的威脅，而農業被迫提高價格的方法，以便適應情勢。

「我們回顧過去十個月的國防努力，已能看到操縱基本工業的有力私人集團的態度如何妨礙着這種努力，這種集團一直以發展其生產爲懼，因深恐生產擴展會影響它們的控制。

「這些集團一向懼怕別人進入他們的範圍。他們以樂觀的物資估計來隱瞞其缺乏，並修談還沒有出現的生產設備。

「過去一年反托辣斯的調查顯示在美國沒有一種有組織的基本工業不是因爲某些勸告而進行着有限

制的生產，以免他們所謂戰後毀壞性的過度生產。」

當國家在作戰時，遭受着橡皮恐慌，為時歷幾年之久，原因是美孚油公司隱匿了人造橡皮的發明，還有鉛荒，那是因為梅隆各產業與納粹有卡迭爾關係；還有鋼鐵業拒絕擴展；缺乏錳；缺乏工業上每一樣東西。美國所幸運的是，盟國，主要是英蘇兩國，損失幾百萬人命與家庭以及幾十萬萬的財產，撐住着戰線，美國才有以兩年時間，進行生產，製造工具，以爭取勝利。

我們作下述的說法決無誇張之處，即這種情勢比克虜伯的火藥引線每被「維克斯」手榴彈採用一根可賺一個先令的小交易，以及某些物資由美國經丹麥，在英國海軍大將（以後發表為康肯特海軍大將）的默許下運往德國的大買賣都要更羞恥，更有罪，更為賣國。

如果公眾知情，而輿論或者說公眾的憤慨起作用的話，它將是強大不過的。安諾德先生揭發的反響一定產生我們作戰計劃巨大的進展。華盛頓國會裏進步派的領袖議員柯飛，紐約州的議員瑪康托尼奧與汽車工人聯合會國際書記兼財務艾地斯（George F. Ades）等會要求為加速推展作戰計劃由政府接辦汽車工業。自然，報紙上對這事隻字不提。以後安諾德的報告產生。報紙掩沒與隱匿的手法都顯露了出來。

首先，美國第二個大通訊社合衆社把這新聞埋葬在七段不重要的華府新聞內，雖然這個控訴性質十分重大，合衆社也這麼做。以後鋁業的梅隆，台維斯與丟克，通用汽車公司的杜邦，美孚公司的洛克斐勒，美國鋼鐵公司的摩根股東們，被一一提名檢舉，而新聞也被隱沒。這時被指控的已是自由企業制度本身。

杜魯門參議員第一次使用「賣國」一詞也就在這個時候。

在大都市的「新政」報紙「下午報」把這新聞大事宣揚，但是赫斯特系報紙把它完全隱沒掉，已故柏德森少校的「每日新聞」也這麼辦，而「時代」把它埋沒在它廣大而不受人注意的地方。「紐約前鋒論壇報」時常刊出「時代」隱沒的新聞，這次可沒有登這則新聞。紐約的夜報，包括「世界電聞報」在內，也都隱沒了這個新聞。

在費城，新政報紙史德恩主持的「記事報」將這條新聞埋沒在第十頁，它還是提到這回事的唯一報紙。報告書係一月三日發表，照理四日星期日的報紙，星期一的早晚報都應該刊登。可是「費城詢問報」與「公報」都隱匿了這條消息。

芝加哥隱匿的情形尤為有趣。「芝加哥論壇報」當時仍在反對我們對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戰事，仍在千方百計污辱羅斯福政府，如果它的第一項使命——為廣告者——不受影響的話，它也可能利用了這個報告書。可是星期日，「論壇報」的最後一版就沒有一點安諾德報告書的新聞出現。

星期六晚赫斯特系「前鋒美國人報」最後一版雖然由於時鐘上的差別，它儘有足夠時間來排星期六下午收到的新聞，也隱沒了這條消息。

到星期天，該報在第四面第三欄下半面登出了僅僅三段。參議員杜魯門所作賓國的指責被刪。

諾克斯上校的「每日新聞」在星期六第一面上刊出事實報告六段，這也不能算多。「紐約時報」也不見佳。它在第十二面上以一欄題冠於八段文字上，題為「安諾德指控私人集團阻滯國防」。不見杜魯門的新聞。唯一誠實的報導者是費爾特（Marshall Field）的「太陽報」，它在第一版上登出「大企業妨礙軍務受譴責」的標題，杜魯門與安諾德都被提及，同時它也是全國極少數以社論提到這事情的報紙之一。

一月十五日，杜魯門參議員發表（參院國防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書），它第一次對幾個公司的檢舉，其中主要的為「通用汽車公司」、「克里斯勒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美國鋁公司」與「伯利恆鋼鐵公司」等。這報告書如此驚人，即使是最腐化的報紙也不容忽略，但是甚至連「紐約時報」也擅自把有關的公司名字隱沒掉，雖然它在第一面上有四段半以外又在內頁以三欄地位刊佈這個報告書。在另一方面，「下午報」一向不登任何被舉發的公司的廣告，像「紐約時報」一樣登載，以四頁半的篇幅供獻給了杜魯門的控訴狀。

自然，像往時一樣在全國只有少數幾家誠實的報紙刊登這些事實。全國知名的日報中有「聖路易郵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小城市日報中有賓州約克市的「廣知報」與「日報」，在全國一七五〇張報紙中不到百分之一，自然不足以喚起全國注意，引起全國發生正義的憤慨的。

在另一方面，若干報紙與作家立即開始他們支持大資本的自動工作。在杜魯門報告書內主要的罪犯是汽車業，是他們最大的廣告顧主（時常與肥皂製造商與烟草商競爭第一把交椅）。下面就是一段粉飾的文章，係由其時霍華德系報紙現為赫斯特系報紙的專欄作家皮格勒所寫：

「汽車工廠為生產而改變時，曾有巨大而無可挽回的物資耗費與時間損失，這究竟是華府的劣政，工業的無效率，汽車業對社會主義突襲的經濟上的謹防或誠實的恐懼，抑或所有各種因素的綜合所引起，這有什麼鬼分別？……自然各汽車公司要放棄他們正常的交易是緩慢的。……當「產大」提出「使

用與改變汽車業已有機器從事飛機生產的「實際而簡單的計劃」時我正在華盛頓。……也許大王們把它當作旨在將工業由所有主手上奪下來的社會主義計劃而予以拒絕，犯了錯誤。這些工業主恰巧都是參戰軍人會的。……（皮格勒顯然不相信奧馬荷奈的報告，即二百個家族擁有並控制着美國工業，杜邦控制

普通用汽車公司。工業勢必被社會化了，天知道戰事告終時誰佔有它。……但是在資本家與私有財產的信任者們，保守該是他們一定的反應」。

皮格勒這位社會思想家的論調是並不奇怪的。事實上，我們可以說所有在每次競選時攻擊羅斯福的一部分報紙，所有為「新政」與進步之敵，反動之友的報紙（保守些說，報紙中百分之九十）很快就來為每一個被指責以由忽略到賣國等罪行的工業，公司，與個人辯護。廣告也盡它一部分力氣。廣告業的通訊「篇幅與時間」會稱：「安諾德說起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所為與慎重地不為的情形。……美孚的法里許與艾塞敦已起來為他們辯解……同時美孚的廣告社麥伊公司（McCann-Erickson Inc.）因很了解報界自己為圖利的立場而收入極豐，正準備發動廣告運動，以進行必要的事項」。

在同一段報導中「篇幅與時間」又指稱，「對美孚是不會有什麼妨礙的，理由是它的力量已深入政府，深入到杜魯門委員會之內。該委員會的康納利會與奧馬荷奈參議員激烈爭辯，「因而後者『賣國』一詞只是喃喃然低聲說出」。同時衣阿華州的參議員赫林也竭力為美孚辯護。在「戰時勞工委員會」內有美孚公司的前任主席梯格爾，在伊克斯的「煤油協調局」內又充滿了美孚的人員，……他們已把伊克斯包圍得非常周全」。在陸軍部內有布羅昂將軍，他當時還是海灣公司的副總經理。「篇幅與時間」談到「死亡販子」一詞的復活時結論稱：「把法里許，霍華德，梯格爾等認為柴哈洛夫（Basil Zaharoff）的合法後裔正是一點不錯的好主意」。

四月二日「紐約時報」以整整一欄的社論為美孚公司大事辯護，這種辯護美孚出一百萬元也不一定實得到，現在却幾乎不勞而獲。新聞性周刊「新聞週報」於四月六日一期以兩頁的篇幅獻給這個題目，它在十六頁上說，「美國的商業機關從沒一個像美孚那樣受污辱。……安諾德簡直包辦了全國報紙的要聞

版，美孚被罵得體無完膚。但是上星期公司得到了答復的機會，它的「賣國」終於化為茶餘酒後之談」。這段之後還有三段的洗刷。同期出版的「時代」的八十九頁是美孚出資的一張廣告。「時代」得款八千元。像往日一樣，魯斯的其他刊物「幸福」同時發表一大批文章以讚揚某些其他的公司。這些文章的每一篇都緊緊地跟隨着司法部控某公司為納粹卡迭爾一部分的抨擊之後，這樣的公司有杜氏化學公司與巴洛公司（Bausch and Lomb）等。這種洗刷的文章往往在政府發表譴責以後三個月之內刊出，這時間正為找材料與印刷所必需。諒世界巧合的相信者一定把這種文字收進他們的剪報本的。

日報粉飾文字的典型是（四月二十日）「舊金山記事報」所刊華爾陀所寫的一篇整版的特寫，標題為「賣國是個醜字」。它附有杜氏，巴洛與伊索（Esso）等公司的商標作插圖，並且說，報界把安諾德「賣國」一詞來聳人聽聞。——而事實是作大題的十張報紙中不及一張，報紙中為各公司隱匿與粉飾的較真正發表控訴的多。

在五月六月之間，不登廣告的「下午報」報告說「新聞界為伊索公司宣傳」，「美孚得到報界捧場」。「民族」（在八月十七日）說，「甚至出名與時常勇敢的『時代』一類的出版物也為美孚作辯解與掩飾的把戲」，八月廿一日「時代」顯示「勇敢」，發表了整版為法里許，哈斯拉姆與美孚等粉飾的長文，說它們業已能够「駁到政府的控告」。在同期「時代」的七十四頁上又刊出那種八千元一面的廣告，這次是伊索公司出資刊登的。

八月間，當少數數開明報紙向少數開明人士報告「美孚的答辯潰敗」與「法里許於參院查詢時被駁倒」時，那「紐約世界電聞報」刊出八欄寬的大題，文飾的文字是：「法里許向參院稱：美國各機關完全獲悉橡皮專賣實況」。更卑鄙的是一九四三年霍華德系報紙所刊以「創造將來」為題的一批為被指責軍火

公司文飾的文章，他們在二月十九日一天的報紙獻給了最惡劣的卡迭爾罪犯，題目爲「鋸業公司有奇宏作戰貢獻」。

但是最大的無恥是美孚油公司自己所作新聞宣傳的工作。在它被暴露而無法洗清時，它大登廣告，並發送全國所有報紙以談話、報告、編輯意見與「新聞」。麥伊廣告公司使全國報紙都分享一些好處。以後到一九四二年九月，美孚搜集了大批文飾的文章，編成一本小冊子（得有特別的允許，沒有一個作者拒絕）。然後大量在國內散發。封面題目是「神話的結束（文集）」，裏面的引言說事件已「大大地澄清，由各代表報紙的言論可資證明」。經小冊子摘引的有「紐約前鋒論壇報」「波士頓前鋒報」，華盛頓的「明星晚報」，紐約的「太陽報」，「丹佛爾郵報」「紐約時報」。什麼代表報紙！大企業與控制美國的人們的代表。

很有意義的是，這些隱匿所有大公司賣國證據與對它們的控訴的報紙，在一位不負責任的國會議員喬治亞州的柯克斯於一九四〇年以「賣國」一字斥責新澤西州克尼地方各船塢要求每小時增加幾分錢工資的工人時，也用「賣國」一字大事標題。

那時候，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靜坐罷工由航空工業（係由通用汽車公司領導）發動。政府曾以八千五百萬元購機四千架，但是到八月間，只生產了卅三架。據史東在他「營業如恆」一書中撰稱：「一九四〇年大資本的靜坐罷工延遲了國防合同的簽訂，也延遲了大部分合同工作的開始，原定一九四〇年五月，結果延遲到十月初。在這場罷工中，航空工業充任其餘各業的前鋒，爲國防合同上的豁免捐稅的特別規定而鬥爭。一九四〇年夏資方的靜坐罷工與勞工的罷工不同，它們得到了全國大報的支持」。

至於這事情的其餘部分（爲幾乎所有報紙所隱匿），讀者可參閱將才引述的書籍與「事實與法西斯

主義」一書的二五二頁至二六七頁。對「阿那康達」的壞電線，「寇那斯——拉愛特公司」的壞飛機引擎，「美國彈藥公司」的壞子彈都有簡單敘述，同時對「梅隆鋁公司」「美國鋼鐵公司」，杜邦的通用汽車公司以及汽車業其他領袖，橡皮業巨頭等都遭到一般的抨擊。

◎ 國家的防衛交託給了少數公司。幾十萬萬元的軍事預算的大部分分配給了八十三家公司。由大勢力支持的工業出賣國家，——為三百萬萬塊的銀子而賣國，後來還自吹它打贏了戰事。它們賣國的證據曾見諸於政府報告，但是從來沒有傳達到人民。掩蔽的就是報紙雜誌等。

大企業的活動曾引起了一位名叫懷特 (William Allen White) 的一位保守的共和黨人的注意，他是國內有數一些誠實的編者。他曾以下面這種說法來解釋它。(見一九四三年五月他訪問華盛頓之後的「商業中心公報」)：

「任何人到華府走走，都會見到我們是在進行兩場戰爭的事實——一場是對外戰爭，一場是內戰。

「內戰展開在各個戰時委員會。本國各日用品工業部有全國性的組織，而其中不少，也許是大多數是大的全國組織，卡迭爾，同行協議的一部分，它們活動於戰場的兩方面。

「在華府，每個工業部有意於保存自己。它要求在戰時合法或非法地完全隱蔽，戰時告終它的組織毫無損失。

「任何人發現代表大的必需品托辣斯，或同行協議或辛迭加的人員散佈在各個戰時委員會，不免會吃驚一番。如說這場戲由新政派在唱，那是蠢話。它大部由混合的工業財富不任事的老闆們在唱，他們是直接或通過他們僱員控制着組織嚴密的少數司令台，從而操縱這些托辣斯的有形的工廠。

「這些管經理工作的大王大部是表面上謙遜而愛國的美國人。他們有巨大的才能，如果你接觸到他

十分之九的生活關係，你會認為他們是和善，有禮的信基督教的紳士。

「但是在第十個關係上，即他們對自己的機構方面，他們是完全狂妄，無情，不顧人情或上帝，精神錯亂；事實上，其作惡就猶同希特勒。

「他們決定大戰要打得他們自己的股東們勝利，——這是沒有什麼驚奇的。由此可以知道希特勒為什麼不顧一切犧牲，要使德人獲勝的道理。

「但是這些控制巨大必需品工業與按自己的判斷與情緒經營工業的人們的態度並不為平民福利展開美麗的遠景。

「這些工業資本的國際結合是兇猛的人猿，具有巨大的力量而沒有社會的頭腦。他們往來有如一隻古老志留利亞世紀的爬虫，橫行於我們高雅而多少帶基督教的文化中——正像龍已被認為死亡的今日出現的巨龍。」

懷特先生雖然是美國最勇敢的編輯與發行人，可是他仍沒有指出人猿與志留利亞爬虫的名字來。

第十一章 杜邦 胡佛與希特勒

「最後，經濟勢力的集中形成政治權力的集中，結果爲若干強大權益的小集團控制了

政府與全國的政治生活。」

——衆院小商業委員會

美國最有權勢的家族是杜邦家族。它知道它本身所具的力量。

軍火調查委員會（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一次審查會中）曾公佈一紙杜邦公司辦事處的備忘錄，杜邦公司的主要經理人員之一，凱賽少校在這上面替杜邦們發言說，「這是我們的國家……」

其時調查的是以前國聯最重要的一次軍縮會議的失敗。當審詢終結時，委員會主席聶伊說：

「在（日內瓦）全部會議告終以後，全世界的軍火商人們完成了一個他們大爲滿意的條約，我們發

現（杜邦家族的）西蒙斯上校報告說，事實上連國務院也明白誰控制着國家。」

美國的「死亡販子」們曾變換了他們的生意。在二次大戰時，他們號稱他們主要的企業已不再是火藥，而是更新式的炸藥，這話無疑問是對的。杜邦不僅是炸藥卡迭爾美國首要的會員，（這卡迭爾把全世界劃定了範圍，歸五六個公司包辦）而且成爲在化學業上劃分世界的三巨頭中的美國巨頭，這三巨頭就是——杜邦——帝國化學公司——法賓公司（duPont——Imperial Chemicals——I. G. Farben）。化學業賺錢比軍火業尤多，而且不論有無戰事，錢每星期在賺進來。

法賓被發現是希特勒的後台老板之一，它的主要老闆也就是首要的納粹。卡迭爾所武裝的不是民主國家而是法西斯主義。同時所有證據指出法賓是鼓勵納粹發動征服全世界戰事的勢力之一。

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六月，破碎的世界舉行關於原子力的會議，而杜邦公司被指責企圖獨佔一種或者毀滅宇宙或者將全人類由匱乏與恐懼中解放出來的力量時，杜邦又發表了一個否認，說它在原子發展上為愛國而盡力，而美國政府只償他美金一元，它什麼專利權也沒有得到。這話是真的。

杜邦聲明的結論說：說到法賓，有人暗指杜邦與德國公司具有損害美國或聯合國的關係，此點純屬子虛，其情形猶同『真理報』所謂原子研究已『賣給了私營的獨佔機關』一般不可信。

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美國政府會指控杜邦，英國的帝國化學工業公司與德國的法賓以及日本井合組卡迭爾。但是杜邦被政府所調查已非第一次。在聶伊——范登堡軍火調查委會，拉福萊特——湯姆斯的公民自由調查委會等所得文件性的證據中包括下面幾項罪名：

一、杜邦會秘密協助德國武裝，特別是協助希特勒。（見美國國會軍火調查會審查記錄第十二部，這事的全部總結及胡佛秘密的揭露可參看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及八日的「真相」。）

二、杜邦進行此項工作時會得以後被選為美國大總統的商務部長的協助，而杜邦也就是這位總統的最大經濟後台之一。這人就是胡佛。（見七十三屆國會軍火調查記錄第九部）

三、杜邦控制着最大的汽車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它和其他同業一致拒絕改造坦克與飛機，拖延數月之久。並阻滯坦克引擎標準化。（見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三日「真相」）

四、杜邦一門為「製協」內的金融巨擘，該會的目的就在打擊工會。（見附錄十九）

五、杜邦一門為「自由聯盟」及其附屬機噐危險的一批經濟後台。這些附屬機噐中包括「共和國前哨」，它是第一個真正重要的法西斯運動反猶的機噐。（見附錄二十二）

六、在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中，杜邦們投下的錢較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單冊第二十九號所列其他任

何統治美國的家庭爲多。杜邦與通用汽車公司的史洛安爲南達科他州共和黨競選付出九千元，合全部費用五三、七〇〇元的百分之十七。

七、杜邦也協助日本武裝。一九三二年三井爲硝酸——阿莫尼亞炸藥公式，付與杜邦九十萬元。（見軍火審查記錄）

八、杜邦們，通用汽車公司以及其他幾個美國公司曾與納粹代表鐵發爾斯克與克林格通同一氣，使首要商人與共和黨人結成商業與政治的同盟。（見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國會記錄）

上述各公開的出版物的參考書目足供那位能找到一個胆敢出版關於杜邦帝國書籍的出版家的人以一種鼓勵。可是本書因爲篇幅有限，只能刊出它兩段插話的一個簡短的總結，以示杜邦帝國國際政策的一貫。

（一）杜邦，胡佛與希特勒的故事

凡爾賽和約不能造成和平，國聯在幾年中一再開會，以便商議世界裁軍，鬧出幾個世界經濟弊病的藥方，建立國際正義。一九二五年，謠言盛傳德國已祕密進行武裝，其時一次軍縮會議已預定在日內瓦舉行。

在軍火調查中發現美國商務部長也即以後的總統，胡佛曾電邀若干軍火製造商前往華盛頓，舉行祕密會議，以便商定一種聯合行動的方式，以反對日內瓦的軍縮會議。杜邦及其他彈藥槍砲的製造者都獲得胡佛邀請的電文。這裏是溫契斯特連發武器公司所得胡佛電文中重要的一段。

「請閣下即派代表一名，參與非正式預備會議，以便商討今後日內瓦會議的經濟態勢，該日內瓦會議將商議管制武器彈藥與作戰工具的國際貿易。出席日內瓦會議美國代表如能三分獲於美國競技武器

與彈藥的製造者的意見，以便保障彼等利益，事屬十分重要。……另有裁軍草約一份，今由郵局寄奉。」（見二一三八頁）

證詞又揭露杜邦及其他公司在美國人民被通告以前獲悉了以後的軍縮會議，同時在美國代表羅格爾將軍受到正式任命以前，他們已經開始與他集議，在會議的情形開始公告以前，他們已造訪過美國政府的官員，特別是陸海軍人員。以後調查時聽取的報告證明，這些大軍火商的院外活動團會對軍縮一事進行破壞。

I 杜邦曾在證人席上宣讀他參加胡佛那次會議的代表給他的報告書：

「會議係部長胡佛召開，他提議到會各代表發表意見，寫成意見書，並推派一代表有關工業的委員，會參與下一次會，屆時我政府所委出席日內瓦會議各代表可望與會。……本業各代表均一致嚴重反對目

前擬議中草案……」（見三一四〇頁）

杜邦承認會運動羅格爾將軍，——他把這行動稱為「會議」。他宣讀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他的代表西蒙斯上校給他的報告，這日子在美國正式宣佈將為日內瓦會議派一代表之前十八日。西蒙斯上校報告說：

「我遵命往訪將赴日內瓦的兵工署署長羅格爾將軍……

「羅格爾將軍說，美國已允諾對軍備限制方案，採取合作的政策，並謂以後的許可證計劃似乎是最沒有損害的。……陸軍部當注意國務院保護這類美國的工業。……我答謂這點至今還沒有做到。……羅

格爾將軍然後建議說以後許可證歸由（胡佛的）商務部辦理，我同意如此比較妥善。」（見二一四三頁）

克拉克參議員問道：

「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的委任被認為事情非常機密，而在他的委任正式由國務院發表以前兩星期，他竟與閣下（杜邦）代表密商問題，這事你是否認為有些奇妙？」

I 杜邦答道：

「我所能說的就是他顯然這麼做了。」

聶伊參議員問杜邦，爲什麼他要批發許可證事項由胡佛去掌理？I 杜邦答道：

「我認爲，對於商業來往的處理也許商務部比國務院更適當一些。……」（見二一四六頁）參議員聶伊又說：

「杜邦先生，早在一九二四年，杜邦一門對於兩黨，即大政黨的運動有多大的捐款？」

I 杜邦：「……這些記錄都已送達閣下了」

聶伊：「這記錄並不完全……一九四二年給共和黨的捐款總數是三四、〇九六、六四元。你認爲這些捐款與羅格爾將軍的態度之間有什麼關聯嗎？」

I 杜邦：「自然沒有的。」

聶伊：「那末對於商務部長胡佛的態度呢？」

I 杜邦：「自然，沒有。」（見二一四七頁）

軍火調查委會關於日內瓦會議的審詢終於發現，美國國務院是贊成軍縮的，它與商務部之間存有一種衝突。胡佛與軍火製造商們一致，贊成軍火業賺錢，而國務院有意制止這種貿易。聶伊主席宣讀西蒙斯備忘錄的一段稱：

「胡佛先生說美國勢必同意某種許可證的辦法，但是他主張成立一種制度，所有美國稅務專員於接

獲繳呈的領事簽證時，具有自動發給許可證的絕對權力，並謂美國政府竭力消除官機文章，遷延或妨礙。至於巨大的純粹軍事物資如重砲、戰艦之類必須提交華府處理，但屆時，對製造商的遷延或阻礙均將竭力消除。」（見二一五二頁）

換句話說，美國必將通過日內瓦軍縮會議的方式，然後總統與國務院的努力予以騙過，而死亡販子們的生意，仍可以通行無「阻」。

備忘錄又偶然揭露胡佛於參加他會議的邀請中，曾把日內瓦的事務當作「競技武器與彈藥」的事。而在他對於杜邦院外活動者的允諾中是指大砲與巨艦。

主席聶伊稱：

「杜邦先生，西蒙斯上校在六月間總結日內瓦的結果見諸於現在交來的證件第八四七號。這是一封

信：（裏面說）

「至於我們關於國際軍火貿易公約的商談，諒為閣下感覺興趣，我最近訪華府時，曾看到一份於日內瓦所簽訂的公約，其內容不如我們所預想的那麼壞。軍火製造商的對外貿易略有不便，但實質上並無妨礙……」

「整個會議開過而全世界軍火商人設法成立他們感到滿意的條約之後，我們又發現西蒙斯上校報告說事實上連國務院也承認誰控制着國家……」（見二一六六——七頁）

主席聶伊又說：

「好，現在已經很清楚了，事實證明，當我們政府與其他國家政府作某一特別協定的談判時，這並不一定說，政府的各部份意見是一致的。政府的一部同意參加與其他國家舉行會議，可是並不能保證

其他各部會合作，整個政府會終於一致同意。

「在當前的一場爭論中，事實上似乎已經有了強有力的證明，即國務院雖持有希與興趣，參加一次可能在世界軍火買賣的管制問題上有所成就的會議，可是他們受着陸軍部的嚴重阻礙，受着（胡佛）商務部的嚴重阻礙，陸軍部與商務部對軍火工業百依百順，就注意着如何推翻那些反對軍縮會議的人們最關心的計劃。」（見二一六九——七零頁）

軍火調查委會的以後調查中證明，以杜邦為首的軍火工業希望從德國觸犯所有條約的祕密武裝中分享利益。這裏又是一些證詞：

范登堡參議員：

「我打算作個總的說明，……以便大家了解我們的作為。我們應談到德奧的重新武裝。……我們感到我們對於凡爾賽冒險的成果具有直接興趣。如果（日內瓦會議的）軍縮企圖係因邪惡勢力的影響而失敗，那我們就必須謹防這種威脅。……日內瓦會議原是世界歷史上設法裁軍最大的一個企圖。……自然我們可以擺開盟國政府允許德國重新武裝的臆測，……因為它們自己也要求德奧裁軍。……另一個假定就是較各個政府尤為強大的力量對這個結果——利害攸關並起有作用。我們是在獵取這種力量的可能證明。……過去與現在在德國重新武裝這回事中間，在德國之外，利源有兩個。一個就是那些作直接買賣的人。……凱賽少校，你派在歐洲的代表中沒有人早在一九二四——二五年時就向你報告過有種關於德國重新武裝的祕密的英法報告書？」

凱賽少校說：

「我相信有這麼一種備忘錄。」（見二一七三——七六頁）

另外有一個文件對胡佛協助軍火商一事作了最後的證明。這是軍火調查所得證件第八百卅一號。這中間有一份西蒙斯上校給新哈文「溫契斯特連發武器公司」與其他大炮製造商的一紙報告書，裏面有一部分說：

「關於出口武器彈藥的國家立法。

「在一九二五年春，大家知道有一個國際大會將在日內瓦舉行，以便限制軍火的輸運，同時某些外國人士可能活動禁止軍火的私人經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商務部長胡佛致電大批美國軍火商。……

……該會將由胡佛任主席……

「我們發覺胡佛對我們非常同情與幫忙，由於他的協助，曾向其他卅六個同業發出一個請求。……

決議業已起草，表示美國軍火製造商反對擬議中的國際協定……

「一般相信，由於胡佛的指派本委員會與本委會以後的工作，日內瓦會議終於不能採取對美國軍火商有所不傾的國際協定，我知道到目前為止，這個委員會就沒有解散。

愛肯·西蒙斯（簽字）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見二二四二頁）

下面是調查委員會主席最後的言論：

「這封信證明西蒙斯上校相信胡佛先生是與軍火製造商有關的商務部長，同時那個委員會有助於促成日內瓦會議的失敗。……」

聶伊——范登堡委員會在希特勒成爲德國元首之前與之後都曾報告過，杜邦也在協助德國重新武裝的美國公司之內。

德國的大工業在一九二三年開始資助希特勒（鋼業托辣斯的蒂森 *Fritz Thyssen* 在他的「我資助希特勒」一書內有詳細說明）。大工業所要求的是一種安全，即消除德國共和政府將大戰失敗所加於德國人民的金錢損失與困難令它們分担的企圖，工業界要求輕的捐稅，自由企業（這也是「製協」的口號），特別是免於勞工權力增長的保障（舉例說，美國的「華格納法案」）。由於德國是在社會民主黨控制下的一個名義上的共和國，工業界恐懼勞工將成爲脫韁之馬。後來它不久就發現它可以和社會民主黨有所往來。但是它不能欺騙德國的工人。

這時候蒂森聽到希特勒欺騙了一些工人。希特勒把他的黨稱爲「國社黨」，那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簡稱，他作了一些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諾言，提議由工人控制政府。蒂森知道這是一種欺騙，希特勒將得到大企業的金錢。他在一九二三年開始給錢，時爲希特勒酒窖暴動失敗之後。以後希特勒又得到其他一些人的捐款，一九三二年希特勒的星辰失色，似乎一個自由主義的聯盟將繼續執政，於是大企業的卡迭爾助希特勒幾百萬元，並在一九三三年擁他當權。

這種情形杜邦都知道。杜邦的外交顧問史文特在軍火調查委員會陳述時說，他知道克魯伯會「起擬了一個計劃，使工業界爲納粹黨的組織基金捐款，實際上是每一個工廠限定捐納全年職工薪資的百分之〇·五」。德國法賓大托辣斯並通知史文特德國工業是希特勒納粹組織的後台。史文特陳述說，法賓的卜斯赫博士告訴他說，這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與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問題。「實際上卜斯赫是在重述希特勒的宣傳，因爲其時德國執政的是一個聯合政府，右翼方面有保守黨，中間有中央黨，左翼有社會民主黨，它們一致推行着討好納粹的政策。」

軍火調查委員會又獲得消息說，甚至在羅斯福被選而未就職，胡佛仍任總統時期，杜邦會與一位希

特勒的特務簽訂了一張合同，這特務自稱叫吉拉，可是他實際上是國際間諜布倫納。事情發生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其時送軍火到德國仍屬犯法，但是杜邦指定吉拉把軍火經荷蘭私運赴德。合同指定吉拉爲德荷代表，「以談判將拋射火藥與軍事炸藥售與該地區賣主的交易。」聶伊委員會所獲的信件顯示吉拉，與杜邦駐巴黎人員泰勒上校與凱塞少校會協商私運赴德的方法。參院委員會據泰勒說，將大砲溯荷蘭各河上運德國十分容易，因爲途中並無檢查，同時「因鑒於泰勒有由荷蘭往德國的軍事走私極爲活躍的報告，合同的條款規定吉拉的機關在荷蘭辦理拋射火藥與軍事炸藥的販賣一點……非常重要。其次，那驚人的合同也涉及德境拋射火藥與炸藥的販賣，其中對遵守凡爾賽條約所定此種軍事物資的限制，以及美德之間的條約，都並無保留條件。」

杜邦曾將吉拉的買賣告知帝國化學公司的哈利·麥克哥溫，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這位英國的軍火大王答道，「我們的朋友們……都並不空閒，……我相信當本國使用的軍用品獲得製造自由時，……他們在企業中將獲得永久的地位。」但是麥克哥溫不要杜邦打進他那經過卡透爾分配的範圍，因此他要求杜邦取消吉拉這宗買賣。杜邦付吉拉二萬五千元，並把這筆付給這間諜的錢在所得稅報告中列爲「開支費用」。什麼人也沒有被捕下獄。

參院委員會又發現，以後杜邦立即把吉拉這德國間諜調到日本去爲杜邦工作。當吉拉向杜邦請求工作時，曾自誇他是一個在十三個國家中工作過的間諜，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爲德國作不利於美國的工作。由一九一四到一七年，他曾爲巴本與鮑埃特（BOBERT）所用，在美活動，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國對德宣戰，此後這個德國間諜吉拉「就脫離德國關係，並爲救自己的命，爲我們「杜邦」工作了。」這些都是凱塞少校在作證時說出來的。（見「軍火審查記錄」第十二部）

證據已下了判斷：杜邦會參與德國的武裝，協助納粹，杜邦會親善地與任商務部長時的胡佛集議，在他們協助德國武裝時，商量如何減少對軍火業的限制。」

一九二八年杜邦帝國為選胡佛為總統的競選捐了一大部分錢。

一九二八年有一件奇妙事情：確實是在這一年杜邦帝國與「安那康達銅公司」決定津貼一位天主教自由分子史密斯的競選。（這次競選引起的宗教爭論與仇恨，像反對李門為紐約州長引起宗教爭論一樣，足以說明在我們美國不少納粹——法西斯主義，但是這一點當在另一卷裏去討論了。）

杜邦雖是民主黨巨大的經濟後台，可是他們也不忘記胡佛為他們的勞績，因此他們也成為共和黨競選的主要後台之一。他們的做法就為了誰失敗也不會落空。

共和黨人為支持胡佛，曾籌款九、四三三、六〇四元，收買選舉。出錢的就是有數幾個大商人。其中有一半將近五百萬元，由少數出五千到五萬的幾個人付出。一九三二年，聲望毫無的胡佛再度競選，有因他任總統而得利，或希望藉此得利的一百二十二個人捐出了千百萬競選費用的百分之四十。（參考材料見奧佛拉格教授所作「選舉中的金錢」一書）

一九二八年，A杜邦給胡佛經費二萬五千元，L杜邦給一萬元；柯爾斯曼一萬元，費列克斯列名於付五十萬元的一級。通用汽車公司的史洛安付二萬五千元，通用汽車公司的費修兄弟公司與費修車身公司付足十萬元。此外貸款之外，不足之款還由杜邦包墊。

（二）杜邦卡迭爾與納粹之間的交易的全部故事見一九四四年軍惠委員會「國際卡迭爾的經濟與政治方面」單冊第一號。在它第六頁上寫着，「杜邦與法賓之間訂有君子協定，規定一方給與彼方關於新方法與新產品有首先選擇的權利，」以後就講到了一個關於使用三烯製成品的有趣故事。這一種為一般

用途的普拉斯蒂克以八角五分一磅的價錢賣給營商的製造者，賣給牙醫生的同一材料是四角半一盎司。自然這裏是有危險的，牙醫生很快會發覺他們吃虧了。可是在自由企業中這麼做是毫無問題的。只要在賣八角半的普拉斯蒂克內加以砒霜或其他危險性的毒品，牙醫方面也就沒有辦法用了。因此現在普拉斯蒂克內加進了百分之一的毒物。（見十九頁）

當大戰迫近時，卡迭爾開始焦慮前途。那個文件揭露出來，國際卡迭爾的美國會員曾允諾納粹不管那方面在戰後得勝，他們要恢復各個合同與君子協定。有利潤就無祖國。那個文件在提到在某一阿根廷公司內聯合佔有的股票時說：

「關於（戰時股票不能提交納粹）這一點，杜邦支持帝國化學工業公司的意見，但是向法資保證說戰後它一定設法恢復法資的股份。」

「戰時中立國為維持它卡迭爾關係的問題可由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杜邦與帝國公司與法資的關係來說明……杜邦同意保守法資的情報不令英國知道……」

「在美國反納粹政策日趨明顯時，美國若干加入卡迭爾的公司雖然沒有割絕，也減少了它們對德國公司的承諾。」

「舉例說，杜邦在一九四〇年仍與法資繼續談判協定。」（見六二頁與六四頁）

在一九四一年，杜邦公司作了一條決議，它宣告交易在「目前國際緊急事態告終以前，暫行停止。」那文件又以「搶先劫收敵產」為題，講到戰時專利品的分派的事情，裏面引證正式的杜邦合同的文章：

「但雙方同意於任何時期重行分派已分派的專利品與專利請求。」

最後（在七十四頁）這文件又說，杜邦顯然有一種諒解，它的卡迭爾協定，如非全部，大部將在戰後恢復。

杜邦設法戰後恢復卡迭爾的證據最初由副檢察長柏琪將軍提出，他（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在吉爾戈委員會上）說：

「德國的若干獨佔公司將依仗國際卡迭爾協定的維持與恢復而保留其權力，這事情有真正危險。舉例說，法賓與杜邦以及英國帝國化學工業公司會有瓜分南美市場的按排。一九四〇年二月九日杜邦國外聯絡部給杜邦執行委員會的一個報告稱：

「『杜邦公司通知法賓說，它們想戰後使用他們的良好辦事處，並使法賓共享的部分恢復。』」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杜邦給帝國化學工業公司的通知，涉及法賓的債務（在通知內的說法是『前股東』），裏面說。

「『我想我們都已同意，我們有一種道義上的約定，就是如果情勢許可，應使那些前股東重新成爲股東，但是進行這一點的原則當於該時商討決定。』」

說到這一點，主席吉爾戈插嘴詢問是否杜邦——法賓間的約定與美孚間的約定類似，後者杜魯門已指爲賣國，柏琪答道：「對的。」

吉爾戈參議員與柏琪兩人都堅決認爲美孚與杜邦他們恢復與納粹交易的條約是危險的。他們的結論以柏琪在杜邦案提出證據時的談話說得最爲明白。他說：

「由於德國軍事失敗已逐漸接近，我們將看到德人會竭力挽救他們的工業力量。

「德國人知道他們準備另一次戰爭的最好機會在於維持他們獨佔性的工業機構。這些機構與英美的

工業界已訂有協定。如果這種協定能在今後繼續，恢復或再起，那末美國雖能打贏戰爭，德國可早已贏到了和平。

「在今後幾個月中間，我們一定要準備看到許多政治特務由德國湧出，他們都自稱為普通商人。」

……

公衆並不知道這種事實，也得不到什麼證據。幾十年來報紙封鎖了真正的杜邦故事，終使杜邦一門從容發言，好像什麼罪證也不存在似的。

第十二章 金字塔的峯頂

只有較老的一代還記得他們那時候的妖魔：約翰·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此人一面照料幾百萬人之寡婦孤兒，一面他的武裝部隊在柯羅拉多州羅特洛射殺工人；還有約翰·庇爾朋·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他的名字已被用作華爾街與爲萬惡淵藪的財慾的同義字。

日月如梭，光陰荏苒，洛克斐勒名字上的咀咒逐漸消退，這該謝謝一種新武器的最有効的使用。這種新武器就是對外聯絡的宣傳家或富豪領導，這種人可由李伊維（Ivy Lee）爲代表，他聘用一些報業人員，他們或來自「巴能巴來馬戲團」（譯者按：這馬戲團善於鼓吹而醜名四播），或曾在百貨公司廣告部負責通知報館勿登有礙公司名譽的新聞。

至於「摩根」與「華爾街」，它們的重振與恢復工作做得非常完善而祕密，當時只有社會主義者人民黨的殘餘以及以後的共產黨，胆敢毫無敬意地使用這些名稱，他們並因此與許多瘋子與無理性的狂熱者同被若干受尊重的報紙與公民們稱爲「瘋子」與「無理性的狂熱者」。

鑛有摩根之名的華爾街費了卅年功夫去洗刷，終於恢復了公衆的好感，因而甚至一九四六年司法部調查結果，發現全國有六大銀團，其中以摩根史丹萊銀公司爲首，獨佔全國商業，操縱巨大公司，鐵路，公用事業與銀行，並完全操縱大工業，致令「自由企業」一詞——成爲這世紀的笑料，在這時它也沒有遭受惡劣影響。「自由企業」一詞由於文字學上的玄虛，它在一九二九年，經濟崩潰以後移去了對命運不佳的「資本主義」一詞的咒罵。

時代真是變了。在卅年之間，我們看到兩個最有力量的報系——赫斯特與霍華德——改變了它們的政治與他們的社會色彩。前者由一個反對「權益」「華爾街」與摩根等的煽動的號角變成爲美孚，與一度被壽成有角有尾的大獨佔事業的熱心粉飾者；後者由人民論壇成爲「華格納法案」與所有有助於勞工的「新政」法律的打擊者。「紐約世界日報」已關了門。它較小的兄弟「聖路易郵報」繼續在爲人民鼓吹與發言，可是它始終只是一種區域性的呼聲而不是全國性的號角。其餘的報紙如麥考密克——柏德森，甘奈特，與擁有五張報紙的奈埃特新的報系都不是公衆福利的鼓吹者。

這些造成輿論的報系及其同夥在今天不僅與華爾街，摩根取同一立場，而且也爲同一資本系統的一部分，因而它們只會爲美國統治者及其活動粉飾，而決不會暴露。歷史上的事實是政府雖受壓力與政治活動的推動，它也只是依法行事，從沒有去喚起輿論，動員輿論，因而什麼進一步的事情都沒有發生。當摩根與華爾街的金融與工業巨頭正被攻擊時，這情形特別確實。

從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一位聯邦的大法官蒞臨紐約市，聽取司法部爲要求對六大銀行控訴而提出的證據。這六大銀行是國內僅存的六個最有力的私人銀行：「摩根史丹萊公司」「第一波士頓公司」(First Boston Corporation)「第隆李特公司」(Dillon Read and Company)「肯洛甫公司」(Kuhn, Loeb and Company)「巴奈公司」(Barney and Company)「布里斯公司」。(Blythe and Company)此外還牽涉一些較小的公司如「梅隆股票公司」(Mellon Securities Corporation)「拉佛里兄弟公司」(Lazard Freres, Lehman Bros.)「吉庇公司」(Kider, Peabody and Company)「海養司徒公司」(Halsey, Stuart and Company)「哥沙公司」(Goldman, Sacht and Company)「斯東股票公司」(Stone and Webster Securities Corporation)等等。

「投資銀行家協會」共有七百卅個會員，但是其中卅八家經營着全國業務百分之九十一。而在卅八家中間，華爾街六巨頭又做了總數的百分五十七。另外有十四個銀行家做百分之二十一，十八個與華爾街有關聯的局外人做百分之十二。其餘的六百九十二家只做着全國業務百分之九。

六巨頭的分配有如下表：

摩根史丹萊	二、一四二、〇〇〇、〇〇〇	佔總數百分之二三・二
第一波士頓	九八六、〇〇〇、〇〇〇	百分之一〇
第隆李特公司	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百分之七・四
肯洛甫公司	六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百分之六・七
斯巴公司	四七二、〇〇〇、〇〇〇	百分之五・一
布里斯公司	三八八、〇〇〇、〇〇〇	百分之四・二

據「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第二十四號單冊，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九的五年中間，投資銀行經營了總數三六、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業務，據司法部的代表說，在一九四六年前半年中，業務為四、四六五、八〇〇、〇〇〇元，數目還並不完全。

由上述巨大數字中顯示，擁有億萬金元的少數人與少數公司的任何操縱，任何獨佔與任何不利於公共福利的行動都一定影響國家經濟非常嚴重。

司法部會向聯邦大法官稱，這些銀行家確實有一種獨佔，它們為某些目的而使用其權力，因此他們在國家經濟上維持着一種特殊地位。

司法部指控這些銀行家在何業予以扶植，何業予以妨礙時真正具有決定作用。它指責這些銀行家規

定競爭與獨佔的區域，決定價格，決定何種技術改良與新發明應為公眾享用，何種應予延緩或完全隱匿。

它指控這些銀行家不待某一工業向他們求助，就開始拋出股票與債券。

它認為反托辣斯法已被破壞得損害到公眾了。

它最後結論說，按全國製造商協會與報界的說法，「自由企業」是「美國的生活之道」，而現在在所有金融與工業勢力的頂峯却是「自由企業」的反面——完全的獨佔。

對於美國人民，這種控告，證據，與結論都是極端重要的。消息靈通的選民往往能利用輿論的壓力與選票箱，恢復共和國創立者們在憲法，主要在人權法案中所寫下的民主程序。因此事情必須報導。可是大部分報紙在任何有得罪一千個最具權勢的美國人中一個與引起一種經濟損失的危險的時候，決不向公眾報導，相反它站出來說，大部分人民並不知道這些事實，而且也不會明智地行動的。

在這件事例上，也是幾乎完全的緘默。

「紐約時報」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調查開始以前很久，確實第一回提起獨佔，當時它的標題是「對華爾街獨佔的攻擊抬頭」，可是到調查——並不是「攻擊」進行時，「紐約時報」什麼都忘了。這全國最有力量力的報紙竟隻字未提。至於一九四四年時所刊新聞，自然它決不提到摩根家，以後摩根開始被調查時，「時報」——以及其他報紙——的默不出聲自在意料之中。

這新聞登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的一期「真相」。也見諸於八月十七日「鐵路工人互助會」的機關刊物「勞工」上面，以後有少數報紙轉載，例如「紐約郵報」（八月十四日並未提出摩根等的名字）與十月二十五日的「下午報」等。代表蒙大拿州的參議員摩萊認識這個調查的重大意義，曾把「真相」的文

章插刊於「國會記錄」，由於「國會記錄」具有特權，因此過去報紙所作所有藉口都沒有用了。它是新聞，同時所有名字都被列舉出來，任何人要轉載「國會記錄」不會有什麼麻煩的。但是沒有人這麼做。

關於這一點，問赫斯特的「國際新聞社」，或霍華德的「合衆社」都是無益的。不過「聯合社」是一千多家日報的一個所謂「合作機關」，它旨在發表不受任何一位老板歪曲的消息，它揚言保衛新聞道德的信條。這裏有一段聯合社複寫的新聞可以給（聯合社總經理）康特古柏（Kent Cooper）看看。它的日期是八月九日，全文約二百五十個字，不滿一頁。它的第一段說：

「聯合社紐約八月九日電——若干拒絕使用真名的某一全國最大銀行經理人員本日宣稱，司法部反托辣斯公司人員已開始對過去與目前投資銀行業務施行廣泛調查。」

第二節說司法部拒絕批評，而其餘的文字是一些推測。

全篇消息沒有提到名字。司法部的控告雖然驚人，也沒有提起。而收到聯合社稿子的報紙更完全不採用。雖然在技術上說來，我們現在不能指控聯合社參與赫斯特，霍華德以及若干擁有自辦通訊社報紙的「緘默的陰謀」，可是結果是不用陰謀也做到了緘默。正如「似是而非的謊話是最壞的謊話」「半真半假的新聞是最難應付的事情」，只具一部分事實的新聞比較完全謊言，完全隱匿還要壞。

參院小商業委員會發出『小兵工廠公會』（Smaller War Plants Corporation）所撰「經濟集中與二次世界大戰」報告書，這個三百五十九頁的政府報告書也被報界完全予以封鎖。

報紙沉默的理由是很明顯的：政府所發文件從未像這個報告書那樣透露擁有與控制美國的人名。

這報告書曾明白列出「八個權益集團」，它們在華爾街生根，操縱國家，控制着二百個最大公司中九十個，而它們自己以連鎖董事辦法互相連結，並在國內兩個最大的公民團體——「全國製造商協會」

與「美國總商會」內聯合起來。報告書內說：

「國內少數大公司已操縱我們整個經濟，它們只為幾千個股東所有，並由屈指可數的一些經濟巨頭所控制。」

諸如食糧，威士忌酒，雜貨，肥皂，人造絲等業，國內銷售量百分之五十至八十都由二三最多四家公司包辦供應，而且這些公司都通過他們的銀行來往與政治的與經濟的關係聯結着；它們一年年地增大而獨佔化，而每一個用錢或錢為他而用的男女老幼都在經濟上協助着它們，為它們造成獨佔作了特別的貢獻。

這報告書瞻望未來，更預見到在原子能的使用上也存有同樣的情勢。政府曾為原子彈工廠支付十三萬萬元，這些工廠均為「協和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and Carbon Company）「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與杜邦公司所經營。它的設備幾乎全部由「西屋」與「通用電器」兩公司所建造。報告書接着說：

「承辦製造原子物資設備的公司與經營工廠的公司在使用原子力作平時用途的科學知識與生產技術上一定比其他公司佔了巨大的便宜。」

財富與權力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裏無疑是美國民主的最大威脅。參議員摩萊在介紹這個報告書時說過：

「如果我們認為自由企業的制度應予保留，如果我們認為美國經濟應該是自由社會的表現，那末我們對於獨佔勢力獲取權力不容袖手旁觀。我們不能聽其自然，因為在這場鬥爭中間，我們如果努力太遲與大小的話，時機也就不會再來。」

如果這個文件與摩萊對參院的演說發表在布拉克安 (Bryan) 時代，或者甚至在二十世紀卅年代，那末報界與政治上都一定會有强有力的運動接踵而起。要聞版將刊登新聞，而霍華德與赫斯特兩報系的社論將連續以煽動者的姿態出現，雜誌將解釋其意義與危險，——終於被責為澈底舉發。

傑斐遜作過關於政府權力的警告的文章說，「在世界上每個政府裏究竟什麼破壞了自由與人權？那是所有權力綜合而集中於一個團體。」而現在這裏就有了患害政府的集中的證明文件。

五十年代報界緘默的原因就是這世紀初葉那些魔鬼的投意。這些魔鬼已成爲報界的「神聖金牛」。這報告書把摩根家族列於遙領的首位。它以銀行之一——「第一國家」銀行——控制着二百家最大非金融性大公司中的四十一家，其中有十家與 J P 摩根公司具有至少兩個相同的董事。它的經濟控制力共達三百萬萬元以上。

肯洛甫公司的經濟控制，佔第二位，約一百十萬萬元，可是它的名目不多，它擁有十三條主要的鐵路，佔全國頭等鐵路中百分之二十二。

洛克斐勒控制着六十萬萬，梅隆比洛克斐勒一半稍多，杜邦二十五萬萬。這裏有一張刊於「國會記錄」而美國的商业報紙不刊登的表：

摩根——「第一國家銀行」——三百餘萬萬元——

工業——

美國鋼鐵公司

通用電器公司

肯尼柯特銅公司 (Kennecott Copper)

普爾曼公司 (Pullman Inc.)

費陶公司 (Phelps Dodge Corp.)

蒙高茂利·華特公司 (Montgomery Ward and Co.)

美國幅射器與標準衛生公司 (Amer. Radiator and Standard Sanitary Corp.)

格林愛爾登煤公司 (Glen Alden Coal Co.)

國家餅乾公司 (Natl. Biscuit Co.)

費城李亨煤鐵公司 (Phila. and Reading Coal and Iron Corp.)

大陸油公司 (Continental Oil Co.)

聖里吉斯造紙公司 (St. Regis Paper Co.)

鮑爾溫機車公司 (Baldwin Locomotive Works)

公用事業——

美國電信公司

紐約統一愛迪生公司 (Consolidated Edison of N. Y.)

共和南方公司 (Commonwealth and Southern Corp.)

聯合煤氣改進公司 (United Gas Improvement Co.)

美國電力電燈公司 (Amer. Power and Light Co.)

新澤西公共服務公司 (Public Service Corp. of N. J.)

電力電燈公司 (Electric Power and Light Corp.)

尼亞加拉赫德遜電力公司

哥倫比亞煤氣電氣公司 (Columbia Gas and Electric Corp.)

國家電力電燈公司 (Natl. Power and Light Co.)

國際電信公司 (Intl. Tel. and Tel.)

美國煤氣電氣公司 (Amer. Gas and Electric Co.)

鐵路——

紐約中央鐵路公司 (N. Y. Central R. R.)

愛萊漢奈公司 (Alleghany Corp.)

大北鐵路公司 (Great Northern Ry. Co.)

愛托山飛公司 (Atchison, Topeka and Santa Fe)

南太平洋公司 (Southern Pacific)

第拉華西方公司 (Delaware, Lackawanna and Western)

銀行——

保證信託公司 (Guaranty Trust Co.)

銀行家信託公司 (Bankers Trust Co.)

紐約信託公司 (N. Y. Trust Co.)

洛克斐勒——六十五萬萬餘元

工業——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Standard Oil of N. J.)

美孚油公司 (Socony-Vacuum Oil Co.)

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 (Standard Oil of Indiana)

加里福尼亞美孚油公司 (Standard Oil of Cal.)

大西洋煉油公司 (Atlantic Refining Co.)

俄亥俄油公司 (Ohio Oil Co.)

銀行——

大通銀行 (Chase National)

肯洛甫——一百十萬萬元

公用事業——

西方聯合電報公司 (Western Union Telegraph)

鐵路——

賓夕文尼亞鐵路公司 (Pennsylvania R. R.)

聯合太平洋公司 (Union Pacific)

芝加哥太平洋公司 (Chicago, Milwaukee, St. Paul and Pacific)

芝加哥西北公司 (Chicago and Northwestern)

紐約——哈特福公司 (N. Y. New Haven and Hartford)

華巴希公司 (Wabash)

波士頓繭因公司 (Boston and Maine)

密蘇里——堪薩斯——得克薩斯公司 (Missouri-Kansas-Texas)

第拉華——赫特遜公司 (Delaware and Hudson)

李海流域公司 (Lehigh Valley)

銀行——

曼漢坦銀行 (Bank of Manhattan)

梅隆——三十萬萬餘元

工業——

海灣油公司 (Gulf Oil)

柯伯焦煤公司 (Koppers Coke)

美國鋁公司 (Aluminium Co. of Amer.)

西屋公司 (Westinghouse)

瓊斯勞格林綱公司 (Jones and Laughlin Steel Corp.)

匹茨堡煤公司 (Pittsburgh Coal Co.)

美國輓鐵公司 (Amer. Rolling Mills)

匹茨堡玻璃板公司 (Pittsburgh Plate Glass)

美國鉗鍋鋼公司 (Crucible Steel Co. of Amer.)

公用事業——

聯合電燈電力公司 (United Light and Power Co.)

布洛克林聯合煤氣公司 (Bklyn. Union Gas Co.)

銀行——

梅隆國家銀行 (Mellon Natl. Bank)

聯合信託公司 (Union Trust Co.)

鐵路——

浮琴尼亞鐵路公司 (Virginia Ry. Co.)

芝加哥集團——四十萬萬餘元

工業——

國際收穫機公司 (Intl. Harvester)

亞摩爾公司 (Arnour and Co.)

馬歇爾費爾德公司 (Marshall Field and Co.)

威爾遜公司 (Wilson and Co.)

公用事業——

共和愛迪生公司 (Commonwealth Edison Co.)

北伊利諾公共服務公司 (Public Service Corp. of No. Illinois)

人民煤氣電燈焦煤公司 (People's Gas Light Coke Co.)

銀行——

大陸信託銀行 (Continental Illinois Natl. Bank and Trust Co.)

芝加哥第一國家銀行 (First Natl. Bank of Chicago)

北方信託公司 (Northern Trust Co.)

哈里斯信託儲蓄銀行 (Harris Trust and Savings Bank)

杜邦——三十五萬萬餘元

工業——

通用汽車公司

杜邦公司

美國橡皮公司

銀行——

第特律國家銀行 (Natl. Bank of Detroit)

克里夫蘭集團——十五萬萬餘元

工業——

共和鋼公司 (Republic Steel Corp.)

揚斯敦金屬片管公司 (Youngstown Sheet and Tube Co.)

固特異車胎橡皮公司

內地鋼鐵公司 (Inland Steel)

惠林鋼鐵公司 (Wheeling Steel)

克里夫蘭克立夫鐵公司 (Cleveland Cliffs Iron Co.)*

湖際鐵公司 (Interlake Iron Corp.)

銀行——

克里夫蘭信託公司 (Cleveland Trust Co.)

波士頓集團——十五萬萬餘元

工業——

聯合水果公司 (United Fruit Co.)

聯合製鞋機公司 (United Shoe Machinery Corp.)

美國鎔鍊開鑛公司 (U. S. Melting Refining and Mining)

公用事業——

史東公司 (Stone and Webster)

波士頓愛迪生電燈公司 (Edison Electric Illuminating Co. of Boston)

銀行——

第一國家銀行 (包括「殖民信託公司」Colonny Trust)

像一世紀以前一樣，今天佔有與控制美國的依然是華爾街，依然是摩根，依然是洛克斐勒。可是，今天爲了民主與公共福利仍在抗議的人們呼聲已不能爲大眾聽到了。

第十四章 誰收買選舉？

『他〔指奧特里契(Nelson W. Aldrich)美國參院多數黨領袖，大通銀行W奧特里契(Winthrop W. Aldrich)之父，約翰·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 Jr.)的岳父)現在爲着一個確定的目的而工作，即將商業與政治融合，以利於商業；通過政治，攫取政府的機構，並使用它們爲受惠的少數人謀利』。——見鮑歐(Claude Bower)所作參議員卑佛里奇(Beveridge)傳。

如果說金錢在全國與州的選舉中真有作用的話，那末下列的事實也一定是真的：那些付出金錢的人，即包括杜邦、普由、梅隆、洛克斐勒以及其他時時在本書內提到的少數人控制着我們的政治生活，我們的國會，以至於總統。

關於這一點，緘默的陰謀是一向存在的。可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紐約世界日報」(與它有聯絡而至今仍少數值得尊重的報紙之一「聖路易郵報」)曾發表了第一篇關於賄買總統職位的巨大而驚人的暴露。

證據係由一位以前國務院的官員狄金遜少校(J. J. Dickinson)所供給，並由法官派克(Alton Brooks Parker)所證實。派克曾被老羅斯福於選舉中擊敗，至今仍爲美國人民的神話中的英雄。

據狄金遜說，老羅斯福對派克的競選是由一些百萬富翁們規劃的，規劃的情形「正同規劃這一條由這裏通到舊金山的鐵路一樣」。這些富人的名字是：

詹姆斯·史第爾曼 (James Stillman)。

格雷 (E. H. Gary) 摩根的股東之一，「美國鋼鐵公司」總經理。

哈里曼 (E. H. Harriman)，鐵路大王與銀行家。

雷特 (Daniel G. Reid)，鐵路操縱者，美國罐頭公司創辦人。

潘金斯 (George B. Perkins) 摩根的合夥人之一。

布羅格 (Charles F. Brooker) 銅業托辣斯首腦。

培根 (Robert L. Bacon) 又一摩根合夥人。

這張表是在大選以前大約兩星期時由希爾 (James J. Hill) 的鐵路公司副總經理賴門德 (Dan Lamont) 上校所通知派克的。在這事情的前一晚，派克作了一次演說，他說，雖然老羅斯福以一個破滅托辣斯的方案在競選，可是因為就是那些托辣斯在秘密接濟他的競選，方案只是一個大騙局而已。但是派克沒有舉出姓名，也從沒有發表賴門特這張表，雖然謠言盛傳他將在大選那一天公開揭露。老羅斯福激烈地否認他與洛克斐勒們，摩根們以及其他大勢力的交情。

此後休士所進行的保險公司誹謗案的調查揭露「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平等保險公司」與「互助人壽保險公司」中間，每一個都為老羅斯福的競選給過五萬元。一九一二年，克萊普委員會又發現美孚公司捐過十二萬四千元。

事實上，少數報紙的披露與幾年之後的官方調查，都不能通知或激動大批人民。到這時候，已很少人還知道這場誹謗案。

少數被激動者之一是美國文學的偉大偶像馬克吐溫。在他的報紙內寫道「『紐約世界日報』認為

羅斯福對於以金錢買到他任總統的選舉無法補救實屬犯罪。他于犯如此大罪久已被人所懷疑」。馬克吐溫說到老羅斯福的否認，又說，老羅斯福已「錯上加錯，過失之上加了虛偽」。

馬克吐溫又增加一些新的事實說：在大選日前一星期，老羅斯福頗為驚惶，他邀哈里曼到華盛頓，哈又同意另外籌款二十萬元，後來實際上籌了二十六萬元，其中二十萬元花在紐約，專收買那些游移的選民，因此造成十萬票的轉移，獲有了紐約州全部選舉人票，從而確保了共和黨的勝利。

馬克吐溫指出說，「有錢的大公司供給了巨款，他們的諒解是「他們將收到庇護獨佔的報答」。同時他又說老羅斯福「欺詐」，因為老羅斯福一面爲了順應人民要求而公然攻擊大公司，一面暗中在領取它們的款子來賄買總統職位。這位名作家最後說，「哈里曼等人收買了他並爲他付錢」。

在一九一二年克萊普委員會調查之後，通過一批新法律中的第一個，目的在終止選舉的收買。但是也只是「表面上的」。克萊普調查之後產生的法律禁止大公司爲政治競選捐款，但並不禁止公司總經理，主任或像杜邦兩歲的孩子那樣什麼也不是的人籌集五十萬一百萬的捐款。

在運動費的久遠歷史上，只有兩本書曾經略地提到，另外一些書只偶爾有一章講起，運動費的目的各個不同，有些還顯然矛盾。譬如說，著多的天主教俗人史密斯的受杜邦帝國內另一天主教俗人拉斯柯勃 (John J. Raskob) 的支持。他確實支出了二四九、五〇〇元，曾在軍火工業審查會記錄第九卷第二二七一頁上所載文件中承認。杜邦們與摩根一門常常同時支持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候選人，以便保證不論那一位競爭者獲選，他們都不受損失。

在一九三二年，局勢將有逆轉已非常明顯。但其時有艾塞里 (J. Fred Essary) 與華特 (Paul Ward) 等幾個開明作家指出，國內若干最大的工業家與羅斯福友善，同時也許他對於突然爲人們知道而通常報

紙也在說的他的「階級」將終究效忠的緣故。

但是到一九三六年情勢不同了。當羅斯福說他將趕走公衆禮拜堂裏的金錢兌換者，他最後一定制服反動派的時候，他的話具有實際意義。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主席佛里轍指定了十六位領袖，爲打倒羅斯福而籌款。他說：「他們中間大部分從來沒有積極參與過政治……他們現在由於認識美國制度已受威脅而國家前途已感脅迫，因而決定担負起責任來。」

至於那時「美國制度」一詞，他們故意不稱爲「資本主義」，而寧用「製協」的代用字「自由企業」。在這十六個籌款人中有下列這些人物：

艾佛萊 (Sewell Lee Avery)，蒙哥茂萊·華特公司的總經理，一度任「芝加哥日報」的股東，激烈的打擊勞工者與新勞工法律的罪犯。

普由 (Joseph Newton Pew Jr.)，太陽油公司的副總經理；

魏爾 (Ernest Tener Weir)，「國家鋼鐵公司」的主席，這公司在魏爾敦地方的廠因僱「打手」用暴力防止組織工會而醜名四佈；

普拉特 (Herbert Pratt)，一度任「紐約美孚公司」主席；

雷歐遜 (Edward Larned Ryerson, Jr.)，芝加哥雷歐遜鋼鐵公司總經理。

籌款委員會的主席是「美國氫胺公司」總經理貝爾 (William Brown Bell)。

一九三六年，運動公衆予以支持的一批組織中第一個產生了。它自稱「美國自由聯盟」，它籌集了巨額資金，用以將羅斯福趕出白宮，破壞「新政」並破壞「華格納法案」。

共和黨，大公司，自由聯盟與各超級愛國組織之間的經濟連系是很明白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與自由聯盟的捐款人一覽表上的名字是幾乎相同的。

共和黨報告過一九三六年一二兩月收到下列這些大捐款：

J. S. 摩根，J P 摩根的兒子.....	五〇〇〇元
戴維遜，摩根公司的股東.....	五〇〇〇元
巴格 (George F. Baker)，紐約第一國家銀行 (屬摩根).....	五〇〇〇元
L 杜邦，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與杜邦公司總經理.....	五〇〇〇元
史洛安，通用汽車公司總經理.....	五〇〇〇元
W L 梅隆，卅二家公司的董事與海灣油公司董事長.....	二五〇〇元
曼維爾 (H. E. Manville)「約翰曼維爾公司」.....	五〇〇〇元
馬塞 (W. G. Mather)，克里扶蘭克里夫鐵公司董事長.....	二〇〇〇元
亞摩爾 (Lester Armour)，亞摩爾公司董事.....	四〇〇〇元
雷特 (Earl F. Reed)，魏爾敦鋼公司顧問.....	五〇〇〇元
史屈勞恩 (Silas Strawn)，律師，美國總商會前會長.....	二〇〇〇元
范德畢 (Harold S. Vanderbilt)，三十多個鐵路公司董事.....	三三三三元
克羅格 (William H. Crocker)，舊金山克羅格國家銀行.....	五〇〇〇元

共和黨委員會一九三六年六月的報告，發表捐款數幾達五十萬元，其中洛克斐勒付一萬六千元，匹茨堡的梅隆家人 (安德婁·梅隆；立却特·保羅；斯凱夫夫人，傑尼·梅隆夫人) 各捐三萬五千元，紐

約協和聯盟俱樂部一萬五千元，還有下列這些名人每人五千元：

紐約的伍德華 (William Woodward)

克里扶蘭的 J. F. 林肯

賓夕文尼亞州威斯霍姆斯特的伊佛遜 (Lorenz Iverson)

克里扶蘭的達爾頓 (H. G. Dalton)

賓州麥吉斯樸的克勞福 (E. R. Crawford)

紐約的威爾夏 (Joseph Wilshire)

紐約的威特奈 (George Whitney)

芝加哥的柏明漢 (Edward J. Birmingham)

紐約的柯里甘夫人 (Mrs. Laura Corrigan)

紐約的麥克杜諾 (James A. McDonough)

紐約的平翰 (Harry Payne Bingham)

紐約的普拉特夫人 (Mrs. John Pratt)

第拉瓦州威明敦的亨利·杜邦 (Henry B. duPont)

紐約的斯契夫 (John M. Schiff)

俄亥俄州凱敦的丁根 (H. H. Timken)

辛辛那提的克洛格 (B. H. Kroger)

此外捐款一千至三千元的人中間有希派特 (Finley J. Shepard)，勃羅斯夫人 (Mrs. David Brice)

亨利·摩根 (Henry S. Morgan)、史屈勞恩、H 杜邦 (Hallock duPar)、尼蘭 (John Francis Neylan 一九三四年舊金山罷工案中赫斯特的辯護人)、芝加哥的雷歐遜、普洛叟 (Seward Prosser) 第拉華威明頓的羅斯特 (Philip G. Rust)。

在一九三六年的競選中政治開支，包括給與自由聯盟及它的附屬機關如反猶的「共和國前哨」等的捐款計為：

I 杜邦與 P 杜邦.....	一四四, 〇〇〇
約翰·洛克斐勒及其家人.....	一〇三, 〇〇〇
巴格 (George F. Baker) 銀行家.....	五五, 〇〇〇
J H 普由 (J. Howard Pew) 油與造船業.....	六一, 〇〇〇
J P 摩根.....	五〇, 〇〇〇
史洛安.....	五〇, 〇〇〇
魏爾.....	四七, 三〇〇
赫特斯.....	四〇, 〇〇〇
A 梅隆與 R 梅隆 (Andrew and Richard Mellon).....	四〇, 〇〇〇
白朗 (Donaldson Brown 通用汽車公司).....	三一, 〇〇〇

(參議員布拉查的「院外活動調查委員會」曾發表「共和國前哨」職員的一個通訊，它呼籲美國出一個希特勒，並咒罵猶太人，特別是協助「新政」的猶太人。)

雖然同一次選舉中，也有人為羅斯福籌款，其中捐款最巨的一些是：克隆威爾夫人 (Mrs. Doris

Duke Cronwell) 五萬元，匹茨堡的瓊斯 (Walter A. Jones)，四萬元，小洛克的史谷特 (Clifton H. Scott) 三萬二千五百元，出版商卜克 (Curtis Bok) 二萬五千元，前駐德大使吉拉特 (James W. Gerard) 一萬五千元。

歷史上最大的諷刺之一是下列兩項事實：到目前為止，最大的競選賄賂費是在一九四〇年籌集，這些捐款人也就是一九四四年阻止同一個黨的領袖 (威爾基) 去參加代表大會的人們。

參議員吉萊特 (Gillette) 有次於參院宣佈一九四〇年時兩方的經費也許多至二千萬元，但是他自己宣佈一個捐給威爾基的正式數字是一六，四七六，〇三九元，當時他被噓喝而下台，那個實際的數字是一千八百萬元。主要的個人出錢者是杜邦一家 (六八，三五〇元)，普由一家 (九一，〇二五元)，洛克斐勒一家 (三〇，五〇〇元)。這些是正式的數字，但並未包括給其他機構，州的機構的禮金與借款在內。民主黨正式得款為六，二八四，四六三元。

但是競選費用委員會的專家估計，「用費總數約為三千五百萬至四千萬元」。據主持調查的吉萊特參議員說：

「雖然過去所有選舉中，也許有一些違法犯紀，欺詐舞弊，但是剛結束的一次競選中，有以巨款開支，以影響美國選民，它企圖的巧妙與有效，確為我們前所未見，我們如此說，並無誇張之處。」(來

源：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全國廣播公司「全國廣播論壇」)

一九四〇的競選中，像以前以及最近歷次競選一樣，造成「誘人失節」的錢與共和黨用的錢是在三比一與五比一之間。在過去，有時金錢勢力大得足夠收買够多的人以選舉候選人，有時它失敗了，因為有許多的選票，使用金錢也沒法影響。

禁止大公司捐款的法律已證明失敗。代表加里福尼亞的議員霍里飛 (Chet Holifield) 曾在幾年之後在國會內指出這一點。權益集團「用兩種主要的方法」逃避與瞞過法律：

「一、組織一個獨立的非公司集團的聯合會為公司權益作『前衛』；
 「二、用公司經理人員及其家屬的名義作個人的捐款。」

霍里飛接着發表一九四〇年的數字：

杜邦家族總數.....	一八六,七八〇.〇〇
匹卡因家族總數.....	二九,一一四.七一
史洛安家族總數.....	三六,〇〇〇.〇〇
昆尼家族總數.....	四二,三七五.〇〇
普由家族總數.....	一〇八,五二五.〇〇
洛克斐勒家族總數.....	五九,〇〇〇.〇〇

(見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一日「國會記錄」六四八〇頁)

一九四四年「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估計在十年之間，光是普由家族就在政治活動基金裏投下了一千三百萬元。它說：

「賓夕文尼亞州的普由地位高出於一般人民，如果杜威當選的話，他很可能為杜威的「廚房內閣」請聽珍珠港事變前不過兩個月以前喬·普由發表的言論：

「『當民主行進時，它是走上了紛亂，革命與極權主義的路。如果我們沿這道路走到極端，那我們一定會發現即使戰場上我們的勝利非常輝煌，我們實在已經失敗』。

「普由及其族人爲了阻止民主的行進，從一九三四年起投進共和黨的金庫大約一千三百萬元。他們這種巨大的反動運動的投資，從沒有收獲代價，但是他們對於杜威寄以厚望，普由一家會以大批捐款給與（一）甘奈特的『擁護立憲政府委員會』（Committee to Uphol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這會曾被稱爲極端的孤立主義者與反羅斯福的組織，（二）反猶的『共和國前哨』，它是童工法，產婦福利，失業保險等的敵人，（三）『十字軍運動者』，它的名冊上就有「美國第一會」的創立人如艾佛萊與史第華特等人。

「我們可以東部杜威運動的大支柱第拉華州的L·杜邦說過的話作結束。一九四二年杜邦會對『製協』說過：

「『我們以下列方法打贏戰爭：減除公司與高收入者的捐稅，提高對低收入者的捐稅，取消工會向業主要求如何生產的權力，……破壞任何及所有妨礙自由企業的機構』。」（見一九四四年十月四日「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的通訊稿）

就是這些籌募大部分全國競選費用的公司巨頭們最近已干涉到州的政務。

一九四二年六月，「真相」雜誌獲得南達科他州民主黨委員會的一封信，裏面說，它收到本州首府寄來的一張爲共和黨黨部捐款的表，上面指明全部基金五一七〇〇元，實際上完全由「東部資本家」捐出，這數目捐在選民如此稀少的州份可以說巨大驚人。這封信驚人而甚至於有趣的一部份是要求關於捐款人的資料。南達科他州顯然不知道這些仕女是誰。「真相」發表了消息，公佈了捐款人的姓名，並供給了以後由參議員戈飛，專欄作家米里特與庇爾遜等所供給的消息。

這些事實是重要的，因爲資金巨大，餘款還會用於一九四四與一九四六年大選。因此我們可以說，

所有代表南達科他州議員的當選都得到那筆巨款的幫助，這筆款子係完全由「製協」的主要會員與董以及他們的朋友所捐助。現在南達科他州的國會議員是：

參議員葛奈 (Chan Gurney)，共和黨，楊敦人，任期至一九五一年屆滿。

參議員布許飛，共和黨，密勒人，任期至一九四九年。

參議員門特，共和黨，瑪狄遜人。

參議員凱斯，共和黨，庫斯得人。

布許飛會由普由家族直接捐款二千元，從而使南達科他州的基金增加到五三，七〇〇元。民主黨由八百名捐款人籌款一二，八三八元，結果還虧欠一八三元。而一九四四年的共和黨仍有一七，〇〇〇元留供競選之用。

南達科他的國會議員是靠少數有權勢人物供給的錢的幫助而選出，每人所捐的數目如左：

L 杜邦四，〇〇〇元，I 杜邦二，五〇〇元，通用汽車公司副總經理白朗二，〇〇〇元。

杜邦帝國擁有二十萬萬金元以上。杜邦家族在它自己各公司內以及美國橡膠公司內擁有股票價值五七三，六九〇，〇〇〇元。(見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單冊第二十九號，一一六頁) 杜邦家族，他們的托辣斯，地產部的成員與公司共擁有十億元的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的百分之二〇·三一，在飛利浦煤油公司內佔百分之二·一八，在美國橡膠公司內佔百分之一·五一，在「美國煉糖公司」，「中洲公司」與「聯合水菓公司」內佔百分之一不到。至於對通用汽車公司的控制權是絕對的。

史洛安，二，五〇〇元

史洛安是通用汽車公司的董事，也是製協的理事之一。他在製協主要的活動是充任「全國工業新聞

委員會」主席，這是一個每年經費三四百萬元的宣傳機構，影響着報紙，廣播，學校，電影，教會，農業組織，以及其他贊助大企業制度的機構。當參議員布拉克進行調查時，史洛安的名字也出現為「自由聯盟」所屬反動機關的巨額捐款者。

史開夫夫人四，〇〇〇元，艾爾薩·梅隆·布羅斯五，〇〇〇元，梅斯達一，〇〇〇元。

據單冊第二十九號的調查，梅隆家族是國內第四大富戶。在「海灣油公司」「美國鋁公司」與「特伯斯聯合公司」內擁有價值三九〇，九四三，〇〇〇元的股票。史開夫夫人是李却特·梅隆的女兒，這個梅隆曾以「開辦煤礦少不了機關鎗」這句話出名。至於「梅斯達機械公司」是梅隆公司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大投機商行。

瑪麗·艾塞爾·普由一千元，奧克拉荷馬州鄧凱的哈里勃敦五千元，約翰夫·普由一千元，瑪培爾·

普由·米林一千元。

普由家族是國內第九大富戶，在太陽油公司內擁有七五、六二八，〇〇〇元，並擁有「開拓者」「農業新聞」等新聞性雜誌。普由也是「製協」十二個最活躍的首腦之一。他們在賓州的政治上稱大亨，他們為「共和國前哨」捐款。「共和國前哨」為古老的「自由聯盟」的反猶附屬機構。

「芝加哥論壇報」的麥考密克上校五，〇〇〇元，伊利諾州奧洛拉的柯普萊上校五，〇〇〇元。

當柯普萊購買「聖地艾哥論壇晚報」時，他在第一頁上宣告說，「我與任何地方任何公用事業都沒有關係，與報業以外的任何企業也毫無關係」。以後在國會審詢電燈電力公司舞弊案時，「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海萊法官由柯普萊的法律顧問奧休萊口中獲得下列的供詞：「一九二八年一月，……柯普萊把原來由他持有的優先與普通股交換「西方聯合煤氣電器公司」的優先股票。柯普萊也是西方公司一

萬債券的所有人」，所提證據又證明在公用事業方面擁有二百四十萬元股票。他還辦過或辦着：「奧羅拉·皮康報」「愛爾琴·柯里爾」「約里特前鋒報」「伊里諾州報」「聖地艾哥獨立報」「格蘭達報」「巴薩地那晚報」「好萊塢新聞」「聖達摹尼加展望報」「威尼斯前鋒報」「柯佛市明星報」「勒敦陀微風報」「聖培特洛日報」。聯邦貿易委會這個揭露為最驚人暴露之一，為美國人民證實辦公用事業的巨頭們擁有着許多報紙，所有這些報紙散佈着反對公用事業公有的宣傳。

其他的大捐款人為芝加哥的凱撒玲·希柯克斯一，〇〇〇元，紐約的默雄一，〇〇〇元，芝加哥的拉格萊夫二，七〇〇元。

南達科他州競選基金五三，七〇〇元中有大部分即三一，〇〇〇元係由控制「製協」的豪富家族所捐出。餘數的捐款人的金融，經濟與社會權益也與「製協」一致。因此如果我們有一個對「製協」任何一個已故或現在的會員無所依賴的偉大研究機關，能把大企業的最高機關所定政策路線與南達科州所選四個議員的投票記錄加以研究，確是很好的主意。也許以後某些明智的男女青年會把這個題目來寫他們的畢業論文。

說到這裏，讓我們來看看投票記錄。

這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報紙與政治把戲關係極密，它是黨派性的，所以在大選時期對讀者不會忠實地提供一個候選人過去二三年對有關問題的投票，以及他的投票究竟有利於選民的福利抑或有利於少數出錢賄選的巨賈貴人的真實的表解。舉例說，「紐約時報」與「紐約前鋒論壇報」從不發表這種表，而美國幾乎每一個進步與勞工的出版物都發表的。

一九四四年，「美國勞工會社」(Labor Institute of America)發出一種四色石印的大傳單，題

名「國會的黑記錄」。它正確地選了十個起爭論而影響大眾福利的問題，因為只有這些問題可用於測驗候選人的誠實與廉潔。譬如「史密斯——康納利法案」，號稱爲避免罷工的，實在是旨在毀滅勞工運動最重要的法案之一，它禁止爲工會所作政治運動捐款，因而制止了人民大眾集合以對抗「製協」會員與其他僱主集團所捐幾百萬金元競選的費用。

總統曾建議六七，二〇〇元的薪水限額。報紙却無一例外，一概把它稱爲二五，〇〇〇元限薪法案，以說明這數目是付過捐稅後的淨收入。此外還有通常不適當的所得稅法案，將不合比例的負擔加在於中等收入的人們，而且往往不問他們支付的能力。還有若干「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的法案之一（它旨在建立一個政府機構，以防止因種族，膚色或信仰而起的歧視）與反人頭稅法案之一。

對所有這些法案，華爾街的大公司，土著的法西斯組織，無恥的新聞記者與廣播評論家，與所有反動勢力的立場如何是一向毫無疑問的，同樣在大多數這些措施上，進步分子，民主人士，以及所有以美國福利爲念的人們的立場如何也是毫無問題的。

對於那十個法案的投票，南達科他州的四個議員幾乎完全與「製協」的「工業新聞」「華爾街日報」「芝加哥論壇報」與各思想類似的團體所最初所採的立場一致，例外的也僅是一二個法案而已。

葛奈與布許飛投票贊成「史密斯——康納利法案」，反對二五，〇〇〇元限薪案，贊成「製協」所得稅法案；當其他重要措施舉行表決時，他們也都缺席。

凱斯與門特投票贊成「束縛勞工」的霍勃斯法案，凱斯贊成史密斯康納利法案而門特缺席，兩人都贊成「製協」所贊助並爲衆院通過的所得稅法案，兩人又於勞工允諾不爲提高工資罷工時，一致反對抑平物價制止生活費用高漲的法案。這兩個人的投票會被「新共和」與其他進步刊物列表公佈，把他們列

為國會議員記錄「最劣」的一類。只有兩次投票還差強人意，他們贊成薪水限制與人頭稅的取銷，不過後者在沒有人頭稅問題的州份的議員，贊成取銷也說不上什麼勇敢與剛直。

在由一九四二到四六年的表上也是有同樣的比例：一二個正號比十幾個負號。（譯者按：投票記錄表所列正號是指議員所投贊成票，負號是指投反對票）舉例說，「新共和」所刊一九四六年的投票記錄表，兩個參議員都只有一個正號。在充分就業（製協反對），威廉斯（Audrey Williams）任命案，物價管制法案，華萊士任命案，互惠貿易案，退還「美國僱用服務處」（USSS）與各州案，延長總統戰時權力六個月案等，兩參議員所得都是負號（或因缺席而為○號）。

一九四六年的表上，眾議員門特與凱斯得入望的是再度反對人頭稅；在另一件小事農業工人延長案上，凱斯正號，門特負號。可是這一對眾議員在其他案件上：例如互惠貿易，霍勃斯，華萊士與充分就業，以及其他兩個物價統制等案，所投的票都大失人望。

據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新共和」投票表增刊的記載，門特「充任『美國第一會』的發言人，非常活躍，他曾與費虛等人在東部以及他出生的中西部各次演講會中出現。他特別被用來在美籍德人的社團的政治集會上發言，他那種親法西斯的傾向在這些演說中表現得十分清楚」。費虛議員是簽名推荐希特勒主要的宣傳書的十五個美國人之一，這本書係由納粹特務維勒克在美國分發的。門特言論曾被全美「納粹同盟」（Nazi Bund）所贊同。以後他成為湯姆斯——蘭金非美委員會的一員。

凱斯是那冠用他名字的惡毒的反勞工法案的作者，這法案曾為「製協」與其他大企業團體所推動，他也就是國會內最可恨的議員之一。杜魯門對這法案的否決招致了以後更加惡毒的塔虎特——哈特萊奴隸勞工法案。

如果法西斯的光臨美國，也像它光臨義德一樣（在支持財權甚於人權的立法者制訂反勸的反勞工法律許多年之後）。那末歷史的裁判書一定說這四個人是「在初期的法西斯黨人之列」（按墨索里尼的說法）。

南達科他四議員的政績正是美國反勸史上最最黑暗的部分。事實是他們提出與贊成將「製糖」宣傳品所作建議制成法律，其鞠躬盡瘁，無可匹敵。同時選他們進國會的競選費大部係由「製糖」所籌集，這在相信世界政治與大企業仍可按一種相應的自由企業的態度方式來進行的人們也許以為是一種符合。別的人可能認為這種符合正像權益階層出現的符合一樣，而且事非出於偶然。

（關於南達科他州競選費用的參考文件：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國會記錄」所載葛飛演詞；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米里特的普遍發送的專欄文章；一九四五年皮爾遜普發的專欄文章「華府逸話」（Washington Merry-Go-Round）；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八日與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真相」；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二日「聖路易郵報」）。

整個選舉用費問題需要最誠實的國會調查。紐約大學經濟事務學會所出「經濟」小冊子於第四卷終了時為某種不宜佈的理由停刊。它出版時往往發表一些極有價值的真實材料，它一九四六年八月月間的一期幾乎全部篇幅用於回答它自己第一頁上的問題：「金錢能收買選舉嗎？」一部份答案用圖表表示。

該刊原文解釋說，「圖表略示由一八九六至一九三六年間的總統選舉，一九三六的一次選舉為哈區法案限制個別委員會於一年中用費不得超過三百萬元以前的最後一次選舉。這圖表指出：據民主黨的表示，馬克·漢那會籌款一千至一千五百萬元用以選舉麥金萊，但數字並未正式列入。作者達維的報告繼

經說：

「自從一九〇〇年起，兩黨所耗選舉的款項正相伯仲。凡全國委員會使用款子最多的一黨在選舉中一定獲勝，例外一共只有兩次。第一次在一九一二年，老羅斯福使共和黨的選票分裂，因此威爾遜獲選。另一次是一九三六年羅斯福使藍敦陷於一面倒的失敗」。

對競選經費力量的唯一研究是魯斯絲·奧佛拉格的「選舉中的金錢」一書與她較近的一本小書「總統競選費用」。她的結論說：「在大黨之間，競選資金的大小不及他們獲得支持的來源來得重要。」

「總統選舉中經濟支持的花樣正好是黨內誰在牽線的極有意義的線索，同時還反映經濟結構以及機構內金字塔形權力的式樣。」

「在一個民主國家內，使選民明瞭所有這些要點是十分重要的事」。

而事實是他們全不明瞭。

第四部 大反動

第十五章 大財主

爲數確實不滿一千的少數人，他們自誇能够收買總統。實際上爲各州及全國性競選募集一大部份運動費用的人，他們就是大實業家，大銀行家，大報紙所有人，大雜誌主人，華爾街的巨頭——總之，他們是大財主。

他們是否收買了總統或者在大多數歷屆總統任期中控制着白宮，也許還有疑問；可是沒有人可以懷疑一件事實：就是這些絕少數人和他們的組織，有着共同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的觀點，這些觀點介乎兩個名詞之間，即反動與法西斯主義。

至於這些名詞的利用，很有意義的是，就在這些名詞被寫下來的時候，亨利·華萊士先生在一個公開演講中宣佈說：「美國已經變成了世界反動的中心」，而摩萊先生，在繼續反抗塔虎特·哈特萊（奴役勞工）法案的運動中宣傳說：「這（指那法案）是美國走向法西斯的第一步」。這些名詞被美國人民的領袖所應用着——也仍舊爲那些受驚的字義學家所攻擊。

在這一章以及下一章裏，我們可以看出，雖然許多名字改變了，組織消失和改組了，但那些資助別的個人及組織以及由反動者資助的個人以及組織，表現爲同一團體家族或是社會階層有所行動的，拿出

錢的，進行組織的，作大規模宣傳的，左右通訊工具的注意力與好惡的，永遠都是這些反動者。

美國的反動力量，和那些在採取最後一步以前作同樣行動，並且因為武裝自己而將法西斯主義介紹給世界的那些反動力量是相似的。

事情是如此發生的，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崛起的，由大公司投意的反動組織，自稱爲「工具所有者聯盟」及「美國行動會」，可是他們酷似第一次大戰時古老的「自由聯盟」及「全國安全同盟」，正如一家三代似的互相酷似。

那最近慶祝其十五週年的全國製造商協會，有着不斷反對勞工運動的歷史。它是反動的象徵，反動的發言人和反動的急先鋒。

這是一種合法的活動。

可是許多人在問：什麼是反動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關係。

近代的歷史提供了答案：在義大利，舉例說，義大利的全國工業協會若干年來的行動，就和「製協」今天在美國的行動一樣。金屬工業協會，也就相當於美國的鋼鐵會社。

義大利也有和美國總商會相當的機構，同時在墨索里尼崛起前，所有這些組織都爲了自己的利益而運用其權力與壓力，而且與一些具有延續反動諾言的政黨互通聲氣。

在德國，鋼鐵製造家聯盟，魯爾工業家協會以及其他組織，也就和「製協」及美國商會一樣。這些德國組織，遠在希特勒還是無名小卒而只是一個勞工間諜和流氓的時候，就已經作爲反動勢力而進行活動。

在義大利，德國和美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商業，工業及銀行界的領袖們組成了協會，並且資助勃

些旨在維持現狀，保護其財富與權力以及其反動政策的組織。所有的這些事都是法律所許可的。

當反動者訴諸武力的時候，其結果就是法西斯主義了。

這就是發生於德國、義大利、西班牙以及其他國家的情形。迄今為止，它還沒有在美國發生。美國的反動力量是全美最有勢力的力量，可是他們還沒有試圖購買軍火，經營私人武力，以爲了他們的利益而侵佔與統治政府。

所以，也許可以說：這個世紀以來，這同一個美國的大資本家，大商業力量，曾經資助二十個，也許一百個左右的有力組織；他們曾經資助反動但非法法西斯主義；假定到了一天反動者訴諸武力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說，他們已經採取了義大利與德國的方式，而反動也已經變成了法西斯主義。

假定歷史在這裏重演，反動者將選定一個退伍軍人組織爲他們的先鋒隊，正像義大利的製造商協會及商會選定了「戰鬥的法西斯」一樣，很偶然地，墨索里尼並非是這個組織的創辦人；而德國大企業家選定了納粹，希特勒自己也不是納粹的創辦人。

美國參戰軍人會，當然是天然可以幫助法西斯行動的，而美國參戰軍人會的真正歷史——報紙和流行雜誌從未提及——證明它曾經不止一次地作過這個方向的嘗試努力。當A奧斯萊担任參戰軍人會司令的時候，他曾經準備佔領華盛頓。在一九二二年，他曾經說過：「法西斯蒂之於義大利，就等於參戰軍人會之於美國」。他並且在數年之後寫信給作者以證實他的說法。幾次的參戰軍人大會，都曾經邀請過墨索里尼，向他致敬，送給他以勳章。而參戰軍人會的高級人員，包括它的創辦人之一，實際上確曾計劃佔領政府並使羅斯福不能執行其總統職務。（見附錄二十一）

我在本書之內，祇想對「哥倫賓」（Columbians）及「美國卡其衫隊」等等組織略爲一提而已。

這些組織的確是穿着制服的，我也祇想稍一提及幾十個小而完全不重要的團體，這些團體，有的是由神經病人所領導的。卡爾遜 (Jonh Roy Carlson) 曾經寫過一兩本關於這些組織的書。

假定歷史是個指南針，那末很明白的是，這一類的法西斯組織，祇有當最有權勢與最富有的力量資助它們的時候，才會變成具有全國性的危險。

假定到了某一天，那現今在美國合法地經營着攪展反動的人物與組織，以數百萬元投資於自誇自覺的官僚如 K 史密斯以及他所贊美的參議員之一；又假定巨大的赫斯特——霍華德——麥考密克——柏德森——甘奈特軸心在這些領袖之一的背後團體，並形成一個金錢——新聞——輿論——官僚——刺刀的聯盟，那時我們就可以料到法西斯主義將會在美國超反動而上之。

就是由於這個原因，今天的危險並不在於如許多書籍（重要的是卡爾遜的書籍），國會議員，以及二十個左右的自由組織所攻擊與揭發的所謂「法西斯蟲賊」，而是在最有權勢的反動勢力中所令人起敬的潛伏的法西斯主義，它們可能在將來某一時期，甚至是「新政」盛行中，決定以數百萬元用於黑衫及褐衫者的槍刺而不接受選舉投票所的决定。

令人起敬的法西斯主義，其可尊敬是因為它的名字，權力和資金都是被每個人尤其是報紙和無線電廣播所保護着的。像緘默的陰謀的事物是實際存在着的。

讓我們來解釋：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我將當天出版的「真相」送給了國會兩院的自由主義份子。那期「真相」上發表了陸軍部關於「陸軍的話」，「事實原稿」第六十四頁，題名是「法西斯主義」。衆議院的領袖薩巴斯將它編入第十九日「國會紀錄」，附在下列一段聲明的後面，聲明說：

「議長先生：我祇遺憾於陸軍部的規律阻止了著名美國法西斯份子的提出，這些法西斯份子如杜

邦、普由、季德爾、魏爾、摩斯萊，普蘭蒂斯，哈特等等，他們是已被控訴為陰謀叛國活動而且曾經受審的，可是由於審判官意外的死亡，這些被控的人仍舊逍遙法外。（祇有普由家族曾經抗辯，他們寫信給國會議員們說：「這是一個極可厭的謊言，誹謗，毀譽」）。假定由參議員（現任最高法院法官）布拉克所主持的「院外活動調查」紀錄並沒有證明普由家族曾經協助津貼「吸血虫，流氓和騙子」辦自由聯盟附屬機構的共和國前哨（「共和國前哨」的反猶通信是已經發表了）和十字軍運動者，那麼這才真是一個「謊言，誹謗，毀譽」。

美國的報紙（「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聖路易郵報」，以及若干誠實報紙除外），姑不論其是否正確真實，隱瞞了所有第六十四號的「陸軍的話」並且也隱瞞了薩巴斯所附記的人名單；而轉載那些人名倒偶然是經特許的，或無慮誹謗罪的。

後來，亨利·何克（Hoke）在他一本「這是一個秘密」的書裏為這個故事提供了一個註脚。由於我將關於法西斯的官方聲明送給國會議員，並被薩巴斯先生予以引用的結果，兩個為反動而服務的議員：密士失比州的蘭金和密西報的霍夫曼，就要求陸軍當局在教導士兵「敵人是誰，是什麼」的課程，抽去這個材料。調查者工作忙碌了，陸軍部的情報人員被調動了或被開除了，許多人員因而感到恐怖，而對於「法西斯主義」的談話也漸漸緩和了，因為「布頓」可以使他們發生麻煩。

何克洩露了一項事實，即衆議院軍事委員會諮議布頓已經接受了蘭金及霍夫曼的請求而毀壞了整個陸軍指導課程。他描述布頓為一個澈底的反動者，一度是自稱為美國第二號納粹路達克（Ludacke）的法律顧問，也是被准利用戴羅斯委員會為發言場所的史蒂爾先生的好朋友；同時又是柯格林神父的全國社會公理聯盟在馬利蘭州的總諮議。蘭金，霍夫曼和布頓不承認法西斯主義已在美國傳佈的真實

情形，雖然有一千五百萬個男女被武裝起來為全世界最大的禍害而戰，但這三個人改變了陸軍部的全部政策。

關於這一些事，官方出版物上隻字未提。

而報紙也未注意到（祇有紐約時報是顯著的例外，該報在地產頁上有所報導）全國海員工會於一四三年七月七日舉行的大會。那時大部份美國陸軍尚未在東西戰場參戰，而海員則已經四千名死亡，一萬二千名遭受魚雷轟擊，犧牲紀錄高於正規軍隊中的任何其他部門。「紐約時報」刊載海員工會提出國內成長的法西斯領袖為美國最大敵人的決議，使其他報紙的緘默更為顯明；總之，不管它究竟登不登一條新聞，紐約時報是會判別什麼是新聞，什麼不是新聞的。這個決議的一部份原文如下：

「希特勒的特務已在我們國民生活中的重要地方——如大企業，國會，報業與廣播——找到了門路。他們竭力混亂與分散我們人民，陷我們國家於騷亂，並阻止生產。他們使用反猶，飛紅帽子，破壞工會，反黑人等鼓動方法，使勞工反對資方，農氏反對工人，一個民族集團反對另一個……」

「我們重申對我們總司令與他的勝利政策誠心與無保留的支持……」

「我們要求我們總司令調查與控告這些由大企業的「全國製造商協會」所代表的我們國家福利的敵人：國會裏的（參議員）惠勒，聶伊，康納利。（眾議員）戴羅斯，費摩，H史密斯，報界赫斯特，柏德森，麥考密克與霍華德，在「基督徒陣線」方面的麥拉特·史密斯，柯格林神父與三K黨等全體成員。」

它雖然提到了迫令比較開明而權勢較少的同事完全隱匿消息的四個報業大王，雖然提到了「製協」，這至今最神聖的金牛，可是除了對於「紐約時報」以外，它並不是新聞：

第三項例證係由檢察長賈克遜在對麻州「法學社」演說時提出，其時，又一個對有權勢的土著法西

斯主義的暴露被隱匿掉。

一九二七年，墨索里尼在義大利掌權已歷時五年，蒂森在這一要德國所有大企業資助希特勒，哈普果（Norman Hapgood）在他『職業愛國者』一書中暴露了若干美國的準法西斯的團體。他談到它們時說：「有一些團體係由一些企圖籍口使世界有免於混亂的安全，而使世界有錢的安全的人們所組織的，在這一點上，倒是最誠實的。」這書把它們作了總括說明，也把它們的後繼者作了概括說明，說得非常聰明，它們並沒有全部消滅。若干最惡劣的至今存在，而哈普果的書今天還是一個良好的參考作品。

他繼續說「大部分組織，特別是較小的一些，是由一些鼓勵者在支持，這些鼓勵者利用一般有產階級的恐懼，或者干因布爾雪維克思想而夜不安眠的有錢的老紳士們的恐懼，或利用軍官們深怕他們從來信奉的世界已因過激的集會，特別是在會客室裏舉行的會議而感到威脅的恐懼。……

「他」設法灌輸下列這種思想，即愛國思想，就是信奉企業特權與「開廠」；私人的暴力應制止按這定義所謂不愛國的行為；即應付我們新而大的一些工業問題（正由勞資設法解決）的唯一辦法是隱沒一方面的辯論。」

二十年前的一覽表相當有趣，裏面包括：

「同盟愛國社」「美國立憲聯合會」「美國公民基金會」「美國防衛社」「改善美國聯合會」「公民歐戰將士團」「全國愛國會」「全國憲政促進會」「全國泥土產品聯合會」「立憲紀念日協會」「共和國前哨」「美國愛國社」「美國旗會」「美國婦女建國會」及其他若干小組織。

哈普果把它們總括說，

「這些團體的道德與智識都各不相同，有的是最可惡的，有的是貪利的。所以把它們列在一起討論是因為它們都參與一種使一個高貴的字與情操成爲貪婪與卑怯的女待企圖

「最顯著的事實是：這種一貫的宣傳在假愛國之名，使爲金元服務，而那些發戰爭財與壓低勞工水準的人們就予這種宣傳以最重要的支持。」

今天，那些依然存在的會社並沒有變更他們的政策，而新產生的一些也並無或極少不同，不過在這期間，認識清楚的人已愈加增多，他們已看透虛偽的美國主義的愛國僞善，並且認識了津貼者和他們的目的。

第一次被暴露的是十年前的「全國安全同盟」（它是「美國自由聯盟」的直系祖先）與今天的「美國行動會」。「安全同盟」要援救美國的靈魂。它的計劃書寫道：「幫助援救美國！美國正遭逢喪失靈魂的危險。全國安全同盟供給給你使用一己力量以協助援救美國的方法。你可以做起來，請給我們……」（底下還提出一個數字）

這並不是今天法西斯運動說教者的瘋語，也不是霍伊郎，吉拉特·史密斯，布哈曼牧師，柯格林神父，費飛牧師以及今天其他牧師代言人所建議的富豪領導。這是大企業通過一種宗教的召喚而欺騙它自己。

可是，很幸運，「全國安全同盟」經過幾年有效的軍備大宣傳和戰爭大宣傳，終於在一九一九年作了一次有損名譽的行爲；它嘲諷若干國會議員，於是議員下令調查，立即查出它的真正後台，「全國安全同盟」的一些所謂愛國者是以後人們稱爲「死亡販子」的一些人，他們把愛國思想與利潤相混雜。其中知名的有：

代表電力電燈權勢的布拉第；T·C·杜邦（他的族人今天津貼着十幾個類似的組織。）佛里克（梅隆集團的使者，軍火商的律師）；摩根家族的潘金斯；美國鎔鍊公司的銅業大王戈根翰兄弟，華爾街銀行家的領袖老摩根自己，（據聶伊范登堡委員會調查的結果，老摩根會促成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有年長的洛克斐勒。

國會的委員會決定了這些人是追求戰爭利潤的愛國者；委員會聲明說：「假定那個幕布稍向後拉，則除了迄今已有的利益之外，洛克斐勒，范德畢，摩根，雷明登，杜邦，戈根翰的手將被發現已經擴展到鋼鐵，石油，錢袋，俄國債券（沙皇的債券，這些債券的償還會被廢止，因而花費了幾年的時間從事對付俄國的陰謀。）步槍，火藥及鐵路。（衆議院報告第一一七三號，報告標題爲全國安全同盟。）」

那是一九一九年，緊接着這次暴露以後，全國安全同盟就以反對自由份子，急進派，綏靖派及共產黨的宣傳設法重新獲取信任——和新基金了。

一九三六年，當西班牙共和國作殊戰死的時候，赫斯特曾經付款給全國安全同盟的主席布拉德中將，（他曾任潘興將軍第二軍軍長）用以對政府軍作飛紅帽子式的攻擊。一九三八年（見「你不能那樣做」）全國安全同盟，布拉德和赫斯特曾經參加反共的運動。

美國自由聯盟於全國安全同盟趨於最低潮的時候達到了登峯造極之境，事實上，自由聯盟的附屬機構之中，有兩個是公開的法西斯組織，一個是反猶的，而所有的這些機構都是勇敢而忠誠地致力於破壞勞工運動，並且保衛那組織和領導其母體組織者的利益。反猶的特性也許是偶然的，但他是對於未來浪潮的一個警告。「院外活動調查發現了波士頓投資銀行家A林肯和新澤西雷容兩人所交換的信件，這信件證實羅斯福將「猶太陣線」帶到了華盛頓，並且宣佈「新政是共產主義的」，更建議說：「每年賺一

千二百元的老開辦的美國人，需要一個看報觀。」

據院外活動調查發表，共和國前哨主要是由匹茨堡及費城的匹卡因家族，普由，康德以及紐約先鋒論壇報的盧斯福所資助的。共和國前哨向一千三百家以上的報紙供給社論，呼籲：「恢復美國主義」。更爲公開法西斯化的是自由聯盟的一個號稱南方擁護憲政委員會的附屬機構，對於這一機構，卽是保守的巴爾的摩太陽報也說：「這是個由北部的資金所幫助而在南方玩弄着三K黨的歧見的混血組織。當羅馬天主教的拉斯柯勃捐助五千元的時候，有人告訴他說，這錢將被用於激起三K黨，而且也將用於資助一場對於羅斯福夫人的惡毒的攻擊的。」拉斯柯勃所捐的錢，一部份會用於印出一張羅斯福夫人與兩個異人同攝的照片。

南方護憲委員會的主席是V·繆斯，它的創辦者是寇拜。它的目的是支持陶邁基。寇拜同時也是美國第一個希特勒式反猶太大會組織的創辦人，這個大會是由赫斯特報編輯部人員吉爾少校所秘密組織的，於一九三六年在北卡洛林納州的阿西維爾舉行。在誓詞中，繆斯對參議員布拉克承認說，召集南方人士反對新政的馬空「草根」大會的「領導人物」，就是州長陶邁基，寇拜，和史密斯牧師，史密斯是美國聲名狼籍的反猶主義宣傳者。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紐約郵報說：「自由聯盟散佈反新政組織種子的溫床，同時也散佈法西斯主義」，這張報是在西班牙叛亂以前就認清什麼是法西斯主義的少數報紙之一。可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杜邦對這個題目發出挑戰了，他說：如果他發現有一絲一毫的種族仇恨宣傳，他就將收回他的支持。他說，「我從未贊助任何說我反對任何人種民族的偏見。」杜邦聲明說：我的血管是有着八分之一的猶太血統，但他並不引起爲恥。」但是結果杜邦並未撤回他的支持。

假定有人對於「美國主義」的意義是指反動及法西斯主義有何懷疑的話，「共和國前哨」的一個發言人就將它很聰明地說清楚了。耶魯大學一位教師威爾遜建議說：憲法應該予以修改，他說，祇要去掉一句，美國的理想就可以達成了。威爾遜寫道：「我個人的意見是刪去第八節第一項大眾福利一句」。新共和週刊的編者及經濟學家蘇爾指出說，雖然這種修改將使政府不能為大眾的福利而服務，「但是這是絕無必要的，因為最高法院的多數法官已經很嚴格地限制了現在的大眾福利的一句。」

威爾遜的建議至少還有誠實的特性。至於「共和國前哨」的母體組織「美國自由聯盟」為保衛受難者人民自由的誠意，則由於其提出的建議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所接受以後，就被懷疑了。「美國自由聯盟」提出了六項案件，其中包括黑人，工會，少數人的宗教的權利，自由演說與集會的權利。自由聯盟的全國律師委員會將這個案件提交它的主席戴福林，他拒絕予以幫助。後來，戴福林先生變成了鉗錫鋼公司的總經理。這個引導的自由光芒於一九四七年再度發現，他的名子發現於工具所有者聯盟的發起人大財主之中，紐約州會拒絕發給這個聯盟以法人執照，理由是：它是一個法西斯組織。

自由聯盟在其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的對內公報中，曾攻擊新政與羅斯福，因為羅斯福曾經說：「若干年來，一個自由的人民已經逐漸被組織來為少數特權階級服務。」它又攻擊羅斯福的使用「毫無顧忌的銀錢兌換者」一詞，而對於羅斯福著名的那一句：「這些新王朝的特權王子」以及「經濟勤王黨」尤表痛惡，自由聯盟在它所寫的所有的抗議之上，都冠以「醞釀階級仇恨」的標題。

可是自由聯盟失敗了，因為他的時間不巧。雖然新政被攻擊着，而且常常被商業界及大部份的新聞界加以謊言的攻擊，可是時間不利而羅斯福方案的利益已經為千百萬人民所看到。在那時候，最有勢力的霍華德報系以及他的通訊社「合眾社」和若干供給新聞的其他機構，還仍舊站在自由主義的報紙的立

場。他們還沒有塗上像赫斯特在他們面上塗上的資本利益的鞋油。而他們對於自由聯盟背後的金元動機的揭發與暴露，也大為有害於大資本的利益。有次合衆社的標題是：「自由聯盟爲擁有三百七十億元者所控制。」它列舉美國鋼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美孚油公司，大通銀行，固特異車胎公司和互助人壽保險公司的董事們爲自由聯盟的主持人。很明顯的，被提及的款額祇比製協會員所擁有的幾十億金元略少一點。（按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單冊中記載，製協控制的財富爲六百億元。）

另一個巧合的事情是布蘭克洪在全國勞工關係局所作的證詞。他說：大企業每年至少花費八千萬用於工業的情報，機關槍和毒氣，欺騙，和反勞工的搗亂工作。主要的出錢人是通用汽車公司，而所有的出錢人都是自由聯盟的主持者。

在「自由聯盟」成立之初，參院發出一紙報告，揭露聯盟第一次所接受的百萬元，其中百分之九十由少數幾個捐款人捐出。它舉出了聯盟及其附屬機關，包括「十字軍運動者」「共和國前哨」「紐約州經濟會」（以後改稱「全國經濟會」），「美國婦女投資人會」等較小機構。正式的捐款者一覽表如左：

杜邦家族.....二〇四，四〇五

杜邦屬員.....一二五，六二二

匹卡因家族.....一〇〇，二五〇

摩根屬員.....六八，二六六

梅隆屬員.....六〇，七五二

洛克斐勒屬員.....四九，八五二

赫登屬員.....四〇，六七二

太陽油公司（普由）屬員……………三七，二六〇

銀行、捐容……………一八四，二二四

公用事業……………二七，〇六九

總數在一，〇八四，六〇四元捐款中佔九二九，九七四元。

像通常一樣，杜邦之名在所有表上列居首位。I。杜邦捐款五千元，並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它成立之日）到一九三五年二月卅日結算之日借給（這是婉轉的說法）它七九、七五〇元，還有其他一些杜邦家人每人捐款五千元，借款一萬元。

其他知名的捐款人有：

艾佛萊（蒙高茂利華特公司）五〇〇〇元

白朗（杜邦門下通用汽車公司人員）五〇〇〇元

克萊敦（重要棉花經紀人，銀行家，杜魯門政府內主管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五〇〇〇元

拉愛斯（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擁護者）二〇〇〇元

史洛安（通用汽車公司）五〇〇〇元，外借款一〇〇〇〇元

魏爾（國家鋼鐵公司董事長）五〇〇〇元

拉斯柯勃借款一〇〇〇〇元。

克努遜（通用汽車公司）五〇〇〇元

也許比捐款更有意義的是下列這些人的支持：

戴維斯（摩根的辯護人，一度為美國大總統候選人，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

格蘭森·墨菲（摩根保證信託公司財務主任）

普洛高（重要猶太教俗人，全國執行委會）

史密斯（重要天主教俗人，全國執行委會）

卡洛室（李海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被揭發為「製協」為出「六星服務」（Six Star Service）的捐款人，全國顧問委員會）

庫德特（曾代表沙俄與希特勒傀儡維琪的法律事務所主任，現為國會議員；全國顧問委員會）

金默勒（全國顧問委員會）

勞合（全國顧問委員會）

倫特（「製協」改組者之一，全國顧問委會）

普洛克（作家，「精神動員會」的贊助人，全國顧問委員會）

羅夷（好萊塢電影監製人，曾與墨索里尼家人合作，全國顧問委員會）

史派爾（另一「製協」的「六星服務」的作家，全國顧問委會委員）

但特好夫人。

舒威靈巴原為參院「新人」，後為政府「講和人」（指勞工部長——譯者），他曾指摺三個「自由聯盟」的人員毆打傷人。他曾警告史密斯州長不要「想遵循老摩根，拉斯柯勃，杜邦及其他控制美國自由聯盟的這些流氓盜賊的勸說。」（見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國會記錄」）

拉福萊特參議員指出聯盟最大的捐款來自杜邦，史洛安，普由，魏爾，艾佛萊，拉斯柯勃這些人，他的結論說：「這不是一個可以賴以保障美國人民大眾自由的聯盟。它實在為豪門發言。」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的「紐約郵報」還是一張敢說敢話的反法西斯報紙，當時，它在新聞版報告「前哨」「十字軍」以及其他自由聯盟附屬機關的新聞，曾說「自由聯盟所輸給反新政團體的血，將轉而輸給法西斯主義。」

第十六章 大資本組織

美國不肯聽從少數幾個新聞記者和更少數幾個專家的話，這些專家中有一位布萊第 (Robert Brady) 教授（「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精神與組織」的作者），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嘗試警告全國說：「反動者和法西斯主義是真正的危險，因為有大資本力量在支持他們。」

在大戰期中和大戰以後，卡迭爾 (Cartel) 的調查人安諾德，柏琪和一批有領袖地位的自由主義參議員，十餘本關於卡迭爾的書籍的作者，以及真正探索到納粹主義根源的洛琪 (O. John Rogge) 聯合起來發表了他們的共同結論：各國的法西斯主義，就是一種由大工業帝國及卡迭爾所創設和資助的政府形式，它是爲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被置於掌握權力的地位，並且也擁有力量——同時則違反大多數人的福利。

這是一個業經確立的真理。因此，從歷史上的事實而得到的合乎邏輯的結論，該是：在美國的羣衆煽惑者之中，微小而荒誕的法西斯主義並非是一種危險。除非大資本家將他接手下來。因此，既然意外的事情是被報紙所忽視而非加以傳佈，美國大資本家將法西斯主義施行於我國的若干企圖中的第一個，是值得重新加以估量的。

白特勒將軍曾經在第一個「非美委員會」(Un-American Committee) 的「麥考默克——狄克斯丹委員會」中宣誓作證說：他曾經被人舉薦來擔任美國法西斯政變的領袖，非但一次而有四十二次之多。其中惟一重要的一次，是由美國自由聯盟，華爾街銀行家和經紀人以及美國參戰軍人會統治集團和

支持的。

雖然所有的報紙（除已經單獨刊載消息的三四家報紙以外）努力於摧毀這個證詞，雖然「時代」週刊想告訴大眾說那是一個頑笑，麥考默克委員終於發表了它的報告，證實白特勒將軍的譴責：過去確實有過一個法西斯的計劃，想來奪佔華盛頓。（見附錄二十一）

大多數的報紙封鎖，埋沒，或者忽視了這個正式的判決。麥考默克——狄克斯丹委員會自己也沒有在報告中舉出人名，尤其是摩根一門的姓名，自由聯盟中的人名以及幾個名為非常愛國而實際上祕密由大公司指揮的組織中的人名的幾段文字，這些組織是支持其他各國的法西斯主義的。

這委員會也隱瞞了摩根家族的代理人戴維斯（John W. Davis），它更隱瞞了辯證人的證詞，證詞說，武裝五十萬餘人以供白特勒將軍指揮的事會予討論，並會計劃通過杜邦的信用而從雷明敦軍火公司取得步槍和子彈。有一個杜邦家族是美國自由聯盟的董事之一，且擁有雷明敦軍火公司的控制權。此外，這委員會也隱瞞了白特勒將軍的證詞，白特勒在這證詞中指出：計劃那法西斯政變的機構曾經向他保證說，一個新組織將在兩三個星期內宣佈成立；白特勒又說：「在兩星期左右，美國自由聯盟出現了，這聯盟差不多就像他向我所描述過的一樣」。

我希望讀者翻查一下附錄，找出證明文件中的重要部份，特別是非美委員會所隱瞞的——因為這一個非美委員會，和它後繼的戴羅斯委員會，伍德——蘭金委員會一樣，都是「非美」的，因為他們拒絕對法西斯主義採取行動，而且事實上，他們曾經讓法西斯份子利用他們的組織來傳播法西斯思想。

所有這些非美委員會都會得到大多數報紙的支持。對於這個自由聯盟——參戰軍人會——華爾街企圖推翻美國政府的陰謀案件，那是在美國長期（而可羞）的新聞歷史上，報紙對於最該譴責的陰謀表

示緘默的一次。新聞的驚人價值——我們國家的主要試鍊——即雖是一個普通人，也可以從那時史德恩（Stern）系報紙（「費城記錄報」，「紐約郵報」及新澤西州卡謨登兩張報紙）上的標題及開始幾段加以辨別。

以三百萬美元成立法西斯軍隊受阻

——保爾·康姆萊·佛蘭琪作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取得版權）

據白特勒少將今天透露，曾經有一批富有的紐約經紀人，要求他領導一個法西斯運動，以在美國建立獨裁制度。

白特勒將軍於三年前以少將銜從海軍陸戰隊退休，今天在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中宣佈了事實的經過。

在他沒有出席國會議員會以前，白特勒將軍曾將他所接獲建議的詳細情形告知記者。

白特勒以其獨特的聲氣說道：「當然我就告知這些法西斯領袖說，我對於法西斯主義以及任何其他主義都沒有興趣。而且我不擬考慮任何這一類的計劃」。

「這整個的事情，使我具有叛逆的感覺」。

他說，找到他的是麥克勾爾（Gerald G. MacGuire），他和百老匯五十二號的格萊遜——墨非公司有着聯繫，麥克勾爾曾經要求他組織五十萬退伍軍人而使其成爲一支法西斯軍隊。

白特勒將軍接着說，「麥克勾爾訪問我不久以後，他就設法使一個紐約的經紀人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到我在賓夕文尼亞紐頓廣場的家裏來看我。」

克拉克的辦公室設在華爾街十一號，據說他的資產在五十萬元以上。

白特勒將軍曾經指出該計劃的詳細節目。他說：麥克勾爾曾經向他保證說：「他們已有現成的三百萬元以發動這個組織。」

「總括說明這個計劃，就是由我在華盛頓來領導一個軍事組織，以接辦政府的工作，麥克勾爾向我解釋說，他們已經爲這個「騎白馬的人物」準備了兩個另外的後補者。他說，假定我不接受這個位置，他們將向麥克阿瑟將軍提出，那時，麥克阿瑟乃是美國陸軍的參謀長，他的任期是到十一月二十日爲止；第三個被選的後補者是麥克耐德(Hanford MacNider)，前任的美國參戰軍人會的司令。就我所知，他們並沒有去找這兩個將軍。他們的名子，僅會被當着候補人而提出。」

白特勒證詞說：「假定這非美委員會希望知道整個的真相，它應當召見銀行家墨非(Murphy)(摩根系的銀行家，自由聯盟的會計)，自由聯盟的史密斯(Afred E. Smith)，麥克阿瑟將軍，參戰軍人司令麥克耐德，齊亞尼尼銀行家貝爾克朗諾(Frank N. Belgrano)，以及麻塞諸薩州參戰軍人分區司令杜伊爾(William Doyle)以及那個法西斯組織中的「皇室」或者是「皇帝選立人」。很明顯的是，這委員會並不知道真實情形。」

祇有一個方法，可以使白特勒將軍將華爾街人物，自由聯盟以及美國參戰軍人會的領袖所計劃的事，向全體大眾提出警告。於是白特勒將軍發表了廣播演說：他說：

你們以爲收買美國參戰軍人會來從事非美活動是件難事嗎？你們知道，一個普通的參戰軍人會是一個愛國組織，它的宗旨是使第一次大戰永獲紀念，它是一個促進和平照料傷兵以及維護陣亡士兵的墓園而使其四季常青的組織。

但參戰軍人會就是這樣的嗎？並不，先生，當它被銀行家控制着的時候，它並非如此。若干年來，銀行家在各地替參戰軍人會購買巨大的會所，供給資金幫助它開始工作，並且利用其他方法，一直在設法使它成爲一個破壞罷工的組織。而若干年來專門負責任命該會職員的團體——所謂該會的「皇室」，對於愛國主義，受傷的戰士兵以及獻出了生命的人並無興趣。……不，他們祇有興趣於通過那些職員來利用參戰軍人。

而現在，美國參戰軍人會的司令也是一個銀行家了——這個銀行一定要能知道麥克爾的金錢如何利用。他的名字曾在證詞中提到過，爲什麼他們不找貝爾克朗諾而問他爲什麼捐獻金錢的原因呢？

在另一個場合中，白特勒將軍曾經以一句按語結束了他的揭露工作。他說，「在美國參戰軍人會中我從未發現一個未曾將他們出賣的領袖。」（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九日「紐約時報」）

史沫特萊·白特勒是一個偉人。他是一個教友派人，他有良心，他曾在海軍陸戰隊服務，若干年後，他曾寫道：

「我（在海軍陸戰隊中）度過了三十三年，在這個階段之中，我的大部份時間是作爲大企業，華爾街及銀行家的保鏢。總之，我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流氓盜賊：從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二年，我幫助白朗兄弟國際銀行在尼加拉瓜打下了天下。我在一九一六年替美國的糖業在多米尼加找到了發展，一九二七年，我在中國協助使美孚油公司的經營不受阻擾。」

可是到一九三四年，法西斯的思想使這個嚴肅而戰鬥性的教友派人有了叛國的感覺。

十年多以後，自由聯盟以另一個愛國的名義——美國行動——而復活了。可是在復活前的幾年中，差不多有幾十個，也許幾百個大大小小組織，曾經設法使這個聯盟繼續下去。他們雖然裝出是爲了一般

人的福利，而實際上則是爲了特殊的權益，而且他們也已經獲得了昔日自由聯盟的經濟支持。其中祇有少數幾個值得注意。

憲政促進會

這個組織的宣傳，其主要目標是摧毀工會的運動。在這一方面，憲政促進會僅僅是追隨「製協」的道路而已。他們第二個目標則是廢除第十六項修正案而通過他們計劃的第二十二項修正案，這修正案將限制對富人遺產及禮物的賦稅。

憲政促進會的整個政策，是保障三萬八千個美國百萬富翁的財產。假定這修正案正式成爲法律，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一九三四年就不需要爲他百萬元的收入付出八十萬元的所得稅而祇要付出二十五萬元。至於賺二千元一年的任何一位史密斯，本來祇要付出一百七十五元所得稅的，現在却要付五百元。此外，據國會議員巴特曼（Wright Patman）說，假定修正案成立，小商業將被摧毀，而由於稅收減少，救濟退伍軍人的整個方案也將失敗。

憲政促進會在它的捐款人，職員，顧問委員會中，容納了許多有法西斯紀錄的人。參議院選舉及特權委員會報告說，憲政促進會於一九四〇年會從下列諸人中獲得金錢：

J P 摩根，紐約華爾街二十三號，一千元；同地址的拉蒙特一千元；費城的H J 普由四千元；J N 普由，瑪利E 摩林及P 摩林夫人各四千元。

憲政促進會是報系發行人甘奈特所發起的。它的活動則經常在倫姆萊（Edward A. Rumely）博士的操縱之下，可是當反法西斯者不斷提醒大家注意，說他曾經自己招認爲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間諜，並曾被判關入聯邦感化院一年又一天以後，他的名字就消失了。倫姆萊曾經祕密地購買了一張報紙——

「紐約郵報」(New York Mail)，這張報紙的經費是由德國政府支持的，而且曾被用於為德國作宣傳。

另一個著名的人物是麥克克羅爾 (Samuel S. McClure)，報紙辛迭加 (Newspaper Syndicate) 的創辦人，當一九三〇年時他曾為墨索里尼及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從事宣傳。

這個組織中，最活躍的一個反勞工的戰士前任議員裴丹吉 (Samuel Pettengill)，他也對許多報紙供應一個辛迭加專欄 (Syndicate Column)。

在顧問委員會裏，有一個前任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波克 (Edward Burke)，他也曾是「美國卡其衫隊」(Khaki Shirts of America) 的隊員之一，這組織是美國第一個公然穿着制服的法西斯組織，它曾經希望佔領政府。

憲政促進會名義上的領袖是紐約瑪波科利蓋特教堂的牧師皮爾博士 (Norman Vincent Peale)。感謝「真相」(In Fact) 雜誌的揭發，皮爾因而辭職了。他的職位於是就由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金氏 (Williford F. King) 所接替。

在一九四四年五六月間迭次的揭發中(見國會紀錄，議員巴特曼曾經稱憲政促進會為「華盛頓罪惡最深的院外活動團」，「美國的第一號法西斯組織」。後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八日，內布拉斯加州的衆議員寇提斯 (Carl T. Curtis) 向他挑戰，叫他指出法西斯份子時，他又答覆道：

「憲政促進會代表了許多法西斯份子。其中有甘奈特其人，一個巨大的繩索的發行人；……一個裴

丹吉，叛逆的民主黨人；麥克克羅爾，他曾經在義大利花費兩年功夫追隨墨索里尼學習法西斯主義；

……倫姆萊，他們的舵手，一個曾經招供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和敵人——德國——交往的人。……裴丹

吉，他曾是國會議員，美國第一號法西斯份子。……

這個控訴幸而是在眾議院全體大會中提出的，但是後來巴特曼又在無線電廣播中予以重覆，他說：「甘奈特是美國最危險的一個法西斯份子。斐丹吉……我認爲他是美國第一號最活躍的法西斯份子。」（見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勞工」）這個譴責結果無人答辯。

三K黨的武士們

如所週知，三K黨（Ku Klux Klan）過去的歷史，都是仇殺之類。所有的三K黨份子都是法西斯主義者中屬於種族主義者的一類，和希特勒的種族主義者甚難區別。三K黨的經費，很明顯地是由於他們自己按照三四倍的原價出賣床單而來。

三K黨政策的最重要改變，是在一九三五年左右「產大」發展到南方，以及一九四五年左右「產」和「勞聯」第一次在南方從事擴展的時候。今天，三K黨就以大小企業家爲對象而施展其最大的吸引力。這些大小企業組織希望南方依舊保持爲沒有工會，工資低廉，飢餓和剝削人權的環境。

關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三K黨在喬治亞州亞特蘭他城「雷德曼草堂」中央及亨特大街舉行，並由「巨龍」（Grand Dragon）葛林博士（Dr. Samuel Green）任主席的大會的情形，下午報的記者勃拉斯何爾德曾在亞特蘭他發出報告：

「葛林博士由於其本人及三K黨所遭受的攻擊而明顯地感到不快。……他責難溫吉爾（Walter Winchell）……葛林會一再重覆這些譴責……說「產大」是共產黨統治的，並說：『這是公開宣布三K黨與產大之間的戰爭』。

「葛林說：『產大是幫黑人和猶太人的，此外，他也曾攻擊政治行動委員會。』

「葛林似乎明白，假定三K黨要發展的話，必需以反對產大為其基礎。

「在和產大的鬥爭中，三K黨可以希望得到南方重要集團的承認和幫助：這些重要集團如反動的雇主們，它們恐懼工會制度，並且也將歡迎一個和下等人作戰的盟友」。

三K黨毆打和污辱工會組織者的事，已有長久的歷史。主要由衆議員蘭金（Rankin）領導的戴羅斯委員會以及其後的兩個後繼的委員會，都從來沒有對三K黨採取任何行動。這些委員會的委員們公然宣佈說，他們絕不會採取行動。今天，三K黨已經是工商業恐怖性附屬機構的一部份，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褐衫隊及黑衫隊已經很少區別。當三K黨以工會工人為其主要對象的時候，它的法西斯主義的真面目就表露出來了。在破壞工會中，也有大資本家參加。

「製協」與教會

大資本家也打進了宗教方面。「製協」有一個特殊而且活躍的宣傳部門名叫「製協宗教合作委員會」，它的任務是使企業與宗教打成一片。當一個老實的教徒建議讓那些差不多代表了大多數民主的美國人的工會領袖也來參加會議時，「製協」就退出了。

一九四四年「製協」的職員年鑑裏，坦白地說明了教會工作的目標：「牧師和商人通常具有進步美國的廣泛觀念」，可是「他們在觀點上的分歧，常常掩沒基本的協議，有時候並且會引起雙方對動機的誤解」。製協通過它的宣傳機構「全國工業新聞委員會」已經發起成立了幾百個由地方商界與教育合作的委員會，並且也繼續舉辦了許多分區的牧師與商業經營人的會議」。

可是，誰在指揮着這個巨大的宣傳運動呢？

這個委員會的主席不是別人，就是杜邦公司（E. I. DuPont de Nemour and Company）的副總

經理，克雷恩先生 (Jasper E. Crane)

精神動員

這些同樣的企業集團，幫助或者津貼着許多反動的宗教組織。精神動員是由洛杉磯地方組合教會 (Congregational Church) 牧師費飛德所發動組織的，這個組織的成立，是在另一個類似的，名叫「道德再武裝」的組織因其創辦人布哈曼博士說過為希特勒而感謝上帝並被流傳甚廣，弄得名譽掃地之後。費飛德自稱有二百萬個信徒。他同時也會想動員全美國的教師而組織一個反動的運動，這個運動的「基本自由保證」，和製協主張的「企業自由」並沒有什麼分別。後來西方惟一神教會曾經由一百一十個牧師和平民聯名提出了一項抗議書，這項抗議書中曾經譴責費飛德的計劃，說他在「聯邦教會協會」以外另起爐灶，想擁護製協的「美國的生活方式」。這個抗議書的最末一段說：

「最後，我們提出這些問題：第一，為什麼這個組織在溫羅德主編的「防衛者」上刊登廣告；第二，既然這是一個以教會為對象的方案，為什麼它不要求參加該組織的牧師的教徒為這方案捐獻基金；第三，那些錢是從那些來的？」

最後一個問題，後來由惟一神教會牧師布拉爾在一九四五年春季號的「自由宗教雜誌」上提出了答
答：

「雖然政府担負社會責任的普遍要求日見增加，美國「保存自由企業的十字軍」，從一開始就是
在有組織的教會中的離間因素，正和它在有組織的政治中作為離間因素一樣。製協，憲政促進會以及其
他次要的組織——美國潛在的法西斯力量——在各種宗團體都有它們自己的發言人。現在，他們在精
神動員組織中，找到了活動和工作的團體。」

「製協注意到了費飛德牧師，請他在紐約的會議中擔任來賓演說。他贏得了出席者的信任，和熱烈的掌聲。在他將「自由企業」加以發揚以後，他獲得了五萬元，這是那些出席者熱心捐助給他打算準備組織十字軍的。就在這樣的贊助之下，精神動員開始了。」

布哈曼主義

聖公會出版的「證言」(The Witness)，曾經從事過其他任何商業出版物不敢做的事。它暴露了布哈曼主義(Buchmanism)的主要目標是：「爲勞工佈置陷阱」。在那些道德的再生，「分担罪惡」及誠實招供等等的宗教詭計後面，「證言」的編輯史克福明白發現了：布哈曼主義，因爲它是由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巨頭所津貼的，實在是若干旨在欺騙勞工大眾接受公司利益觀點的運動之一，且不管這些觀點究竟如何。

天主教的發言人，已經逝世的英國的大主教邢世萊，曾經以斷絕往來的手段，威脅他教會中的全體人員，不准他們參加布哈曼主義。

一個著名的基督教編輯，「教會界」的編輯席普萊爾曾經報告說：華爾街人士曾經舉行過一次布哈曼主義的聚餐會，這個會是完全致力於虐待猶太人的。

美國的報紙又曾封鎖了下面一條新聞：全國聞名的美國猶太籍退伍軍人協會，曾經一致通過下列議案：

由於布哈曼博士——「重整道德」運動(Moral Re-armament Movement)，亦即「牛津集團運動」和布哈曼主義的創始人，也就是「替希特勒感謝上帝」的說法的作者。

由於布哈曼主義已經在英國議會中被揭露。

由於有領袖地位的基督教編輯席普萊博士，也曾暴露布哈曼主義，說它大部份是反猶的。

由於布哈曼博士曾經和最重要敵國中的布哈曼主義者合作過，其中著名人物有納粹德國的殺人巨魁希姆萊，和日本主要的戰爭製造者。

由於，當英美兩國開始呼籲對納粹作戰的時候，布哈曼主義者曾經要求避免兵役，他們說他們是一個「宗教運動」。

由於，英美官員都批評布哈曼主義者是逃避兵役份子，而強迫他們登記；

由於，一般說來，重整道德運動是可以稱之為由土著法西斯所支持的法西斯運動，並且它已經有了很長久的和全世界納粹合作的歷史；

所以，全美猶籍退伍軍人謹此決議：他們一體排斥「布哈曼主義」，「牛津集團運動」及「重整道德」，因為它們的觀點是法西斯的，非美國的，而且對於全世界反抗人類公敵的戰鬥，也是一種威脅。

對布哈曼主義捐助及予以金錢支持的人中，最著名的有：——

希姆萊，世界上最大的大規模屠殺者；赫斯（Rudolf Hess），他在戰爭初期曾經飛到英國，想通過布哈曼主義者的同志，以扭轉戰爭——使同盟國不對德國而對蘇聯作戰。

亨利·福特，他曾經以私人飛機載送私人醫生去救治布哈曼博士。

赫斯特，在一九三〇到一九四〇年中，他曾經出版由希特勒，墨索里尼，戈林及戈培爾簽名的宣傳文件。

法爾斯東（Harvly Firestone），一個橡膠大王。

已經逝世的「洛杉磯時報」的陳德勒（Harry Chandler），美國新聞界中反對勞工最猛烈的敵人。

伊斯特曼，蘇勃，霍萊特及其他幾十個加州工業界人物，和勞工的仇敵。

（布哈曼主義曾經利用很多著名的人物列為捐款贊助人，例如胡佛，但據這前任總統的某一友人寫信告知作者說，胡佛先生從來沒有捐助金錢給布哈曼主義。大多數的情形是，列為贊助者的人，都會被誘導來捐助一個由布哈曼主義者所上演的小戲。若干美國最大的勞工領袖，都會經由這種方法簽名加入，但是任何地區的工會，特別是克朗普船塢和第特律地方，都會抗議布哈曼主義的滲入和宣傳。）

「工具所有者聯盟」

一九四〇年，自由聯盟的承繼者拋棄了許多假道學，日益公開地宣佈它們是爲了保護利潤，特權，自由企業制度的機構；因此當然也就反對自由思想（例如包含在新政之中的），以及這些思想及方案的主要獲益者，勞工運動。

工具所有者（Tool Owners' Union）是一種嘗試，他們想網羅五千萬個因爲持有股票債券，擁有人壽保險，銀行存款並且經營小商業或從事農業及其他職業活動，而對於工具生產發生興趣的人。過去，「製協」和自由聯盟曾經對於希特勒——伯勒多——朋翰——魯斯——但尼斯的由優秀份子統治的思想表示滿意，這是吸引羣衆來從事反動行爲的第一次嘗試。

一九四五年，有個羅斯·威爾斯餅乾公司的對外聯絡組主任拉佐（Hector Lazo），曾經向「製協」和美國商會提供一項意見，他說：「我是完全而且澈底地相信，這件事情不能夠單由美國商會或者「製協」完成的，也不能夠由兩個組織各按個別的方式來完成。這件事必需經由一個新的組織來完成，新組織當然是由商業界支持的……我們必需勇敢地步入真實的環境中，否則我們將要擔負私人企業失敗的責任。私人企業乃是我們的宗教」。拉佐先生建議的組織名稱是「美國教育委員會」，但後來他又說

：「工具所有者聯盟」，正在從事我所建議的工作。

另一個會被拉佐所運動的人是「星期六晚郵報」的富勒。這個雜誌於一九四六年九月曾經贊助工具所有者聯盟，稱它為一個「爲了大眾的中產階級運動」。

工具所有者聯盟的會員和贊助人包括：

戴福寧 (Raoul Desverine)，會長兼發言人，以前是自由聯盟裏的，並且曾任堪錫鋼公司董事長。

海克博士 (Alfred P. Hake)，他曾經在「製協」的宣傳機構中擔任過工作，常在美國公民委員會 (Citizens USA Committee) 中演講，這委員會曾經由史密斯及但尼斯擔任作發起人的演說，他又會和十字軍運動者 (Crusaders) 克拉克協同組成「美國經濟基金會」(American Economic Foundation)。海克曾經以「經濟學家」身份出席演講會，從沒有人提到他是「通用汽車公司」裏一個拿薪水的職員。威廉斯 (Whiting Willaus)，工業關係顧問，它的名字出現在拉福萊特委員會揭露的「製協」秘密僱用的作家與演說者名單中。

史陶曼 (James G. Stahlman)，仇視工會的刊物「奈爾西爾旗幟」的發行人，一度是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中破壞罷工部的主任，他曾在一個不短於兩欄的詩歌中，宣布他已經「加入了一個工會」——當然，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工具所有者聯盟」。

可是，當「工具所有者聯盟」努力爭取准許在紐約活動的時候，真正的工會工人出席到報告會裏來了。「產大」的諮議吳爾夫和「勞聯」的諮議希林格，曾問起該聯盟股東而事實上是其所有人的盧克爾，關於海克博士和法西斯主義者史密斯的關係。盧克爾回答說：「什麼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他說：「

據他所知，史密斯乃是一個具有極端經濟思想的福音書的傳道者」。

勞聯區域工作組主任高林斯在委員會中宣佈說：「工具所有者聯盟的真正目的是從公司方面取得金錢的禮物，以宣傳並且進動反工會主義的運動」。許多勞工作證人都說工具所有者聯盟是個流氓組織。（反勞工的專欄作家廣播評論家，其中包括皮格勒，富爾東，劉易士，卡登明，馬克·蘇沙文，亨利·泰勒等，都沒有採取這種被指控的流氓方式）。

在從事決定的時候，標準控訴委員會（Board of Standard And Appeals）寫下了歷史。它實實在在地用了「法西斯」這個字，同時否決工具所有者聯盟有權在紐約經營業務，它宣佈說：

「本會還沒有對其他具有反民主行動和威脅我們生活方式的潛在的法西斯組織，予以正式注意。公
司經營人認為我國存在着一些問題，而他們想為此問題有所作為。可是他們自己保留着——按照最後的
分析，決定的權力是在一個人的身上——消滅他們所見危險的方法。……我們剛剛結束了一個由一個人
發動的戰爭。這個人對於並非是他誕生之地的國家，有着他自己的對於該國問題的着法。」

全國經濟委員會·哈特·美國國家主義者西班牙聯盟

哈特（Merwin K. Hart）是美國為佛朗哥自動作宣傳者的領袖。他的紐約州經濟委員會，就是現在的「全國經濟委員會」，其第一批經濟支持者中，包括：杜邦帝國的L杜邦，「製協」的領袖蘭德（John H. Rand）、蘭德也是「摩霍克河谷公式」——一種廣泛接受的，破壞罷工及摧毀工會的計劃——的創製者，這種打擊工人的計劃，大部份是得得報紙幫助的。此外，還有大廣告商艾里克遜，通用汽車公司的史洛安，（他也是製協全國工業新聞委員會的主任）；奧提斯電梯公司總經理長亞爾斯泰因。

幫助哈特進行宣傳工作的有：凱萊；牧師寇倫，柯格林基督教陣線的東方代表；亞姆斯特杜樓膠公司及製協的史奴；狄林夫人以及國會議員戴斯。

佛朗哥將軍和「屠殺猶太人」俱樂部（它以殺害猶太人聞名）的發明人，都會捐款幫助印刷「美國注視西班牙」（America Looks at Spain）一書。哈特在這本書中曾經敘述許多虛偽的歷史故事而稱之為事實，其虛妄是連佛朗哥也承認的。舉例說，關於佛朗哥在拜達椒斯（Badajoz）地方對工人舉行的大屠殺，佛朗哥自己承認他曾經射擊那些他稱之為「仇敵」的人；可是，哈特則掩飾而且否認了一切。哈特說：西班牙長槍會並非法西斯，可是佛朗哥則稱他的法西斯為「長槍會」（這些虛妄的說法都會曾經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的民族週刊所揭露過）。

哈特的「美國國家主義者西班牙聯盟」（American Union of Nationalist Spain）大體說來是柯格林的「基督教陣線」的一個組織。哈特在「社會公理」雜誌停刊前，曾為該雜誌撰文，雜誌的停刊是由於受到因其提倡叛亂而將有被封閉的威脅。哈特的執行委員會中有包括有紐約基督教陣線的格雷，凱萊，牧師克蘭，美國最大反動宣傳報紙「布洛克林小報」（Brooklyn Tablet）的發行人斯坎龍以及捏造反對產大故事的小冊子發行人坎普和其他許多反猶太主義者。（哈特的法西斯主義，曾經由專欄作家蘇科斯基加以辯護，並由參議員聶伊編入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國會記錄中），哈特的全部記錄是載於「掩蔽下」（Under Cover）書裏。

哈特經濟委員會的紀錄包括：反對禁止童工的法案——他們稱之為「青年控制」，並認為這是一種蘇聯共產黨式的動機；也反對一切健康及疾病的保險——這是耗費公司金錢的；反對一切必要的救濟（某一時期需要救濟者包括一千萬個美國人）。哈特的偉大工作是打擊華格納法案，他和「紐約時

報」都會從事這項活動。從「紐約時報」的合訂本看，在它的專欄中發現次數最多的信件是佛朗哥的宣傳家哈特寫的，這不是一件巧合的事。哈特的文章也曾由史密斯在他的雜誌上加以轉載，它們是被列於叛逆的公訴書項下。哈特的經濟委員會後來曾經舉辦烏普頓·克羅斯的無線電廣播節目——但不能在紐約市或芝加哥的互助廣播公司廣播網的各個基本電台聽到，W O R 及 W G N（即上述兩電台）深知假定這些宣傳進入大城市以後，反法西斯份子就會準備向聯邦交通委員會去提出抗議了。（結果由於明白的抗議，電台都拒絕了克羅斯和哈特）。

美國行動會

據聯邦檢察長的特別助手，著名的小羣法西斯份子的檢察人洛琪說：「美國的大工業現在並未受到威脅。它差不多仍舊控制着我們經濟及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它在立法方面，代表着有錢人的意見。假定一旦真的發生了對於它們控制權的威脅，我相信美國大部份的大企業家將追隨德國軍火大王蒂森的方針（他最初資助希特勒，後來則以全體工業界來控制納粹，利用納粹的軍隊來佔領全國）。到那時候，法西斯主義者將能如願以償地取得他們所需要的資金。」

「美國行動會」(American Action Inc.) 是美國自由聯盟的最重要而最有力的後繼組織，它得到了美國大資本家的津貼，而第一次在一個組織內容納了：政客，精神失常者，反猶主義者，「國家主義者」，「製協」的大領袖，美國最有勢力的報系，大資本家。

一九四六年一月左右，「真相」及「聯盟新聞社」（它供應幾百個勞工週刊以稿件）獲得了證明，說是有大批人員和力量，其中包括反動者到法西斯主義者，正在組織一個運動以打擊「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從克羅斯寫給倫特 (Robert Lund) 及普由 (Joseph Pew) 的兩封信中，(兩人是製協真正台柱) 發現政治行動委員會選定 (PAC) 的敵人，就是美國行動委員會 (American Action Committee)。它後來改組為美國行動會 (American Action Inc.)。克羅斯所提的策略委員會中，包括斐丹吉，伍特將軍，傅林，哈特以及一位堪薩斯的敏尼斯。

當拉納辭去魏其達市民會堂委員會的執行主任的時候，他曾經簽署了一張宣誓書，第一次提及美國行動委員會 (他的組織是美國行動委員會的附屬機構)，並且提到這組織與共和黨的關係。發誓說：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和它的無線電部主任，曾經設法使西席地密爾 (好萊塢導演——譯者註) 在魏其達市民會堂委員會所主辦的大會中，發表一篇反勞工的演講。

拉納說：捐款給魏其達市民會堂的人門中，包括「蒙高茂萊·華特百貨公司」(Montgomery Ward) 的艾佛萊，麥考密克，以及普由家族的人。

一九四六年三月，霍華德報系的席蓋爾，發表了一批有系統的關係美國法西斯主義的報告，揭露了美國行動委員會除了有大老闆如伍特及艾佛萊的支持，同時「包容」着許多給予該委員會以助力的「著名的國家主義者」，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史密斯及摩特，摩特是印第安那州電話公司接線生及著名的反猶主義者。二月間，史密斯曾經以一封油印的函件寄給他的支持者說：「我現在試向諸位提出讓傅林，克羅斯，麥考密克，伍特將軍，哈特，斐丹吉等人加入，以成立一個新而有力的全國政治委員會。假定你們接受的話，這一個委員會將橫掃全國」。

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芝加哥太陽報的記者吉爾巴特立克報告說，美國行動委員會已經籌集了一百萬元。用於競選中「肅清」政治行動委員會所贊助的國會議員候選人。在資助這些組織的新人之中，有

着魏爾和L杜邦」

「紐約時報」和其他報紙是負責為美國行動委員會作廣告宣傳的。可是當「民主之友社」(Friends of Democracy)也提出一個廣告作為答覆時；「紐約時報」就予以拒絕了。民主之友的標題是：「國家主義者，親法西斯份子，反猶主義者，反天主教仇恨販子，戰前的孤立主義者，及當前失敗主義者的烟幕組織」。它又宣佈說：大眾應當知道在美國行動會背後有些什麼人在支持，它列舉了下面八個人：

「羅伯特·E·伍特，美國第一委員會的領袖，他曾經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寫道：我沒有拒絕柯格林神父的基督教社會公理運動(Father Conghlin's Christian Social Justice Movement)。我歡迎他們的支持。」

「哈特。……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羅伯克賈哈遜寫道：『哈特是以他親法西斯的傾向著名的。』」

「克羅斯，廣播評論家……已經兩次因為不可靠而被大規模的廣播公司所開除……(克羅斯已經一共被除名三次之多)

「羅克斯·M·哈里斯，他曾經和販賣仇恨的基督教陣線合作過……」

「山姆爾B·斐丹吉……他的行為曾經被巴特曼評為『罪惡與下流』。」

「傅林，以前紐約的美國第一委員會的領袖，他現在正詆毀目前世界合作的努力。」

「麥考密克上校，他的報紙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是美國一切反猶太組織的愛人。」

當美國行動會的全國執行委員會宣告成立的時候，它明顯地使行動委員會增加了新的重要性。它的主席是兩次大戰的退伍軍人海斯(Edward A. Hayes)，他自從一九一六年以來，就曾「積極參加對傾覆國家者的戰鬥」。他是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間的美國參戰軍人會司令；這委員會中包括的著名

人物有雷·凱萊，律師和參戰軍人會過去的司令；考登上校，另一個美國參戰軍人會中的活躍份子；凱絲勒，一個退伍軍人。該執行委員會的宣言中也曾提到：美國行動委員會將在「美國主義」的廣泛範圍中，擴展它的全力合作與幫助，該美國主義即如美國參戰軍人會，對外戰爭退伍軍人會（Veterans of Foreign Wars），美國榮譽軍人會（Disabled），美國退伍軍人會（Amvets）以及其他真正代表美國參戰軍人的愛國及同志組織所訂立的方案。這個名單上明顯地並未提及「美國退伍軍人委員會」（American Veterans Committee），那才是具有真正自由及民主工作方案的惟一重要退伍軍人組織。（工會工人參戰軍人會也是美國參戰軍人會的一個支部，它想使後者自由化）。

在美國行動會的全國委員會中，重要的人物有哈雷斯，他列名為棉花經紀人，可是沒有被證明為當叛逆性的「社會公理」組織成立時，他是對白銀的投機以及在美國按希特勒路綫宣揚反猶太的妄言的柯格林神父的財政顧問。

根據民主之友社所獲得的一個祕密的募款函件，伍特將軍曾經為美國行動會的工作捐助一筆「鉅款」。其他在經濟上作支持的人包括J普由，L杜邦，E魏爾，杜邦帝國和通用汽車公司的拉斯柯勃以及雷格那萊。

這些人被議員巴特曼稱為「企圖擊敗他們所不能控制的國會議員的有錢工業家」。以及「企圖保持產權而不顧及人權的美國法西斯份子」（巴特曼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在華盛頓WINX電台的空中演講會上所發表的演說）。

當競選的日子近了的時候，曾經暴露美國行動會的斯克利濊·霍華德系的報紙，來了一次完全的態度大轉變，並且發表了一篇社論來捧場。羅伊·霍華德的社論就如此寫道：

「打擊共產主義，擊敗共產黨支持的國會議員候選人，而爲了進行這項工作起見來團結全國的反共產黨的投票人，乃是這新組織美國行動會所宣佈的主要任務」。他忘記了同一個霍華德爵士所雇用的記者，曾經揭露過，這個組織的「飛紅帽子」乃是一種烟幕。那是十月十九日的事。但到十月二十八日，G L K 史密斯則要求所有和「美國第一十字軍運動者」有聯系的人和「美國行動會」合作。至於仍舊販賣著名的膺品猶太宣言（譯者註：此爲帝俄時代由祕警察捏造猶人舉行會議意欲統治世界之宣言，又譯錫安智者原稿）（Protocols of Zion）的猶太新聞，則呼籲它的讀者們組織當地的「美國行動」團體。而業經證實的叛逆主義者狄寧夫人則衷心支持美國行動會。

第一個指出美國反動份子和美國法西斯可能團結它們力量的跡象的，是民主之友社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它的「戰鬥」出版物所刊載的一篇文章，那篇文字題目是「叛逆領袖的聯合」，它發現了反動的金融家和迷信暴力活動的人，在這個月裏很快地趨向於統一的陣線。

那篇文字說：「從一方面來參加 L 杜邦及 J 拉斯柯勃及 J 普由的，有長島的百萬富翁 E F 赫登（同時也是華爾街的經紀人）；製協的 K 華生（他同時又是一個紐約報系的所有人。）

「從另一方面加入的是「希特勒式」的 G L K 史密斯，E 狄寧；以及反猶的 E 伊立特克拉夫特，他的「猶太新聞」說聯合陣線是『一個有價值的途徑！』

「結成極端派的是外圍團體，其中爲全國經濟委員會，憲政促進會，美國前途會，美國行動會。大亨們從這個團體自由地跳到另一個團體，每個團體的重要人物輪流和這些資金上的支持者及反猶太主義暴徒們互相合作」。

具有歷史意義的場合是全國經濟委員會的聚餐會（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華爾道夫·西斯多里

亞飯店舉行），這一次的聚會是慶祝反動派在國會議員競選中的勝利，並且向那三次因大眾抗議而被逐出廣播的廣播評論家郎普頓·克羅斯致敬。主席是哈特，在主要的餐桌上，坐着下列著名人物：杜邦，拉斯柯勃，斐丹吉。「其他出色的人物」有加特；美國行動會新領袖之一的克當少將；棉花經紀人哈里斯；J坎曾，「其工作成績業被納粹推崇的反勞的者」，而他的出版物曾經載於叛逆的公訴狀中；E倫姆萊；J A齊勒斯，「他曾經一度在納粹間諜奧漢根主辦的美國同志演講會中發表演說」，而最近曾在紐約時報舉辦的演講會中發表演說——當然是反勞工的。

據「戰鬥」雜誌的報告：「各個單位的領導人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進一步發現在「美國前途會」中。在這個組織中活躍的，有赫登，同時也是美國行動委員會中大亨的伍特將軍，憲政促進會的領袖之一的甘奈特，以及「製協」的華生。此外，加入在這個統一局面中的還有J普由，它的「開拓者」刊物，曾經讚揚這個統一陣線，而且曾稱許「美國行動會」，說它和一切敵對的主義戰鬥。

五年來這是第一次在最高級的反動者和所謂「法西斯主義」（Vermin Fascist）間存在着「一種團結」。這些人中，有一些已經列名於叛逆控訴書中，而他們全部都列名於希特勒主要國外宣傳機構世界社（Welt-Dienst）核准過的名單中。「戰鬥」雜誌結尾說：「在戰爭間，大亨們很少敢冒險和反猶主義者及對軸心表同情者相來往。G史密斯，弗烈克特夫特，甚至是哈特，他們作為各個孤獨運動的領袖，祇能對美國生活施展有限的影響。但他們聯合起來而躲在杜邦，拉斯柯勃，赫登以及伍特的後面，他們則可以決定美國的前途」。

K伊利斯，「打倒法西斯主義聯盟」（Federation to Fight Fascism）很明顯地發現：「美國行動會」擁有大量的金錢，擁有大量的權力。它的會員擁有共和黨內一大部份財源，另一些會員則擁有民主

黨的一大部份財源。它的主要組織者和提倡者都獲有納粹，西班牙長槍會，墨西哥反共革命運動者的贊許。因此它的系統並非是「美國的」而是「國際的」，因此使得政治學的學者得到了法西斯主義由「國家的」轉變為「國際的」組織形式的證明。

在慶祝一九四六年競選勝利之後，美國行動會及其支持者從下列各方面獲得了支持：每年賺到六萬五千元元的赫斯特系報專欄作家皮格勒，他曾描寫美國行動會創辦人哈特是一個「為美國主義公開」努力的，南卡洛林納的哥倫賓（這組織的領袖曾經關入喬治亞州的監獄），也改變了它的依附著而併入美國行動會；聯合起來的仇恨販子，法西斯份子，基督教陣線，製協的領袖以及「紐約詢問報」的編輯格立芬（William Griffin）（格立芬曾經列名於最初兩個叛逆公訴書中，這公訴書被地方法院撤銷後，他現在正被政府提起上訴，此外，得克薩斯的參議會與丹尼爾曾經宣佈說：美國行動會足以「抵消莫斯科左翼的產大政治運動委員會」；而據聯盟通訊社報導：在新贊助者與捐款人之中，有佛朗哥和宣傳人哈芒特，孟山陶化學公司的昆奈，庫大海包裝公司的克雷，全國鐵路車道管理人協會的佛朗克，他是一個工會負責人，可是他是反對普通工會的人。

假定白特勒將軍今天還活著的話，他將會發現歷史是重覆的，而且是以更驚人的調子重覆的。舊的「美國自由聯盟」和「美國第一會」都已經再生了，美國參戰軍人會舊日的司令正在指揮著新的組織，雖然以五十萬人進軍華盛頓而建立獨裁制的計劃沒有重覆，可是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政客，仇恨販子，「法西斯蠢賊」以及大公司組織中最有聲望與最有力巨頭的聯合。就是從這三種主要的因素：公司組織的資金，退伍軍人，法西斯政客所合成的混合體中，法西斯運動在全世界成長起來而勝利了，而在那些地方，它曾經製造過流血的歷史。

第十七章 原子時代的公共福利

現在，讀者們應當和作者一樣地明白：同樣的人名和公司的名稱出現在本書大部份的章節裏，並非是一種偶然的巧合了。他們反對 T V A，M V A 和聖勞倫斯河的發展；他們控制或者影響着雜誌，報紙；他們之中，有些是屬於「製協」的，其餘的人則屬於反動的團體；有一些是做專賣的藥品生意的，其中大多數都在總統競選和其他的政治活動中捐獻金錢；有些是對於希特勒及墨索里尼的美國贊助者，但他們差不多全部是「美國生活方式」「自由企業」制度的辯護人和代言人，美國之成爲今天的美國——他們說——就是由這種自由企業制度所造成。

前面的幾章，以及此後的文件，僅僅摘引了本書作者在三十八年的新聞記者生涯中所收集的幾千種現成文件和數百萬言的證據中的少數幾個例子，這收集的工作尤其以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七年爲重要，因爲這期間他獲得了美國各州訂閱「真相」的十七萬五千人之中許多讀者的幫助。

作者的目標是遵守幼里披底原則而「讓事實自己來說明一切」。事實是很多的，每個人都必需選擇。這位哲學家無疑地是指忠實的選擇，誠實表現，那也許是一些住居在不知偏見爲何物地區的奧林普斯山的神人做到的。

本書中的事實以及文件，是根據幾個理由來選擇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那些被報紙，雜誌，無線電及其他的新聞通訊工具所隱瞞，或者，最好的說法，所「埋沒」的東西，這些報紙雜誌等等，它們的第一項任務原是將那些事實公佈。

這裏所陳列的事實，它們自己會作說明，它們絕少需要說明，也差不多用不到註釋。但是在每本書的結尾部份，或者像性質如此這本書的結尾一章，其應該包括若干「建設性的批評」並非僅是一種慣例，而是，實際上有個很大的人羣要求獲得編者的批評，作者不得不詳細說明下列數點：

一、美國人民是被蒙蔽的。報界並未盡其責任。

二、新聞自由委員會的報告證實了如此的譴責即是報界並沒有服務於人民，服務於民主，只能使人類趨於下流，並危及世界和平。一個自由（而誠實）的報紙，對於美國的重要性是超過任何其他東西的。

三、在目前的制度之下，國家的統治者可以欺騙民衆；他們甚至可以摧毀對於大多數人有益的東西，不僅如「新政」而且是任何種的公正政治制度（Square Deal）。

四、他們也可以領導國家進入第三次大戰，使用摧毀文明的原子彈。

五、原子分裂以及全世界的水力控制，可以對二十萬萬人民保證許多事。在經歷了幾百年的工業革命以後，祇有極少數人對此加以反對。

六、美國式的生活，並非指「製協」的自由企業，而是指爲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

多一、被欺朦的美國

若干年來，新聞界最大的，驚人的和可悲的印象，可以用一小句話加以歸納：「人民不知道。」

這書所述的每件事實，附錄中的每項文件，原應該是人們的常識。假定有一個真正的自由新聞界，一個爲自由而服務的誠實新聞界，而不懂是一個可以自由從事任何工作爲它的所有人獲取利潤和權利的新聞界，那麼美國人民應該是全世界消息最靈通的人民，而一個消息靈通的選舉人也應該能够產生

一個爲美國憲法序言中最重要一句話「促進大衆福利」而努力的政府。

事實是人民大衆並不知道而僅僅急於要知道。幾千個大學教授，教師，律師，醫生，工會領袖，普通工人，國會議員以及在過去七年中寫信給作者的人——我每年祇能回答三千封信件——毫無疑問地證明了：即使消息比較靈通的人也是見聞不廣的。美國對於消息有着一種巨大的飢渴和真正的需要，但却正是大規模報導消息機構所固執地不肯予以滿足的。

在有關美國人民的健康，財富和快樂等題目上，我們今天不能說我們擁有自明的真理：許多最重要的有關我們政治及商業制度，我們的社會及經濟制度的真理，並不是我們的常識——雖然它們應該是人們的常識。造成這種情勢的主要原因，是報紙（以及其他次要大規模新聞報導工具）的未能爲人民服務。報紙上的批評家在本世紀初已經開始有如此的說法，可是由於報紙本身不願以它的觀點告知大衆，祇有一小部份的美國人知道這種封鎖的原因。

一九四七年，新聞自由委員會在它的報告中證實了所有批評家的言論，並且進一步成爲一個總控訴書實罵報紙爲美國進步的敵人。（我即將援引這個報告；它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具有權威的主持者，而不新的發現。）

假定美國新聞界中有很小的一個部份——不少於百分之一——真正是爲它讀者的利益而服務的，則任何地方的最明智的階層，就應當知道，（正如紐約，聖路易，芝加哥和賓夕文尼亞等地方的極少數人確實知道的）本書中所大部份述的事實和文件證明，這些原是我們絕大多數報紙所隱瞞的。

假定我們在蒙大拿州有張誠實的報紙，那麼蒙大拿州的人民就會知道 M V A 原來可以改進他們的生活情形到如何的程度了。

假定我們有一個誠實的新聞界，那麼聖勞倫斯河的發展，在幾年以前就該成功了。

假定我們有一個誠實的新聞界，而使成爭論的問題的兩面都被大眾所明瞭，那麼就再沒有可能使一個國家爲了少數幾個銀行家和軍火製造商而參加戰爭了。

或者是爲了石油的利益而戰爭。

至於原子能……

反對李連翰 (David Lilienthal) 出任原子能委員會的鬥爭，因爲聲名狼藉的頑固參議員之一，大亨克倫普手下的麥克凱勒 (McKeller) 個人的延阻立法行爲而耽擱好幾天。麥克凱勒是 TVA 和南方人民的仇敵。可是很少人對這件事加以注意。麥克凱勒就代表「豬肉和推薦官吏權」，麥克凱勒一再地扯謊，說李連翰是個共產主義者，甚至拿出了反猶老前輩希特勒的辦法來詢問李連翰的父母，父母的誕生地。這一些，正如共和黨的「紐約前鋒論壇報」所說，是一幕「下流戲」。

但是，當較老的一批「政治家們」從參議員的兩廂起支持李克凱勒的立場時，它的重要性就變得復明顯了。

這些參議員們是些什麼人物？他們爲什麼要贊同他們這位卑鄙的同僚呢？

照「紐約前鋒論壇報」駐華盛頓記者奧爾索普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 的報導：「答案很簡單，

它可以分兩部份說明。最明白的是：在麥克凱勒以後提出反對李連翰的人，應該是新漢普夏的參議員勃里奇。勃里奇確信電力界院外活動者的意見，乃是美國自由主義者的憲章，這也是華盛頓大多數人所久已熟知的。同樣明白的是：原子能委員會兩三個委員中，可能反對李連翰的一個委員是喬治亞州的參議員羅素爾 (R. Russell)。而喬治亞州也差不多是僅餘的一個州，那裏的電力界人物對於當地政治有着

真正的權力。

「草偃知風向，這些都是美國電力工業在過去十四年中已經增加了的智慧。可是仍然有着强有力的少數人，這些人是火上加油的。他們之進一步慫恿，由於他們深知原子分裂在『能』的生產上所具的可能革命性效果，因此希望將這個難以計算的國家財產，放到他們認為『安全』的第二流與笨拙的人們手中。」

二、一個解決：新聞自由：

在這些情形之下，本書的作者謹再度重覆那差不多根據四十年經驗而得來的理論。這一個理論原由這樣一個人所提出，他從政時是美國歷史上新聞自由第一個最偉大的創導者，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的作者，這修正案提高了一個企業，惟一的一種私營企業的地位——報業。

傑弗遜說：「我國政府的基礎是人民的輿論，一個目標就是保障（輿論的）權利；假定我要在有政府而無報紙和有報紙而無政府之中加以選擇，我將毫不猶疑地選取後者，（有報紙而無政府）（見傑弗遜於一七八七年致卡林頓書）」

一般人都公認：有了新聞自由，其他的自由就會安全。

新聞自由是一個可以移動全世界的樞軸。

可是，不幸的是，這些工具比較任何其他工具更受絕少數人的控制，這些人錯誤地利用這些工具來保存財富與權力，而不是爲了大衆福利。

二十年來，作者曾經宣佈了一個顛撲不破的證明，那就是傑弗遜所確信爲應該高於政府的力量，現在實際上乃是一個商業性的、無恥的、不可靠的、虛偽的機構，事實上是美國人民的敵人。這許多年

來，祇有兩個崇高的呼聲提出這項警告。

但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我們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對於新聞的報導由「新聞自由委員會」所發表了，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芝加哥大學的羅伯特·赫欽斯（Robert Hutchins）。這個委員會拒絕說明發行人和新聞機構的名稱，因此大大地損害了他的發現。也許大多數報紙遭受責備，使少數例外最誠實的報紙列成一張短短的榮譽榜倒是更好的事情。這些少數例外說起來不過六七張，不及全國一千七百七十張報紙的百分之一。

可是，這個委員會使得第一個由威爾·歐文（Will Irwin）在一九一〇年所寫的（載於柯里爾雜誌上，二十四個出版商拒絕將這些文字印成書本），烏勃頓·辛克萊在一九二〇所寫的（他祇好自己出版他寫的「老面皮」The Brass Check），以及哈羅特·伊克斯和作者寫的對於美國報紙的控訴書愈益具有權威。

除了赫欽斯以外，下列諸人也曾參加調查工作，報告及其他有關各書的撰寫。

夏飛（Z. Chafee Jr.），哈佛大學法律學教授。

克拉克（J. M. Clark），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

狄鏗生（J. Dickinson），賓夕文尼亞大學法律學教授，賓夕文尼亞鐵路總幹事。

荷金（W. E. Hocking），哈佛大學榮譽退休哲學教授。

拉斯威爾（H. D. Laswell），耶魯大學法律學教授。

麥克里希（A. MacLeish），詩人，前任助理國務卿。

麥里安（C. E. Merriam），芝加哥大學榮譽退休政治學教授。

聶布爾 (R. Niebuhr)，聯明工業專門學校，倫理及宗教哲學教授。

雷德飛 (R. Redfield)，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

魯慕爾 (B. Ruml)，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董事長。

希爾辛格 (A. M. Schlesinger)，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

蘇斯德 (G. N. Shuster)，亨特學院院長。

這個委員會不僅證實了過去對於報紙的種種譴責，而且超出了過去批評所陳述的範圍。該委員會會作下列的描述：

「這些工具來傳播謊言，比較我們在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中載有新聞自由的祖先所夢想的，還要迅速和深遠。」

「報紙可以具有煽惑性，聳人聽聞而不負責任。」

「每一個說謊的，被金錢收買的，下流的輿論，一定繼續在那些爲了大不相同的目的而樹立的「新聞自由」之下找到躲藏的地方。」

「最有效的改進新聞的方法被新聞本身所阻撓。依照一項不成文的法律，新聞界對於它本身人員所作的錯誤，曲解，謊言和誹謗都置之不顧。」

「新聞是被歪曲的。」

「最常見的結果是毫無意義，無聊，歪曲，以及使廣泛散佈人羣之間的誤解持續。」

「新聞扯謊的例子很多。」

「故意的虛偽和漠不經心的對事實的錯誤陳述。」

報告繼續說：

「現在已經到了由新聞界負起新的公共任務的時候。」

這委員的報告開始就寫道：對於新聞自由是否存在於危險之中的問題，它的答案是：「是的」。

「可以利用新聞機構作為大眾傳達消息工具的極少數人，並沒有提供一個足以滿足社會需要的服務……」

「指揮新聞機構的人，時時都在從事為社會所責難的活動！」

「這些傳達大眾消息的機構，可以使文明進化，但也可以加以阻撓。他們可以使人類墮落和趨於卑鄙。他們也可以危害世界和平。」

「假定一個要求自由表達這種精神權利的人是個說謊者，一個政治判斷可以用金錢來收買的妓女似的人物，一個煽惑仇恨與猜忌的不忠誠的人，他的呼籲是不可靠而缺乏根據的。至少從道德的觀點來說，發表意見的自由，並不包括用扯謊作為執行政策的巧妙工具的權利。」

「新聞也必需是負責任的，它必需對社會負起適應大眾需要，維持公民權利以及並無報紙而要說話的人差不多已被忘記的權利。大家必需知道，它的錯誤與過失已經不再是私人的虛妄而已經變為公眾的危險。」

「傳達大眾消息的機構都是大企業，它們的主權所有人都是大商人。」

「對於報紙因為其老闆的偏見而造成新聞歪曲的上述譴責，可以歸入預料之中的一類。這種偏見已經表現為反對，有對於消費合作者的偏見，有對於食物及藥品法規的，有對於旨在取締不忠實廣告的聯邦貿易委員會命令的以及聯邦交通委員會對於新聞報紙所經營的廣告電台的法規的偏見。」

「一個屢經提出的批評是：報紙是被廣告商所控制的……一個最近的實例，指明報紙是可以應用的壓力。」

「報紙對於其從業員有罪的錯誤，曲解，謊言及誹謗，都置若罔聞。」

「新聞常常由於初見，新奇的和聾人聽聞的強調而被歪曲，常常由於新聞機構所有人的個人利益和壓力集團而被歪曲。」

「可是，當我們對新聞界作整個觀察時，我們必需承認它並沒有能夠適應我們社會的需要。委員會相信，新聞的失職，乃是新聞自由的最大危險。」

這個委員會勇敢地用「謊言」及「扯謊者」稱呼新聞界及新聞機構所有人。它甚至用「妓女」這一種舊式的名詞來稱呼若干報紙的所有人；這個名詞用來稱呼今天的編輯和發行人，比較二十五年以前稱呼貧窮和待遇惡劣的新聞工作者是確當得多了。

這委員會注意到了聯邦貿易委員會「旨在取締虛偽廣告」的命令。若干年來，祇有一個作家和一個出版物曾經不斷以這個來測驗百分之九十九的報紙的是否純潔或者貪污，有了它，讀者要猜得這些純潔或者貪污的新聞機構的名稱，當沒有什麼困難。

這個委員會沒有註明版權來源為「真相」雜誌，而提到了它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所發表的一篇揭露文字，它揭發了美國鋼鐵公司在一年中的罷工之中，曾經賄賂二千五百家報紙。美國鋼鐵公司以（反勞工的）社論，（反勞工的）新聞和已經付錢的（反勞工的）廣告，一同送請各報刊登。「真相」雜誌又發現到：「編輯與發行人」刊物上所說，那時這些報紙中，祇有百分之十五曾受賄賂，並不是全部事實的真相。幾個月後，當「產大」的組織者來到某些城市的時候，這些受賄的日報和週刊就開始被

表鋼鐵公司舊的社論——結查是獲得了新的廣告。

但這一些事實比起該委員會控訴書的所提兩件主要事實來，都沒有什麼重要了，這兩件重要的事是：報紙並不服務社會；報紙和其他傳達大眾消息的機構，「可以使人類墮落。他們將危害世界和平。」

本書作者曾經接到幾千種建立忠實的報紙的計劃與建議。其中大多數是行不通的。惟一的答案是具有更多如馬歇爾·費爾德 (Marshall Field) (「下午報」及「芝加哥太陽報」的創辦人——譯者註，「下午報」近已停刊) 或者由一個有力的組織開辦一個系統的標準日報，它必需擁有必要的幾百萬元，把報紙支持到成功為止。每張報紙的試辦費需五百萬元。

合作社，農民聯盟，「勞聯」及「產大」，鐵路工人互助會，可以舉辦最忠實的報紙。

假定有相當的這一類報紙成功了，它們至少可以在大城市裏作為新聞的測量標準，它們或者能吸引讀者，或者則間接地強迫反動者停止隱隔和歪曲新聞。但是這些必需是「單純的」報紙而不是它的所有者的政治性喉舌，即使這個報紙的所有者共達千百萬人，甚至是大多數的人民。這些報紙的全部工作便是報導新聞。

這樣，我們才會有新聞自由，我們全部自由的保證了。偉大的普立達 (Joseph Pulitzer) 說過：「我們這個國家和它的報紙一定會共興衰。」因此，我們必需有一個「向上」的報紙，否則，我們目前的那些不負責任的報紙將拖着我們的國家一同墮落。

三、他們摧毀了「新政」

抓住了大多數人的希望的，不僅是一九三〇年以後幾年中的「新政」，而且也還有鼓舞千百萬人民

精神的民主新觀點。任何曾經於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在華盛頓住過的人，（當時備戰空氣開始籠罩着首都），都不自禁地有感於，而且常常會沉溺於一種絕非林白夫婦的法西斯式的「未來的浪潮」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今日的民主浪潮。有一陣，若干人以為競選的諾言不僅僅是競選的諾言而已，傑斐遜和林肯的理想也不僅是紙上空談而是法律的指針，而「平民」這個名詞是可以從玩笑的製造者和政治乞丐中解救出來了，而政府也將開始為大眾福利而服務了。

事實確曾如此。

有好幾年，幾千個利用「製協」，利用美國全國及各地商會，利用他們所控制的國會議員與所用的專欄作家，尤其是利用他們所控制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美國報紙的追求金錢的美國人，沒有法子阻止行動中的民主。

一九四四年夏季，威廉斯（A. Williams）指出了我們真正公敵的拚命的努力——在阻止新政，他們不是極少數流氓強盜而是控制了財富與權力的幾個人。他特別提到他們對於「證券及交易委員會」的鬥爭，這個委員會要求他們「說明他們出售物資的真相」；他們對於「工資及工時法案」的鬥爭，這法案規定了一個保障生活的工資，對於勞工標準法案的鬥爭，這法案禁止他們將一個「要求同夥工人加入工會」的工人關進監獄。

他寫道：「他們不喜歡『新政』。他們為了摧毀這一些以及其他代表人民而樹立的法律，他們曾經從事毒害人民而使人民來反對人民的政府。他們曾經以摧毀下列法案及組織為目標：——

工資及工時法

公平勞工標準法

公平證券交易法

公平雇用實施委員會

聯邦交通委員會

社會安全法中關於失業的規定

農業安全局

生產貸款局

全國房屋管理局

合作銀行

田納西流域管理局

「他們也打擊華格納——丁格爾——麥萊法案，這法案將奠定全國公共衛生工作方案的基礎。

「我們於是發現了一個面對面的衝突。這衝突是介乎那些認為政府乃是人民用來協助解決他們個別及團體力量不足解決的問題的機構的人，和那些認為政府祇應該具有警察的職權，和一個對付外國的國務院，以及一個財政部的人們之間。」假定公共福利方案的敵人成功了，其意義就等於「富人繳低稅，窮人繳高稅，」工資減低、工時加長和失業。「製協」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在一個毫無心肝的聲明中，宣布說：「對於一個社會而言，充分就業是不利的。」

一九四六年的選舉，使得大多數反動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人重新回到國會，其結果是差不多立刻就宣佈了毀滅威廉斯在上面逐一列舉的收穫和改革。

「製協」首先摧毀了物價管制局，他們利用報紙的廣告和支持來大事宣揚說：立刻就大量物資以

低價流入市場——根據他們所謂供求定律——而會立刻糾正痛苦的局勢。但其結果是不斷的物價上漲（同時並沒有平行的工資增加），而爲一九四七年預示了新痛的來臨，或者至少是痛苦的「復原」，還有杜魯門總統的一次要求，他要求減低物價以避免經濟恐慌。

「製協」感謝它從新聞界所獲得的援助，又終於使美國歷史上產生了最猛烈的一個反勞工法——「塔虎特——哈特萊法案」，它旨在毀滅「工資工時法」（公平勞動標準法），諾里斯——拉迦蒂亞「反禁令法」，華格納法案以及工會在許多痛苦的年月中以血汗和金錢從事奮鬥得來的收穫。

當衆議院中有十八個議員而非一個議員（後來又有五個參議員）譴責「製協」的草擬這項法案，並且列舉院外活動者人名的時候，新聞界却隱瞞這個消息。（附：參考文獻：四月十四至十六日的國會紀錄，議員李辛基，薩巴斯，奧都爾，荷立飛，布却南，克萊因，諾登夫人及布萊特立的聲明；真相雜誌，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五月五日）。

從這個偶然事件上，他們可以看出第四章中所描述的情勢，正在繼續，而且是在更猛烈的條件下繼續中。美國人民乃是大企業，「製協」，由企業界出錢賄選出來的議員，爲企業界所有或者所控制或者所奴役的報紙，以及它所持續的掩飾和企業利益相衝突的新聞政策的污穢不潔的聯盟的犧牲品。

雜誌界，本書已以大部份篇幅予以敘述，在一九四七年的事件中，並沒有喚醒大眾，因此玉成了報界的受賄。

美國人民是被欺瞞了，像往常的情形一樣。

四、危害世界和平

現存的報紙並不能爲人民服務。它不能夠服務於兩個主人。因此，新聞自由委員會（以及其他幾個

具有新聞自由的計劃與理想的人）的大部份建設性「建議」，都是幼稚而無用的。相反地，報紙則可以使人類墮落，而它已經造成相當程度的墮落。照該委員會報告：它還「危害世界和平。」

在半世紀以前，即在歐洲幾次戰爭中和前後，曾有人作過類似的譴責而且這些都會被證實。除了金錢，人和軍火（Money, Men, Munition）三M以外，有一度曾經發現，戰爭已經漸漸成爲人民的事而非僅僅是募兵及職業性的或正規軍隊的事，民心士氣在決定勝敗時起着很大的作用，而報紙對於民心士氣的盛衰有着很大的影響。

報紙在過去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內，一直是作死亡販子如薩哈羅夫之流用來製造國際戰爭恐怖的工具，——並因此而提倡軍備競爭，這種競爭，據聶伊——范登堡委員會發現，是大大有助於製造戰爭的。（見附錄十一）

在一九四七年春季原子恐怖的階段中，美國進步公民會花了三千五百美元在「紐約時報」上刊載了一幅全頁的廣告。這廣告以粗字的字體提出問題說：「杜魯門先生，假定你的意思是指油，你何必說希臘呢？」在麥迪遜廣場舉行的羣衆大會中，人們曾經聽到許多名人的演講，其中包括華萊士和著名的哈佛大學科學家夏普萊，他們呼籲和平，並呼籲反對第三次大戰的恫嚇，這恫嚇已明白表現於杜魯門主義對希臘及土耳其的武裝（和糧食的供應）以及經濟的資助。

按杜魯門在三月十二日對國會演說中的說法，杜魯門主義是針對着蘇聯的勢力及蘇聯哲學（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流行，但是美國勞工報紙，以及大多數的歐洲報紙，甚至若干爲華爾街服務的雜誌，都公開說明杜魯門主義是美國自由企業制度想做更大一筆生意的計劃，它尤其着眼於阿拉伯的油產。

亨利·魯斯銷路最大的「生活」在三月三十一日告訴它的二千二百萬讀者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現在已經到了開始小接觸的階段」，生活雜誌重印了朋翰所寫的書，朋翰則是繼丹尼斯之後美國「精英」法西斯主義的「文化界」的贊助人。朋翰建議建立一個美帝國，這帝國不一定確實具有世界性的範圍，但是在政治上權力上則應當統治全世界，它的建立，至少一部份是得經過強迫的（也許包括戰爭，但實際上是戰爭的恐嚇），而在強迫行動中，某一部份的人民，將獲得比較他應得一份更多的權力。

魯斯及若干報紙主張戰爭和建立一個以全世界為範圍的美國統治國家——正是發行人自己憧憬於一個較小的全體主義的政權的「美國世紀」後繼的理論。雖然避免應用希特勒式的詞句，但同一個以優秀人種佔有並統治世界的理論，開始出現在這個標準的刊物上了。至於華爾街的機峴報，則更加忠實地變成那進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理論，祇要這理論能够在美國的國旗下帶來更大的美國市場。舉個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它的新聞欄上做了一個如下的標題：「新外交，新商業：美國在海外阻止共產主義的努力，意義等於基地，救濟及復興支出大量金錢，但反過來說，美國也必將在國外取得市場。」

假定我們的報紙是忠實的，美國人民將在前次對於希臘土耳其的軍事援助——和供應希臘土耳其用於衣食住的資金不同——的辯論中，獲悉反對者的意見，反對者恐怕這個新政策將使美國捲入戰爭。報紙也隱瞞，歪曲埋葬了一種看法，這種看法，據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的蓋洛普民意測驗說，不管報紙如何地歪曲隱瞞，那却是美國大多數人民的看法。百分之七十三的人民恐怕發生第三次大戰。正如羅斯福的四次競選運動一樣，輿論確確實實正是報紙所想形成的輿論的反面。

五、豐足的世界

如果我們具有誠實的新聞，美國人民應該可以明辨友人與仇敵。他們就會知道：全體人民的公敵，一向都是反動的。他們就會知道，什麼是反動？什麼是反動的行為，以及反動是如何地接近法西斯主義。

一百多年前，在工業革命的初期，很多人就明白了：隱藏在地下的土壤及財富，已經足夠供大地上居民的需要。而最近科學家發明家地質學家和設計家也提供了消除各地的貧乏，促使世界新時代來臨的方法。甚至在原子分裂第一次被利用以前——被利用來毀滅數以幾十萬計的人類——也已經可能使地球上的二十萬萬人類有吃有穿有住。在一九三四年的蕭條時期，美國有一千二百萬人失業而有二千萬人依賴救濟，這時所進行的全國潛在生產力的調查，明言可以使所有的人都能豐衣足食。一九四五年，美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主席馬塞（K. Mather）在「豐足與有餘」一篇文字中，舉出了科學的證明說：大地——和它的科學處理——可以使所有的居民得到正常的生活，人類的尊嚴與真正的自由。一九四七年，世界職工會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向在成功湖開會的聯合國報告說：假定聯合國能够制訂一個國際性的方案來開發全世界的資源，控制物價，控制利潤，則所有人都可以獲得職業，而全世界的人口也可以吸收生產出來的物資，貧窮可被消除，戰爭將會結束，而普天之下都有和平與快樂。

基督教會全美聯邦委員會，全國天主教福利會議，全國猶太教委員會的代表們，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發表了一個「經濟公平宣言」，宣言說「生命的物質資源，是由上帝爲了全體的福利而委託給人類的。」所以，宣言建議找出方法來「公平分配上帝的禮物。」（雖然幾千個擁有和控制大部份國家財

富及資源的人，也都屬於這三個宗教的派系，可是他們沒有以一個字來響應他們精神領袖的宣言。）由於控制原子分裂以供工業用途有其可能，對於科學可以改造世界——或者毀滅世界——的懷疑，失了。

戰時美國科學研究的領袖布許博士（Dr. Van nevar Bush）向哥倫比亞學會發表演講說：「爲了消除飢餓與疾病。我們差不多已經擁有可以看得到的無限力量，這力量可以使荒地開花。

「我們有絕滅疾病的前途：

「我們知道，或能够知道，怎樣去探求真理，並怎樣去在一個免於自然荒蕪的健全世界內相互傳告。這真理是世界和平與團結的基礎。

「現在所缺少的是一件事：善意與諒解。」（好奇的讀者可以查一下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的「紐約時報」來看這一篇演詞全文。請他找這樣一個標題：『柏德遜支持「軍事心理」』。文內提到並援引布許博士的話，但並不是前面幾段。）

在中國和印度，飢餓仍舊普遍，在美國，人們不說不景氣而說「衰退」。

可是，在科學家之間，已經再沒有人人溫飽的問題；現在是豐饒的問題。由於利潤還是若干人心目中的前提，因此善意與瞭解不可得，而豐饒的目標也就不能達到。

六、美國方式

美國人所希望的，難道就是「非美國（un-American）」麼？

當奴隸中的暴徒殺了羅威喬而毀壞了他的出版物的時候，美國的偉大圖書館家之一菲立蒲領導了一個全國性的抗議。菲立蒲（若干年來他是反奴役會Anti-Slavery Society的領袖）他並沒有任何權威地

位，他的話僅僅是一個愛國者的話：

「上層階級從來沒有發動過道德與心智的改革。所有的改革來自烈士和受難者的抗議。

「勞動人民的解放，必需由勞動人民自己來完成。

「我們相信，作爲一個基本的原則，勞工財富的創造者，應該享有他創造物的全部。

「相信這一點，我們明白承認我們願意接受實施如此激烈原則的結果——這些原則如推翻全部謀取利潤的制度，絕滅一切獨佔，消除特權階級，普遍的經濟和普遍的友誼，完全的交換自由，而最好與最偉大的，是終於消滅我們所謂基督教文化的可恥污點——羣衆的貧窮。……因此，……

「我們決定向工資制度宣戰，這制度敗壞了雇主與受雇者的生活，欺騙了它們，並奴役了勞工；我們向現在的經濟制度宣戰，是剝削勞工而肥了資本家，因此使得貧者愈貧而富者愈富，一個民主共和國家變成了資本的貴族專政；我們向那將公有土地按奴役性贈送給投機的公司的制度宣戰。而一旦我們掌握政權，我們將應用一切公平而合法的手段以索還迄今以來贈送了的土地，我們向那以創造和增加那大衆負擔的債務的方法而使資本家更富的制度宣戰。」

土地公有已經不再成爲怪事，更爲可恥的是對於那些爲了電燈，電力和公共福利而利用公有河流的攻擊；對TVA，聖勞倫斯河的發展以及MVA（密蘇某流域受管理處）的反對。

在非立蒲的宣言中，最重要一個原則是由一個在政府機關中的人所陳述的，他簡單地說：

「世界歷史中的各個時代裏如曾發生如此的事情：有些人勞動過了，而其他的人則不勞而獲得了收穫果實的大部份。這是錯誤的，我們不該讓它繼續。使得每個勞工得到他勞動的全部結果，或者儘可能使他獲得最可能接近全部的數量，乃是任何一個好政府值得努力的目標。」

當戴露斯委員會，蘭令委員會和湯姆斯委員會存在的日子，任何一個政府官員如果作了相同的聲明，將會因爲不「忠誠」的罪名而被拘捕。這種思想和「製協」的「自由企業」制度是相衝突的，它也和摩根家族的首席代言人戴維斯的觀點相矛盾，他曾經寫了一個文件，作爲那爲了反動者和大企業而活動的「非美委員會」的指南。

（當然，這個勞工的全部收穫應該屬於勞工，而任何人不可從別人的工作中謀取利潤的聲明的作者，並非卡爾·馬克思而是亞伯拉罕·林肯。起來從事爲菲立蒲和林肯的主義而戰鬥，是不是很好的「美國主義」呢？雖然，反動者，非美委員會和整個近乎法西斯的政治與新聞界，將以通常的虛偽，反共「污辱」的方法，（即使不用逮捕和拘禁的威脅）來作答覆。本書的作者仍然認爲菲立蒲和林肯，比起「製協」在國會中的人們來，是應該追隨的較好的美國人。）

目前的世界，是可以經由豐饒而使全體人民獲得安全的；即將到來的時代，將會利用原子能來摧毀我們的文明或則創造新而理想的文明。但是也正有若干人和若干力量，他們將拚死爲阻止進步而奮鬥。本書不擬起草一張少數人中的一千個美國人的名單，甚至人數也沒有確定。

本書作者深知這一千個美國人，作爲「製協」的領導人物，曾在羅斯福第一次的選舉以後，就確知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再度遭遇不幸，因此到了一個將那名詞改爲一個比較動聽的名詞的時候，就決定了應用「自由企業」。

從一九三三年直到今天，任何一個競選的人，包括羅斯福先生和杜魯門先生在內，都會被人詢問這個題目，而每一個政客和政治家，則時或發表一篇聲明來表示贊同自由企業。沒有一個公衆領袖曾經反對過它。

爲自由企業的宣傳，現在已經成了由新聞界創造出來的若干偶像中的最神聖的聖牛，並且爲利用它而獲得利潤的人所崇拜，和這宣傳同時，還有一種巫師式的搜尋以對付任何對它提出一個問題或者向其挑戰的人。自由企業攻擊投票贊成新政的多數人，攻擊進隨華萊士的自由主義者以及每一個爲林肯的理想而努力的人。反共，煽惑羣衆，已經代替了合理與有秩序地表現事實的方法。

世界進入敵對的陣營，現在不但有未來戰爭的討論，並有大規模的準備。各國因爲以每年預算中的數千萬萬元，用於戰爭設備，維持陸海軍，從事威力比尙未試用的超級原子炸彈尤爲強大的科學研究而陷於貧困。

反動勢力在各國前進中；法西斯主義依然存在於某些國家中而且也在其他國家復活着；而社會主義已經由幾個國家採取了，共產主義則流行於歐洲和亞洲的一大部份地區。歷史上第一次發生了對於資本主義——那被充分宣傳了的「美國生活方式」是否爲最好的方式的懷疑，在美國，不僅有極大的懷疑，而且有更甚的迷惑混淆。

歷史上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消息，歷史上也從未有過如此隱瞞，歪曲，鐵幕和散佈謠言的責難與反擊。

美國最有力量的一個報系，在二十來個城市裏印行，每天銷售數百萬份，它的創辦人的格言是：「給與光明，人民將找到他們自己的道路」。這便是斯克里澱放在他報頭上的格言，而它留到今天已經成爲對斯克里澱合作者霍華德的諷刺。霍華德已經參加赫斯特，而變成了兩者都一度鼓吹過的工會，新政，美國自由及進步運動的輿論上的敵人。

報紙，雜誌，無線電廣播，是商業上的「自由」企業；它們並非從事於給人們光明而使人們可以找

到道路的事業。它們是爲了金錢而出來活動的。

不管是對還是錯誤，作者堅持他如此的信心：在一個國家裏或是在一個世界裏，如果那裏的大衆傳達消息的工具是誠實而自由的，如果它們是爲了大衆福利而非私人利潤而經營的，那麼就會造成普遍的啓發，那裏將有進步，因爲，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消息靈通的人們前進。

附 錄 一

美國十三個最有勢力的家族

(作者註：下面的表採自第七十六屆國會第三次大會，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 經濟權力集中調查，單冊第二十九號，第一一六頁。這個單冊可以向華盛頓檔案部主任索得，代價二元。這單冊完全討論二百家最大的非金融性公司組織)。

第六表：十三個家族在二百個最大的非金融性公司中擁有業經證實的股票，股權均在五十萬元以上。

(以千元為單位的股票總值)

家族

總額(單位：千元)

主要股權所在的公司

一、福特

六二四、九七五

福特汽車公司

二、杜邦

五七三、六九〇

杜邦公司，美國橡膠公司

三、洛克斐勒

三九六、五八三

美孚公司

四、梅隆

三九〇、九四三

海灣油公司，美鋁公司，柯普斯聯合公司。

五、麥考密克

一一一、一〇二

國際收穫機公司

六、哈特福

一〇五、七〇二

A·P 茶葉公司

七、哈克納斯

一〇四、八九一

(與洛克斐勒同)

八、丟克

八九、四八九

丟克電力公司，鉛公司，李蓋·彌耶烟草公司

九、普由	七五、六二八	太陽油公司
十、畢特強	六五、五七六	匹茨堡玻璃板公司
十一、克拉克	五七、二一五	辛格製造公司
十二、雷諾	五四、七六六	雷諾烟草公司
十三、克萊斯	五〇、〇四四	克萊斯公司
總值	二、七〇〇、五七四、〇〇〇	

「最特出的是三個權益集團，都是家族的形式，那就是杜邦、梅隆和洛克斐勒集團……這三個集團都代表着鉅大的財富，不論從他們擁有的股票的市價說，或者從他們控制大企業公司的綜合力量說都是鉅富。

「這三個家族所擁有的股票——以及本書中述及的其他權益集團所擁有的股票——當然祇代表這些集團的財富的一部份……很可能的是：某些集團在其本身權益範圍以外的投資，其總額超過他們在二百家最大的公司組織中業經證實的投資。

附錄 二

美國工業界十二個最高統治者

美國工業界的超級統治集團，是十二個十萬萬金元的公司及其代表組成的特別會議委員會，各公司及其代表名單如下，資料來源：「參議院人民自由報告書」，第四十五節第一六七八三頁：

美國電信公司；總經理吉福德；副總經理卡德；西方電器公司總經理布羅姆，協理格立芬。

伯利恆鋼鐵公司：總經理格雷斯；副經理拉金。

杜邦公司：總經理杜邦；副總經理哈林頓；業務部主任傅斯德。

通用電器公司：前任董事長楊氏；副總經理布羅斯；人事處長勃飛爾夫。

通用汽車公司：總經理史洛安，副總經理普拉特，副總經理白朗。

固特異車胎橡膠公司：總經理湯姆斯。

國際收穫機公司：副總經理助理瓊斯；工業關係部經理凱爾第。

歐文信託公司：總經理華德；副總經理布洛克。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董事長法里布；總經理棉格爾。

美國橡皮公司：副總經理湯普金斯；工業及對外聯絡部主任秦氏。

美國鋼鐵公司。

西屋電器製造公司：董事長羅柏遜；副董事長麥里克；副總經理馬歇爾；人事處長麥克克里蘭。

（作者註：除歐文信託公司外，其他公司皆係「製協」會員。

拉福萊特——湯姆斯報告說：「特別會議委員會」是一個祕密的組織。它的開會地點是在紐約市洛克斐勒廣場三十號美孚油公司的辦事處裏。一九四七年辦事處設在同一地址的工業關係顧問考德立克說：這樣的特別會議委員會已不復存在，但是他承認組成上述會議的各十萬萬金的公司中，大部份現在還是他的主顧。考德立克說聚會「有時是個別舉行，有時則分組舉行，但是我們現在已不再是組織的了，這個變化不知是否有任何意義」。

「公民自由會」報告說：「上述的公司中，十一個公司總共雇用了一百三十萬人，付出的薪水及工資共達二十四萬元，其聯合資產價值一百三十五億元。這個集團相聚開會，是爲了代全美工業界確定共同的勞資關係方案，而自從

這個聚會成立以來，它已經系統化地促成了「製協」所不斷追求的政策。參議院的報告說：不僅是特別會議委員會的大部份委員一度都是「製協」的核心控制集團和美國工業界各部門的領袖，而且它們代表了一個祕密的結合，這種結合是科羅拉多燃料及鋼鐵公司所提倡的某種形式的公司聯盟的直接發展」。

一九四三年，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布萊第在一本題名「權力組織的商業」的書裏描寫特別會議委員會，這書為不可多得的印刷的參考資料。他寫道：

「全國製造商協會最重要的政策路線：總括說來，是可以直接間接從這組織的中心委員會的核心集團探得其軌跡的。特別會議委員會所關切的問題，在「製協」中所佔地位之重要，沒有比在這個地方顯得更為明白了。新聞聯絡的技術是在這些機構中誕生、成長而開花的……」

一九四七年，參議員湯姆斯在演說反對塔虎特——哈特萊反勞工法案的時候，曾再度暴露特別會議委員會為一個資本家的祕密參謀本部。他們的目標是摧毀勞工運動。十年以前，全美國的新聞界再度封鎖了這條新聞。（見「國會記錄」一九四七年，第四四〇一頁至四四一六頁。）

附錄 三

八大銀行的權勢

（見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國會記錄」參議員諾里斯的演說，由參議員蘭格作介紹詞）。

諾里斯先生：我願意在這裏來提出一個紐約市八大領袖銀行的名單如下：

美國國家聯合銀行、曼漢坦銀行信託公司，銀行家信託公司，大通銀行，化學銀行信託公司，保證信託公司，花

旗銀行，紐約信託銀行。

假定要擬訂任何一個華爾街大銀行的名單，結果必然是不多相同的。可是我已經選定了上面這個單子，因為它定包括全體大銀行並且收集有關它們的事實，就需要幾個月的工作。

我所提名單中的八個銀行，在保險公司中有着二百八十七個董事席次；它們在其他銀行裏也有三百零一個董事。這證明了他們和其他銀行有如何密切的關係。這也證明了，他們如何滲及全國而控制着全國的公用事業。這八個銀行在鐵路，輪船及航空運輸公司中佔有五八五個董事席次。因此我們如果要取消或者減少對於飛機的撥款，就一定會踏痛華爾街資本權勢的腳趾……

這八個銀行——它們不過是華爾街銀行所代表的巨大財富結合的一部份而已，這些銀行是通過互相結合的連環董事會而經營的——在八四六個製造公司中都有董事席次。因此，就有八百四十六個公司，從事於由這些銀行直接間接控制着的生產。因為，控制了國家金錢的人，也就控制了國家，正如奧克拉荷馬州參議員（湯姆斯）昨天所說的。讓一羣人控制了美國的金融，於是他們也就控制了全美國人民的活動。這八個銀行在其他的公司中另有一千二百零一個董事位置，使這八個銀行在各種公司中共佔有三千七百四十一個董事名額。

諾里斯先生，議長先生，這一切說明了什麼呢？照我看來，它明白地表示出，對於美國全部商業的控制，正迅速地地向公司集中。尤其是，當我們想到在這種控制上所已造成的發展和進步，如我在不久以前所說明的，在我看起來，我們全體不久就將成爲某些公司的雇員和工人。

當我們檢討公用事業方面，而看到摩根家族正如何逐漸地取得控制，一如我在「國會記錄」中記載的數字與統計所表現的，那麼，我們所可得到的結論豈不是：任何的這一些組織，這一些經營公司、股公司將發現其不可從事任何與控制華爾街金融命脈者願望相反的事嗎？在那一種情形下，差不多已經達到了如此一種境地，那就是說總

共祇有一人 J. P. 摩根。

摩根，由於少數幾個互相勾結的，勢力遍及全美的公司的幫助，控制了美國的每一條鐵路。它們事實上控制了每一種公用事業，實際上也控制着幾千個公司，全部的保險公司。

議長先生：假定我們還沒有進抵一個全國商業是由屈指可數的人所控制的時候，我們也已經和這個時候相逐。因為，這些人是控制了美國的金錢而且那控制是在迅速的發展中。現在，祇有一小部份的金錢尙待他們來取得，當他們控制了金錢時，他們就控制了銀行，就控制了生產機構，控制了航空公司，控制了保險公司，控制了出版公司，而控制了出版公司的若干卓著的例子，我們已經向司法小組委員會提出來了。

這些公司對任何東西也不會忘懷。我們已經獲得了例證。說明一旦某個雜誌想在某一方面開始有所報導，他們將被這些大公司中的某一人所召見。他們將被告以：政策應該如何。除非他們服從，否則他們就會面臨絕對的失敗。通過對於廣告的控制，大公司就控制了宣傳之道，因為出人意料的是大部份廣告是由這個資本托辣斯集團所控制的大公司所經營的。

議長先生：在街上嗜着某個人所施捨的麵包的流浪者，很像是吃着什麼來自由大資本托辣斯控制下的公司的。麵包是由公司所製造然後運到全國的。當小麥價格下跌的時候，麵包的價格是被維持着而不下跌。當小麥在西部諸州祇賣二角五分一個蒲式耳 (bushel) 的時候，我們爲一條麵包所付的代價，和小麥賣二元五角一個蒲式耳的時候相同。這全部是由大公司所操縱的。我們穿的衣服，我們吃的食物，我們大街上的汽車，我們開汽車所購買的汽油，它們大部份都是由這個蛛網式的金融中心所控制的……

諾里斯先生說：當然，議長先生，一個美麗的理論是可以編造起來的，我們可以說：假定我們有了一個可以無所不包的大公司，我們將可以對消費者減低物價。但人性在今天也正如百年以前。讓一個人掌了權，尤其是假定他的心

裏有着通常會和經濟權力一同俱來的貪慾，等到他獲得了權力，消費者是不會獲得任何利益的——祇有這一個人會得到利益。當全部權力是在一個或者少數幾個人手裏的時候，消費者一定會失血至於慘白的。這是歷史的教訓。

附錄 四

四十五個資產十億元以上的公司

根據合衆社版權專有的年度特訊，雖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國最大的銀行的資產有着猛烈的縮減，可是資產在十億元的企業組織仍有四十五個。自一九四四年以來在資產上迄居領導地位的都城人壽保險公司，仍舊是第一名。

資產滿十億元的公司和它們的資產列表如下：

公 司	最 近 資 產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卅一日時資產
都城人壽保險公司	八，〇四五	四四三，四六七
貝爾電話公司	七，三八〇	九二五，七二一
勃魯登修保險公司	六，八二九	五四二，二四九
美國銀行	五，五三八	三二一，〇〇〇
花旗銀行	四，八七三	七三七，六九一
大通銀行	四，八六〇	五八一，一二三
公平人壽保險公司	四，二七三	三一三，三九六
		七，五六一，九九七，二七〇
		六，七六五，五五七，〇二六
		六，三五九，二八一，八七〇
		五，六二六，〇六三，九二七
		五，四三四，三七二，六〇〇
		六，〇九二，六〇〇，六四八
		三，八四九，四三八，七八三

紐約人壽保險公司

保證信託公司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製造家信託公司

伊利諾大陸銀行

賓夕文尼亞鐵路

芝加哥第一國家公司

通用汽車公司

西北互助公司

約翰·韓考克互助公司

美國鋼鐵公司

紐約互助人壽保險公司

紐約中央公司

第一國家保安公司

南太平洋公司

漢諾威中央公司

旅客保險公司

銀行家信託公司

四，〇二六，六八九，二八〇

二，八四一，八〇〇，八七五

二，六五九，九八七，八八九

二，二五〇，二二五，八八九

二，二二七，〇五六，二八五

二，一八〇，三四九，〇二八

二，〇九七，七五五，八〇三

二，〇七九，六〇七，二二九

二，〇五二，四三二，五八三

二，〇三七，五〇五，六九六

二，〇〇三，五一七，四〇七

一，八四五，七六九，五二一

一，六九八，四九〇，五六一

一，六五九，一六九，三二七

一，六二四，四〇一，七六三

一，六一三，五二八，一〇二

一，五八九，二二〇，〇五一

一，四八六，六七九，四三九

三，八一四，一七六，七八四

三，八一三，五〇七，〇四二

二，五三一，八〇八，三八七

二，六九三，一八四，四六九

二，八二六，九六三，〇七二

二，二二三，七三一，二四六

二，四七四，五一二，九三

一，八三三，八八五，五五九

二，〇一九，〇五四，七四六

一，八三七，六二二，二三七

一，八九〇，七六八，七七五

一，八〇〇，七五八，七五六

一，七三六，一四三，二一七

一，七三六，一四三，二一七

一，六五八，九四二，四七一

一，九七二，三二三，二七〇

一，五一一，二二四，二四七

一，九二一，九四五，六一三

- 波七頓第一國家公司 一，四四四，七九六，二四五
 統一愛迪生公司 一，三五六，一〇一，〇四六
 西北銀公司 一，二六五，〇〇〇，〇〇〇
 杜邦公司 一，二六三，七九七，八二七
 C·S·公司 一，二五八，〇〇四，七九三
 愛特那人壽保險公司 一，二四七，四六六，二〇七
 化學銀行 一，二三八，〇七六，八八六
 聖太飛鐵路公司 一，二一八，五七二，三四一
 太平洋聯合公司 一，二〇六，六八二，七三四
 美孚油公司 一，一三五，一六五，五〇九
 巴爾的摩俄亥俄公司 一，一五八，九七一，三七一
 第特律國 銀行 一，一二〇，四七四，四七三
 歐文信任公司 一，一〇五，七七七，六七一
 第一銀行股份公司 一，一〇四，一九八，五〇七
 瑪林密德蘭公司 一，〇九二，一五七，六六一
 曼漢坦銀行 一，〇八七，三九八，七四六
 麻塞諸薩互助公司 一，〇四八，四四三，四六七
 賓夕文尼亞互助公司 一，〇七〇，一〇五，八五七
 一，七〇四，一九三，三三一
 一，三二三，六八七，〇七〇
 一，三八〇，六三三，七八一
 一，二〇四，九二一，一八四
 一，二〇五，二四三，六三九
 一，一五二，九〇一，一五一
 一，六三七，五〇三，七七六
 一，二四六，八三五，九七一
 一，二八七，一一七，八九七
 一，〇七五，七七六，八五九
 一，一六六，九二六，六四四
 一，三二六，五〇六，四七〇
 一，四二八，三五四，八九八
 一，二〇四，五六四，三八三
 一，二一八，七二七，一五一
 一，三五九，〇七四，四三九
 一，〇一四，一五五，四六七
 一，〇一六，九七七，五五〇

互利人壽保險公司

一，〇六九，〇五七，六七〇

一，〇〇六，五二二，九一四

克里夫蘭信托公司

一，〇五三，七二六，〇六九

一，一一一，八一四，七九一

總計

一〇三，四五六，〇一六，九九五

一〇七，〇六五，〇〇三，六二五元

——材料來源：合衆社年度特訊；見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紐約前鋒論壇報」

今天這個「集團」中的四十五家公司，比起一九二九年所謂「極盛時代」的十億資產組織已經有了兩倍的數目。今年十億元資產集團中的新份子，是明尼波尼斯第一銀行股份公司和麻塞諸薩州春田地方的麻塞諸薩互助人壽保險公司。

（作者按：「紐約前鋒論壇報」略去了合衆社特訊末段中的一句：「當「那一九二九年的所謂極盛時代」，祇有二十個公司的資產在十億元以上，到一九三九，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也不過祇有二十八家」。有十七家公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進入十億元階級的）。

附錄 五

摩根舉薦名單中的著名人物

卡文·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

林白

潘興

史洛安，代表通用汽車公司，杜邦帝國及「製協」。

梅隆，代表奧爾考及梅隆銀行。

楊氏，道斯德國賠償計劃 (Davies Plan for German reparations) 主要起草人。

吉福德，美國電信公司。

泰勒，美國鋼鐵公司，羅斯福及杜魯門派往梵蒂岡特使；墨索里尼及法西斯主義的贊助人。

梯格爾，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皮恩 (Sosthenes Behn)，國際電信公司。

馬歇爾·費爾德。

密其爾 (Charles E. Mitchell)，銀行家。

戴維斯，摩根代言人，曾經一度是美國總統候選人，戴羅斯非美委員會指令的起製人。

麥克亞都 (William Gibbs McAdoo)，在此名單發表後曾任參議員，調查摩根委員會的委員。

貝格 (Newton D. Baker)，他曾經嘗試寫一本掩飾摩根企業組織與戰爭關係的書。

希爾里斯 (Charles D. Hilles)，代表紐約參加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委員。

奧德斯 (Robert E. Olds)，前任國務卿，他曾經和聯合社計劃捏造一個故事以激成對墨西哥的戰爭，以援助

美國石油商人——見「新聞自由」第一七六頁。

伍丁 (William H. Woodin)，後來曾任羅斯福內閣財政部長。

巴魯

N·戴維斯 (Norman Davis)，羅斯福政府海外發言人。

拉克斯柯勃，前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杜邦及通用汽車公司職員。

史瓦林根 (O. P. Van Swerlengen)，鐵路界人士。

卡立斯里 (Carlisle)，電力電燈界人士。

佛蘭克林 (D. A. S. Franklin)，摩根控制下海上運輸業主管人。

史屈朗 (Silas H. Strawn) · 瑪考德 (Henry Machold) · 勃羅索 (Seward Prosser) · 伍茲 (Arthur Woods) · 伊克爾 (F. H. Ecker)，人壽保險公司職員 · 紐特 (J. R. Nutt) 亞丹姆斯 (Charles Francis Adams)，後來曾任海軍部長。

附錄 六

摩根公司與聖勞倫斯海道

親愛的參議員拉福萊特：

我注意到了你關於聖勞倫斯海道的演說，尤其是若干涉及摩根公司組織的錯誤陳述。本來我們並不認為需要對有關這個組織的毫無根據與不正確的陳述有所答辯。可是，當具有如你那樣地位的政治家作了這種的演說，即使它們可能是根據你所獲得的資料，我們感覺應該引起你對它們的注意。

在你的演說中，你說：「摩根公司及其附屬機構正努力摧毀這個政府，而且他們正努力於阻止這 條約的被批准」等等。這些陳述是絕對沒有根據的。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本公司曾經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宣佈本公司對於聖勞倫斯河的計劃方案，不採任何立場。

讓我們再度非常強調地說明：我們對於聖倫勞斯條約的批准以及計 中聖倫勞斯河電力發展的性質及方式，並沒有直接或者間接想來加以某種的影響。

J P·摩根公司

紐約華爾街，寬角，

費城德萊克斯爾公司，

倫敦摩根，格林福公司，

巴黎摩根公司，

非常誠實的湯姆斯·W·拉蒙特

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

於紐約

附錄 七

摩根公司與公用電力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國會記錄」，參議員拉福萊特致拉蒙特函，該函係附於參議員蘭格的演說中。紐約市摩根公司。

親愛的拉蒙特先生：爲應你的請求起見，我願將你於二月五日代 摩根公司所作的函件編入「國會紀錄」中。

整個的紀錄，都支持着一項結論，就是凡摩根公司勢力甚為顯赫的公司及機構，都曾竭盡其力，阻礙爲了減低電費而舉辦聖勞倫斯河的公共發展。

假如聖勞倫斯河計劃不能通過，照個人的意見，那大部份是由於和摩根公司有轄屬關係各公司，在將近兩年中從事反對該計劃而作的虛妄宣傳所致。

認爲摩根公司在公用事業上巨大的股權和它在這世界最大的電力及電氣市場上所擁有巨大利害關係及維持超額價率，竟和比「筋灘」及「波德渠」更大的一個公共電力計劃毫無關係，實在是詛咒參議院及大眾，而誹謗州政府及聯邦政府公眾紀錄的說法。

你說：摩根公司沒有人反對這條約中包含的公用電力及海行的計劃。

但美國參議院中每一個議員都接得了無數要求破壞這個條約的印刷品宣言，這種印刷品在過去兩年中，是由紐約州商會經常發出的。

摩根和他的合作者十二人，其中包括你在內，當時是上述這個印發宣言的商會會員。

該商會的財務部主任，即收集和支用那反對條約運動經費的人，是摩根公司主人的兒子 J. S. 摩根。他現在仍然擁有財務主任的職務。

我曾經對一九三二年出版的會員名錄作了一番分析，一九三二年正是運動開始的時候。根據標準金融小冊及職員名錄而得到的分析如下：

一、摩根公司中列爲紐約州商會會員的十三個人是：J. P. 摩根、T. W. 拉蒙特、H. S. 摩根、J. S. 摩根、T. S. 拉蒙特、戴遜、史陀特斯布雷、史蒂爾、柯漢、李芬威爾、史丹萊、惠特奈、巴圖。

二、祇有百分之十不到的會員，其通訊地址是在紐約市以外的。會員中共包括五百一十個銀行家，七十一個鐵路

及公用事業的主腦及負責人員。五百一十個銀行家中，其中有六十四個同時也是鐵路及電力公司的主腦。

三、在這個名單中，代表電力和公用事業利益的是卡利斯爾，尼亞加拉—赫德遜電力公司，紐約統一煤氣公司和紐約愛迪生公司的董事長；史丹萊，摩根公司的一份子，尼亞加拉赫德遜公司，聯合公司，聯合煤氣改良公司的董事；史陀特布雷，摩根的、作者之一，聯合煤氣改良公司董事；惠特萊，摩根的合作者之一，統一煤氣公司的董事。

四、商會的財務部主任，是摩根公司的 J. S. 摩根。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商會的代表聚集在波雷外交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中，並且提出了一個精心結構的計劃和一個「大綱和決議」，其中斥責電力和航行計劃，並要求拒絕那個聖勞倫斯條約。……

我相信，假定 J. P. 摩根公司的十三位合夥人，（他們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出席的商會的會員）果如你所說的，和參議院對該條約的行動毫無關係，他們的抗議就不該針對參議院而該針對那造成對該條約的攻擊而後提出於參議院的商會會員們。

事實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通過的報告，是混和着錯誤的陳述，誇張，似是而非的真理的，這一些錯誤的陳述等等，是報告的根據所在，而且爲了擊敗該條約之故，已被流傳甚廣。

你和我，拉蒙特先生，用不着在詞句上斤斤較量，當我說摩根公司和它的合作者不斷反對着一切對於那偉大的公共電力計劃具有重要性的東西時，我並不是說摩根先生或者是你曾經發表反對那計劃的演說，或者說你曾經來往與奧爾巴尼和華盛頓之間，以游說國會議員並且進行院外活動，以反對那你們認爲危害你們在對紐約州及其他各州人民供給電力事業上的特殊地位的法案。

你們的勢力，是通過你們無數的代理人，如這一位馬考德先生，而有效地施展出來的，正如你們自己從事一樣。

你們也許能回憶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八日馬賽的演說，他是繼馬考德而擔任紐約州共和黨委員會主席的。他說：

「在立法會議中，馬考德先生在奧爾巴尼設立的無形政府，通過他對於哈蒙德先生屬下職員的控制，操縱主席，指使立法，讓這些情形繼續是不可容忍的。」

「困難是，馬考德先生並非主張私有公用事業，而是他明明白白認為州政府也應當屬於私人……」

我們的河流是特別宜於發展而用於公共利益的。總統在他明白宣示的目標中，即將信用，生產和運輸從私人的榨取中解脫出來，他曾聰明地堅持水力的發展，需置於能夠使每個家庭獲得廉價與增加的電流以及解除不必要苦役的最大利益的條件之下——總之是使普通的美國家庭獲得豐富的生活。

假定美國的金融家繼續對於如此廣泛的全國目標敵視，那我就嚴重地表示懷疑：當我們成功地消滅了那造成不景氣的貪婪與愚昧的時候，他們是不是還能夠作為社會的有效工具。

你可以回憶一下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羅斯福總統在他就職時發表的演說。

「豐饒正站在我們的門口，可是，它的慷慨使用由於供應不濟而感到虛弱了。這主要的原因，是那交換人類物資的統治者，因為愚笨和無能，業已承認它們的失敗和放棄權利。這些橫行的銀錢兌換者，在輿論的法庭中被控訴了，他們被人們的良心和意志所棄絕了。」

「那些銀錢兌換者已經從他們在我們文明祭壇的高座上逃走。我們現在可以仍照古代道理重建那些廟堂。這個重建的成敗，要看我們看重與應用社會價值，甚於單純的金錢的程度而定。」

根據我的見解，聖勞倫斯條約是會被批准的，即使在這個被延遲的時候，假定你公司中人員實際撤回其更進一步的反對，它無疑將為全體美國人民所歡迎。

你誠實的

拉福萊特

附錄 八

裴琪密電

（裴琪大使致威爾遜總統的密電中曾建議美國對德宣戰，並提及摩根家族的地位和同盟國的貸款）。

總統：

「我在這裏所進行的，對於財政情況的調查，發現了一個對於美國金融及工業前途極其可驚的國際局勢。英國不僅需要担負自身的戰爭費用，而且也有資助其他盟友的義務。直到現在為止，她（指英國）都是用自己的資金來進行這些工作。但她如果要繼續其目前在美國進行的廣泛購買，就不得運送黃金作為廣泛購買的代價。這裏有兩個理由，為什麼她不能夠運輸大量黃金。第一，英國和美國一樣地需要保持其較大部份的黃金以維持其所發行紙幣的票面價格；第二，即使她必得要運輸黃金，德國的潛艇也已經使得運輸黃金成爲一件危險的步驟。因此，現在法國與美國匯兌有着急迫被擾亂的危險，而不可避免的結果則是盟國政府的定貨，將降至可能最低的限度，而大西洋兩岸間的交易將在實際上宣告終結。這一個交易停頓的結果對於美國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世界將因此一分爲二，一個是我們自己的半個世界，在這半個世界內有黃金，又有物資；另一個是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半個世界，這半個世界內需要這些物資，但沒有錢來購買。而且，這半個世界內實際上又沒有什麼物資可以作爲交換。結果是在金融上，在商業貿易上，對於美國和歐洲都差不多同樣不利。除非我們馬上採取迅速的防預步驟，此種情況便將接踵而至。英國和法國必須在美國儲蓄數量夠大的存款，以免世界貿易和整個歐洲金融結構的崩潰。

「倘使美國對德國宣戰，我們能夠給予英國和其他盟國的最大幫助便是這種存款。倘使我們能夠採行這個政策，

最好的計劃莫過於讓美國政府在英法借款上大量投資。另一個計劃便可以是在對於這樣一個貸款，給予担保。最有利的點便是所有的錢都會保存在美國。因此，我們能夠繼續發展貿易，增進貿易，直至戰爭結束為止。而戰後的歐洲依然會向我們購買糧食和大量物資，以便重整它們的平時工業。如此在幾年的時間內，我們將因貿易的始終不中斷，或日益擴充的貿易而獲利不淺。而且我們又掌握他們償還借款的保證金。

「另一方面，倘使我們保存了大部份的黃金，而歐洲國家却付不出錢來重建他們的經濟生活，那全世界各地可能遭遇到一個劇變，其時期的久暫，殊難逆料」。

「自然，除非我們對德宣戰，我們不能夠以貸款給予歐洲。但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沒有方法對於在美國成立一筆數目龐大的英法借款一事，迅速予以間接的協助，而不至違悖武裝中立的原則？我對於本國的儲備銀行的法律，知道得并不清楚，未便對此發表意見。但這些銀行倘願意成立這樣一筆貸款的話，上述的危機便可因而避免掉。我們所認識到的危機，較諸大西洋兩岸人民所認識到的要更加真實，更見急迫。倘不在危機的激象還未表現得十分明朗之前，設法予以避免，到了臨時抱佛腳的時候，便太晚了」。

「我深信，對於英法政府，這種日漸緊迫的危機的壓力已不是摩根金融機構的能力所可以應付的了。盟國在金融上的需要非常殷切，非常鉅大，不是任何私人企業公司所可以解決。因為每一個私人企業都必會遭遇到商業上競爭和區域上的對立」。

「倘說維持當前我們的優勢貿易地位和避免危機的唯一途徑是對德宣戰，這話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的。潛水艇已使金融世界崩潰危機增加了最後一個因素。目前我們會否被捲入戰爭漩渦，已列為不可知之數。數目相當鉅大的私人，款不再到美國來。在這樣的一個時期裏，總崩潰或將到來」。

「裴琪密電全文乃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由聶伊委員會公佈。合衆社的報導把該文列入當日軍火消息內。據我們所知道，聯合社，國際新聞社，環球新聞社等并不這樣做。我們查考過全國廿家左右的大報紙，有的在紐約市出版，有的在別的地方出版，發現了如下有絕的事實：這些報紙中只有西家登載電稿全文。紐約郵報，紐約世界電聞報，路易斯維爾郵報，匹茨堡報也予以登載了。克里夫蘭正言報也登載了合衆社關於軍火的故事，而且我們研究的結果，發現提到裴琪密報之處都被刪去了。紐約論壇報刊載了一條否認聶伊委員會將調查這項密電的消息，可是並不刊載那密電。若干報紙刊載了一條否認調查摩根組織的消息，可是，報紙是很小的，即使在否認中，也沒有提到有這個密電存在。難道這就是發行人最近所關心的新聞自由嗎？」

附錄 九

總統威爾遜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原因

（一九一九年九月五日在聖路易演說辭，載於一九一九年九月六日聖路易地球民主報，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國會紀錄轉載，第五〇〇六頁）

各位同胞，難道此地有哪一位男子或是婦女（我還要說有哪一位兒童）不知道現代世界戰爭的種子是由商業競爭嗎？大戰剛告結束，這次戰爭發生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德國懼怕她的商業勁敵勝過了她的，而有一些國家之所以對德作戰是爲了她們想德國也許會獲得她們商業上的好處。嫉妒的種子，根深蒂固仇恨的種子，是商業激烈的競爭。

（下一節敘述德國拆除的比利時工廠和毀損的機器，不能遷入德國）。

這戰爭是一個工商業的戰爭。而不是一個政治的戰爭。

附錄 十

美國最壞的報紙

(節錄雷奧·羅斯坦所著「華盛頓記者羣」附表，哈柯特公司出版)。

華盛頓九十三位記者所認為「最不公、最不可靠」的十家報紙：

報紙名稱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第三選擇

總分

赫斯特系報紙(註一)

五九

二〇

八

七一四

芝加哥論壇報

二四

三七

一〇

四五五

洛杉磯時報

二

七

一六

一〇三

斯克里潑——霍華德(註二)

四

五

四

七七

丹佛爾郵報

〇

四

六

三八

紐約前鋒論壇報

〇

四

四

三二

華盛頓郵報

二

一

二

三一

費城訊事報

〇

三

五

三〇

每日工人報(紐約)

一

一

二

二一

費城詢問報

一

一

二

二一

(註一)作者按：有些答覆只說「赫斯特」；又有些提出赫斯特報紙的名字。赫斯特系報紙被認為是美國最壞的

報紙，其最著名的有：紐約美國日報，紐約鏡報，芝加哥美國前鋒報，舊金山審查報，洛杉磯審查報，第特律時報。
(註二)美國最壞報紙一覽表中列第四名的斯克里滋——霍華德系報紙，其中最大的報紙是：紐約世界電聞報，克里夫蘭報，匹茨堡報，丹佛爾新聞，華盛頓新聞，舊金山新聞，印第安納波利斯時報。

附錄 十一

杜邦在美國出版界的影響

(下列證件是由軍火案審訊中得到的；涉及杜邦建立一種戰時使用毒氣的宣傳運動的計畫。他們認為毒氣較其他武器遠爲人道，但輿論對這點反對。根據證據，杜邦曾派親信查理·魏斯登赴巴黎，運用報紙轉變輿論)。

(一)魏斯登給杜邦的信，發信日期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我的任務看來進行很順利：我已經晤及許多我們美國的記者，而且已將我的意見賣給他們了。在美國報紙沒有刊載以前，結果如何，自不敢言。

在巴黎的記者羣皆向此間辦事處報導新聞，所以如倫敦方面有適當人手，顯有極大幫助。

我將在巴黎以極大部份精力使記者羣和美國的新聞來源更密切地接觸，同時並試圖給他們正確的觀點，這樣他們當能領悟新聞的重要性。

——(來源：軍火案審訊，第十一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六日，七日，十日)。

(二)杜邦公司波恩給魏斯登的信：

最近在美國報紙上看到許多篇電訊，其論調我們極認爲可取。我們認爲這些拍回美國的電訊，也許是你訪問歐洲的結果：

1.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波士頓記錄報」刊載了一篇很好的新聞，題目是「英國預期毒氣戰爭」，載明由倫敦發出的日期。

2. 華盛頓前鋒報載了一篇威廉斯由巴黎拍出的電訊，講起德國反對美國的染料陰謀。這篇文章很受製造商記錄報歡迎，並用這題目寫了一大篇洋洋灑灑的社評。

3. 費城的公報晚刊有一篇倫敦電訊，講英國通過染料法案的重要性以及它對於美國事務的關係。

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公衆總帳報 (Public Ledger) 載巴黎電訊，題目是：「德國以染料生意做陷阱」。

這些電訊，分發全國各地報紙刊出。所以我所提這四條新聞一定有很大的宣傳性。(軍火案審訊，證據書九二八號，第一一節，第二五八一頁)。

(三) 軍火調查委員會秘書勞森布照對參議員演說辭：

我請你們注意第三節的報業控制權問題。他(指魏斯登，參閱證據書九二六號另函)說已安排好某種文章準備在法國發表。他和法國若干要人晤談並且獲得新聞，那些新聞似乎已算定對於這裏輿論極有明確效果的。(軍火案審訊，第二四一六頁)。

(給魏斯登) 波士頓錄報文稿一篇：威廉斯自巴黎發出的「英國預期毒氣戰爭」，德國講對美國的染料陰謀；費城公報晚刊電訊一篇，……公共總帳報，巴黎電訊一篇：皆應歸功於你。(證據書九二八)。

勞森布照：你應該派一個人……保持沸騰的情緒……用電訊……使美國人明白你們那一種特殊工業的重要。

魏斯登：這正是我們要物色的。

(四) 魏斯登給杜邦公司米德的信：

J·馬丁和他爲巴黎版紐約前鋒論壇報和芝加哥論壇報所寫的文章，替我此行做了一個有趣的側面說明……那兩

篇文章是我在駐巴黎的一位新聞界老朋友寫的，發表的時候他用假名J·馬丁，：：作為我的代理人，他將執行任何建議。（軍火案審訊，證據書九二九）。

（五）B·K·雷萊報告巴黎報紙及記者情形，他是由杜邦公司宣傳負責人魏斯登任命的杜邦公司代表。發信日期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聯合社會就我和布隆德爾教授的會晤材料發了一篇電訊……公衆總帳報和芝加哥論壇報將分發我已安排好的消息，那消息說法國政府根據它在德國調查的機密情報，知道德國貨即將大傾銷，所以也要進一步增加染料，化學品等的關稅……美國報紙應就事作幾篇社評，而且也許可能向若干報紙提明，這些社評是有益於社會的。

雅可貝博士昨天拿一張公衆總帳報企業組合的剪報給我：那文章就是我所供的。

我昨天拍一密電給你，告訴你有幾篇文章將在公衆總帳報和芝加哥論壇報企業組合的報紙上刊出。我希望最近從聯合社得到更多的材料。（本書作者按：聯合社是美國最強大的通訊社，而且被認為絕不受任何控制的。但許多次國會的調查已證明它已於公司、銀行、特種集團，反勞工組織等所利用。最近已奉令停止獨佔性業務）。

我以為，爲了促進計劃，偶然的宴會你們不會予以反對，但我想有你們的授權更好。這次夏本博士做東道，但我想同請他一次，並邀請其他我們要培植的一些人，包括公共總帳報的威廉斯，聯合社的（當時負責人）勞伯茲，芝加哥論壇報的吉朋斯……

C·艾克曼（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從倫敦來，在總帳報辦公處間巧遇到我，他要我代為致意關係：（軍火案審訊，第二部，證據書九二六，第二五七八——八〇頁）

報業控制大部份電台

瓦	量	報紙發行人擁有或控制的電台數	美國電台總數	報紙擁有或控制總數所佔的百分比
五,〇〇〇	一一	三三三	四四	五三
二五,〇〇〇或	六六	八九	一五五	二二五
一,〇〇〇或	四八	六〇	一〇八	一六二
二,五〇〇或	一一三	八八	二〇一	四四六
五〇〇或	二三八	二七〇	五〇八	八八六
總數				五七·三

上列數字根據「聯邦交通委員會」未發表的紀錄編纂——見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公會記者」

附錄 十三

寇蒂斯出版公司及附屬機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價證券

投資總帳

帳面價值

市場價值

政府公債

四，一二七，九〇〇・〇〇

四，一三一，六三七・七三

州公債及地方公債

二，〇五〇，七五五・〇七

二，一八八，一五五・〇〇

加拿大公債

八二，四九一・二五

七六，二一八・七五

工業公債

一六四，五六七・五〇

一六四，一四〇・〇〇

鐵路及公用事業公債

一四六，六〇二・〇三

一三九，六一二・五〇

銀行及保險股票

六一三，四九八・三〇

三八二，六八一・七五

公用事業優先股票

一，三三八，二三一・六一

一，三三三，三七二・〇〇

公用事業普通股票

一八〇，八一三・四七

一四七，四八七・五〇

工業優先及普通股票

八，二七〇，一〇六・五六

八，一三七，九七二・二九

鐵路保息股票

八二一，五九二・六三

八七七，五八八・二五

總數

一七，七九六，五五八・四二

一七，五七八，八六五・七七

附錄 十四

「時代」所有權

爲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國會法案而草擬的所有權，管理，銷數等報告書。

新聞性雜誌週刊「時代」，每週在伊利諾州芝加哥出版，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

紐約州

紐約郡

二．所有者爲「時代」公司，通訊處：紐約四十二號東街一三五號（如爲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其名稱及住址應予註明，並應即於其下註明持有股票總額百分之一及以上股票之股東的姓名住址。如不爲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應註明各所有者姓名住址。如爲一商號，公司或其他不咸爲法人組織者所有，則其名稱住址以及個別成員之姓名住址皆須註明）

戴維遜——紐約華爾街二十三號。

F · D · 丟克——維爾蒙州格林斯農場。

M · B · 杜朗——紐約七十九號東街一三九號。

（魯斯）通用出版公司——新澤西州澤西城交換場十五號

W · V · 格立芬——紐約杉樹街一四〇號。

B · 海頓財產受託人C海頓——紐約華爾街四十號。

E · H · 哈克納斯——紐約六十號東街四號。

W · H · 哈克納斯——紐約麥迪遜街六五四號。

L · H · 英迦爾斯——俄亥俄州克里夫蘭聯邦信託大廈一六五七號。

R · L · 約翰遜——紐約四十二號東街一三五號。

M · Z · 拉遜——紐約四十二號東街四三五號。

W · L · 史密斯——紐約華爾街六十三號。

H · R · 魯斯——紐約四十二號東街一三五號。

J · S · 馬丁——紐約四十二號東街一三五號。

S. W. 米克——紐約勒克斯登路四二〇號。
 (三) 已知持有證券，抵押品或其他有價證券總數百分之一或以上之證券持有人，承受抵押人或其他有價證券持有人：(如無，則請填無) 無。

上述諸人於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向我宣誓並簽名。

赫伯特·E·馬洪奈(印章)

(我的職務至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日為止。)

附錄 十五

報系

五個報業大王(赫斯特，霍華德，麥考密克，柏德森和奈埃特)擁有美國報業最強大的部份

地名	報紙名稱	所有人	銷路(註)
阿克隆	導報	奈埃特	一三一, 二四六
亞爾勃康爾克	論壇報	斯克里澄——霍華德	一六, 四九六
奧爾巴尼	聯時報	赫斯特	五〇, 六八四
伯明翰	郵報	斯里澄——霍華德	七五, 六八〇
波士頓	記事報	赫斯特	三九〇, 九六六
波士頓	美國人報	赫斯特	二〇七, 二〇三

波士頓	廣告報	赫斯特	六六〇，四四〇
巴爾的摩	新聞郵報	赫斯特	二二〇，一二七
巴爾的摩	美國人報	赫斯特	三二三，八五九
芝加哥	每日新聞	奈埃特	四九一，〇四六
芝加哥	美國前鋒報	赫斯特	五三一，三〇九
芝加哥	導報	麥考密克	一，〇七六，〇四五
辛辛那提	郵報	霍華德	一五五，一八八
克里夫蘭	日報	霍華德	二六四，五八九
哥倫布	公民報	霍華德	八三，一三五
第特郵	自由日報	奈埃特	四一七，三三六
第特律	時代報	赫斯特	四〇五，八八七
丹佛爾	洛磯山新聞	霍華德	八〇，四一五
厄爾巴索	前鋒郵報	霍華德	二九，三五〇
伊凡斯維爾	日報	霍華德	四一，九三七
衛史堡	日報	霍華德	四五，〇八六
休斯春	日報	霍華德	八二，九三六
印第安納波利斯	時代報	霍華德	九四，八八六
洛杉磯	審查報	赫斯特	三七九，七四六

洛杉磯

前鋒報

赫斯特

四〇四，四六一

肯塔基

郵報(辛辛那提郵報)

霍德華

諾格司維爾

前哨新聞

霍華德

一〇一，三〇三

孟斐斯

鐮刀報

霍華德

一二八，三四三

孟斐斯

商業聲

霍華德

一六七，九八七

邁亞密

前鋒報

奈埃特

一三一，三五三

密爾窩基

前哨報

赫斯特

一五八，二六六

紐約

每日新聞

柏德森

二 三五四，四四四

(星期日銷四，五九九，五二四)

紐約

鏡報

赫斯特

一，〇〇六，二七九

紐約

美國日報

赫斯特

六七三，七〇八

紐約

世界電訊報

霍華德

三八三，四五四

奧克蘭

詢問郵報

赫斯特

七三 七八六

匹茨堡

太陽電訊報

赫斯特

一九八，九八五

匹茨堡

日報

霍華德

一五一，五七二

聖安東尼奧

光報

赫斯特

七四，〇八六

舊金山

審查報

赫斯特

二二三，六二三

舊金山

呼聲公報

赫斯特

一六九，九八七

舊金山

新聞

霍華德

一四三，四八九

西雅圖

情報員郵報

赫斯特

一六四，一九九

華盛頓

前鋒時代報

柏德森夫人

二六二，二一六

華盛頓

新聞報

霍華德

一〇九，六九四

(註)根據一九四七年「編輯與發行人」年鑑。

附錄 十六

「製協」的控制權

第七十六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院報告第六號第六章

自由言論和勞工權利的侵犯。

僱主協會勞工政策。

「製協」，第三章

第四十七頁

第二節、製協的控制權

第一節所提到的製協改組，使製協產生新的領導權……大公司商號多在董事會任職。全國被承認的公司處理協會事務頗為活躍。

據已發表的資料，如道美國鋼鐵廠總經理賀德，太平洋波特蘭水泥公司總經理韓德遜，蘭伯特製藥公司總經理倫

特告是籌劃執行全國製造商協會改組的原班人馬。這委員會並不知悉「參謀將校」派的人員，也不知悉在一九三三年想出一種「拯救商業」方案並且挑選了「製協」去執行的工業和財政領袖的全部名單。然而，另有一大批主要的商人聯合原發起人執行一九三三年制訂的計劃却是知道的。

一九三三年以來，或在一九三四——三五年在「製協」活躍的人們如大捐款人，董事，職員，對外聯絡委員或全國工業新聞委員有：

魏爾，全國鋼鐵公司；

蔡斯特，通用食品公司董事長；

布里斯，俄亥俄州通用麵粉公司副總經理；

E·M·昆士，蒙杉化學公司總經理；

巴爾多，紐約造船公司；

賀立岱，俄亥俄州美孚油公司總經理；

麥里希，西屋電氣製造公司總經理；

拜爾，美國氫胺化合物公司總經理；

胡斯頓，鮑爾溫機車工廠總經理；

巴德，巴爾科製造公司；

C·S·戴維斯，波爾格華納公司總經理，美國商會前任會長；

科爾蓋特，科爾蓋特公司總經理；

富勒，寇蒂斯出版公司總經理；

勒夫喬，科達公司總經理；

格林奈爾，通用滅火機公司總經理；

布拉梅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副總經理；

柯勒，柯勒公司；

艾吉頓，黎巴嫩毛織公司；

W. B. 華納，麥考爾公司總經理；

麥克，麥克公司總經理；

麥克奈爾，摩霍克製氈公司董事長；

卡爾頓，馬達飛輪公司秘書；

福格森，紐波特·紐斯製船乾塢公司總經理；

W. H. 泰勒，費城電器公司總經理。

附錄 十七

工業間諜

第七表——一九三三至三七年間，全國製造商協會董事會中各公司，曾運用勞工間諜工作及(或)工業上的軍火。

公司名稱

所用偵探機構

所購軍火總值

美國罐頭公司

附屬公司波恩斯及平克頓

.....

美國碾鐵公司

附屬公司

二,八一七·一六

美國鍛鍊公司

平克頓

.....

里未爾銅公司

全國金屬貿易社

.....

鮑爾溫懷俄明公司

.....

六〇五·六〇元

安那康達銅礦公司

.....

四,四七〇·四八元

安那康達電線電纜公司

附屬公司

.....

鮑爾溫機車工廠

平克頓, 附屬公司

.....

本迪斯航空公司

鐵路局稽核

四,八六六·四七元

畢勃製造公司

.....

一,三六五·一二元

克拉克製線公司

鐵路局稽核

三六六·七四元

康高蘭——奈恩公司

平克頓

.....

起重機公司

附屬公司

.....

寇蒂斯出版公司

平克頓

.....

第特律鋼模公司

附屬公司

.....

杜邦公司

.....

一,九四四·四九元

通用電器公司

平克頓

.....

固特異輪胎公司

附屬公司, 全國公司服務社, 平克頓

七,七四〇·六〇元

海澤爾——亞特拉斯玻璃公司

全國公司服務社

六五三·三八元

何克電化公司

平克頓

.....

休士工具公司

平克頓

.....

伊利諾工具工廠

全國金屬貿易社

.....

皮帶公司

全國金屬貿易社

.....

摩萊爾公司

平克頓

一、一四七·五四元

摩托飛輪公司

附屬公司

.....

全國鋼鐵公司

.....

.....

魏爾登鋼鐵公司

中央工業社

一一、七七八·一七元

大湖鋼鐵公司

.....

三〇七·二〇元

紐約造船公司

平克頓

四八四·一五元

匹茨堡玻璃板公司

附屬公司

三、一五一·四〇元

蘭德公司

柏哥夫，波恩斯，鐵路局稽核，福斯特卡爾克林 三七二·五〇元

共和鋼鐵公司

.....

七九、七一二·四二元

俄亥俄美孚油公司

.....

八〇九·六〇元

斯都華——華納公司

全國金屬貿易社

.....

太陽油公司

.....

二、四三一·二二元

聯合煤氣改進公司

.....

.....

費城電器公司

平克頓，波恩斯，鐵路局稽核

四〇八·〇〇元

惠林鋼鐵公司

全國公司，鐵路局稽核，附屬公司

三〇三·七五元

雅魯製造公司

全國金屬貿易社

.....

——（來源：「製協」調查）

附錄 十八

全國製造商協會的新聞關係

（作者註：拉福萊特委員會對全國製造商協會的暴露，大部份是關於新聞方面的腐化現象）。

D·一九三七年四月，提出關於公開宣傳計劃的備忘錄，以抗拒激烈派的傾向，並列舉出工業方面的積極措施。

時至今日，罷工的結果是贏是輸，更決定於報紙和廣播的作用。在勞資糾紛中，輿論的向背素來是一個主要的決定因素。但現在的情形是，政府官員對於罷工爭端的解決，權力日大一日。因此，輿論的地位也與日俱增。在投票者看來，只有輿論的力量才能夠左右那些被選出的官吏，採取某種行動或決定某條途徑。

V·可能的活動

A 報紙

一·找一家報紙，系統化地說明斯密司城工業的生長過程，諸如該城工業的發展，薪給制度的建立，賦稅制度的形成，以及對社會的貢獻等。對此，宣傳部人員可協力合作，收集適當的資料。

二·找另一家報紙，系統化地介紹工商界人士的經歷和照像。特別注意那些出身微賤，而做到大公司行政巨頭的人，以及那些從小規模公司辦起，辦到大規模公司的人。

三、設立特別委員會，特聘邀請報館編輯吃飯。

B 廣播

一、做法和報紙的做法相似。找一家廣播電台，系統化地報告斯密司城各種工業情況。此項節目可用演講的方式，或通過當地的業餘戲劇團體，將有關斯密司城工業的故事編成短劇來播演。

C 演講團

一、從不同職業階層中，挑選出約二十五名的演家，組成演講團，如牧師，律師等。

D 學校

一、注意到所有學校內的圖書館部必須有表達我們的觀點的資料，俾供人們閱讀或研究。對於公立圖書館，也應該採取同樣的步驟。極力接觸一切人，以找出他們可能需要的資料是什麼，再看我們能否設法供給。

四、對於有電影放映設備的學校，設法使理事會監製的影片能夠在那裏放映。同時，應使此類片子的供應，源源不絕。鋼鐵協會最近出品的影片便是一例。

G 外國語文組

一、這是重要的工作。工業界或政府從不會設法去告訴這些人美國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但激烈派在這方面的工作倒相當活躍。對於這數百萬的人，很少人能夠加以重視，因為他們有投票的機會。但倘使他們一直不知道事情的兩方面，因而只相信耳濡目染的單方面的言詞。這種現象倒是不足為怪的。

至本計劃的實施能否見效，主要的倒要看宣傳部特別委員會的能力如何。倘使他們是一種能夠花點時間，坐下來和編輯，牧師，外國語文組，婦女俱樂部主席等談天的人，而且他們本身的聲望足以在報界，廣播界，以及其他社會名流方面發生一些影響的話，本計劃的實施，便將因而便利不少。相反的，倘宣傳工作者不得不單獨作戰，背後并無

強有力的委員會來支持他，他的工作傾曾感到加倍艱難。

全國製造商協會

宣傳部部長詹姆士·賽爾伐

附錄 十九

全國製造商協會

「美國第七十六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議院報告書第六號第六部。侵犯言論自由與勞工權利。教育勞工委員會報告書。資方聯合機構的勞工政策。」

第三部 全國製造商協會

全國製造商協會參加會議開廠運動，並於一九〇二年四月在紐奧良舉行的會議上，通過「勞工原則宣言」。正像兩年前的全國金屬貿易協會所做的一樣，該會在這些勞工原則是宣告資方對於工作情況的決定，具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最高權力。「製協」自認為它的勞工原則宣言，「第一次表明了一個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團體宣稱工會開廠政策是美國製造商界的基本政策」。

在該會的薪給單上，又有許多特約作家的名字。蒙大拿州參議員華許在審問范克里佛的祕書許德曼時，發現了一個名叫查爾斯·哈費的作家，原是替「聖路易世界民主報」寫稿，也替「大西洋月刊」寫稿的，竟是范克里佛僱用，來替他寫文章的。

另外有一件演說家，担任「製協」的傳教工作，名叫霍蘭。他原是「紐約商業新聞」的編輯。

「製協」的代表們在初期的鬥爭裏所採取的主要手段是在國會外作院外活動，并在立法程序上行使壓力政治。這種手段，有時和代議政府的基本立場，幾乎完全相反。其實際的辦法是運用秘密而廣泛的宣傳。該會和它所屬的資方組織利用這種强有力的宣傳武器，使輿論的論調轉對勞工不利，但對資方所採取的立場，則讚揚不止。這種宣傳，在所謂「教育」的美名下，經常為資方的組織所採用，其真正目的在使人們不再意識到工業的罪惡，不再感受到工業罪惡的印象。至對於該會基本政策錯誤之處，他們從不想加以糾正。

第二章 誰控制了全國製造商協會？

第一節 一九三三年全國製造商協會的改組

一九三二年全國大選後，但在新政府的進步政策成為立法之前，許多工業界領袖即已開始採取行動，統一資方的情緒，發動一個花費浩大的公共教育計劃，以便對資方的目標，一致作同情的聲援。一羣豪富的商人把他們自己稱為「參謀將校」。他們經常在紐約市開會，討論「商業拯救」的問題。後來，就是這批人組織了比較正式的「製協」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把「製協」整個地改組了。它引用新的領導人才，并製訂一個商業利益集團共同行動的綱領。

現有的情報顯示「美國鋼鐵公司」總經理賀克，「太平洋波特蘭水泥公司」總經理漢德遜，「蘭伯特藥公司」總經理倫特等皆是原先計劃和策動製協改組的人。

表三——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三七年十月卅一日期間製協的捐款最多的十五個廠家：

名 稱	款 額
杜邦公司	一一八、六〇〇、〇〇美元
通用汽車公司	六六、五二〇、〇〇美元

全國鋼鐵公司	四二、〇五〇	〇〇美元
美國鋼鐵公司	四一、四五〇	〇〇美元
蒙杉托化學公司	三六、七七五	〇〇美元
西屋電器製造公司	三五、九一二	〇〇美元
克萊斯勒公司	三五、四〇〇	〇〇美元
伯利恆鋼鐵公司	二九、二五〇	〇〇美元
得克薩斯公司	二七、〇〇〇	〇〇美元
伯格、華納公司	二七、一四一	六七美元
共和鋼鐵公司	二四、六五〇	〇〇美元
美孚油公司	二二、〇〇〇	〇〇美元
斯威夫特公司	二一、一五〇	〇〇美元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二〇、六〇〇	〇〇美元
柯達公司	二〇、二一六	〇〇美元
共計	五六九、二一四	六七美元

上表所列的公司，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之間，在「製協」的董事會裏都佔有一席的位置。至於在董事會裏連任三年以上的公司，在表四中可以看到。這些人中包括「製協」的主席，董事長，副主席，會計，在製協裏最賣力，最活躍的份子以及它的對外聯絡與宣傳活動。諸如，共和鋼鐵公司的吉爾特勒，通用食物公司的普斯特，通用機

器廠的布立斯，杜邦公司的L杜邦，科勒公司的科勒，黎巴嫩毛織廠的艾吉頓，棕櫚香皂公司的科爾蓋特，蘭伯特藥廠的倫特，麥考爾公司的華納，紐約造船廠的巴杜，新港船塢公司的費吉遜，美孚油行的賀立岱（一九三九年曾任美國總商會會長），因此，「製協」的控制權是把握在這些廠家手裏。他們捐助經費，積極地參加該會各部門會務工作，并鼓勵其他公司以名義借給他們使用，或以實際行動幫助工作的開展。由此種種，他們獲得了領導權，并負起會務活動的實際責任。

第四節 華格納法案（S一九五八號）制成法律後，該會的破壞企圖。

當S一九五八號法案剛剛在七十五屆國會通過以後，在七月五日總統簽署該項法案之先，全國製造商協會便聯合全國工業協會採取實際行動，考慮到如何表明他們將來對該法案所採取的態度。六月廿九日全國工業協會州分會主席考爾與該會職業關係會主席哥乃利斯分別致函各有關會員，邀請他們在七月九日（星期二）到紐約市羅斯福飯店參加秘密會議，考爾先生在信上這樣寫着：「請勿洩露開會的消息」。哥乃利斯先生也提議：「本會議不必公開宣佈，因此，公報上不必提及」。同日，「製協」主席巴杜蘭特發出請柬，邀請該會董事會董事以及執行委員會會員於七月十日十一日兩日，緊接全國工業協會秘密會議之後，在紐約市亞司多利亞飯店舉行全日特別會議。蘭特先生在信上這樣寫着：「本董事會鑒於最近局勢的發展，甚感有召開董事會議的必要」。蘭特先生擬定的會議程包括：

- 一．討論華格納勞資糾紛法案通過後的情形，以及它的有效期間，未來的政策等。
- 二．總統的捐稅計劃。
- 三．國家復興局的改組。
- 四．保障美國工業制度所必需的組織上的努力。

五·社會安全——此項立法現已成爲重要的法律。關於此點，應該對本會會員提供的意見等。

第五章 全國製造商協會的宣傳運動

「製協」對於一九三五年國會上國家行政機構所主張的主要立法案，屢加反對。它曾經反對過國家勞工關係法案，社會安全法案，銀行法案，公用事業法案，以及總統提出的捐稅新綱領。但反對儘管反對，所有這些法案都變成了法律。這對於「製協」，不能說不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但「製協」的負責人却并不因此氣餒。相反，他們加倍努力了宣傳的工作。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所擬訂的「教育」計劃，到了今天，已成爲該會維持現狀的主要防衛武器。而且，實施的程度，有增無已。

「製協」宣傳委員會的社會教育計劃，隨着時日的增進，更趨完備。早在一九三七年初，該會即已制訂一個非常完備的計劃。該計劃於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三日呈交「製協」宣傳委員會各委員分閱。該計劃所要完成的任務可見於開宗明義第一章：

「時至今日，罷工的結果是贏是輸，更決定於報紙和廣播的作用。在勞資糾紛中，輿論的向背素來是一個主要的決定因素。但現在的情形是，政府官員對於罷工爭場的解決，權力日大一日。因此，輿論的地位也與日俱增。在投票者看來，只有輿論的力量才能夠左右那些被選出的官吏，採取某種行動或決定某條途徑」。

一九三四年該會領導者的基本理論是基於經濟制度自動調整的觀念上。這種理論和當時政府機構所採取的防止國家危機的步驟，正相矛盾。因此，該會不能解釋一九三九年以後所發生的經濟再調整的現象。他們將一切無力解釋的現象，歸咎於「共產黨」，「激烈的改革派」，「不穩份子」，「害羣之馬」，「宣傳專家」等。

該會宣傳部部 賽爾在草擬該會對學校兒童的「教育計劃」時，他并不說真話，不談事實，也不談教育。他理論却是：「各種畫片已經更能夠在兒童腦海中留下深遠的印象。因此，它已成爲最有力的媒介」。同時，他又說：

「這里有無幾廣闊的園地，可以供我們分發宣傳品。我們可以藉此接近正在成年的兒童。」

第五節 宣傳的目的

「製協」在它的信函，公報，演 中一再提到它的宣傳計劃，以及各種新聞傳播方法，并認爲此等計劃，目的在於左右輿論。委員會把這個計劃的意圖解說爲以私人事業的優點，教育大眾。但進一步分析的時候，便發覺其真正意圖似爲：一，削弱工會的組織力量；二，使輿論對於通過立法手續，以完成社會進步的目標，漸感不耐。

「製協」宣傳部長賽爾伐對於它的宣傳計劃實際上可以對抗勞工的力量一點，并非不曾覺察到。因爲他曾經寫過上面的一段話：「時至今日，罷工的結果是贏是輸，更決定於報紙和廣播的作用」。

用宣傳作武器，以對抗工會的方法，曾被「製協」拿來和利用勞工特務，使用和催淚彈的方法相比較，結果認爲功效不相上下。唐·吉爾特勒先生曾經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一日出版的「出版者的話」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堪讓把廣告宣傳用來代替催淚彈和勞工特務作爲反罷工的武器。「製協」把這篇文章節載在該會出版的勞工關係公報上因爲他們認爲它對於該會會員必定裨益不淺。在這篇文章裏，吉爾特勒說：「勞工特務，催淚彈，或其他對付罷工的方法都已全然失效。倘使製造商願意把用在這些方面的經費，抽十分之一出來花在廣告宣傳準備工作上，他們必能獲得遠超過現狀所可能獲到的贏取大眾支持的機會」。

「製協」免費供給的演講家是索柯爾斯基(George E. Sokolsky)，他從前是「激烈份子」，和「紐約時報」駐中國記者。現在是鋼鐵協會的報業「顧問」，報紙專欄作家，兼「主張工會開廠運動的傑出人才」。勞特曾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二日出版的特別公報上解釋爲什麼揚斯敦片管公司人事經理威爾資對索柯爾斯基備加推薦。勞特認爲：「索柯爾斯基先生的早期生活是作爲一個共產主義者和激烈派渡過的。現在，他已經翹然悔悟。因此，他有一個真正有價值的意見要發表給我們這些對工業幸福極度關切的人們聽。他指黑爲黑，絕不胡言亂道」。

在金融上，組織上，背景上，程序上，宣傳上，以及演講人的挑選上，揚斯敦的市政進步大會可以作為製協一貫不光明的作風的代表。勞特先生證實了揚斯敦會議進展的內容是祕密的：

「參議員拉福萊特：事實上，「製協」的一切活動，以及發動會議的經過，五十萬元」的捐款，供給索珂爾斯基的演 等等，是不是隱瞞者不曾公開過？」

「勞特：是的。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約翰·希爾出庭作證時，認為索珂爾斯基確是指派來執行「製協」所需要的工作。下面便是他的證詞：

「參議員拉福萊特：根據我的了解，你們之間的關係正如我在下面所要說的。我的話倘是對的，請你答復對的：你和「製協」的沙琴特先生商量好，每月由你付一千塊錢給索珂爾斯基，作為索珂爾斯基「製協」盡某種商務的代價。同時，每月由「製協」付一千塊錢給你，作為索珂爾斯基「製協」工作的代價。這種關係對不對？」

「希爾：對的」。

為報酬索珂爾斯基的勞力，希爾·諾爾頓公司每月付給他的錢約在一千塊錢到兩千塊錢之間。從一九三六年六月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希爾·諾爾頓公司付給索珂爾斯基的錢總數共達二八，三六四·五〇美元。其中至少有六千美元是製協的錢。

除了從希爾·諾爾頓公司那里得到一筆酬報之外，索珂爾斯基有時直接從「製協」方面獲得報酬。在一九三六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三月之間，「製協」直接付給他的錢便達三，四〇九·三六美元。此數中包括「製協」付給他的廣播演說的代價。

揚斯敦片管公司總經理普耐爾亦被召詢問關於希爾·諾爾頓公司對六大鋼鐵公司所從事的特務工作。普氏的公司便是六大公司之一。

「參議員拉福萊特：此後你是否從他那兒得到一些東西？」

「普耐爾：當然有許多索珂爾斯基寫的文章，另外還有一些報紙。我辨認不出。我讀過他的文章，但我辨認不出他的文章。」

「參議員拉福萊特：你的意思是不是說索珂爾斯基先生在「紐約前鋒論壇報」以及其他報紙上寫工業欄的文章，曾經獲得任何金錢上的酬報？」

「普耐爾：對於這些事，我一無所知。」

「參議員拉福萊特：除了你所知道的福爾門俱樂部的會議之外，你曾經讓他代你做過別的什麼事情沒有？」

「普耐爾：沒有。」

隨着日月的進展，「製協」的活動更趨大妄為，不自檢點。因此，到一九一三年外界議論紛起，有人公開指摘「製協」的老闆曾以「金錢的報酬」賄賂國會議員，以遂其立法上的企圖。國會兩院乃通過議案，調查「製協」在院外的活動。調查的結果發現：「製協」的薪水單上有一位眾議院職員的名字，他的任務為收集外界未能獲悉的情報。其次，「製協」的老闆對於某些國會議員候選人連任的競選事宜，曾經花費不少的金錢，對於某些與勞工界友善的議員，則不惜設法多方阻撓。此外，「製協」又曾假借他人名義，在若干系派的報紙上，在避暑勝地的周圍，發動一個宣傳的運動。主持這些運動的宣傳家都由「製協」付給薪資，以示酬勞。并由該會以大量的宣傳材料分別供給全國各學校、大學，以及民間團體。「製協」的老闆們又曾設法促進僱員間的聯合，以協助反對與勞工界友善的候選人。

「製協」的負責人士對於一九一三年在參眾兩院小組委員會上所暴露的活動，并不曾加以否認。相反的，他們倒再三強調「舊路線的必要，以便與『有組織的勞工勢力』相抗衡。

為推行該會的工作計劃起見，該會曾於一九一六年與其他團體聯合組成「美國總商會」和「全國工業會議委員會」(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

在此期間，「製協」始終在「愛國與自由」的美名下，不斷對勞工團體，加以反對。他們對於社會法律的立場依然像一九一三年前一樣的不妥協。他們繼續反對反托辣斯法律中所規定的工會可以免受此項法律約制的條例。反對那限制聯邦法庭在勞資糾紛時對工會發出訓令的法律。反對限制軍工的法律，反對政府所訂立的合同上關於工作鐘點的規定，反對各州間交通事業的勞資關係上的集體談判制度，以及其他許多旨在糾正引起社會不安的基本脫節現象的立法議案。

在一九三三年以前，「製協」的控制權主要地操在較小規模的工業組織手里。但到一九三二年全國大選以後，有一部份工業界領袖自命為「參謀將校」集團，在紐約和華盛頓舉行非正式的會議，以決定為達到「商業解救」而應該採取的適當行動。他們有鑒於「製協」的組織和經驗看中了「製協」這個團體，要利用它來作為宣傳的工具。經費方面，則由大公司分別捐助，予以維持。

一九三三年，依據「參謀將校」集團的計劃，「製協」的領導機構經過一次改組。聖路易蘭伯特藥公司總經理倫·特氏被選任「製協」的主席，前任聖路易總商會經理魏森伯格被選任該會行政副主席，以執行改組事宜，發動工作新計劃。美國鋼鐵公司總經理霍克發動了一個認捐運動。從共和鋼鐵公司的吉爾特勒，揚斯敦片管公司的普耐爾以及其他人士處取得不少捐款。此項認捐運動是該會領導機構的改組的先聲。改組後，美國鋼鐵協會和克利夫蘭工業聯合會都會切勸告該會的會員全力支持修訂後的製協工作計劃。

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製協」的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統統由二百六十二家馳名全國的大公司資助，在此期間捐款最多的是杜邦公司，總數共達一一八，六〇〇美元。其中大部份數目是在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捐出的。

七 宣傳運動

「製協」的宣傳運動計劃首在一九三三年擬定，於一九三四年開始實行，但到了一九三六年夏天全國大選前夕，這個運動才算全面展開。通過報紙，無線電廣播，電影，照相，股東信函，薪金，招牌廣告，市政進步大會，以及當地各種廣告方式，「製協」在全國各地發動宣傳運動，在深度上，在範圍上，在技巧的變化上都較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〇年的「工業保存運動」勝過一籌。在大公司會員和與全國工業委員會有關的地方性資方聯合會的通力合作下，「製協」的「教育」計劃乃得達到美國所有的重要工業部門。「製協」的使命是反對「勞工煽動家」，反對政府所採取的減輕工業疾苦的步驟，反對工會，主張保持工業關係上既得的利益，使公司所控制的工會依然有決定的地位。反對工會的資方和當地資方聯合會負責人便運用「製協」的宣傳材料，以阻礙各地工業區域內工會的組織活動。這種情形在俄亥俄州製鋼中心區特別顯著，因為那里的勞工組織運動正在醞釀中。

「製協」的宣傳工作遍佈全國。此種宣傳在技術上說，倚賴間接的表達方法，在出現的方式上說，倚賴於秘密和欺詐手段。無論是在無線電廣播演說，公共集會，報紙新聞，卡通，社論，廣告，電影以及其宣傳工作上，他們多半不曾洩露出他們跟「製協」的關係。諸如門德微爾通訊社，六星服務社，亞伯勒叔叔卡通畫，索珂爾斯基的演講，「羅賓遜家庭」廣播節目，麥克唐納·柯克公司的「諧和廣告」，「市政進步大會」，以及其他種種用來影響輿論的宣傳方法。這些宣傳都不曾露出它們跟「製協」的淵源和金錢上靠「製協」來支持的關係。

五 在有勢力的大公司掏出腰包的情形，「製協」的宣傳工作及全國，使美國各地佈滿了反對美國工人組織

種反對國會採納的社會法律的偏頗宣傳。這些宣傳多半都不說是「製協」主持的，因此知者甚少。它天天通過一切表達輿論的媒介，散佈各地。諸如報紙、無線電、學校、招牌廣告，公開演講，郵寄信函，以及免稅信封等，花樣繁多。有時候，「製協」故意設法用別人的名義來主持它的宣傳工作，意圖混淆人民的視線，以爲此項宣傳乃某一獨立團體所主持。多半的宣傳意在選舉時影響輿論。「製協」的負責人便曾經自誇，他們的宣傳可以影響千萬公民的政治見解，又可以影響他們對聯邦官員的選舉。

七·該委員會又譴責「製協」曾經故意採取行動，發動對國家勞工關係法案的有組織的蔑視。一個有勢力而負責任的團體居然採取此種行徑，其結果鼓勵人民蔑視法律，破壞政府威信，殆無疑義。

八·「製協」的宣傳運動有大公司無限財富的資源作後盾。資助該會以及構成該會的份子，是商號公司，而非私人。爲了此一緣故，「製協」的宣傳運動的政治意義乃爲各方所深切關注。實際上，「製協」這個團體，本身也是一種競選的工具。它花費大公司的金錢，意圖影響選舉的輿論。但這種使用大公司企業的金錢是否和一般禁止大公司對政治選舉投資的公共政策相違悖，頗成一個疑問。「製協」的罪過在於偽裝它的宣傳工作，隱匿自己的身份，并不會明白地向公眾宣佈這個實際上由「製協」主辦的宣傳運動，不惜花費巨額金錢，其目的到底想影響誰。

九·末了，委員會對於「製協」以及領導決定「製協」政策的大公司不能使本身的行動適應時代的變遷，適應大多數人民認爲合宜而必要的法律一點，深表遺憾。

附錄 二十

法西斯顛覆美國政府的第二次陰謀

「作者註：史沫特萊，白特勒將軍在國會小組委員會上作證稱，某些華爾街銀行老闆，（其中有一位和摩根公司有密切的關係），連同某些美國自由聯盟的發起人，以及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領導份子，在羅斯福總統新政政策建立不久之後，曾經陰謀顛覆美國政府，侵奪政權。除了幾家報紙例外地登載此項消息之外，一般的報紙都壓着不予發表。更壞的是，麥考默克·狄克斯坦委員會雖然證實了這個陰謀，但對於牽涉到大企業公司的種種事實，却不肯發表。而報紙和雜誌不是不願提到它，便是開玩笑，以期掩飾事情的真相。下列各段中有原被刪掉的部份。」

下面是白特勒將軍證詞中關於他和格萊遜·墨非經紀公司的麥克勾爾先生會面的一段：

麥克勾爾就說，他是美國退伍軍人協會貴賓委員會的主席，直接隸屬於路易·瓊森之下。因此，有一次，在麥克勾爾推薦之下，瓊森就把我的名字列入芝加哥大會上擬予邀請的貴賓單上。嗣後，瓊森就把麥克勾爾開給他的貴賓名單拿到白宮去請求批准。但是白宮的祕書路易·霍爾把我的名字劃掉，並且說我不應該在被邀請之列——因為總統不願意如此。

我覺得這里面還有花樣。我什麼話都沒說。

「他（指墨非）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他希望兵士們都有人好好地招護着。」

「那麼，該會變成一個破壞罷工的工具，他是不是也應該負點責任？」

「不，不。他現在已不管會里的事情了。」

我跟着說：「你知道得清清楚楚，這個會根本是實方利用來破壞罷工的工具。爲了這個緣故，我們這裏才有這麼多的大俱樂部。也爲了這個緣故，我才脫離跟會的關係。他們一直在利用那些蠢頭蠢腦的兵士來破壞罷工。」

他說：『墨非倒跟這個毫無關係。他是一個好人』。

我說：『這一點我也不懷疑。不過，我想他出了十二萬五千塊錢，總該有些道理』。

這一次談話到此為止。

X X X X X X

我問：『這件事已經有什麼風聲沒有？』

他說：『你等着瞧吧。兩三個星期以內，報紙上就會有消息出來的。而且一定有許多『巨頭的名字』……果然，兩個星期左右，美國自由聯盟的組織出現了。一切的情形和他所說的差不多。（該委員會的報告書內也把這裏有些字句刪去）

我們也許應該有一個副主席。有什麼過錯時，可以望他身上一推。事情推動得不行時，可以把他免職。他說：『這就是爲什麼他要提拔休·瓊森的意思。休·瓊森是一個太喜歡說點的人。話說多了，難免不出漏洞。因此，三四個星期後，他就要把瓊森辭掉』。

我說：『你何以知道這些事呢？』

『哦』他說，『我們一天到晚都和他在在一起的，我們自然知道事情將怎樣變化』。

X X X X X X

以下是白特勒將軍證詞中關於他和勞勃·斯脫林·克拉克會面的一段：

他（指克拉克）笑着說：『那次演講花了好多錢』。克拉克告訴我花了好多錢。不論是根據他所說的話，或是根

據麥克勾爾所說的話，我所得到的印象都是，演講稿是約翰·戴維斯代寫的——我忘記是那個人告訴我的——但是，他想到那些人們誇言知道該演講稿的作者時，便覺得好笑極了。……

他又說：「當我在巴黎的時候，我的總部便是摩根霍奇斯公司，我們在那兒開過一次會。我還可以告訴你，我們一派人擁護你，擁護本會的領袖。但摩根霍奇斯派的人反對你。摩根系統的人認為你是不能信任的，因為你的主張過份激烈，而你又老是偏向於小的利益集團。你是不能信賴的。他們擁護麥克阿瑟作領袖。麥克阿瑟的任期到十一月便屆滿。倘使他不能夠連任的話，他一定十分失望而痛心的。因此，他們便主張 麥克阿瑟繼續下去。」

我說：「傑萊，我覺得他并不能夠號召起軍人來擁護他。……他的名聲不好，因為他曾經在華盛頓大街上穿着一件掛滿勳章的制度，招搖過市。我知道軍人的反 怎麼樣。」

「那麼好，我們就會挑選漢福特·麥克耐德。他們不要麥克阿瑟，便要麥克耐德。……總之，他們不要你。我們這一派人覺得在今日美國唯有你能夠團結起一切軍人。但他們說：「不錯，你把軍人團結起來，帶到錯誤的路上去。」假使你來領導的話，他們準會說這句話的。」

我說：「麥克耐德也不行。他也得不到軍人的擁護，因為他曾經反對過發獎金。」

「不錯，但我們可以讓他變更主意。」（作者按：此句或為 可以讓他來負責）

有礙的是，我們談話三星期之後，麥克耐德果然改變了主意，贊成發獎金。這件事確是太有趣了。

他接着說：「關於麥克阿瑟連任的事情，一定會有一次大爭吵」。他又說：「你注意看總統是不是讓他連任。假使讓他連任了，他一定會右傾。否則的話，他一定會左傾」。

我一直留心注意麥克阿瑟連任這件事所引起的爭吵，并注意事情如何結束。他說：「你一樣知道得很清楚，麥克阿瑟是費 斯托塔斯巴萊的女婿。而斯托塔斯巴萊是摩根在費城的 表。你看着事情的發展就知道我說的話是 是真

的了。

後來 我果然注意到麥克納德轉而主張發獎金，麥克阿瑟連任的事引起了一番大喧囂。因此，他和我告別的時候說：「我就要到密阿密去……」

X X X X X

以下是費城記錄報保羅·卡溫萊·佛蘭契在白特勒作證庭上的證詞：

起先，他（指麥克勾爾）提議由白特勒將軍親自出面組織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從所有會員處每年徵收一塊錢作經費。後來，我們討論到這個問題，他便提出向外籌募經費的意見，而且表示募一百萬塊錢並不會有什麼困難。他說他可以到約翰·戴維斯（摩根公司的律師）或花旗銀行的潘金斯或別人那里募得一批款項。

當然，他之提到約翰·戴維斯和花旗銀行的潘金斯或許是有意用的，或許是并無用意的。

在我和他談話時，我自然不會提到白特勒將軍任何事情。我只是一直在捉摸他的心事。後來，我們討論到武器和設備的問題，他提議這些可以通過杜邦的借貸方式從雷明頓軍火公司獲得。

我并不以為那個時候他便提到了杜邦和美國自由聯盟的關係。但他說的話都頗有一點影子可尋。我的意見就是說，他并不明白地指出自由聯盟的名稱，但話縫里的意思却老是暗示杜邦就是它的後台。杜邦的一家公司現任美國自由聯盟的董事。而他們在雷明頓軍火公司里又佔着絕對優勢的地位。……此外，他又說，以白特勒將軍的盛譽來號召五十萬人，一點都不成問題。

法西斯陰謀正式證實

美國會第七十四屆第一次會議

衆議院報告書第一五三號

納粹和其他宣傳工作的調查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衆院全院聯邦情況委員會，并明令予以翻印。

該會曾委派麥克哥麥克先生調查納粹及其他的宣傳工作。下面是他呈交該會的報告書

(原案見七十三屆國會衆院第一九八號議決案)

法西斯主義

某些似乎受着法西斯主義影響的團體曾經作過許多個別的活動。本委員會對此等團體作了一個調查，發現它們並無什麼新的開展。……

在本會任期最後數星期內，本會接獲許多證據，證明某些人士曾經企圖在美國國內設立一個法西斯的機構。

但對於此種活動是否和歐洲國家內的法西斯活動有所關聯一點，本委員會并無證據，亦不曾接獲任何證據。

沒有疑問的，這些企圖一定經過討論，籌劃，且一旦金融界後台老板認為時機成熟時，便可付之實行。

本委員會接獲的證據是白特勒將軍提出的。白氏現已退休，從前曾經兩度獲得國會勳章。他在本委員會前作證

稱，他有一次和名叫麥克勾爾的談過話，麥克勾爾曾經提議由白特勒將軍領頭組織一支法西斯軍隊。

對於這些證詞，麥克勾爾宣誓否認。但委員會對白氏列舉種種有關事實，除了直接建議組織該團體一點或是例外

之外，其他各點可以一一予以證實。當麥克勾爾尚在國外研究各種法西斯性質的退伍軍人機構的時候，他曾經和他的上司羅勃·斯脫林·克拉克（紐約州人）通過信。此等信函便可為證。

下面是某一封麥克勾爾信中的節錄：

昨天晚上，我和一個熟知本地事情的人作了一次極其有趣味的談話。他的意見似乎是，在這次危機中，火十字會（*Croix de Feu*）一定會表現得非常愛國，而且願意接受減薪的議案，或者會鼓勵退伍軍人去接受減薪。因此，無論如何，他們必定會和社會黨和公務人員作對頭。公務人員方面一般的意見似乎是，奠定復興基礎的正確途徑應為花費更多金錢，增加薪資，而不是裁員減薪，使更多的人失業。

該會的新會員已大見增加。我最近參加了這個團體的會議，對於該會所屬會員的類型，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這些人專心一致，關注法國的解救事業。我相信法國倘由這些人來執政的話，一定是再好不過的事。因為他們并非政客。他們代表法國不全階層的優秀人們的全貌。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這些人貢獻出自身的『一切』，以期解救法蘭西的危難。我更相信，將來如有有一天，法蘭西共和國受到更艱苦的考驗時，這些人便將成為法蘭西民族堡壘，替祖國服務。

將來也許有更多的暴動，更多的困難。但照目前的情形看來，一旦當全國的危機到臨的時候，黨派的摩擦便皆消失。所有的黨派都在一個意志，一個目標下，團結起來，以維護法國的現狀。這是歐洲大陸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國家。

本委員會確切認為基于上述的途徑的一切企圖與努力，必定會引導至右傾的極端，其壞處和左傾的極端不相上下。

在這個國度里，要想用法西斯手段，組織武裝力量，以成立獨裁政府，或由無產階級專政，或在種族與宗教的仇視上建立獨裁政府，都是絕對辦不到的。

附錄 二十二

美國反動及法西斯主義的大資助者

（作者註：所有被資助的人物，公司及組織的姓名名稱，都取自院外活動調查的紀錄，院外活動調查係由參議員布拉克主持，（布拉克現為最高法院法官）。該項文件之名稱為第七十四屆國會第二次大會，美國參議院院外活動調查特別委員會資料摘要：

「十字軍運動者」原為恢復飲酒自由而建立，「共和國前哨」則為「自由聯盟」附屬機構中最具法西斯性者。在布拉克所發現的函件中，有如下的說法：「每年賺一千二百元的老陣線的美國人需要一個希特勒」，「新政是共產主義的」，羅斯福「將猶太人的隊伍帶到了華盛頓」，「猶太人的威脅是個真實的威脅」。

（共和國前哨曾向一千三百家報紙供給社論，呼籲恢復美國主義）。

姓 名	組 織	資 助 金 額（元）
亞丁沙爾	十字軍運動者	1000
	美國自由聯盟	2000

亞倫	十字軍運動者	一〇〇
亞摩爾	美國自由聯盟	二〇〇
	十字軍運動者	二,五〇〇
艾梅斯	十字軍運動者	一〇
	美國自由聯盟	一二〇
亞弗萊	十字軍運動者	五,〇〇〇
拜克	全國經濟聯盟	一,二五〇
波爾	十字軍運動者	五,〇〇〇
班布格	十字軍運動者	一二五
白朗	美國自由聯盟	二〇,〇〇〇
	十字軍運動者	五〇〇
R R M·卡本德	美國自由聯盟	二〇,〇〇〇
W·S·卡本德	美國自由聯盟	四,八三四
	全國經濟學家委員會	一〇〇
查得朋	美國自由聯盟	六,二五〇
克萊斯勒	十字軍運動者	八七六
克萊敦	南方擁護憲政委員會	一〇〇
	美國自由聯盟	七,七五〇

柯柏南

美國自由聯盟

一五,〇〇〇

A·M·L·杜邦

美國自由聯盟

五,〇〇〇

H·B·杜邦

美國自由聯盟

二〇,〇〇〇

I·杜邦

南方擁護憲政委員會

五〇〇

L·杜邦

十字軍運動者

一〇,〇〇〇

十字軍運動者

一,〇〇〇

美國自由聯盟

一五,〇〇〇

紐約州經濟委員會

一,〇〇〇

全國經濟學家貨幣政策委員會

一,〇〇〇

南方擁護憲政委員會

三,〇〇〇

農民獨立協會

五,〇〇〇

P·S·杜邦

南方擁護憲政委員會

五,〇〇〇

美國自由聯盟

五,三〇〇

S·H·杜邦

美國自由聯盟

二〇,〇〇〇

W·杜邦

美國自由聯盟

二〇,〇〇〇

A·W·艾立克森

十字軍運動者

一〇〇〇

美國自由聯盟

八七五

紐約州經濟委員會

三五〇

A · B · 伊柯爾

十字軍運動者

七五

共和國前哨

二五

美國自由聯盟

五七五

美國公用事業投資者聯盟

二五〇

農民獨立協會

一一〇

十字軍運動者

一〇〇

美國自由聯盟

一〇〇

十字軍運動者

五

美國公用事業投資者聯盟

一〇〇

美國自由聯盟

二五〇

美國自由聯盟

二,五〇〇

十字軍運動者

五,八七〇

十字軍運動者

一〇〇

美國自由聯盟

五〇〇

全國經濟聯盟

五〇

十字軍運動者

五,〇〇〇

美國自由聯盟

二〇,〇〇〇

全國經濟聯盟

三〇〇

E · F · 胡頓

G · H · 胡斯頓

H · 海因茲

A · W · 霍克斯

W · S · 法立西

J · H · 艾姆萊

E · W · 凱末拉

南方擁護憲政委員會

五

D · A · 康德

美國自由聯盟

一, 〇〇〇

W · S · 克努生

美國自由聯盟

一〇, 〇〇〇

B · 克魯格

共和國前哨

五〇〇

W · H · 鮑陶斯

十字軍運動者

一〇〇

美國自由聯盟

一〇〇

美國納稅人聯盟

四〇

A · 拉斯克

十字軍運動者

五, 〇〇〇

H · 勞德

共和國前哨

一, 〇〇〇

S · T · 麥考爾

十字軍運動者

五〇

美國自由聯盟

一〇〇

A · W · 梅隆

美國自由聯盟

一, 〇〇〇

F · A · 麥里克

十字軍運動者

八七六

J · 密爾班

十字軍運動者

二〇〇

G · M · 麥非特

十字軍運動者

七, 五〇〇

美國自由聯盟

一〇, 〇〇〇

E · W · 蒙高茂萊

十字軍運動者

五〇

E · M · 摩里斯

美國自由聯盟

一二五

十字軍運動者

二五

美國自由聯盟

五〇

全國經濟學者委員會

一〇〇

J · A · 摩里斯

十字軍運動者

七五

美國自由聯盟

四〇〇

共和國前哨

一〇

G · W · 斐普

共和國前哨

五〇〇

J · H · 霍華德

美國自由聯盟

二〇,〇〇〇

共和國前哨

五,〇〇〇

十字軍運動者

四,〇〇〇

全國經濟聯盟

五,〇〇〇

H · F · 匹卡因

共和國前哨

五,〇〇〇

R · T · 匹卡因

共和國前哨

三,五〇〇

R · 畢卡因

共和國前哨

九一,〇〇〇

J · L · 普拉特

美國自由聯盟

二〇,〇〇〇

F · 普奈爾

十字軍運動者

二〇,〇〇〇

J · J · 拉斯柯勃

美國自由聯盟

二〇,〇〇〇

南方護憲委員會

五,〇〇〇

N · 羅斯福

共和國前哨

五〇〇

E · C · 聖里斯

十字軍運動者

一〇〇

美國自由聯盟

一〇〇

J · M · 斯希夫

紐約州經濟委員會

二〇〇

A · P · 史洛安

農民獨立委員會

一,〇〇〇

十字軍運動者

一〇,〇〇〇

美國自由聯盟

二〇,〇〇〇

南方護憲委員會

一,〇〇〇

紐約州經濟委員會

一,〇〇〇

全國經濟聯盟

一,〇〇〇

E · T · 史安特斯布雷

共和國前哨

一,〇〇〇

L · F · 史特勞斯

十字軍運動者

二〇〇

共和國前哨

二五

A · H · 蘇茲布格

全國經濟聯盟

一〇〇

十字軍運動者

二,〇〇〇

W · C · 梯格爾

十字軍運動者

二五

E · T · 魏爾

美國自由聯盟

一〇〇

紐約州經濟委員會

一〇〇

美國自由聯盟

二〇〇〇〇

全國經濟聯盟

五〇〇

十字軍運動者

一〇，一二六

美國自由聯盟

二〇，〇〇〇

W · 伍德華德

十字軍運動者（正當金錢委員會）

一四，〇〇〇

附 錄 二 十 三

被隱匿的陸軍部對法西斯的暴露

（作者註：陸軍部的士氣司為告知部隊他們為什麼打仗，曾有意發行一種報導事實的週報。可是這整個計劃被反動派所破壞，這反動派的聯合包括赫斯特，議員蘭金，與柯格林神父律師之一。這種反對教育計劃的陰謀可由下列我所附錄的「陸軍的話第六十四號」看到。下列文件的小題大部是作者所加。）

陸軍的話 第六十四號

陸軍部

法西斯主義！

本週討論注意點

法西斯是最不易辨明與分析的事物，它一旦當權，也是極難消滅的。使我們儘多人了解法西斯的目標與作爲，以便與它戰鬥，對我們以及世界的將來都極爲重要。需注重的各點是：（一）法西斯於經濟恐慌時較易篡權；（二）法西斯主義不免走向戰爭；（三）它可能到臨任何國家；（四）我們打擊它最好的辦法是使我們的民主進行無阻。

你們背井離鄉，與家人相隔，不再担任平時職務或在校求學，而且你們中間有許多人在拚自己的生命，就爲了一樣叫做法西斯的事物。

我們美國人與法西斯主義者戰鬥爲時已逾三年。當傑出的戰地記者之一西雪爾·布朗由前線歸來，曾在美國各處大小城市作過一次旅行。他曾與各種各樣的人民談話。他發現大部分美國人對於法西斯的真正意義都很模糊。他發現沒有一個人敢於自信，他在看到法西斯主義者時，能辨別出來。

那末是否我們軍人對於法西斯是什麼，從那裏來——什麼使它強大等問題比較清楚呢？我們知道法西斯使人們對萬達尼克（Maidanek）人民的作爲嗎？我們知道它怎樣會使人們攻擊無助的國家嗎？是否萬達尼克與戰爭是法西斯不可避免的結果呢？是否所有法西斯主義者都講德義或日本的語言？是否這場戰事的軍事勝利會自動消滅法西斯主義？是否法西斯在海外粉碎後在美國也可能抬頭？我們怎樣才能防止它？

也許我們應該知道各答案。如果我們不明瞭法西斯主義，在看到它時也不能辨認，那末它換塊摺牌，可能再起，於是引起另一場大戰。

法西斯主義與商業

法西斯主義是種治國的方法，這方法在義大利行過，德國與日本正在施行。法西斯主義正是民主政治的反面。人民治理民主政府，可是法西斯政府治理人民。

法西斯主義是為少數所治與為少數所享的政府。它的目標是攫取並控制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生活。民主的生活方式牴觸他們方法與希望：（一）指導商業；（二）賴同胞以生活；（三）對有關別人以及他們自己的事情都具有最後決定權，民主的基本原則妨礙着他們希望的實現；因此，民主非打倒不可！任何不是他們內圈的人都必須聽他們使喚。他們不允許有公民自由，在法律之前沒有平等。……他們維持他們的權勢，仰仗於武力與依據着原始的「血」與「種族」的思想的宣傳，仰仗於恐懼與怨恨巧妙的操縱，仰仗於安全的假諾言，宣揚戰爭，並認為強暴而毫無憫惜是幹練與「現實」。

問題：法西斯是怎樣能掌權的？為什麼奴役人民的計劃能得到支持？

金融勢力支持着法西斯

法西斯在德義日掌權都在社會與經濟混亂的時候。一小羣的人得强有力的金融與軍事勢力暗中支持，使極度不安的人民相信，法西斯將使他們得到所要的東西……

在法西斯主義者正宣稱他們的黨是「平民」的黨的時候，他們領着某些要以鐵腕治理人民的大工業家與金融家的津貼。

法西斯主義者對每人都允諾以一切：他們將使窮者變富而富者更富。對農民，法西斯黨人允以消滅大地產給予土地。對工人允以消滅失業，使人人有工做，人人工錢高。對於小商人，他們允以消滅大企業，使他們得到更多顧客與利潤。對於大商人與工業家，他們暗中允諾以消滅小商人的競爭，工會，粉碎社會主義者與共產黨人，因而得到更大

的安全與利潤。對於全國，他們允諾以征服獲得光榮與財富。他們宣稱，他們以「優越民族」統治世界，正是他們的權利。

一到他們的方法已使他們贏得足以組成「衝鋒隊」的信徒時，法西斯主義者就用武力去窒息與掃蕩所有反對派。那些穿法西斯騙局而反對他們的人就被打，被施刑與被殺。

法西斯主義者知道所有信仰民主者都是他們的敵人。他們知道民主的基本原則——信從平民的常識——與法西斯以少數優秀份子統治的原則相背。因此它在它各個階段中都與民主爭鬥。……他們挑撥各政治，宗教，社會與政治集團相互敵對，從而在它們相互鬥爭時攫取了權力。

小商業被出賣

問題：法西斯一旦掌權，他們怎樣實現這些矛盾的諾言？他們真正推行的計劃怎樣？

法西斯主義者在掌權以前，對所有人民作一切的諾言，在他們是很容易的事。一旦掌權，他們自然無法實現他們那些矛盾的諾言。他們預先就有意違背若干諾言，以後他們所違背的就是給中層階級，工人農民的諾言。

一旦法西斯主義者控制了政府，施刑與殺人也就不再是一個政黨及其暴徒非法的行爲。它們變成了政府正式的政策，這種官方政策的第一批犧牲者是相信他們所與諾言的工農與小商人，以及那些抱怨「他們受騙了」的人。有些人失蹤了。有時他們回到家的已是郵寄的一瓶骨灰。……

法西斯主義者解決失業的方法是把國家變成一個巨大的作戰體。失業者不是徵召入伍，就編入勞動營，使他們在兵工廠內工作。

爲什麼法西斯主義者反工會？

工人如剝奪了他們的工會就可驅他們工作，時間長，工作苦而工錢愈少，從而那些津貼與推行法西斯主義的就可

以愈加富有。去掉所有內部的競爭——特別是中小型的公司——高高在上控制的所得利潤可更加多。在有些情形之下，法西斯主義者奪取了最大公司的控制，自然人民大眾的生活水準一定愈加低落。他們的收入愈弄愈少，於是他們買他們自己生產的貨品也愈減愈少。

法西斯主義者一旦控制了政府，高高在上的一幫在自己夥裏也不一定安全。如果有些法西斯首領被消滅的話，每個法西斯首領也就可以有更多掠奪品與更多權力。因此黨內若干「大人物」與若干幫助他們篡奪的人被「肅清」。有些獨裁可有的幫手，被監禁，放逐或處死。

在美國會發生嗎？

對於「法西斯在國外打敗後，在美國可能發生嗎？」的問題，有些美國人的答復是個語氣甚強的「不」字。他們說，美國人非常精幹，他們已習於民主生活，他們當不致於允許任何團體將法西斯在美國推行。有人也許會說，法西斯是有些奇怪的東西，你只能在那些喜愛卍字旗，喜愛聽羅馬洋臺上的演說，或者喜愛把他們的皇帝尊為天神的人民才會產生。他們的觀感可能是：法西斯是外國東西，美國人會像對鵝步一樣不予重視。他們會感到我們可能付之一笑，使它匆匆消滅。

美國有百分之百的法西斯主義者

問題：是否所有法西斯都出自德日義？

在歐洲不少國家內，人民與我們美國人有同感：法西斯在他們看來是外國的，決不能在他們國內得勢。可是，他們發現，境內抱法西斯思想的人們，特別是獲得了外援，可能攪到權力。自然，德國曾善于利用那些法西斯頭腦的賣國賊，這些賣國賊我們普通稱之為「第五縱隊」。

法人一向被認為歐洲主要的民主國家，可是它的被出賣就由土著「百分之百法國的」法西斯主義者的有力集團領

頭的。挪威出過奎士林，他是「純血統」的挪威人，正像賴伐爾是個「純血統」的法國人一樣。荷蘭的墨塞特是「百分之百荷蘭人」，比利時的第格里斯是「百分之百的比利時人」，英國的莫斯萊是「百分之百的英國人」。美國也有土著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們自己說「他們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在菲律賓，泰國，暹羅，中國，緬甸，以及其他許多國家都有土著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們都希望成為軸心的傀儡。在這些法西斯主義者中間沒有一個是由德義日輸入的「外國人」。

問題：美國有沒有集團使用法西斯戰術與手段？

大部分美國人都希望成為好鄰人。但是在我們歷史上有時候與有些地方，我們有過羣衆的淫虐狂，凌遲，自警團思想，恐怖與公民自由的壓制。我們有過自立標幟的幫派如「黑色參戰軍人會」「銀彩團」，宗教與種族的頑固派。他們都以「美國主義」為名，使用不民主的方法，思想，這些經驗已告訴我們可以十足名之為「法西斯主義者」。

瘋子與被指控的叛徒

我們能把這些法西斯主義者當作瘋子一般驅走嗎？我們曾認為希特勒不過是一個有趣的留小鬍子的無害的小丑，而付之一笑。

一九四四年一月有三十個美國人，其中大部生於美國，為美國聯邦大法官所控，罪名為陰謀「與納粹聯合達到在美國成立納粹黨的目的。」據起訴書說，這些目的中包括破壞與損害「美國陸海軍的忠心與士氣」。以後由於首席法官的死亡，案子以誤審了結。重審的問題尤在考慮中。

無論何時，無論何地，自由政府不能解決若干基本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時，就有本國牌子的法西斯抬頭，利用時勢與人民。

問題：我們怎樣才能辨出活動中的美國法西斯主義者？

一個旨在攫權的美國法西斯主義者不會自己號稱他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法西斯永遠掩蔽它的計劃與目的。希特勒對所有團體煽惑民心的呼籲與誓言說：「我與國社黨同人都不主張採行立憲方法以外的手段。」

企圖在美國獲權的法西斯主義者不一定使用希特勒的方式，它可能在「超愛國主義」「超美國主義」等假面具之下活動。法西斯的領袖既不愚笨也不純直。他們懂得他們必需標出「可以賣錢的」路線。據說霍伊耶說過，如果法西斯盜臨美國的話，它一定出諸於一種「美國主義」的方案。

發現美國法西斯的三種方法

美國的法西斯可能與其他國家的法西斯稍有不同，但是它們有許多態度與做法是一致的。下面是三要點：具有其中一點的人不一定是個法西斯主義者，但是他的精神狀態已足以使他接受法西斯的目的。

一、挑撥各宗教，種族與經濟集團使相互對敵，從而破壞民族團結。這是「分而治之」法，是希特勒在德國以及其他國家攫權的技倆。各處的法西斯主義者也都使用這種希特勒方法，僅為適應當地情勢，稍有變動。在許多國家反猶（仇恨猶太人）是法西斯最主要的一種手段。在美國，土著的法西斯一直是反天主教，反猶，反黑人，反勞工，反外國出生者的。在南美，當地的法西斯主義者有相同的犧牲者，僅把反天主教代之以反新教而已。

與法西斯「主人種族」理論相交織的是一種反少數民族，宗教等集團的計劃周密的「仇恨運動」。法西斯主義者為了適應他們特殊的需要與目的，可能把這些團體的全部或任何一個作為便利的替罪羊。

二、法西斯不容「人類友愛」之類的宗教與倫理思想。法西斯主義者否認國際合作的需要。因為這種思想都與「主人種族」的法西斯理論矛盾。人類友愛的意義是說，不問種族，膚色，信仰或國籍，所有人民一概有權。按頓巴

敦樑樹建講書的說法，國際合作與戰爭和世界統治的法西斯計劃敵對。……現在，我們土著的法西斯主義者正傳佈反英，反蘇，反法，反聯合國的宣傳。……

三、共產黨稱爲「共產黨人」是對的。有時簡稱爲「共黨」。任意爲人們或反對意見冠以「共黨」帽子乃是普通的政治手段。這也是本國與外國的法西斯主義者所愛用的手段。

許多法西斯主義者作一種虛偽的說法：世界只有兩條路，不是法西斯就是共產主義，同時他們把所有拒絕支持他們的人都稱謂「共產黨」。他們攻擊我們的自由企業，資本主義民主，否認我們的生活方式的效用，希望藉此籠絡許多人民。

希特勒的「紅色妖魔」

希特勒堅稱只有法西斯主義可以把歐洲及世界從「共產主義的威脅」中援助過來。在德義內外會有許多人歡迎並支持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因爲他們相信法西斯主義是抗阻共產主義唯一的屏障。因此「紅色妖魔」正是協助希特勒獲得與維持權位極有說服力量的理由。「柏林——羅馬——東京軸心」曾令世界陷入環球戰爭，它就號稱爲「反共軸心」。它曾被希特勒、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稱爲「反共長城」。

要懂得辨明本國的法西斯與發現他們的技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是故意使人難於辨明的。但是即使他們喊出得人心的口號與人名，打起美國的旗子，企圖假用他們所要消滅的民主的名來進行他們的計劃，學習如何發現他們是實在重要的。

如何制止它

問題：我們怎樣防止法西斯在美國發展？

防止法西斯主義在美國獲得立足點的唯一辦法是使我們的民主通行，以真正的合作來保持世界和平與安全。

如果人民是失業與飢餓的話，他們中間可能發生很多事情。他們因而受驚，憤怒，絕望與混亂。在不幸中他們要找到責備的人。他們要找個替罪羊來出氣。法西斯隨時準備提供替罪羊。它在希望奪權時，隨時準備挑撥離間，使人分裂，而削弱整個國家。它供給的替罪羊有——天主教，猶太人，黑人，工會，大企業，以及其他任何可令不安而失業的人們加以責備的集團。

我們知道戰事一旦終止，我們會遭逢許多問題。如果有一個時期的經濟困難的話，它在人民之間包括我們當退伍軍人的在內，就會產生一種緊張情勢。怨恨可能針對着少數民族而發，在非民主團體以權力與金錢指使我們的思想與情緒走上這種路線時，特別嚴重。

公民與法西斯戰鬥的任務。

法西斯的仇恨主義要完成三個任務。一是製造分裂，削弱民主勢力。一是使人們不去思想，而去恨人，遠離真正的生命追求的目標，不以民主方式去解決問題，一是對於職業與安全作了欺騙的諾言。唯有民主地解決今日經濟的問題，法西斯主義才絕對不會在這里發生。這是我們每個人作公民的任務。

在民主的國度里，所謂公民的義務並不僅是在選舉日把選票投在投票箱里而已。這是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要完成的工作。每一個公民對於社會，國家，以及國際上所發生的事情都應該積極地參加一份力量，并作最精確的判斷。

法西斯主義倚賴冷漠與無知而生存。當人民把政府視作和他們自身隔得極其遙遠，和自身毫不相干的東西的時候，當人民對於政府不聞不問，或毫不信任的時候，法西斯主義便乘機而入，到處蔓延。在你的十字路口設立一個交通燈對於你和你的孩子們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設立一個世界性機構來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對於你自身的安全也是同樣重要的。這二者都應該是每一個公民所切身關注的事情。

自由，與和平安全一樣，不能夠孤立地維護着。這就是說，美國人民不但對於自身的自由，而且對於每一個美國人民的自由都要時刻警惕，防備被外力侵犯。倘使我們允許歧視，偏見，仇恨的存在，以剝奪他人的民主權利，我們自身的自由和所有的民主都已受到了威脅。

在美國，情形如此；在全世界，情形亦如此。法西斯細菌不能夠單獨在慕尼黑或羅馬的洋台上檢除一個乾淨。倘使我們要有把握使法西斯勢力不至侵入美國的話，我們一定要有把握使它不再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中滋生。

譯 後 記

感謝辛笛兄的盛意，三月底由美國以航郵將這本新書「一千個美國人」寄達，使我們能儘速將中譯本呈現在讀者眼前，然而今天我們是帶着極度疲乏的體力傾吐這謝忱的。

疲乏由於過度的工作，而過度的工作却由於不渝的信心。我們堅信這本書在今天有其無可否認的價值；那列舉的事實和官方文件是無可否認的，那觀點是無可否認的，民主在為大多數人謀最大福利，而不是為少數人謀最大福利。然而美國却存在着「一千個人，不僅阻擾了一種水利工程的進行，而且延緩了「平民世紀」的到來。這影響是全國性而且是世界性的。

誠然，在今天印書是件可為而不可為的事。尤其我們都不是職業性的出版工作者，從埋首譯出第一個字到裝訂成書，其中的困難實在難以盡述，不忍盡述，也實在不必盡述。

面對着隻身與反動勢力鬥爭四十年的作者賽德斯先生，面對着這一個時代和我國大多數人民，我們實在沒有權利為這一個月辛勞訴苦。只默默希望從這本書，讀者對美國獲得再認識，從而更激勵他獻身於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

本書封面承錢辛稻章西厓二兄設計，並誌謝意。

譯者 四月三十日

· 誌 小 者 作 ·



喬治·賽德斯(George Seldes)是一位奮鬥了四十年的美國新聞界老戰士，他對於豪富世家的腐敗貪污，深惡痛絕；對於少數人竊權奪利；以剝削多數人利益的行爲；勇于迎頭痛擊。他的一生可以說是單槍匹馬的十字軍反動勢力的一場會戰。

賽氏於一九〇九年在匹茨堡當報館記者，開始他的新聞事業。隨後，他成爲合衆社駐倫敦記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賽氏任「芝加哥論壇報」陸軍版編輯。後加入潘興將軍部下新聞部工作。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九年，賽氏任「芝加哥論壇報」駐柏林，羅馬，杜柏林，莫斯科，貝爾格勒等地特派員。一九三七年，賽氏和他的夫人海倫·賽德斯都是「紐約郵報」駐瑪德里的戰地特派員。

賽氏威名已遍馳全球。他是著作中銷路最廣者爲：「不能印在紙上的話」，「鐵，血汗和利潤」，「報業大王」，「事實和法西斯主義」等。一九四〇以後，賽氏和他的夫人共同編輯著名的新聞週刊「真相」。